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卷)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

魏育青◉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VI HORAE

HERMES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尼采注疏集

PDG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卷）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
魏育青◉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缩写 KSA，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Werke und*

Brief 1854—1869;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三、四;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一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 12 卷本(1930 陆续出版,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

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KSA 版问世后,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诟病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 年 5 月于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Pütz 版编者说明

1878 年 5 月，尼采将刚出版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下卷出版于 1880 年）寄给了理查德·瓦格纳。此时，他与这位作曲家的关系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尼采在写《不合时宜的沉思》、尤其是其中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时还跻身于狂热的“复活艺术追随者”之列，那么，在瓦格纳将《帕西法尔》（*Parsifal*）[①]交给他的次日，即 1878 年 1 月 4 日，他已经在致塞德利茨（Reinhart von Seydlitz）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读了第一遍，留下了如此印象：与其说这是瓦格纳，毋宁说更像是李斯特，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对我这个过于习惯希腊性、普遍人性的人来说，这一切过于基督教化，过于时间化，过于局限了；纯粹是幻想的心理学；没有一点儿肉，而血又太多太多了……”尽管尼采在信的结尾称《帕西法尔》是“对音乐的终极挑战”，从而表现出愿意正确评价这部作品中“至高无上的诗学”，但是总的来看，对一种在他眼里越来越可疑的艺术的保留态度还是占了上风。他在信中称为“普遍人性”的东西，他在以

① [译注]瓦格纳歌剧名。

半是认真又意味深长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为题的新书中希望发现的东西，此后依然是他全部努力的目标：他寻求普遍的、涵盖万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曾一度存活于希腊神话中，但他尽管竭尽全力仍无法使之复活；在这寻求的过程中，无论是什么，只要有可能通过敌视生活的禁欲（参见信中代替“肉”的措辞“血”），通过清规戒律的紧箍咒等等而脱离和独立于普遍联系之外，他就对其宣战。在尼采看来，个别性、局限性（《帕西法尔》也被称为“有局限”）乃是基督教和现代派的本质特征，从而也就是“颓废”的标志。甚至在以后的论战中，他都没有停止反对瓦格纳的戏子作风，反对瓦格纳哗众取宠和重个别而轻全局的做法。他虽然不得不敬佩瓦格纳在细节的创新和处理方面表现出的完美，称瓦格纳是“最伟大的细节音乐家”，然而，最终他还是认为在强调个别因素、牺牲整体而突出细部的做法上体现出一种威胁着全部人类生活和共存的症状。还在写作《人性的、太人性的》时，他就得出了这一诊断。《帕西法尔》的作者在《拜罗伊特报》八月号上对尼采赠书的反应只是恼怒而已。尼采和瓦格纳的友谊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尼采的全部著述表现出未能解决的、或许也是无法解决的张力，其中之一就是其追求整体、宏大统一和神话革新的坚强意志与其自身卷入个别性的状况相互矛盾。在其后期著作里，他将会承认：他和瓦格纳一样都是“颓废派”，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能够与之作斗争，但他却像瓦格纳一样未能达到古典的纯朴与和谐，他本人也无力摆脱使世界陷入分裂的现代性的困扰。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几乎没有构建起自从希腊神话衰亡之后与希腊神话相应的、可能代替希腊神话的东西，即没有构建起一种普遍的联系，遑论构建一种积极设立意义的系统。第一阶段的著作，包括《悲剧的诞生》（1872 年）和《不

合时宜的沉思》(1873－76 年),还把一个狂热地跟在叔本华和瓦格纳背后亦步亦趋的尼采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对批评并不陌生,他将论战的矛头对准了“理论家”,对准了 19 世纪的学者,对准了德意志精神的贫困化,他觉得在德意志精神中找不到力量、充实的生活、天才的创造性了。然而,在这些正在衰亡和应该衰亡的现象背后,他看到一种新生活正在冉冉升起。叔本华作为“教育者”,瓦格纳全部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更好理解存在的基础,都是为这种新生活服务的。然而,在以《人性的、太人性的》为开端的第二阶段,我们看到的却不再是一个激动的宣告者,而是一个激进地继承了欧洲启蒙传统的怀疑论者、心理学家和分析家。“理智的耿直”成了哲学和科学追求真理时的最高标准,完全不考虑思想者或者思想是否会受到伤害。在这段时间,尼采无论在音乐方面还是在人际关系上都越来越远离拜罗伊特,学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高于艺术家,几乎在任何或多或少带有批评意味的表述中,他总是将瓦格纳这个形象与艺术家等同起来。这种价值重估在一句话里赫然显现出来:“科学家乃是艺术家的进一步发展。”(《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第 222 节)

从这本新书的排版上就能发现与第一阶段著作的不同:如果说以前著作中各章篇幅较大,要占几页甚至许多页,在一种相对广泛的联系中、甚至几乎以系统研究的风格进行探讨,那么如今《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外在特征恰恰不是系统性和连贯性。上卷就包括长度不一的 638 节,有的才几行,有的占一页,仅少数达两页篇幅。算上又分成两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的下卷,全书共有 1396 节,与其说是段落分明,不如说是凌乱不堪,至少从外表来看更接近原子化而不是关联性,更接近分析而不是综合。有些章节相对而言比较详细,篇幅超过一页甚至达到多页,系一种尺幅小品的随笔,仅仅对思

路进行了勾勒，其特征更多是草拟提纲而不是展开阐述。在全书中、尤其在上卷的《女人与儿童》或者在下卷的《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和这些章节交替出现的是一些更简短的章节，使得文本体现出一种改变了的思维风格。在寥寥数语甚至在一句话中就达到聚焦和高潮，短小的随笔仿佛浓缩成了格言，真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格言”(Aphorismus)一词源自希腊语 aphorizein，意为“界定”。因此，格言似乎就承担了定义的任务，即通过标出特殊差异将某个概念或事物与其上一层次的普遍概念或事物区分开来。然而，事实上，格言与其说是旨在形式逻辑的定义，毋宁说是旨在与迄今为止被视为“真”者划清界限。格言要对这“真”进行检验，重新审视，予以批判，必要时予以修正。就其本质特征而言，格言有别于谚语。谚语在引用的语境中具有证明的特征，在话语中被用于证明，而且常常形成演讲的高潮。如果说谚语构成某一思路的结语，那么格言首先启动某一思维运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之类的说法基于长期的经验，被认为是正确的，会获得大多数人的首肯。一个获得如此普遍承认的真理必定也就是多此一举，成了妇孺皆知的陈腐道理。格言则不同，它脱离寻常，突破惯例，并不因循守旧，而是以其特有的反叛性表述全新的道理。它语出惊人，高潮常出乎意料之外，这种倾向使它宛如中篇小说和名人轶事的近亲；它的攻击性类似戏剧对白中的唇枪舌剑。它讲的恰恰不是明白易见、触手可及的东西，这样它就不会使得自己的听众和读者感到轻松，而是要让他们费点思量才能理解。它并不提供入口，而是要思想者自己通过钻研而登堂入室。

格言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主观性的烙印。谚语是匿名的，或

者说作者是谁的问题无关紧要。格言则抵制定型的共识，源自一位大家能知道姓甚名谁的作者，这位作者不隐瞒自己独有和独特的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内容并非基于某种客观事实，并非某种有科学依据的见解，而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认识。因此，格言表述的不是一个整体、一个阶层、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化阶段的智慧，它放弃了有效准则和有效警句的普遍约束性。它与其说是具备逻辑效果，不如说是富于演讲效果，与其说是智慧的，不如说是挑衅的，与其说是回答问题，不如说是问题不断。正如它不宣告具有逻辑和经验依据的真理，它也不以基础稳固、范围明确的系统为立足点。它的事业不是建立广泛的宏观联系，而是使单一方面保持独立，趋于极端，从而为阐明宏观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格言游离于认识的整体联系之外，这常被视为一种危机的表现。人们或是认为格言的作者具有局限性，即其创造性只能在尺幅小品上体现出来，或是认为对格言有利的时代是普遍动荡的时代，是过渡期。暂且不论这点在原则上适用于任何时期，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格言的兴旺局面和某些历史时期——这些时期坚持认为自己的使命并非不间断地传承和总结已有认识，而是与过去划清界限，追求严格意义上的全新开端——之间存在某种亲和性。无论针对传统价值和固定规范的怀疑何时产生，总会形成对系统的攻击，而且并非在与之对立的反系统中，而是在作为利器击中和突破敌方要害的格言中形成这种攻击。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启蒙主义者（利希滕贝格）、早期浪漫派（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尼采在追求类似的目标。

与格言家的个体性相呼应的是格言的个体化。每节格言都是自足的，无需归入之前或之后的意义联系中就可以理解。谚语和警句仅仅适用于特定语境，并且依赖于特定语境，因为它们

只能在该语境中被激活。格言则不同,格言自立,格言自足。与格言的个性化相类似的是格言对读者的作用:格言是易懂的,但又是排他的;格言并非通俗的,而是理智的。格言游离于文本联系之外,格言的接受具有要求甚高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格言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排他性。格言最大的敌人是平庸。为了不陷入平庸,就需要有高超的艺术和锐利的雄辩。无论单一浅薄的断言,还是形形色色的肯定判断,均在必须避免之列。格言则不同,它依靠突然展开多层次和深层次的意义维度、使人恍然大悟,而且是通过对照、扭转、矛盾、佯谬、意外、暗示等所有可能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尽管具有自足性,尽管不依赖于某一广泛的宏观语境,也不依赖于广大读者的多数共识,但是格言依然很少会单独存在。通常,格言只有在不是零散出现,而是成集出版时,我们才称之为格言。每节格言都不会因为与其他格言一起印刷出版、与其他单子构成一条组合链与读者见面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性。格言的主观性和断片性恰恰要求未完待续,要求有来自其他视角的反驳、补充、否定。排列在一起的、往往相互矛盾的格言都在尝试,通过不断重新思考以透视方式去把握那些认识对象。并不是作者无能,也不是时代无果,而是认识对象本身的疑难性要求以格言的、即不断试验的形式逐渐接近真理。如果对启示的信仰以及对古老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信仰不再是万有之基,那么认识尽管会支离破碎,会将此过程视为主观性的解放而弹冠相庆,但同时它们仍然会倾向于克服其单独的存在,寻求新的联合形式。这样做的结果并非归纳和演绎的系统,而是一组探照灯的配置,这些探照灯各自的光柱以既非聚焦亦非漫射的方式在黑暗中探索着真理。

与寻求真理的格言形式相应的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对主题的编排和处理。上卷中除了前言和“尾声”之外分为九章，讲“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后谈“道德感的历史”，接下各章探讨宗教生活、艺术、文化、家庭、国家等。这种划分似乎依照传统的哲学体系，以“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开始，即以一篇探讨基本问题的论文开始，如同形而上学中习惯的那样提出、可能的话也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即使按照其他的划分，这本著作似乎也仍然遵守各哲学分支传统的次序，比如你能在“道德感的历史”一章中发现伦理学，在探讨宗教生活的一章中发现宗教哲学，然后在余下各章中发现美学、政治哲学，直至最后发现人类学(“独处的人”)。然而，详细考察其内容就能看出，本书完全没有哲学的封闭系统，尼采的意图其实是想把“真理”和思维方式从其系统化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并告诉世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等等的原则即便不是陈腐不堪，那么也是大可怀疑的。所以，尼采接下去的做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他在下卷中不再像在上卷中那样几乎是以讽刺性模仿的方式按序处理哲学学科分支，而是写了一些小随笔和格言，然后把它们与其说是总结在、毋宁说是分散在不再分段的一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以及另一篇以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之间的短小谈话为框架的文字中。

本书第一章的特点是彻底摈弃了从柏拉图到康德、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原则和基本概念。叔本华仍然以其特有方式坚守“物自体”的观念，而尼采反对这一观念，要求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观察方式(“道德的、宗教的、审美的观念的化学”，第1章第1节)。不仅是对一种不依赖于人性和物质性的理念或实体的信仰，全部的本质形而上学都遭受了批判。在尼采眼里，以某种无论如何理解的普遍人性为出发点的人类学也只是推出了一种“幻想的本质”，因为事实上，哲学家始终只是

将自己具体的、历史的、受其个人情况制约因而有局限性的关于人的观念投射到了一种所谓人性普遍形式上。传统的形而上学对问题都有据称超越时空即永远有效的答案，而尼采则提出了在原则上将所有这些问题历史化的要求。指出所谓绝对的其实都是相对的，而与这种相对化举措相联系的是一种怀疑，是对伟大和高尚的事物和理念令人压抑的统治的怀疑。相对于这些伟大者和高尚者，尼采更喜欢渺小的、一直被人忽视的、表面上不起眼的东西。如果说第一章标题是“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那么全书的大标题表明，即便最为崇高的原则也是人性的、太人性的。这一方面意味着，这些原则也不是超越人性和超越时空的，这些原则也是与尘世的、肉体的东西（化学）相联系的，一切推动世界的都可以简约为日常生活的；另一方面，这在彻底的一以贯之的意义上也表明：终结之事，包括上帝和神性、自由和不朽，也是太人性的，因为它们不仅适应人欲，而且也被认为是人欲的产物。正如热爱、仇恨、尊崇、妒忌、饮食是太人性的一样，思想和信仰也植根于同样的人欲之中。

因而，正如《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副标题所示，这“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旨在摆脱古老的“真理”，摆脱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和神圣原则。这本书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使自由精神得以释放，自由精神——正如后来写于1886年的前言所说的那样——永远只能在挣脱强大的束缚的过程中，在“大解脱”中经历对其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即是说，自由精神乃是这样一种精神，它的认识不仅针对认识的对象，而且也针对横贯在认识之路上的阻力。这些对它追求自我解放的努力形成障碍的阻力，是以权威、偏见、传统的形象出现的，是在对予人庇护、使人满足的确定性的追求中出现的。启蒙的决定性因素就存在于这样一种反叛意志之中。这种决定性因素在尼采这里得以延续并臻于

极致——当然方法不同于18世纪。原来由本体论、逻辑学和人类学担任的角色现在落到了化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身上。在第二章中(第35节),尼采认为心理观察是对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进行反思的更为学究气的表达。在此意义上,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感官刺激、颜色效果上,集中在身体感觉的所有可能的形式上,不断地集中在睡梦上。对此类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代替了形而上学的玄思。

此外还能发现与18世纪思想的另一区别:尼采说"达到最高启蒙境界者"(第1章第20节)能做到的只是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然后自诩比传统的形而上学高明。而必要的一点是,再向前一步,但方法却是略往后退,以便查看形而上学当初产生时具备何种历史合理性,形而上学起了何种作用,做出了何种有益的贡献,等等。这样,尼采就是在反对认为人类直线完美化的观点,在他看来,直线性、精确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过是逻辑建构罢了,都是与历史地形成的、独一无二的、具备个性的事物格格不入的。他如此反思任何朴素的启蒙中的倒退因素,从而超前提出了后来批判理论中有关启蒙的辩证法的主张。尼采否定进步具有可以预见、甚至可以预算的必然性,但却并不怀疑进步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进步的道路上无论如何都要有退步才行,叔本华之类的现象就是明证。退步和反动不可或缺,这样才能对进步的下一阶段提出质疑,进行必要的检验。只是在叔本华之后,由于有了叔本华——与写作《不合时宜的沉思》时不同,尼采此时显然开始疏远叔本华——,人们现在又能重新高举"启蒙的旗帜"(第1章第26节)了;他提到了彼特拉克、伊拉斯谟和伏尔泰的名字,认为他们是这方面的楷模。启蒙只有认识并承认非逻辑、非真实、应该克服和已被克服的东西具有对人类有益的价值,才能证明自己不负全人类自我解放的使命。

正如后来在《朝霞》(1881年)中那样,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就已经在形式上赞成启蒙对主动认识的要求,但他将这种要求提升到了对彻底的理智耿直的要求,从而也就不再考虑启蒙原则的习见内容,而是又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启蒙的批判。他超前提出了弗洛伊德的许多见解,认识到思维受到心理条件甚至生理条件的制约,认识到梦的意义;梦并非像白日意志那样停留在表层结构上,而是有助于揭示最隐秘的意志冲动。由此便产生了对启蒙自由激情的深深的怀疑。和弗洛伊德一样,尼采并不隐讳肉体和心灵对理性的统治。和弗洛伊德一样,尼采并不颂扬这种依赖关系,而是以一种愤怒的、常常是冷嘲热讽的耿直态度认识并承认它。以自虐的方式认识到认识的易受诱惑性,这难道不是启蒙的最后胜利?这种胜利不是用来非理性主义地宣告心醉神迷,而是用来洞察思维的局限,但也用来洞察思维的效率——思维甚至能弄明白自己不明不白的源头,从而沾沾自喜地高踞其上。康德在关于感知力和知性的定义中发现了知识的局限,尼采在太人性的身心深渊中发现了知识的局限。

尼采在第一章中探讨了习惯上位于形而上学框架之内的主题。在第二章中,他以同样的探讨方法转向了在传统哲学分支中可称为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领域。与对“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的观察相类似,他现在也将善恶的原则推上了太人性的审判庭,将对太人性的东西的研究视为心理观察的同义词或曰一种随便的说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断地援引和依据保罗·雷(Paul Rée)(参见第1章第37节“有个德国人”,以及第37节“最大胆和最冷峻的思想家之一”)的著作,他是在1876年9月结识这位哲学家的。尼采依据保罗·雷的观察方法,不是将伦理范畴视为超越时空的规范,而是认为这些范畴是逐渐形成的,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的,因而不再是无条件有效的。在此,他超

前提出了以后的著作《善恶的彼岸》(1886 年)和《道德的谱系》(1887 年)中的观点,对伦理行为的基础,对自由和自我负责,提出了质疑。随着这些基础,其他的概念如快乐与羞愧、公正与邪恶、同情与惩罚也都变得极为可疑了,因为尼采指出,基于其双重性,这些概念一方面在利他主义的、甚至投身社会福利事业的意义上提出了什么要求,另一方面又在为利己主义效劳的过程中做出了什么事情。同情“他人”露出了同情“自己”的真面目。

在上卷第三章中,尼采以同样的怀疑和探究心理的锐利目光,分析了宗教的背景和起源,同时也注意到了其他大陆和其他文化的信仰群体,采取了比较宗教学的视角。对虔诚的心理化考察导致了重点的转移,重点不再是宗教的内容,而是人对宗教的需求,这也就是这一章以“宗教生活”为标题的原因。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最为激烈,视之为早已过时的机构(第 3 章第 113 节)。他认为,谦恭、禁欲以及所有对人的自我意识的摧残都是鄙视基督教的理由。基督教道德在他看来只是软弱,而希腊宗教尊奉的诸神不是非人性的或反人性的本质,而是理想化了的人,所以应该以希腊宗教来取代基督教道德。在这一点上,尼采遵循的是其处女作《悲剧的诞生》(1872 年)的主导思想。

如果说本书在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之后谈到了艺术,那么在此和之前各章的主题一样,基本上还是采用了心理化的观察方式。所以与其说是在谈艺术,毋宁说是在谈导致艺术产生的心理状况。艺术哲学变成了艺术家心理学。如同在哲学其他“分支”那里一样,在此尼采也反对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超越时空的天真观点,他把目光移到了创作过程中受历史、空间和个人制约的因素上以及作品被同样受这些因素制约的受众接受的过程上。显而易见,对艺术和艺术家生活的怀疑乃至负面评判是和对瓦格纳及其音乐剧的疏远乃至拒绝态度姻娅相连的。尼采

指责艺术家们反对科学和反对启蒙的立场和行为，认为他们无力真正地将人类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充其量只能通过所谓使人类“稚童化”(第 4 章第 147 节)的方式，带来一种暂时的、因而归根结底是骗人的缓解。在后来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85 年)中，尼采指责诗人过分“撒谎”。甚至艺术创作本身也被尼采剥去了似乎是宗教的神圣外袍，他认为艺术作品得以产生并非因为灵感，而是应该归功于劳动和正确的判断。通过这样的价值重估，尼采影响了 20 世纪的著名作家如托马斯·曼和贝恩，后者纲领性地宣布：诗不是就这么产生的，而是被创作出来的。

在近 1400 段落和格言中，尼采以彻底启蒙的激情探讨了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主题，以便人类能全部或者至少部分解脱身上的锁链。本书的倒数第二节讲到了这些锁链，尼采称之为“在道德、宗教、形而上学观念方面的严重、但有意义的错误”。这些观念被摧毁之际，人们既不会看到一种新的普遍的意义联系，也不会看到一种涵盖万有的系统，因为“现在一直还是它只适用于个别人的时候”，也就是只适用于少数个体及其格言认识的时候。

彼得·皮茨

KSA 版编者说明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为伏尔泰1778年5月30日逝世日而作）》（简称MA）于1878年4月底在开姆尼茨由Ernst Schmeitzner出版社出版。尼采在《瞧这个人》中称这本书是“一场危机的纪念碑”，说他是“在第一届拜罗伊特艺术节那几周里”开始动笔的，即在1876年8月，他将“真正无情的心理描写”收入了袖珍本，总标题为《犁铧》（参见第6卷，第322—324页）。尼采在其以后的自传中描述的一切，为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和生平提供了唯一有效的钥匙；就本书而言，我们的任务也只是告诉读者一些具体细节，当然这些具体细节不会对尼采关于MA的话提出质疑。尼采所说的危机，其先兆至少可以回溯到1875年。我们在作品诞生的问题上感兴趣的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中若干重要的格言确实在1875年夏就作为没有特定（或带有另一种）文学目的的笔记诞生了，比如编号为32、33、108、114、125、148、154、158、163、224、233、234、261、262、360、474、607的格言就是如此。从拜罗依特回到巴塞尔之后，尼采从1875年夏开始整理全部笔记的材料，通过口授让Heinrich Köselitz（Peter Gast）写出第一份誊清稿，或者让人抄写

(1876年夏):《犁铧》(M I 1)就是这项工作的成果;这本小册子也包括了尼采亲手做的修改和以后的增补。从1876年10月初(在Bex)到12月底(在索伦特),尼采继续记录,但没有特定的目的。第五篇不合时宜的沉思《自由精神》的计划似乎在1876年秋形成了。在索伦特,尼采口授,Albert Brenner 写出以《犁铧》和其他笔记为基础的第二份誊清稿。尼采也从自己的袖珍书上作了大量摘记,写在四开的散页(即所谓"索伦特稿纸")上,而且从1876年初到1877年夏(即他从意大利回来并在罗森劳伊巴德逗留时)一直在这么做。1877年秋,尼采在巴塞尔开始最终整理已有的笔记,在此之前,他已经为这本新作进行了各种编排,草拟了各种书名,但又都一一推翻了:在卷八搜集的遗留的未完成稿中,可以追踪这种不断尝试的全过程。1878年1月10日,尼采修改完了 Peter Gast 誊写的稿子,逐步付印。尼采,Peter Grass,最后还有 Paul Widemann 参与的修改工作一直延续到4月中旬。修改用的校样至今尚存。1886年,E. W. Fritzsch 买回了尼采先前著作的版权,库存的 MA 加上前言和终诗,以《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卷,附引言的新版本)》为书名(即 MA I)进入了图书市场,但是删除了原先的"代序"、为伏尔泰写的献辞以及扉页反面的简短文字"这本独白之书……"。尼采亲笔的前言和终诗的付印手稿至今尚存。

在尼采遗留下的藏书中,有两部手抄本,上面有尼采的大量亲笔修改,主要涉及 MA 的前两章。在第一部手抄本(He^1)中,MA、VW 和 WS 合订在一起,但没有第二版的前言(参见以下关于 MA II 的部分)。He^1 中的改动可以回溯到1885年,与当初彻底改写全书的计划有关。关于这些计划,可以在卷十一中的残稿(1885年夏)得到证明。第二部手抄本(He^2)也是合订

本，包括第二版的两卷。He^2 中的改动在一定程度上与 1888 年对 MA 格言 1—3 的全部改写有关，改写的内容在散页上保存至今。

笺注中的缩写 DmN 表示 Dm 中出自尼采的变体。

缩写符号

Ed	Erstdruck 初版、首印
He	Handexemplar 私人自用本
Cb	Korrekturbogen 校样
Cb^1	尼采修改前的校样
Cb^2	尼采在校样上的修改
Ms	Manuskript 原稿、底稿
Dm	Druckmanuskript 付印稿，即供初版用的手写稿
Rs	Reinschrift 誊清稿，即付印稿的样本
Vs	Vorstufe 供誊清的草稿、笔记等
BN	尼采生前藏书
/	原稿中的行末（主要是涉及诗歌时用）
[?]	有疑问的解读
[ ]	无法辨认的词
[+]	空缺
[ ]	尼采删除的部分
< >	编者增补的部分
‖ ‖	尼采增补的部分

□□□ 中断、残缺的句子

[] 编者按语

* 带有单独编号的未完成稿均依据 KSA 版第八卷中的遗著。

* 各种版本的尼采著作、手稿的缩写情况参见本书末尾的缩写表。

1878 年初版代前言

——曾有一段时间，我仔细斟酌世人交付一生的各种活动，并试图从中挑选出最佳者。不过，在此并无必要讲述我当时产生了何种想法。如此足矣：对我而言，看来没有什么比矢志不移更好的了，即是说，我要坚持把有限的一生全都用于培育我的理性，以我给自己规定的方式追随真理的展印前行。这是因为，我在这条道路已经品尝到了果实，在我看来，此生中不会再找到比它更可爱、更纯洁的东西了。再者，自从求助于上述观察方式之后，我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这些新事物始终有一定分量，而且远不是众所周知。于是我的心灵终于充满了欢乐，其他任何事情都再也奈何不了它了。

——笛卡儿语，译自拉丁文①

① 比较 Descarte, *Dissertatio de Methodo recte utendi et veritatem in scientiis investigandi*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 et chercher la verité dans les sciences*, lateinisch übersetzt durch Etienne de Courcelles) in *Oeuvres de Descartes*, hg. von C. Adam u. P. Tannery, Paris 1897—1910, VI 555. 有关引文的发现(KGWIV/4, 161 上的证明错了)，我们要感谢 Robert A. Rethy 的著作 *The Descartes Motto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Nietzsche-Studien* 5 (1976), 289—297。

这本独白之书是1876底至1877年初在索伦特过冬期间写成的。1878年5月30日的临近，使得及时向一位最伟大的精神解放者表示个人敬意的愿望变得无比强烈；倘非如此，本书或许不会现在发表。

——尼采，于1878年初版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目　录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刘小枫）/1

Pütz 版编者说明 /5
KSA 版编者说明 /17
缩写符号 /21
1878 年初版代前言 /23

上卷

前言 /3
第一章　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 /15
第二章　道德感的历史 /53
第三章　宗教生活 /107
第四章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心灵 /143
第五章　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征兆 /193

第六章　交往中的人 /248
第七章　女人与儿童 /277
第八章　国家一瞥 /301
第九章　独处的人 /334
在友人中间　尾声 /391

下卷

前言 /397
第一篇　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 /411
第二篇　漫游者和他的影子 /593

版本、初印、手稿缩写表 /782

上卷

前　言

一

[13]总是有人惊讶不已地对我说，在我的著作中有某种共同的、突出的东西，从《悲剧的诞生》开始到最近问世的《一种未来哲学的序幕》①均是如此。他们对我说，所有这些著作都为粗心的鸟雀下了套、布了网，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要求世人改变那些习惯的价值判断，改变那些被视为价值的习惯。怎么办呢？这一切只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世人这样叹息着从我的著

① 【法文 Classiques de Poche 本注】(以下简称【法文 P 本注】)“一种未来哲学的序幕”是《善恶的彼岸》的副标题。尼采写这篇前言时，正逢《善恶的彼岸》借由莱比锡的 Naumann 出版社问世。因此，尼采按习惯做法在 1886 年的前言里提到自己所有的出版著作。从 1872 年的《悲剧的诞生》直至《善恶的彼岸》构成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饱受非议的”道路：当时的部分评论界人士乃至尼采本人都把《悲剧的诞生》视作败笔，至于刚刚出版的《善恶的彼岸》，按尼采自己的话说则是一本“可怕的书”。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说在尼采的著作里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突出的东西”，那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标志，即这些著作一再证实了作者的思想独特性。尼采著作的真实远远超越了尼采的同时代人。

作里脱身，不免也带着某种对道德的恐惧和怀疑，他们受到不小的诱惑和鼓动，要当至恶事物的代言人，似乎这些至恶事物受到了莫大冤枉？拙著被称作是怀疑学派，甚至是蔑视学派，幸好也是无畏学派和冒险学派。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相信，以前曾有谁如此疑心重重地观察世界，并且不仅仅是偶一为之地充当魔鬼的律师，而是——用神学的话来说——成了上帝的敌人和挑战者。谁能预感到，只要疑心重重就会带来后果，只要决意另眼相看就必定会体验到孤独的战栗和恐惧，[14]谁就能理解，我为了休息，仿佛是为了暂时忘却自我，常常想在某个所在躲将起来，躲进某种崇拜、某种敌意、某种科学性、某种轻率或者某种愚蠢中去；谁也就能理解，我为何在难觅我之所需时，总是不得不去生造，去杜撰，去虚构（——诗人何尝不是如此？不然世上各种艺术的目的何在？）。不过，为了休养，为了重建自身，我最迫切需要的往往是一种信念：我如此存在和观察时并非孤家寡人；——是一种迷人的猜度：人的眼光和欲念具有相似性和共同性；是一种基于信任友情的安宁，一种双方都不加怀疑、不打问号的盲目，一种对肤浅的、表面的、近旁的、近在咫尺的东西的欣赏，对一切有颜色、有肌肤、有表象的东西的欣赏。也许在这方面，人们会指责我在鼓捣某种“艺术”，在高明地铸造假币，比如说我故意对叔本华盲目的道德意志视而不见，尽管我对道德问题的目光已足够敏锐；说我在理查德·瓦格纳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的问题上自我欺骗，似乎这种浪漫主义只是开始而非终结；说我在希腊人、还有德国人及其未来——还有、还有，或许能开出一张长长的关于此类“还有”的清单来——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作假。即使这一切均属事实，即使这些指责都不无道理，可你们知道吗，你们怎么可能知道：这种自我欺骗中蕴藏着多少自我保存的计策，多少理智，多少更高级的庇护；我还急需多少虚假，才

能保证自己能不断享受我的真实这一奢侈品？……我还活着，这就够了；而且生活本身不是源自道德想象，生活要求虚假，生活以虚假为生……是这样吗？我又开始[15]做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这个老牌的非道德主义者，我这个捕鸟的老手—— 又开始说些违背道德、超越道德的话，在“善恶的彼岸”①？——

二

我当初觉得有必要发明“自由人”②的概念，这本忧郁而又无畏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就是献给自由人的著作。这种“自由人”现在不存在，以前也未存在过——但如上所述，我当时需要他们陪伴，以便在丑恶事物（疾病、孤独、陌生、辛酸③、无所作为）的重围中也能保持良好的心情。他们是勇敢的伙伴和幽灵，有兴趣时可以和他们一起闲聊笑闹，觉得乏味可以请他们立刻滚蛋，——在没有朋友时，这是一种补偿。这种自由人有朝一日可能会出现，明天或后天，我们欧洲人的子孙就会有这种乐天派和冒失鬼为伴，自由人会是活生生的，明明白白地在身边的，并非像在我这儿只是些幻影，只是在上演隐士的皮影戏。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已经发现他们过来了，慢慢地、悠悠地过来了。也许我该做些什么加速他们的步伐，比如先来描述一下，他们是在怎样的命运中诞生，又从怎样的道路上走来？

---

① 【Pütz 版注】“善恶的彼岸”：暗指尼采的同名著作（1886）。

② 【译注】或译“自由精神”。

③ 【法文 P 本注】原文为拉丁文 acedia，含有“恶心、冷漠、苦涩”之意。在尼采生活其中的“坏脾性”里，这算得一种。

三

可以设想,一个人要成为"自由人"这种类型,要达到极成熟和极甜美的完美境界,必然会经历一次决定性的事件:大解脱。在此之前,他是一个[16]受束缚的人,似乎始终被捆绑在某个角落里的某根柱子上。是什么将他捆绑得最为结实?哪些绳索极难扯断?对上等和优选的人来说,是义务,是那种青年人特有的敬畏,是那种在所有长者、尊者面前的羞怯和温柔,是那种感恩,他们对之感恩不尽的是自己赖以生长的土地,是引导自己前进的手指,是自己学会顶礼膜拜的圣物——正是这些感到仰之弥高的瞬间,将他们捆绑得最结实,使他们承担最持久的义务。对被这样五花大绑着的人来说,大解脱是骤然降临的,如同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地震,年青的灵魂一下子震撼了,挣脱了,释放了,连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种推力汹涌而来,犹如一道无可违抗的命令控制了他们;一种意志和愿望苏醒了,执意前行,无论去往何方,无论代价如何;一种强烈而危险的、对尚未发现的世界的好奇心燃烧起来,他们所有的感官里都是烈焰熊熊。"长在此,毋宁死!"一种诱惑如是说,语气不容置疑。而"在此","在家"是他们迄今的至爱!对自己的所爱,如今恐惧和疑虑陡生;对自己的"义务",如今蔑视的电光霍霍;叛乱的、任性的要求宛如火山岩浆喷涌而出,要求的是远游、外邦、异化、降温、清醒、冰冻;对爱表现出满腔仇恨;也许还回敬和回顾,作出亵渎神庙圣物一般的举动,针对的是迄今自己膜拜和热爱的一切;也许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火辣辣的羞愧,同时又因自己有此所作所为而欢呼,这是迷醉的、欢呼的内心战栗,其中透露出一种胜利。——是胜利吗?战胜了谁?战胜了什么?这种胜利充满了

谜团和疑问，但毕竟是首次胜利：糟糕事和痛苦事属于大解脱的历史。大解脱同时也是一种病态，可以使人陷入毁灭。来看看这种首次爆发的、要求自主、自我价值确立的力量和意志吧[17]，看看这种要求自由意志的意志吧：在狂放不羁的尝试中，在被解放者、被解脱者如今用以证实自己统治万有的怪事上，显露出多少病态呵！他残酷地四处游荡，欲壑难填。他的自豪感中充满危险的张力，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横遭掠夺的一切。他见到魅力四射的东西就撕碎，发现什么掩着藏着、由于某种羞愧而得以幸免的东西，便不怀好意地笑着将它翻转过来，想看看这些东西颠倒之后的模样。他也许现在会眷顾那些迄今为止名声不佳的东西，会好奇地、恶魔般地在最严格的禁区周围徘徊，在此他表现出来的也是任性以及任性癖。他四处奔走，躁动不安、毫无目标地犹如在荒漠里游荡，身后的背景是一个问号，一个日益危险的好奇心的问号。“能把所有价值都颠倒过来吗？善也许就是恶？上帝只是杜撰的产物，是精制的魔鬼？也许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假的？如果说我们是受骗者，那么我们不是正因为如此也成了行骗者？我们不也必然是行骗者吗？”诸如此类的想法引导他、诱使他不断向前，渐行渐远。孤独围绕着他，围困着他，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令人窒息，越来越让人揪心，可怕的孤独女神和疯狂的激情之母①——可今天又有谁知道，究竟什么是孤独？……

四

从这一病态的孤独出发，从这一努力尝试的岁月的荒漠出发，

① 【法文P本注】原文为拉丁文 Mater saeve cupidinum，“残忍的激情之母”，在此定义孤独，即“病态的孤绝”（参见前言，§4）。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获得那种高度和充分的安全和健康，这种健康甚至还离不开疾病，需要疾病来作为一种获得认识的手段和钓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达到那种成熟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同样也意味着心灵的自制和管束[18]，开放了接触各种不同和相反思维方式的道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达到那种内在的博大，才能得到富足的宠幸，博大和富足使得人不至于沉湎和迷失在自己的路上，不至于找到个角落就坐下陶醉起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获得充沛的塑造力、治疗力、模仿力和重建力，这种充沛作为高度健康的标志，赋予自由人一种危险的特权，即允许他们以尝试为生，允许他们投身于冒险——这是自由人的大师特权！在达到、获得这一切之前，也许是多年的康复过程，多年痛苦而迷人的转变，而制约和引导这些色彩斑斓的转变的是一种坚强的健康意志，它往往敢于扮作健康的模样，披上健康的外衣。在此有这样一种中间状态，如此命运的人以后想起它来不会无动于衷：一种淡雅的光线和太阳底下的快乐，一种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视野广阔、忘乎所以的感觉，一种将好奇的心情和温和的蔑视结合在一起的第三者。"自由人"是个冷静的词语，在这种状态中让人听了舒服，几乎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你的生活摆脱了爱与恨的枷锁，不再受是与否的约束，远与近也悉听尊便，最喜欢脱离、躲闪、振翅、再次远走高飞；你有点被宠坏了，下辖如此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换了谁都会如此；有些人关心的是与己无涉的事，你则和他们恰好相反。确实，现在许多事——数不胜数的事！——都与自由人有关，而自由人却并不为之操心……

五

[19]在康复过程中再进一步，自由人就又靠近了生活，当然

是慢慢靠近的，而且还带着一丝勉强和疑虑的情绪。他周围又变暖了，仿佛增加了黄灿灿的暖色，感情和同情变得深沉了。解冻时节的阵阵暖风在他头上掠过。他几乎觉得自己现在才注意到近旁的东西，于是颇为惊讶，静静地坐着沉思：自己先前在哪儿？这些近旁的、近在咫尺的东西变化多大啊！现在长出了怎样的绒毛，发射出何等的魅力！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回眸，自己的远游、冷酷和自我异化，自己在寒天的鸟瞰和翱翔，对这一切他感激不已。他并未像一个娇气、麻木的立墙角者似的老是"在家"，在"自家"之内——幸好如此！他曾经出门，在"自家"之外，这点毫无疑问。但时至今日，他才看到自我：多少惊人的发现！从未体验过的战栗！在疲惫中、旧病中、痊愈后的复发中还能找到幸福！多么喜欢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忍受痛苦、锻炼耐心，就这么躺在阳光下！谁能像他那样了解冬日的幸福，了解洒在墙上的点点阳光！这些世上最懂得感激、也最容易满足的动物，这些又开始一半面对着生活的康复者和壁虎——他们中也有人每过去一天，都要在时光拖地远去的长裙飘带上粘上一支小小的赞歌。说正经的，根治一切悲观主义（众所周知，这是老牌理想主义者和谎言家的癌症）的疗法就是：像这些"自由人"一样得病，病一阵子，好一阵子，但好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我指的是"更健康"。这里有智慧，有人生智慧：即便是长期的健康良方，每次也只能是小剂量的。

六

[20]在那个时候，在一种还是动荡、还在起伏的健康的突然光照下，大解脱之谜终于开始在自由的、越来越自由的人面前揭开了面纱。在此之前，大解脱之谜还是幽暗、可疑的，不可触摸

似地蛰伏在他的记忆之中。他一直不敢发问:“为什么如此处于边缘,为什么如此孤独?为什么放弃我尊崇的东西,为什么放弃尊崇?为什么要如此严酷,如此狐疑,如此仇视自己的德行?”然而现在,他鼓起勇气了,大声提问了,也听到了类似于回答的声音:“你应该成为自己的主宰,也应该成为自己德行的主宰。以往这些德行是你的主宰,其实它们只可以为你所用,如同其他的工具一样。你应该获得你臧否是非的权力,应该学会根据你更高的目标运用或者搁置这种权力。你应该学会理解每一种价值判断中的透视法,比如移置、失真、各种视野中似是而非的目的,其他与透视有关的现象,此外还有涉及相反价值的愚蠢行为,作为任何赞同和反对的代价的智力损耗。你应该学会理解在任何赞同和反对中都必然有之的不公,学会理解不公与生命是不可分割的,连生命本身也是由透视及其不公决定的。你首先应该看清,最大的不公在什么地方。是在这样的地方:生命的发展状态最渺小,最逼仄,最贫乏,最原始,但生命还是不得不亲自充当万物的目的和尺度,为了保存自身而不露声色地、胸襟狭隘地、坚持不懈地对更高尚、更伟大、更丰富的东西进行拆解,提出质疑。你应该看清等级的问题,看清权力、权利和透视范围是[21]如何共同提高和增加的。你应该……”——够了,自由人现在知道,他遵循的是哪一条“你应该”,而且他现在能够去做什么,他现在才——可以——去做什么……

七

自由人就这样获得了大解脱之谜的答案,最后将自己的情况推而广之,即认定了自身经历的普适性。“每个人必定都会有我的经历,”他自言道,“都会发现有一项任务变得有血有肉,活

生生的要‘出世’了。这项任务隐秘的力量和必然性在他具体的命运之间和之中活动着，宛如一次无意识的孕生过程，还在他看到这项任务、知道这项任务的名称之前很久便开始活动了。我们受自身规定性的支配，即使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也是如此。是未来给我们的现在制定了规则。假设这是等级问题，我们可以断言，这是*我们的*问题；现在，在生命的中年，我们自由人终于懂得了，这一问题需要经过多少准备、弯路、试验、诱惑和伪装，才可以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身心必定先有形形色色和判若云泥的苦乐体验，作为被称为‘人’的内心世界里的冒险家和环球航海家，作为同样被称为‘人’的那种‘高’和‘上’的测量员，我们几乎是无所畏惧地四处奔波，什么也不鄙弃，什么也不忽略，尝尽一切甘苦，清除或者筛去万物的偶然性，——直至我们、我们这些自由人终于可以这样说：‘看哪，这里有一个*新*问题！这里有一架高高的梯子，我们曾在梯子的横木上停留，我们顺着梯子的横木攀登，我们在某个时候*自己就曾是*梯子上的横木！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在我们的层次，[22]上下差等不计其数，这就是我们*目睹*的等级。看哪，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八

任何心理学家和星占学家都能一眼看出，本书处于——或者说*被置于*——上述发展过程的哪一阶段。然而今天有心理学家吗？法国肯定有，俄国或许有，但德国无疑没有。有不少理由说明，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人甚至可以将此视为自己的一种光荣。对一个在此变为和陷于“非德意志”境地的孤家寡人而言，这简直是太糟糕了！这部*德意志*的著作懂得如何在许多国家和民族拥有广泛的读者——它已经传播了约十年之久——，精通某种

能诱得矜持的外国人也侧耳细听的音乐和笛子吹奏艺术，——但偏偏在德国，人们读它时漫不经心，听它时不得要领。原因何在？“它要求太高了”，有人这样回答我，“针对的是那些没有粗俗的义务重负的人，要求有精致、细腻的感觉，要求太多，要求有充裕的时间、极清澈的天空和极澄明的心境，要求有最无畏意义上的闲逸[①]。总之，全是些我们德国人今天没有、所以也无法给予的好东西。”——听了这样彬彬有礼的回答，我的哲学劝我保持沉默，不要再提问了，何况在某些情况下都如俗话[②]所言：要继续当一名哲人，就必须——保持沉默。

1886 年春于尼斯[③]

---

① 【法文 P 本注】原文为拉丁文 Otium，“闲逸”，尼采此处的用法带有“闲散、懒散”的意味。

② 【KSA 版注】“si tacuisses, philosophus mansisses”, nach Boet. de cons. Phil. II. 7。

③ 【KSA 版注】W I 8, 269, 120, 246, 119。(Vs)

W I 8, 269：前言。这本导论性质的书懂得如何在许多国家和民族拥有广泛的读者，它必定掌握了这样的技巧，即使矜持、倔强的人也会被它迷住。[偏偏在德国，人们读它时最马虎，但是不必对此表示惊奇，因为这要求有充裕的时间，要求有充裕的时间、极清澈的天空和极澄明的心境，要求有最无畏意义上的闲逸——全是些不容易向德国人要求、在德国人那里也得不到的好东西。德国人忙着呢。] 偏偏在德国，人们读它时漫不经心，听它时不得要领。原因何在？“它要求太高了”，有人这样回答我，“针对的是那些没有粗俗的义务重负的人，要求有精致、细腻的感觉，要求太多，要求有充裕的时间、极清澈的天空和极澄明的心境，要求有最无畏意义上的闲逸——全是些公正地说[不容易能向德国人要求、德国人也不容易得到的好东西。德国人忙着呢：我们要思想，这与他们何干？] 我们德国人今天没有、所以也无法给予的好东西。”——过了十年之后，我今天再度送这本书上路，是否可以 □□□理性地回答就是，为了对此表示感谢 □□□

（转下页）

(接上页注③)　W I, 120 (延续部分) 初稿。所以我要把我今天要说的一切，仅仅说给那些好欧洲人听。这本书原本就是献给好欧洲人的，就是将德国人即好德国人[明确地]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们有比聆听我的话[更好的] 更必要的事要做。[这点]毫无疑问！透露这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本书难以理解，容易导致混淆，简而言之，容易产生误导，需要一个前言，需要一块警告牌。二稿。[私下里可以这样说，那种回答非常愚蠢，‖误解‖：我现在就可以对你们这样说，前提是你们还不知道，你们这些(自由精……)好欧洲人和自由精神，这本书原本就是献给你们的。]当然，说给你们听——你们这些自由精神，你们这些好欧洲人，这本书原本就是献给你们的——，那种彬彬有礼的回答非常愚蠢。看起来，本书难以理解，容易导致混淆，容易产生误导，需要一个前言，需要一块警告牌？[需要与那些好德国人完全不同的事物和前提] 这本书不是为那些幸福的闲适者写的，而老实的德国人总是倾向于把这本书、[或者同样地]把恰好与之相反的书交给那些幸福的闲适者。

W I 8, 246：每个人都必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项任务变得有血有肉了，"出生了"：这项任务的内隐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如同一次漫长的怀孕过程那样控制他的种种命运，还在他亲眼看见它、知道它确定的名字之前很久就这样了。假设，这是我可以谈论的次序问题，是我的问题：如今在我人生的正午[中期]，我发现，问题在我面前出现之前，它必须要经过怎样的准备(即使对化装舞会而言也是如此)；我的身心必须首先经历极为多样、极为矛盾的幸福和困苦 [必须经历这些心灵状态，体验许多心灵冒险，并不丢失什么]我 [仿佛]是心灵的冒险家和航海家——无论何处，勇往直前，没有畏惧，几乎没有爱，不拒绝什么，不丢失什么，尽情地体验一切，寻根究底，[为一个变化中的人]净化和[筛]选一切偶然的和[人的]暂时的事物，使之成为永恒，直到我终于能对自己说：这是[我的]一个新的问题！我看到了我的梯子[！——我曾坐在每一道横木上！]，我自己——曾坐在那梯子的每一道横木上！

W I 8, 119：关于前言。我不相信，有人曾像我这样在世上看到了如此深刻的怀疑。对孤独的恐惧无法描述，注视孤独的目光必然有所差异[独特性]而[随之]带来恐惧，而谁对这些恐惧有所知晓，谁就能够理解，我是如何 [为了休息和暂时忘却自我而找个地方躲〈避〉，——我虚构了愿望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人们指责我，说我无论对叔本华还是对理查德·瓦格纳都在自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他们进行了虚构。诚然如此，可你们知道吗，我在这点上也是多么自责]经常 (转下页)

(接上页注③)为了让自己休息,仿佛为了暂时忘却自我而找个地方躲〈避〉,躲进某种敬意、某种敌意或者某种科学性中去,——在我所需者暂付阙如的地方将目光和欲望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一]强加给自己,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虚构,以免有孤孤单单的感觉。毫无疑问,无论对叔本华还是对理查德·瓦格纳,我近年来的理解都在随意自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他们进行了虚构。诚然如此,而且是在一个比常人的理解更糟和更高的意义上诚然如此:可你们知道吗,这种自我欺骗中蕴含着怎样一种自我休息的智慧?[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不懂得在合适的时候失望,即消除这种自欺?]我是如何再也无法片刻容忍蒙住双眼的面纱,一旦我又能清楚地看——看到我自己?[旁边是无上下文联系的残句:]为使我有种更粗的……[?]

第一章　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

1①

[23]概念和感觉的化学——如今，各方面的哲学课题几乎

① 【KSA 版注】迄今为止，我们缺少道德、审美、宗教世界的化学。在此，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由被人看不起的下等东西构成的。——理性如何来自非理性，逻辑如何来自非逻辑，漠然的观照如何来自贪婪的目光，为他者而生如何来自为私利而生，真理如何来自谬误？——从对立中产生的问题。或者准确地说：这并非一种对立，而是一种升华（比如通〈常的〉消减）。（Vs）

1888 年 1 月的改写：概念和价值感的化学。——如今，各方面的哲学课题几乎又都在采用与两千年前相同的形式提问了：一种事物如何从其对立面中产生？比如：理性如何来自非理性，感觉如何来自死寂，逻辑如何来自非逻辑，漠然的观照如何来自贪婪的意志，为他者而生如何来自为利己而生，真理如何来自谬误？形而上学哲学迄今为止是如此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它简单地否定此事物从彼事物中产生，直接从事物的"自在"出发，为种种获得高度评价的事物设定一个特有的本原。另一种哲学则相反，它是迄今为止最年轻、最激进的哲学，是真正的突出"生成"的哲学，它根本不相信什么"自在"，因而既拒绝给予"存在"概念也拒绝给予"现象"概念以公民权。一种这样的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在各种情况使我（转下页）

又都在采用与两千年前相同的形式提问了：一种事物如何从其对立面中产生？比如：理性如何来自非理性，感觉如何来自死寂，逻辑如何来自非逻辑，漠然的观照如何来自贪婪的意志，为他者而生如何来自为私利①而生②，真理如何来自谬误③？形而上学哲学迄今为止是如此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它否定此事物从彼事物中产生，直接从"物自体"的核心和本质出发，为种种获得高度评价的事物设定一个神奇的本原④。历史哲学则相反，它作为最年轻的哲学方法已经根本无法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它

(接上页注①)觉得(——或许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种提问是错误的；迄今的哲学相信的(迄今为止的哲学在语言的大众形而上学的误导下相信的)那种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误导迄今为止的哲学的是语言以及在语言中起主宰作用的简单化、粗俗化[粗野地作伪]的功效；简言之，必须先有基本概念的化学，将它设定为生成了的和正在生成的。为了能一劳永逸地摆脱那些粗俗的[和土气的概念，如"无私的行为"、"漠然的观照"、"纯粹的理性"]和尖锐的对立如"自私"与"无私"，欲望与教养，"生"与"死"，"真理"与"谬误"，就需要一种微观的心理学，同样也需要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透视，这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过，甚至也不允许有。我想要的和理解的哲学，迄今为止一直与良心对立：道德命令、宗教命令、审美命令对这里要求的研究方法说"不！"。人们肯定先摆脱了这些命令，肯定违背良心地自己解剖了自己的良心……处于价值感暴政之下的概念史和概念变迁史，——你们懂得这是什么吗？谁有足够的兴趣和勇气去追踪这类研究？[也许属于]现在，这也许属于已达到的人性化的高度：人觉得有一种对抗自己原始历史的力量，人不愿意注目于任何一种可耻的起源。人非得变得无人性，才会要在相反的方向上(注目)观看、寻找、发现？

① 【KSA 版注】私利：He^2 作"私己"。

② 【法文 P 本注】类似提问法亦见《善恶的彼岸》，I，§2；《漫游者和他的影子》，§67。

③ 【法文 P 本注】真理如何来自谬误：对观§4，11，13，15，18，19，23，31，33。

④ 【法文 P 本注】此处尼采一如在《悲剧的诞生》及其自我批评中那样，提及"现象"与"本原"的康德式对立。参见§16；《哲人之书》，§114。

调查具体情况而得出结论（也许在所有情况下它的结论都是如此）：除非在惯于夸张的流行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之中，不存在什么对立面，两相对立的做法基于理性的谬误。依照历史哲学①的解释，严格说来既没有大公无私的行为，也没有完全漠然的观照，两者其实都只是升华过程②，而且在这些升华过程中，基本要素似乎挥发殆尽，唯有细致入微地[24]观察才能证实其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在各门科学目前达到的水平对我们而言才存在的一切，都是一种道德的、宗教的、审美的观念和感觉的化学，同样也是我们在大小不一的文化交往和社会交往中以及在自身孤独中体验的所有情感冲动的化学。倘若这种化学的结果显示，在此领域中最美的颜色也是从最下等、最不起眼的材料中获得的，那会怎么样？会有很多人去从事诸如此类的化验吗？凡是人，都喜欢放弃对起源、对初始的追问；感

---

① 【KSA 版注】……哲学：简单地否定此事物从彼事物中产生，直接从事物的“自在”出发，为种种获得高度评价的事物设定一个特有的本原。生成的哲学。（He^2）

② 【法文 P 本注】尼采的“升华”概念可能来自斯汤达，在此用来揭示与“形而上哲学”相对应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一种“自然的”哲学，对诸种真实材料而非纯粹抽象的理性进行比较。比较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因为历史哲学比较了不同的风俗与文明，并促使建立了“比较的时代”。与尼采同时代的 Hermann Post 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范例，参其作品如下：*Das Naturgesetz des Rechts: Einleitung in eine Philosophie des Rechts auf Grundlage der modernen empirischen Wissenschaft* (1867),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christlichen Glaubenslehre mit dem antiken Religionswesen nach der Methode vergleichender Religionswissenschaft* (1869), *Der Ursprung des Rechts: Prolegomena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eichenden Rechtswissenschaft* (1876)。有关历史哲学，参见 Paul Rée, *De l'origine des sentiments moraux*, Paris, PUF, 1982, p. 75。

觉到身上有相反的癖好，不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人性？①

2②

哲人的遗传缺陷——所有哲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缺陷：

---

① 【KSA 版注】感觉到……人性？：唯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证实其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一种道德的、宗教的、审美的观念和感觉的化学，是一种认识：在此领域中最美的颜色也是从最下等的材料中获得的。（Dm）

不就……人性？：参见 32[14]。

② 【KSA 版注】参见 23[19]。

He[1] 中的改写：所有哲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缺陷：以为能从现代人出发，通过对现代人的考察和解析达到彻底认识人的目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幻想"人"是一种永恒的事实，一种在旋涡激流中保持不变的存在。一种衡量万物的可靠的尺度。但首先，哲人关于人的一切言论，其实都只是关于一个非常有限的时段中的——也许是更加有限的[时间][空间]地上某一角落中的——人的鉴定。缺乏历史意识乃是所有哲人的遗传缺陷；甚至今天他们还将在某些政治和经济事件的作用和压力下产生了的和正在产生的最新欧洲人的形象视作定式，认为必须以这种定式为出发点——但是，人类一切本质性的发展早在原始时代，早在四千年之前就完成了，在我们大致知晓的这四千年里，人类也许并无多大变化。哲人的判断却相反：他在现代人身上发现了"本能"，马上就认为所有这些本能性的东西属于人身上不变的事实，因而是有助于理解存在的一把钥匙。整个目的论的基础就是将后来四千年中的人视作永恒的人，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从一开始起就自然而然地以这种永恒的人为发展方向。然而，一切都是形成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事实，所以也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由此看来，对哲人来说历史从现在起就是必要的，历史学家的美德——谦虚——因而也是必要的。

1888 年 1 月的改写：迄今为止，所有哲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毛病，——他们的思想是非历史的，是反历史的。他们以其时代和环境[的偶然]造就的人为出发点，[主要是以自己]甚至最好是以自己并且只以自己为出发点。他们相信，通过自我分析就能达到[一种]目的，就 （转下页）

以为能从现代人出发，通过对现代人的分析达到目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幻想“人”是一种永恒的事实①，一种在旋涡激流中保持不变的存在。一种衡量万物的可靠的尺度。哲人关于人的一切言论，其实都只是关于一个非常有限的时段中的人的鉴定。缺乏历史意识乃是所有哲人的遗传缺陷；有些哲人甚至将在某些宗教、某些政治事件作用下产生的最新的人的形象也视作定式，认为必须以这种定式为出发点。他们不愿意了解这样的事实：人是逐渐形成的，认识能力也是逐渐形成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要从这种认识能力出发来编造整个大千世界。——诚然，[25]人类一切本质性的发展早在原始时代，早在四千年之前就完成了，在我们大致知晓的这四千年里，人类也许并无多大变化。但是，哲人却在现代人身上看到了“本能”，认为这些本能属于人身上不变的事实，因而是有助于理解整个大千世界的一把

(接上页注②)能达到对“人”的认识。他们自己的价值感(或者他们的种姓、种族、宗教、健康的价值感)被他们视作必然的价值尺度；让他们感到陌生和反感莫过于那种真正的科学良知对自我的舍弃——真正的科学良知鄙视个人，鄙视任何个人，鄙视任何个人的视角，并在这种善意的鄙视中享受自己的自由。这些哲人首先是个人，甚至他们中谁都觉得“我就是个人本身”，仿佛是人的永恒真实，是“人自体”[；我知道自己就是这样]。他们从这种非历史的视角看待自己，从这视角可以推导出他们的绝大多数的谬误，——尤其是那种基本谬误：到处寻找存在者，到处将存在者设为前提，到处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变化、变易和矛盾。[哲人作为事物的目的，目的论]即使在一种[中间]历史控制的文化的压力之下(——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化就曾是如此)的哲人至少还会呈现[显形]为全部生成过程的目标，万事万物从一开始就向着这一目标发展：这[是]曾是一出戏剧，是当年黑格尔在惊讶万分的欧洲面前上演的。

① 【Pütz 版注】aeterna veritas：永恒的事实。

钥匙①。整个目的论的基础就是将后来四千年中的人视作永恒的人，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从一开始起就自然而然地以这种永恒的人为发展方向。然而，一切都是形成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事实，正如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一样。——由此看来，从现在起历史的哲思就是必要的，谦虚的美德因而也是必要的。②

3

重视不起眼的真理——以严谨的方法能发现一些细小的、不起眼的真理，形而上学时代，形而上学者、艺术的时代，还有艺术的人，提供了一些能使你欣喜若狂、眼花缭乱的谬误；高级文化的标志就是对前者的评价高于后者。起先人们会对前者不屑一顾，认为两者高下悬殊，难以相提并论：前者是如此朴素、简单、平凡，似乎能让你垂头丧气，后者是如此亮丽、豪华、醉人，或许能让你飘飘欲仙。③ 然而，凡是艰苦奋斗而得来的，凡是确凿无疑的和持续有效的、因而对任何进一步的认识大有裨益的，就是上等的，而能坚持这些上等的东西就意味着男子汉气概，就是勇猛、朴实和节制的体现。渐渐地，不仅仅个别人，全人类都会跃升到这种阳刚的高度，只要他们终于[26]习惯了对可靠而持

---

① 【KSA 版注】认为……钥匙：使之成为打开世界本质的钥匙（一如叔本华）。（Dm）

② 【KSA 版注】四千年……也是必要的：将后来三千年中的人视作永恒的人。一切都是形成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事实。所以，历史的哲思就是必要的！（Dm）

③ 【KSA 版注】前者……飘飘欲仙：后者是如此亮丽、豪华、醉人，或许能让你飘飘欲仙；前者是如此朴素、简单、平凡，似乎能让你垂头丧气。（Cb[1]）

久的认识作出更高的评价，绝对不再相信灵感，不再相信能奇迹般地宣布真理。——当然，在细小真理和科学精神的赞赏者渐成气候时，形式的崇拜者和以美和崇高为标准的人起先无疑会道理十足地冷嘲热讽；但这或是因为他们还无力察觉最朴实的形式的魅力，或是因为那些受科学精神熏陶者身上尚未完全渗透和浸润着科学精神，所以还在漫不经心地模仿古老的形式（这真糟透了，就像一个人在做对他来说不再是重要的事情）。以前，精神并不需要进行严密的思维，它的心思全在编造象征和形式上了。现在情况不同了，原来重视的象征性①成了低等文化的特征。我们的艺术本身日益理智化，我们的感官日益精神化，如今对悦耳之音的评价和百年之前大不相同了；与此相应，我们生活的形式也日益精神化，在以往时代的人眼里也许日益丑陋化了；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内在美、精神美的王国在不断深化和扩展，看不到对我们大家来说睿智的②目光多么重要，身材再优美、建筑再宏伟也不能与之相比。③

---

① 【KSA 版注】重视的象征性：象征中的严肃性。（He[1]）

② 【KSA 版注】睿智的：睿智的、诚挚的。（He[1]）

③ 【KSA 版注】1888 年 1 月的改写：以严谨的方法能发现一些细微的、不起眼的、小心翼翼的真理；宗教时代或艺术时代的需求则是那种广阔的、飘荡的、蒙着面纱的普遍性[艺术时代就在这种能使你欣喜若狂、心醉神迷的谬误上寻求自己的欣喜和迷醉]；一种更强大、更自豪的鉴赏力的标志就是，尽管标志乍一看与鉴赏力正好相反，对前者的评价高于后者。而在精神的规矩方面滞后的人，或者出于合理的原因必须使之滞后的人（——[这就是]女人[妇女]的情况），则会对不起眼的确定性不屑一顾；比如一项生理学的发现对艺术家来说并无任何意义，所以他们也就有足够的理由不在上面多费脑筋。这类滞后者有时还想充当法官（——我们的时代推出的三位[艺术家—戏剧家]无出其右的滞后者全都这样：法国的维克多·雨果，英国的卡莱尔[译注：1795—1881，苏格兰作家]，德国的瓦格纳），他们讽刺地指出 □□□

4

星占学及其同道——很可能,宗教感、道德感、审美感的对象也仅仅属于事物的表面;而人却乐于相信,自己在此至少[27]触动了世界的核心。因为那些事物能使他感到深深的幸福或者深深的不幸,所以他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表现出和星占学同样的骄傲。星占学认为,星空是围绕着人类命运旋转的;道德家的观念则以此为前提:自己内心特别挂念的东西必定也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和核心。①

5

对梦的误解——在原始文化的蛮荒时代,人们相信在梦境中可以见到第二个真实世界;一切形而上学的源头即在于此。没有梦,人们就没有区分世界的缘由。灵肉二分也与最古老的梦观念有关,显灵②的假定也是如此。一切信鬼现象均源自于、甚至信神现象也可能源自于这种假定。"死者还活着,因为他在生者的梦境中显灵",在以往四千年中人们就是如这样推断的。

6

科学精神的力量在局部,并非在整体——在相互分离的、极

---

① 【KSA版注】伦理和艺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它们使人产生错觉,因为使人感到幸福。人在此像在星占学那里一样感到骄傲。(Vs)

【KSA版注】……审美感的:审美感和逻辑感。(He[1])

② 【Pütz版注】显灵(Seelenscheinleib):可能为尼采独创,指作为虚幻躯体显现的灵魂。

其微观的科学领域中，研究活动是纯粹客观的。而一般的、宏观的科学从整体上而言，总是将一个——当然不怎么客观的——问题挂在嘴边上："目的何在？有何功效？"出于这种对功效的考虑，此类科学的探讨就是以重整体轻局部为特征，以相对而言的非个性化为特征的。至于处于整个知识金字塔顶端的哲学①，现在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提出全部知识的功效问题；[28]每位哲人都在下意识地试图赋予哲学以最大的功效。因此，在一切哲学中充斥着好高骛远的后物理学即形而上学，害怕给出似乎无足轻重的物理学答案，觉得对生活的认识应该体现出尽可能大的重要性。具体科学分支和哲学之间的分野即在于此：后者如同艺术，力图赋予生活和行为最大的深度和意义，而前者追求的仅仅是知识而已，至于获得的是何种知识则无关紧要。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这样的哲人，在他们手上哲学竟然不会变成知识的辩护词；至少就这点而言，每个认为必须赋予知识以最大功效的人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们都受逻辑这位暴君的主宰，而逻辑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乐观主义。

7

科学中的捣乱分子——哪些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知识能够赋予人生最大的幸福？哲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就和科学分道扬镳

---

① 【法文P本注】知识金字塔顶端的哲学：对观《悲剧的诞生》，§15。知识的金字塔说法在苏格拉底那里尤其重要：《悲剧的诞生》试图重构的灵魂迷宫的最高层，恰恰通往这个知识的金字塔，至于灵魂迷宫的中层和底层，则分别是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参见A. Kremer-Marietti, *L'homme et ses labyrinthes*（《人类及其迷宫》），Paris，UGE，coll，10/18，1972。

了。苏格拉底学派就是这样以幸福的观念对科学研究的血脉施行了结扎术，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乐此不疲。

8

凭属灵[①]解读[②]自然——形而上学简直就是在凭属灵解读大自然的文本，正如以前教会和神学家们在《圣经》中所作的阐释一样。如今的语文学家创建了一种较为严谨、能用于所有文本的阐释艺术，试图径直去理解文本的内容，而不是竭力嗅出甚至设定什么双重含义。非得有相当的悟性，才能[29]将这种严谨艺术运用到对大自然的阐释上。如果说，即使在文字作品方面，蹩脚的阐释法仍然远未绝迹，在极富教养者的圈子仍然能不断与寓意阐释和神秘阐释的残渣余孽幸会，那么在大自然的解读问题上同样也是如此——只是情况要糟糕得多罢了。

9

形而上学的世界——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这种绝对的可能性几乎是无法反驳的。我们都在以人的头脑观察万物，不可能斩首了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倘若真能把人的头脑砍掉，那么这个世界还会剩下什么？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不会让世人忧心忡忡。然而，是什么使他们一直觉得形而

---

① 【译注】pneumatisch 是古希腊语变写成德语，原意为“灵魂的”，在《新约》中成为一个重要语词，意为“属灵”，与“属血气的”相对。

② 【Pütz 版注】凭属灵解读：不是通过科学的、语文学的工作，而是由圣灵对话语进行解读。

上学的假设充满价值、充满恐惧、充满乐趣，是什么创造了形而上学的假设？毫无例外都是狂热、谬误、自我欺骗。并非最佳的、而是最差的认识方法教会了人们相信这一点。作为所有现存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基石，这些方法一旦揭露，便已驳倒。当然，上述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它对你而言毫无用处，遑论将快乐、福祉、生活建筑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蜘蛛网上。——因为对形而上学的世界你能说什么？只能说它是一种别样存在，一种我们不可企及、不可理喻的别样存在，是一种以否定性为特征的事物。——即便能有力地证实这样一种世界的存在，那么同样毋庸置疑，[30]关于它的知识是所有知识中最无所谓的。对暴风雨中大难临头的船家而言，有无对水进行化学分析的知识是无所谓的；与此相比，关于形而上学世界的知识更是无所谓的。

10

形而上学在未来的无关紧要性——一旦能如此描述宗教、艺术、道德的产生过程，以至于能给出充分解释，而无须乞灵于假设过程之初和之中的*形而上学干预*；那么，对"物自体"、"现象"①的纯理论问题就不会再如此兴趣盎然。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并不能通过宗教、艺术和道德触及"世界自身的本质"，我们依然滞留在表象的领域中，没有什么"预感"能帮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的世界观和揭示出来的世界本质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

---

① 【Pütz 版注】"*物自体*"、"*现象*"：康德理论哲学的基本概念（《纯粹理性批判》）。根据这种哲学，只能在纯粹经验（时间和空间）和思维（范畴）的形式中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物自体作为超验的对象是不可认识的，而现象作为感性经验的对象是可以认识的。

的差别？这问题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交给生理学、交给机体和概念发展史去回答。

11

作为所谓学问（Wissenschaft）的语言——语言对文化发展的意义在于：人通过在语言将一个自己的世界置于另一个世界的旁边，以一个他认为坚实的所在为基地去改造、征服其他的世界。长期以来，人以为事物的概念和名称乃是永恒的事实，从而使自己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他真的认定对世界的认识就在语言之中。语言的创造者并未谦虚到了[31]相信自己只是给事物起名而已的地步，而是以为自己在用话语表达关于万物的最高知识。确实，语言是致力于学问的第一阶段。相信发现的真理，在这时也是最充沛的力量源泉。事后很久——尤其是现在——①，人们才慢慢明白过来，自己在语言信仰的宣传上铸成了大错。幸运的是为时已晚，不能再扭转基于语言信仰的理性发展的方向。——逻辑学也是基于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相应物的前提条件，比如事物的一致性，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性；但这门科学的问世却要归功于一个与此相反的信念：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相应物。数学的情况同样如此，倘若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然界中并无精确的直线、真实的圆圈、绝对的体积，那么数学也许就不会问世了。②

---

① 【KSA 版注】尤其是现在——：见于 Dm 和 GA。Cb 和 Ed 作“尤其是现在”。

② 【KSA 版注】参见 21[60]；22[74]。

创造语言的人并不相信自己只是给事物起名，而是以为能完全表达关于万物的知识：这是科学传达的第一阶段。（Vs）

12

梦与文化——受睡眠影响最大的脑功能是记忆。并不是说此时记忆功能完全停止了，但它退化到了一种不完美状态，原始时期每个人的记忆在白天和清醒时也许都处于这种状态。记忆随意而混乱，基于须臾即逝的相似性不断地混淆不同的事物。不过，各民族也同样随意和混乱地编造各自的神话。甚至在今天，旅行者还时常能观察到未开化者身上的健忘现象，看到他们的思路在记忆短暂的紧张阶段之后[32]变得摇摆不定，仅仅由于精神疲倦便开始说谎和胡诌。其实我们大家在梦境中都和这些未开化者颇为相似；看到什么却难以确认，将不同事物混为一谈，这些都是我们在梦中错误推论的原因。所以在清楚地回忆起梦境时，我们愕然了，自己身上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的愚蠢。——所有梦中的想象都清晰得近乎完美，这种以坚信其现实性为前提的清晰又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早期的状况，幻觉在当初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有时甚至会同时蔓延到整个地区和整个民族。不妨如此说：我们在睡梦里将人类早期的功课又都温习了一遍。

13

梦的逻辑——在梦中，我们的神经系统由于形形色色的内在起因不断地处于兴奋状态，几乎所有的器官都在分泌[①]，都在忙碌，血液循环汹涌澎湃，四肢因睡姿而受到挤压，被褥

---

① 【Pütz 版注】sezernieren：分泌。

以多种方式影响感觉,胃的消化扰乱了其他器官,肠开始蠕动,头部位置使肌肉处于异常姿态,光脚不再通过鞋底踩压地面,身体穿着与白天服装不同的睡衣,这些都导致了异常感觉;所有这些都日复一日、程度不一地通过其异常感使整个系统包括大脑功能兴奋起来。因此对精神而言,有无数理由去感到惊奇,去探索这种兴奋状态的缘由。然而,梦是在为这些兴奋感觉寻找和想象原因,[33]即是说,寻找和想象所谓的原因。比如,用两条皮带①绑上双腿,或许就会梦见有两条蛇缠在脚上。这起初是一种假设,然后就伴随着想象和虚构的画面而使人深信不疑了:“我睡觉时有那种感觉,原因肯定就是这些蛇。”睡眠者的精神就是如此判断的②。如此推论出来的适才状况却通过兴奋的幻想成了他的当下状况③。凭经验谁都知道,做梦者马上会在梦境中添加一种震撼自己的强音,比如钟声和炮声,也就是说,他以此来事后解释,以为自己是先经历起因后听见强音。——人的精神在醒来后总是冷静、谨慎、对假设持怀疑态度,而在睡梦中却总是失误,一有某种解释感觉的假设立刻就信以为真(因为我们在梦境中相信梦境是现实,即以为我们的假设获得了彻底的证实);怎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人在梦中的推论方式,就是人类数千年来即使在

---

① 【KSA 版注】两条皮带:一条皮带。(Cb[1])

② 【KSA 版注】比如……就是如此判断的:参见以下尼采在普福塔(Pforta)时期的笔记,时间为 1859 年 8 月 11 日:真是奇特,想象力在梦中是多么活跃:我晚上总是用皮带绑住双脚,于是就会梦见有两条蛇缠在腿上。我马上去抓其中一条蛇的头,醒了过来,觉得手里有一条长袜松紧带。

③ 【KSA 版注】如此……当下状况:梦是由果推因,而且是误认为的原因。(Cb[1])

醒的状态中也采用的推论方式：先是头脑里冒出一个原因，用以解释需要解释的东西，然后便心满意足，以为这便是真理①。（据旅行家们说，未开化者今天依然如此推断。）这种古老的人性在梦中的我们身上继续大行其道，因为高级理性当初借以发展起来的、如今对每个人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的基础是：梦将我们带回人类文化的原始状态，赋予我们对之进行深入了解的手段。梦的思维如今对我们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我们在人类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已经训练有素，已经习惯了这种廉价的、从某一随意念头出发的幻想式解释。[34]就这点而言，梦对大脑意味着一种休息，对在白天必须满足高级文化提出的严格思维要求的大脑意味着一种休息。——在理智清醒的状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相似的过程，作为梦境的入口和门厅。只要我们闭上双眼，大脑就会产生一系列光感和色彩，也许是一种余波，是白天所有光作用的回声。理智（与幻想联手）立即开始将这些不定的色彩变幻处理成确定的形象、造型、图景、活跃的群体。这过程其实依然是一种由果及因的推论，人一旦提出这些光感和色彩从何而来的问题，也就是将那些形象和造型设定为原因了，似乎是形象和造型导致了光感和色彩，因为他白天睁着双眼时习惯了为任何光感和色彩找到起因。在白天，幻想依据视觉印象不断地制造并向他提供图象。梦境幻想同样如此行事——即是说，所谓的原因是从结果推断出来的，是在结果之后想象出来的，而且这一切如此神速，如同其快无比的戏法导致人们判断混乱，前后相继的看上去却像是同时发生的，甚至像是前后颠倒的。——

① 【KSA 版注】我认为……真理：一种假说就足够了：上帝是真理。人在梦中如何推论，人类几千年来也许就是如何推论的。（Vs）

既然我们理性和智力功能现在仍然下意识地沿用原始的推论形式，我们差不多有半辈子是在这种状态中度过的，那么从此类过程我们不难得知，精确的逻辑思维和严格的因果定位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诗人、艺术家也硬将自己的情绪和[35]状况归结于一些绝非真实的原因，这样他就能帮助我们回忆并理解早先的人类。①

14

共鸣——一切较为强烈的情绪都能引发类似感觉和情绪的共鸣，仿佛在记忆中翻箱倒柜一般。在这些情绪中，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开始回忆，意识到类似的状况及其起源。于是就形成了将情感和思维迅速结合起来的习惯，当这种结合闪电般连续发生时，最后就感到它们甚至不是一个个的复合体，而是一个个的统一体了。人们就是在此意义上谈论道德情感和宗教情感的，似乎这些情感都是些纯粹的统一体。但实际上，这些情感是具有无数源泉和众多支流的大河。在此同样适用一个相当普遍的道理：词语的统一性并不能保证事物的统一性。

---

① 【KSA 版注】参见 21[38]；22[62]。梦见强音也会马上找到解释。(Vs)

【法文 P 本注】尼采这段有关梦的解释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却与弗氏颇有相似之处。虽然尼采不说“无意识”而是说“精神”，虽然他不提纯粹个人经验而是关注古典时代的人类整体经验，但他在解释梦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参照过去”、“梦的特殊推理”等命题。

15

世界之中无内外——正如德谟克利特[①]将“上”、“下”的概念移用到本无所谓上下的无限空间一样，哲人们[②]也把“内与外”的概念用于世界的本质和现象。他们认为凭借深刻的情感就能深入到内部，就能接近大自然的核心。但是，这类情感之所以深刻，是由于它们时常能不知不觉地激发某些错综复杂的思想；之所以说某种情感深刻，是因为我们认为伴随的思想是深刻的。尽管如此，深刻的思想可能还是远离真理，比如形而上学的思想就是这样。如果从深刻的情感中[36]扣除那些夹杂其中的思想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是强烈的情感了；而这种强烈的情感只能担保自身，不能担保获得认识，正如强烈的信仰只能担保自身的力量，而不能担保信仰对象的真实一样。

16

现象和物自体[③]——哲人习惯于将自己置于生活和经验——即他们称作现象世界的东西——之前，如同站到一幅一劳永逸地展开、一成不变地描绘同一事件的画之前。他们认为：

---

① 【法文 P 本注】德谟克利特(Demokrit，公元前 5—4 世纪)，出生于色雷斯的古希腊哲人，是原子理论的创始人。与此处有关的德谟克利特残篇见 Diels 6－11，117，118，125，156 等。尼采很早就熟悉德谟克利特，从 1866—1868 年起就写过有关这位古希腊哲人的论作。参见 *Democritea*, in *Nietzsches Werke*, XIX, pp. 325－382。

② 【KSA 版注】哲人们：叔本华。(Dm)

③ 【Pütz 版注】现象和物自体：参见第 10 小节相关注解。

只有正确解释这一事件，才能推论出这幅画展现出来的本质，即推论出总是被视为世界现象之充分理由的物自体。而较为严谨的逻辑学家则与此不同，他们在将形而上事物的概念明确地界定为无条件的、因而绝对必要的事物的概念之后，否定了（形而上世界的）无条件事物和我们熟知的世界之间存在任何关系，认为因而在现象中显现出来的并非物自体，任何试图从现象推导物自体的做法都在必须摈弃之列。然而，无论哲人还是逻辑学家都忽视了一个可能性①，即那幅画——我们人类称之为生活和经验的东西——是逐渐生成的，甚至还完全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所以不能视为固定的，不能认为可以据之来推导或者拒绝推导发起者（充分理由）。几千年来，我们带着道德、审美、宗教的诉求，带着盲目的嗜好、狂热或者恐惧观察世界，沉湎在非逻辑思维的恶习中不能自拔，因此这个世界就逐渐变得如此五光十色，如此骇人听闻，如此意义深沉，如此热情洋溢。[37]世界变得五彩斑斓了，然而充当调色师的是我们，是人的理智使现象②得以显现，使得人充满谬误的基本观点得以融入万事万物。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反思，开始觉得经验世界和物自体如此截然不同和全然分离，以至于他们拒绝从前者推导后者——或者以一种神秘得可怕的方式要求放弃我们的理智和个

---

① 【KSA 版注】即推论出……忽视了一个可能性：从那种效果推论这种原因，推论总是被视为世界现象之充分理由的无条件的必然事物。相反，[人们]在将形而上事物的概念明确地界定为无条件的、因而绝对必要的事物的概念之后，恰恰否定了（形而上世界的）无条件事物和我们熟知的世界之间存在任何关系，认为因而在现象中显现出来的并非物自体，任何试图从现象推导物自体的做法都在必须摈弃之列。前一阵营的人却无视这一情况。（He[1]）

② 【KSA 版注】使现象：根据人的需求和人的情感使“现象”。（He[1]）

人意志，以便通过自己的本质化接近本质性的事物。另一些人则又将我们现象世界——即由理智的谬误编织并传给我们的世界观——的所有特征采集起来，不是将理智视作罪人并加以控告，而是将事物的本质视作这个确实的、极为可怖的世界特征的本原并加以控告，呼吁从存在中解脱出来。——随着所有这些观点，持续而艰难的、最终在一种思想诞生史中欢庆其巨大胜利的科学进程将以决定性的方式完成，其结果不妨如此一言以蔽之：我们现在所称的世界乃是一系列谬误和幻想的结果；这些谬误和幻想在有机物的全部发展史中逐渐产生并交错在一起①，作为全部以往积累的财富为我们所继承——是的，作为财富，因为我们人类的价值以此为基础。事实上，严谨的科学只能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使我们脱离这种世界观——这点也是无法要求的——，只要它无力彻底粉碎古老的感觉传统的霸权，便只能这样；但是它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澄清那种作为观念的世界诞生历史，[38]至少能使我们暂时超越这整个过程。也许这样我们就会认识到，值得为了物自体而荷马式地大笑②：物自体显得那么丰富，简直是包容万有，其实却是空虚的，即毫无意义的。

17

形而上学的种种解释——年青人喜欢形而上学的解释，因为它能让他在看不顺眼或者看不大起的事物中看到极富意义的

---

① 【KSA 版注】交错在一起：见于 GA。Dm 和 Ed“作交错”。

② 【Pütz 版注】荷马式地大笑：哄堂大笑，源自古希腊词语 asbestos gelos（“经久不息的笑声”），见《伊利亚特》，1，599，《奥德赛》，8，326；10，346。

东西。如果他对自己不满意,那么下面这种感觉会让他感到如释重负[①]:身上有自己极度鄙视的东西,现在却发现这原来是最为隐秘的世界之谜或者世界之难。觉得自己的责任轻了,同时觉得事情更有趣了——他认为,自己能有这种双重享受,应当归功于形而上学。当然,后来他也对整个形而上学的解释方式产生了怀疑,或许还发现通过别的途径能同样有效地、甚至更为科学地获得上述效果。物理和历史的解释至少能同样导致如释重负的感觉,或许更能激发对生活及其生活问题的兴趣。

18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思想诞生史一旦写成,我们就能用新的眼光来明察一位逻辑学大师的以下表述了[②]:"认识主体原本的普遍法则在于这样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即认识到任何事物在其本身、在其特有本质上是自我同一即自我存在的,[39]归根到底是[③]恒久的、不变的,总之,是一种实体。"这一在此被称为"原本"的法则,其实也是逐渐生成的。有朝一日人们会看到,这种倾向是如何在低级的有机体中逐渐产生的,此类有机体中傻乎乎的鼹科动物是如何起先总是只看到同样的东西,后来各种好恶情绪显露出来,它们又是如何逐渐地开始区分不同的实体,不过每种实体只有唯一的定语,即是说与它们这样的有机体只有一种唯一的关系。——逻辑性的开始阶段是判断;而顶尖

---

① 【KSA 版注】如释重负:个人减轻了负担。(He[1])

② 【KSA 版注】以下表述了:这以下表述了[Spir II 177]:(Rs);参见 Afrika Spir, *Denken und Wirklichkeit. Versuch einer Erneuerung der kritischen Philosophie*. Leipzig [2]1877, 2, p. 177。(BN;参见 PHG 15)

③ 【KSA 版注】归根到底是:或者归根到底是。(Spir)

的逻辑学家们断定，判断的本质在于信念。所有信念①都是以感觉主体的舒适感或痛苦感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第三感觉作为前两种个别感觉的结果，就是最低级形式的判断。② ——事物能使我们有机体感兴趣的，原本只是它与我们的苦乐感觉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各个时刻之间，在各个感觉状况之间，有一段平静的时刻，无感觉的时刻，这时我们对世界万物无动于衷，对事物的变化毫无察觉（犹如今天再对什么兴趣盎然也不会注意到有人从身边走过）。对植物而言，通常万物都是静止和永恒的，所有东西都和自己一样。低级有机体的时代遗传给人一种信念：存在同样的事物（经验只是在受到高级科学熏陶之后，才开始对这条法则提出了质疑）。一切有机体从一开始就有的、原本的信念甚至可能认为：世上其他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都是静止的。——处于原始阶段的逻辑性全无因果性概念，其实直到今天我们还以为一切感觉和行动均系自由意志所为。[40]感觉的个人在自我观察时认定任何感觉和变化都是孤立的，即无条件的和无关联的，它们径直在我们身上出现，与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关。我们感到饥饿，但原本并不认为这是有机体要生存，而是认为饥饿感似乎无原因和无目的地在起作用，是自我孤立的和随心所欲的。总之，对意志自由的信

---

① 【KSA 版注】信念。所有信念：信念。[那么，什么是信念的最低级的形式呢？是那些可以在其中看出信念由感觉而生的形式吗？——低级的有机体有一种感觉；另一种感觉有规律地随之而来，比如当它看到有人受到挤压时，它会感到疼痛。它在看到挤压的一瞬间就会再生疼痛感：这两种感觉夹杂在一起，结果就是恐惧感，恐惧感又导致逃避的行为。(Rs)

② 【KSA 版注】前两种……最低级形式的判断：其他感觉的后果就是那种关于苦或乐之中的物我关系的信念。信念是最低级形式的“预感”。(Rs)

仰是一切有机体的原始谬误，其历史与有机体中的逻辑冲动一样悠久；对绝对实体及其相同事物的信仰也是一切有机体的原始谬误，同样由来已久。只要一切形而上学的主业是探讨实体和意志自由，我们便可以称之为科学，一种将人类的基本错误当作基本真理来研究的科学。①

19

数字——数字法则的发明基于一种原本就已盛行的谬误，即认为有若干同样的事物存在（而实际上并无同样事物），或至少有事物存在（但实际上并无“事物”）。关于多数的假设总是以多次出现的某物为前提的；但恰恰②在这里就已经出错了，我们已经在虚构本来并不存在的本质和统一体了。——我们的时空感是错误的，因为坚持考察就会发现它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在所有科学论断中，我们总是难免用一些错误数值进行计算；但由于这些数值至少是恒常的，比如我们的时空感，所以科学结论在其相互关系上还是具备一种充分的严格性和可靠性，我们可以[41]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继续建设——直到讹谬的基本假设、恒常的错误最终与结论产生矛盾，比如在原子说里那样。在此我们还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得不假设存在一种被动的“物”或者一种“材质”的基础，尽管全部科学程序的使命恰恰是在运动中消除一切物质性（材质

① 【KSA 版注】将人类的基本错误当作基本真理来研究的形而上学。（Vs）

② 【KSA 版注】恰恰：见于 Rs，He[1]，He[2]，GA。Dm 和 Ed（Gast 的阅读错误）作“但”。

性）；在此我们还是在以自己的感觉区分主动者和被动者，陷于这种循环之中难以自拔，因为对事物的信仰一向与我们的本质姻娅相连。——如果康德说，“知性并非从自然中得出其法则，而是为自然制定法则”①，那么就自然概念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得不将这种概念与自然联系起来（自然等于作为表象的、即作为谬误的世界），但这种概念是一系列知性谬误的总和。在一个不是我们表象的世界里，数字法则是完全无法运用的；数字法则仅仅适用人的世界。

20

后退几步——倘若人能摆脱迷信和宗教的概念和恐惧，比如不再相信可爱的小天使或者原罪，不再侈谈灵魂拯救，那么他就达到了一个无疑非常高级的文化阶段。不过在此解放的阶段，他还必须极为审慎地克服形而上学。这样的话就有必要向后倒退，即他必须理解这类观点的历史合理性和心理合理性，他必须认识到，这类观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如若没有这样一种后退[42]运动，就会失去人类迄今为止的最佳成就。——在哲学形而上学方面，我发现如今达到否定性目标者（任何肯定性的形而上学都是谬误）日多，而能后退几步者尚少。这就是说，人们到了梯子顶端后应该向外展望，而不应该执意停留在最上面的这级横木上。达到最高启蒙境界者能做到的只是摆脱、

---

① 【KSA版注】康德……为自然制定法则：参见《导论》Prolegomena §36 Schluß, Akad.-Ausg. IV 320；在康德的原文中，“法则”一词后有加括号的“（先验）”两字，此外全句疏排。

然后自豪地回顾形而上学。犹如在赛场①上，这点在此也非常必要，如此才能拐弯奔向跑道的终点。②

21

怀疑态度的可能的胜利——假设怀疑的出发点是有效的：如果没有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如果一切源自形而上学的关于我们唯一所知世界的解释都对我们无用，那么我们会以怎样的目光来看待世人和万物呢？这是可以想象的，是有益的，即使拒绝了康德和叔本华是否科学地证实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从历史的或然性来看，人在这方面很有可能大体上和一般地采取怀疑态度，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在这样一种观念影响下，人类社会又如何构建呢？也许，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进行科学证明都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人类再也无法摆脱对这种证明的怀疑。而对形而上学表示怀疑的结果和直接驳倒、可以不再相信形而上学的结果是大体一样的。关于人类非形而上学观念的历史问题[43]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

---

① 【Pütz 版注】赛场：古希腊人和拜占庭人的椭圆形赛车场和赛马场。

② 【KSA 版注】22［28］Rs 的初稿：倘若人摆脱了迷信和宗教的概念和恐惧，比如不再像罗马有教养的夫人们那样相信可爱的小天使或者原罪，那么他现在就达到了文化第一阶段。达到了这一解放的阶段，他就有必要向后倒退，必须理解这类观点的历史合理性和心理合理性，必须认识到，诗是如何以此为基础，如若没有这样一种后退运动，就会失去人类迄今为止的最佳成就。——在哲学形而上学方面，我也许是第一个现在又倒退到否定性目标的人，而达到最高启蒙境界者只是摆脱了、然后自豪地回顾形而上学。在此犹如在赛马场上，人们应该拐弯奔向跑道的终点。(Vs)

22

不相信“比铜更耐久的纪念碑”①——放弃了形而上学观点就会产生一个主要弊端：即个人会过于关注自己短暂的一生，不会感到有强大的动力去建立持久的、作为千百年大计的机构。个人要从自己种植的树上采摘果子，所以不会去种植那些需要定时照管百把年、会给世世代代带来绿荫的树木。形而上学观点使人相信，它是最后的、终结的基础，人类的一切未来都必须落实于、植根于这一基础上。个人创办教堂和修道院从而促成自身得救，认为这会被视为善举而获得灵魂永生的回报，这是为灵魂得救而做的工作。——科学也能使人这样相信科学的结果吗？诚然，科学需要怀疑、需要不信任作为自己无比忠实的盟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容侵犯的、即经受住一切暴风骤雨般的怀疑和瓦解的真理会变得如此众多（比如在健康营养学②中），以至于人们决定要建立“永恒”之功业。我们短暂③的存在④躁动不安，形而上学时代持久平静，两者之间的反差暂且还是极为鲜明，因为两个时期近在咫尺。现在，个人本身要经过如此之多的内在和外在发展，不可能敢于在自己[44]一生中将一切安排得一劳永逸。举例

---

① 【法文 P 本注】拉丁原文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出自贺拉斯，*Odes*，3，30，1。

【译注】贺拉斯有名言：“我立起了比铜更耐久的纪念碑”。

② 【Pütz 版注】Diätetik：营养学。

③ 【KSA 版注】建立……我们短暂：建立……，[（比如通过对整个大地上的某些疾病进行预防）]。我们短暂。（Dm）

④ 【Pütz 版注】Ephemeren-Dasein：短暂的存在。

来说，一个①颇为现代的人造房子时总有这样的感觉，似乎要将自己活埋在陵墓中。

23

比较的时代——人受传统的束缚越少，内在的动机就越大；与此相应，外在的不安也就越强烈，人世的旋涡就越汹涌，欲求的多声部就越嘹亮。世世代代呆在某个地方不挪窝，这种强迫命令今天对谁还会有效？谁还会受什么严格的约束？正如形形色色的艺术风格一样，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的道德、风俗、文化模仿而成，蔚为大观。——这样一种时代的意义在于可在其中对比和体验各各不一的世界观、风俗和文化，而这在过去各种文化割据一方、各种艺术风格均囿于某时某地的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如今，增强的审美感可以在众多相互比较的形式中作出最终决定了，它会让大多数的——即被它否定的——形式寿终正寝。同样，现在也开始对高级道德的形式和习惯进行遴选，以达到使低级道德消亡的目的。这是一个比较的时代！它的骄傲在于此，但公平的是，它的痛苦也在于此。我们不能畏惧这种痛苦！我们要尽力理解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这样才能获得后人的赞美，——我们的后人[45]会超越封闭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会超越比较的文化，但也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顾这两种文化，视之为令人肃然起敬的

① 【KSA 版注】敢于……举例来说，一个：敢于……。[这种怀疑，这种不安，在建筑和服装方面鲜明地表现出来]一个。(Dm)

古代遗产。①

24

进步的可能性——一位古文化学者如果发誓要断绝与相信进步者的往来，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古文化的伟大和优秀已属过去，历史教育迫使我们承认，古文化永远不可能重新焕发青春。若非迟钝或者痴迷得令人难以忍受，你绝不可能否认这一点。以往，人的发展是无意识和偶然的；而现在，人可以有意识地作出发展一种新文化的决定，可以为人的出生、饮食、抚育和求学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以经济地管理整个大地，可以权衡和投入各种人力。这种有意识的新文化消灭了总体上过着无意识的鸟兽生活和草木生活的古文化，也消灭了对进步的怀疑，肯定了进步的可能性。我想说的是：确信进步必然发生的想法是草率和荒唐的；但怎么能否认进步是可能的呢？在古文化的意义上和道路上的进步倒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浪漫主义幻想毕竟还用了“进步”这个字眼，即其目的（比如封闭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的“进步”；那么，它的进步观念不管怎么说还是从过去移植过来的，它的思维和想象在这方面并无独特性可言。

---

① 【KSA 版注】参见 23［85］。Rs 的初稿：人受束缚越少，内在的动机就越大，外在的不安也就越强。如果人不再感到自己被如此严格地约束在某个地方，人世的旋涡就开始汹涌起来。正如形形色色的艺术风格一样，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道德和风俗模仿而成，蔚为大观。——这样一种时代的意义在于可在其中对比各各不一的风俗，而这在过去各种风俗割据一方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各种艺术风格也是如此。增强的审美感可以在如此众多的形式中作出最终决定了，它会让大多数形式寿终正寝——也许这对希腊的形式有利。同样，对高级道德形式的遴选也开始了！低级道德开始消亡了！这是一个比较的时代！

25

[46]*个人道德和世界道德*——上帝在总体上主宰世界的命运，尽管人类道路似乎极其曲折，但上帝还是能出色地引导人类走出困境——自从人们不再相信这种说法之后，他们就不得不自己来确定普世的、囊括世间万有的目标了。从前的道德，尤其是康德的道德，要求个人做出期望所有人都做出的行为。这种想法过分天真了，似乎谁都能轻而易举地知道何种行为方式对全人类有利，即哪些行为是值得期望的。这种理论和自由贸易的理论一样，其前提都是依据天生的趋善法则必定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普遍和谐。也许综观未来的人类需求就会发现，所有人行为相同其实并非一种值得期望的现象；正相反，为了普世目标，人类在若干相当长的阶段中或许应该提出一些特殊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邪恶的任务。——不管怎么说，如果人类不想通过如此自觉的大一统而自我毁灭，就必须事先获得一种在程度上前所未有的关于文化条件的认识，作为普世目标的科学标准。这就是下一世纪精神伟人的重任所在。①

26

以反动为进步——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些精神，它们生硬、粗暴，冲动，却总是滞后，再度招来了人类以往阶段的亡魂。这证明它们所抵制的新方向还不够有力，还有所欠缺，否则[47]就能

① 【KSA 版注】参见 22 [5]; 23 [154]。

更有效地与他们这些招魂者抗衡了。比如，路德的宗教改革①就说明，在他所处的世纪，一切精神自由的活动都还缺乏自信，尚嫌稚嫩，科学还无力昂起头颅。确实，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犹如差点儿又被大雪驱散了的初春。即使在我们这个世纪，叔本华②的形而上学也证明③，科学精神现在依然不够强大；所以，虽然基督教的教条早就被摧毁无遗，全部中世纪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类观却还能在叔本华的学说中东山再起。科学之声荡漾其中，但主宰叔本华学说的并非科学，而是陈旧的、为人熟知的“形而上学需求”。我们从叔本华那里获得了不少价值难以估量的益处，其中之一就是，他迫使我们的感觉暂时回到了那些古老而强大的世界观和人类观之中，不然的话，我们不太容易走上这条复归之路。这对历史和公正而言大有裨益，我相信，离开叔本华的帮助，现在谁都很难让基督教及其在亚洲的同道得到公正的待遇，这点尤其在以尚存的基督教的大地为出发点时是绝对难以做到的。唯有在取得这种巨大的公正的成功之后，唯有在我们在一个如此的要点上修正了启蒙时代带来的历史观之后，我们才能重新继续高举启蒙的旗帜——高举这面写着彼特拉克、

---

① 【法文P本注】尼采的意思是，马丁·路德（1483—1546）的宗教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当时的科学不够强大，不足以抗衡。

② 【法文P本注】1865年，在莱比锡读书的青年尼采读了叔本华（1788—1860）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年），深受影响。这种影响持续了整整两年。尼采认为，叔本华的成功证明了，科学精神在其所在的19世纪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性的、太人性的》还将多次提及叔本华，尤其在§236，238，240，252，291中，尼采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位哲人的敬慕之心。

③ 【KSA版注】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也证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以及他之后 Hartmann 在柏林大白天闹鬼）］。（Dm）

伊拉斯谟、伏尔泰①三人大名的旗帜。我们使反动成了一种进步。②

27

[48]宗教的替代品——人们③以为,将哲学称为给民众的宗教替代品,就是在替哲学美言。确实,在精神的经济结构中有时需要思想上的过渡区。从宗教转向科学观点是一种勉强而危险的、应该劝阻的飞跃,所以上述建议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我们也终于应该明白了,宗教满足了的、现在要哲学来满足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需求本身是可以由我们来削减乃至根除的。比如,基督教的灵魂不安,为内心的堕落而叹

---

① 【法文P本注】不要忘了,本书标题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并且是为"伟大的精神解放者"伏尔泰1778年5月30日逝世日而作。尼采在1878年5月31日写给Peter Gast的信里提到,有个巴黎的匿名者寄给他一座伏尔泰的头像,同时写道:"伏尔泰之魂赞誉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此,伏尔泰作为留名于旗帜上的三大伟人之一,与彼特拉克(1304—1374)和伊拉斯谟(1466? —1536)相提并论。彼特拉克是乔凡尼·薄迦丘(Giovanni Boccaccio)的朋友,其著*De Contemptu Mundi*、*De Vita Solitaria*、*De Vera Sapientia*均对尼采有影响作用。伊拉斯谟则是大名鼎鼎的《愚人颂》的作者。此三人构成了尼采的"光明旗帜"。

② 【KSA版注】参见23[184]。

我们从叔本华那里获得的最大益处也许是,他迫使我们回到了那些古老而强大的观察事物的方式,不然的话,我们不太容易走上这条复归之路。……我相信,离开叔本华的帮助,现在谁都能够[原文如此!不同于47页21行(原文为"43,21",疑有误。——译注)的"谁都很难"]让基督教及其在亚洲的同道得到公正的待遇。(Vs)

③ 【KSA版注】人们:人们像Ph. Mainländer探讨叔本华哲学时那样。(Rs)

息，对是否能得救而担忧，——这些观念都源自理性的谬误，不应去满足，而应去消灭。哲学或是用来满足需求，或是用来消除需求，因为这些需求都是学来的，有时间局限性，其前提条件是与科学相悖的。在此，艺术更适宜来形成过渡，更适宜来减轻心情的重负，因为艺术不会像形而上学的哲学那样顽固地维护上述观念。从艺术可以更轻松地过渡到一种真正起到解放作用的哲学的科学①。②

28

臭名昭著的词语——废除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两个被用滥了的词语！因为使用它们的理由一天比一天少了，只有牛皮大王还觉得它们不可或缺。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当乐观主义者，[49]如果他本身尽善尽美、因而不必去捍卫一位必定创造了最佳世界的上帝？——试问，哪个思想者还需要假设这样一位上帝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去声明自己信奉悲观主义，如果不想去惹恼那些上帝的卫道士、神学家或者神学化的哲人，不想提出以下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话：邪恶主宰万有，痛苦大于欢乐，世界是一部劣作，是一种邪恶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然而，今天——除了神学家之外——谁还会去关心那些神学家呢？撇开一切神学及其论战，这世界显然既谈不上是善也谈不

---

① 【KSA 版注】在此……哲学的科学：在此，艺术非常适宜于减轻心情的重负，而上述观念又不会同时得到强化。对这样一种起解放作用的哲学来说，艺术是一种过渡手段。我们可以对歌德的话稍加变化，这样来说："谁拥有科学和艺术，谁就不需要宗教。"参见歌德："谁拥有科学和艺术，/ 宗教也就……"《温和的赠辞》(*Zahme Xenien*)，3，119；22 [54]？

② 【KSA 版注】参见 21 [74]；22 [26]。

上是恶,更谈不上是至善或至恶,“善”、“恶”的概念唯独对人而言才有意义,甚至在这点上,在其通常的运用方式上,或许都谈不上有什么合理性。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摈弃诅咒式和赞美式的世界观。

29

陶醉于花香——人们以为,人类的航船载重越大,吃水越深;人们相信,人的思想越是深刻,情感越是细腻,对自身的评价越是积极,和其他动物的距离越是遥远——即越是自诩为万灵之长——,就越是接近世界的真正本质以及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这点人确实通过科学实现了,但是人却误以为更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宗教和艺术。宗教和艺术虽是世界之花,但并不比茎干离世界之根更近。从宗教和艺术并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50]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谬误使得人变得如此深沉、细腻、富于想象力,以至于宗教和艺术之类的花朵得以绽开。纯粹的认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倘若谁能向我们揭开世界的本质,谁就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失所望而痛苦万分。并非作为物自体的世界,而是作为表象(作为谬误)的世界如此富有意义,如此深沉奇特,如此孕生苦乐。这种结果导致一种逻辑上否定世界的哲学,而且后者既能和肯定世界的实践也能与其对立面统一起来。

30

推论的恶习——人们最常见的错误推论是:某个事物存在着,所以它就是合理的。这是在从生命力推断合乎目的性,从合

乎目的性推论合理性。然后便是：某种观点令人喜悦，所以它就是真的；一种观点的作用是好的，所以它本身也就是好的、真的。人们就这样以“令人喜悦”和有益性意义上的“好”作为作用的谓项，以同样的、但在此是逻辑性和有效性意义上的“好”作为原因的谓项。这些命题颠倒过来就是：某件事情无法实现、无法维持，所以它就是不合理的；某种意见令人难堪，令人生气，所以它就是错的。自由人对这种大谬不然的推论方式深有感触，深受其苦，他们往往不能抵制反其道而行之的诱惑。当然，反其道而行之的推断一般而言也是错误的推断：某件事情无法实现，所以它就是好的；某种意见令人窘迫，令人不安，所以它就是真的。

31

[51]必要的非逻辑性——有不少能使思想者[①]陷入绝望的情况，其中包括这样一种认识：非逻辑性对人而言是必要的，从非逻辑性中能产生许多美好的事物。非逻辑性深深地扎根于激情、语言、艺术、宗教乃至给生活带来价值的一切之中，以至于人们不可能摆脱它而又不同时彻底摧毁这些美好的事物。只有过于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能将人的自然天性转变为纯粹的逻辑性。即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接近这一目标，一路上也遭受多么惨重的损失！人即使再有理性，也不时地需要自然的天性，即对万事万物的一种非逻辑的基本态度。[②]

① 【KSA 版注】思想者：想要把所有人变成思想者的思想者。（Vs）

② 【KSA 版注】参见 17［2］。

32

必要的不公正性——一切关于生活价值的判断都是非逻辑地形成的，因而也是不公正的。判断的非纯粹性首先体现在材料存在的方式上，即材料是不完整的；其次体现在材料总数形成的方式上；第三体现在，每一具体材料本身也是、而且必然是非纯粹认识的结果。比如，无论一个人与我们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我们对他的了解都不可能完整到可以在逻辑上对他进行全面评判的程度。任何评价都是、也必然是草率的。此外，我们测量的尺度，我们的本质，都不是永远不变的。我们有情绪波动，但我们还是必须将自己视为固定的尺度，才能公正地评价任何一件事物与我们的[52]关系。也许从上述情况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根本不应该去判断。但是，人怎么可能仅仅*活着*，而不作评判、全无好恶呢！——无论厌恶还是喜好，毫无例外都和评价有关。人绝对不可能有趋避某事的欲望却不感到自己在趋利避害，有欲望却不对目标的价值作出某种辨别和评判。我们天生就是非逻辑的、因而是不公正的本质，而我们*又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便是人生最大的、最难排除的不和谐现象之一。①

33

关于生活的谬误对于生活是必要的——任何对于生活价值和生活尊严的信仰都基于非纯粹的思维，之所以可能都是因为

① 【KSA 版注】参见 9［1］。

个人极为缺乏对人类普遍生活和苦难的同情。即便极少数人能超越自身进行思维，他们注目的也不是这种普遍生活，而是其中的若干部分。如果善于将目光集中在例外现象上，我指的是集中在才华出众者和心灵纯洁者①身上，如果你将这些人中翘楚的诞生定为整个世界发展的目标并为其功绩而感到欢欣鼓舞，那么你就会相信生活的价值——因为你对别的人视而不见，即思想不纯粹。同样，如果你虽然注目于所有人，但只承认他们身上不过于自私的欲望，原谅他们其他的欲望，那么你也能在总体上对人类寄予希望，从而相信生活的价值——出现这种情况也是由于[53]你思想不纯粹。这样也好，那样也罢，你都是众人中的例外。恰恰是绝大多数的人忍受生活而不大声抱怨，他们相信存在的价值。正因为每个人只想保持自我，而不愿像例外者那样走出自我，所以例外者身上的超越个人的方面是难以察觉的，充其量②如同一道淡淡的影子。对芸芸众生而言，生活价值的基础在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重于世界。这样的人十分缺乏想象力，因而不会移情，不会设身处地去体会他人的情感，难以分担他人的命运和苦难。反之，谁若是真的能够分担，谁就必定会对生活价值感到绝望；谁若是能够切身领会和感受人类的全部意识，谁就会对人生发出一声诅咒而陷入崩溃——因为人类在总体上是没有目标的，顺理成章，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整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安慰和依托，而是只会绝望。如果他在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中发现人类最终是无目标的，那么在他眼里，自己的活动也就带有浪费的特征。但是，觉得自己作为人类（不仅仅是

① 【KSA 版注】心灵纯洁者：心灵丰富者（He[1]）；心灵更为丰富者（GA）。

② 【KSA 版注】难以察觉的，充其量：He[1] 本加括号。

作为个体)也同样是被浪费了的,犹如我们看见朵朵鲜花被大自然浪费了一样,却是一种高于一切情感的情感。不过,谁能有这样的情感呢? 当然非诗人莫属。诗人懂得不断安慰自己。①

34

安慰——这样的话,我们的哲学会不会变成悲剧? 真理会不会变得与生活为敌,与优秀者为敌?② 一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我们的舌头上,我们却不愿意大声地提出来:人是否[54]能够有意识地留在谎言之中? 或者,如果必须这样,是否可以宁愿选择死亡? 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应该"了;道德只要意味着"应该",就和宗教一样已经毁于我们的观察方式了。认识只能以愉悦和反感、利益和弊端为动机,但以这些动机怎么去探讨真理的意义呢? 这些动机也是与谬误相联系的(如上所述,只要喜好和厌恶以及对之极不公正的评价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愉悦和反感,就是如此)③。全部人生深深地沉浸在谎言之中;不对自己的往昔产生深深的怨恨,不觉得自己现在诸如荣誉之类④的动机是荒谬的,不嘲讽和蔑视那些追求未来和未来幸福的狂热,个人是无法将生活从谎言这口深井里拉上来的。是这样的吗: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作为个人结果的绝望,导致作为理论结果的毁灭⑤哲学? ——我相信,知识有何影响取决于一个人的气质。我完全可以想象,除了上述对某种气质者可

① 【KSA 版注】参见 9 [1]。
② 【KSA 版注】会变得……为敌?:He[1]本加括号。
③ 【KSA 版注】或者……如此):He[1]本加括号。
④ 【KSA 版注】诸如荣誉之类:He[1] 本加括号。
⑤ 【KSA 版注】毁灭:解散、解体、自毁。(He[1])

能的影响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影响。通过这种影响会产生一种比现在要简单得多的、不为情绪左右的纯粹生活，以至于强烈欲求这种古老动机由于遗传积习虽然可能雄风犹在，但在起净化作用的知识的影响下，其力量会每况愈下。人最终会生活在大众之间，又能保持自我，如在自然之中，没有毁誉，没有脾气，觉得以前害怕的许多事物赏心悦目，宛如欣赏一部戏剧。人不再张扬①，不再接受人不限于自然或能超越自然这种想法的煽动。如上所述，在此当然也少不了[55]一种良好的气质，一个坚定、宽容、其实乃是快乐的灵魂，一种这样的心情：无须防备隐患及其突发，表达时不带怨恨和愤懑——以前被长期拴着锁链上的老狗和老人才有这种众所周知、令人厌烦的习惯。如此挣脱了生活中常见的缧绁，人活着就应该只是为了不断地深化认识，能够毫不嫉妒、毫无烦恼地放弃在别人那里有价值的许多乃至所有东西。对他来说，最值得向往的状态应该就是自由地、无畏地翱翔在人类、习俗、法律和对事物的传统评价之上，如此足矣。他乐意和别人分享处于这种状态中的欢乐，也许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可与别人分享——这当然也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匮乏，一种断念。倘若别人尽管如此还是向他索取更多的东西，他就会友好地摇摇头，指向他的兄弟即有作为的自由人，也许他还会露出一丝嘲讽：因为其“自由”情况特殊。②

---

① 【Pütz 版注】Emphasis：张扬，表象。

② 【KSA 版注】Rs 的初稿：我的哲学会变成悲剧。真理会变得与生活为敌，与优秀者为敌。一个问题依然还在：人是否能够有意识地留在谎言之中？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应该”了；道德和宗教一样已经毁灭了。认识只能以愉悦和反感为动机，但以这些动机怎么去探讨真理呢？这些动机也是以谬误为基础的（至少作为喜好和厌恶就是如此）。全部人生深深地沉浸在谎言之中；人们无法将生活再拉上来，人们避免触及的 （转下页）

(接上页注②)不仅是自己的过去,而且也是现在的动机(荣誉、行善等等)。什么为一种悲剧哲学做准备,这不过是名义而已,事实上会留下的是一种简单得多的、不为情绪左右的纯粹生活(只是由于难以克服的习惯,古老动机雄风犹在,但是难免每况愈下)。人最终会生活在大众之间,又能保持自我,如在自然之中,没有毁誉,任何东西只要不再害怕,就会为之高兴——看戏!

第二章　道德感的历史

35

[57]心理观察的好处①——对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进行思考——或者更为学究气地表达：进行心理观察——乃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一和别的手段可以减轻生活的重负，运用这种技巧可以在危急的状况下机智果断，在乏味的环境中谈笑风生，在自己生活中荆棘丛生、毫无乐趣的所在采集几句箴言聊以自慰。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深信不移。为什么到了这个世纪，在欧洲②，至少在德国，出现了大量迹象表明心理观察变得罕见了呢？这些迹象与其说是出现在中、长篇小说以及哲学文献中——此系少数例外者的作品——，毋宁说是出现在对公众事件和公众人物的评价上。在对"人们"高谈阔论、对"人"却一字不提的各阶层社会中，尤其缺乏对心理进行剖析和综合的艺术。为什么不利用这种丰富多彩、百无一害的材料谈笑风

---

① 【KSA 版注】心理观察的好处：心理观察的权利［引论］前言(Dm)；格言 35—38 在 Dm 中原来是考虑作前言的。

② 【KSA 版注】在欧洲：和俄罗斯。(Cb1)

生了呢？为什么连心理箴言大师们的作品也不读了呢？[58]毫不夸张地说，欧洲①学者中读过拉罗什富科②以及与他在精神和艺术上志趣相投的人③为数甚少，了解他们、不对他们加以诽谤的人就更是寥若晨星了。但也许连此类脱俗的读者也体会不到多少那些艺术家的形式本来能给人带来的欢乐，因为即使聪明绝顶，如果在雕琢箴言的艺术方面没有素养，没有与别人一争高低的经历，那么也不能对此作出恰当的评价。忽视其实际教益，就会低估这种创作和形式，就不能深切地体会其精妙和魅力。因此，如今的读者在箴言上体会到的乐趣相对有限，并不感到其中妙语连珠，和那些看珠宝④的普通人一样，他们只会夸赞几句，因为他们不懂得爱，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开始欣赏，不过转身离去的速度更快。⑤

---

① 【KSA版注】欧洲：德国。(Dm)

② 【译注】Larochefoucault，1613—1680，法国作家，代表作《箴言集》(*Réflexion，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

③ 【KSA版注】与他在精神和艺术上志趣相投的人：沃夫纳格(Vauvenargues)，尚福尔(Champfort)，司汤达。(Rs)

④ 【Pütz版注】珠宝(Kameen)：造型高雅的宝石。

⑤ 【KSA版注】参见22[15]；23[132]。

He[1] 的改写（尼采加括号的地方省略）：关于德国道德主义的浅薄。——对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进行思考，乃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一和别的手段可以减轻生活的重负，运用这种技巧可以在危急的状况下机智果断，在乏味的环境中谈笑风生，在自己生活中荆棘丛生、毫无乐趣的所在采集几句箴言聊以自慰。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深信不移。为什么到了这个世纪，在欧洲，至少在德国，出现了大量迹象表明道德主义变得罕见了呢？是的，人们[可以发问]真想怀疑，德国迄今为止到底是否"道德化了"？要注意对公众事件和公众人物的评价，要考虑那些可笑而狭隘的、老处女般的书获得的成功（比如 Vilmar 的文学史或者 Janssen 的作品），但首先人们要承认：在德意志各阶层社会中，缺少对心理进行剖析和综合的艺术和乐趣，对"人们"高谈阔论，对"人"却一 （转下页）

36

异议——对生活而言，心理观察是一种兴奋剂和良药，也能减轻人的精神负担。对这种论断，是否应该反过来算一笔账？难道人们不是对这种艺术的不良后果感触颇深，所以现在有意识地不再让自我修养者注目于这种艺术？诚然，对善良人性的盲目信仰，对剖析人类行为的由衷反感，面对赤裸裸的灵魂感到的羞耻，这些对人的整体幸福确实是值得欢迎的，胜于那种在具体情况下大有裨益的心理洞察。也许，相信有善良，相信有道德的人和行为，相信世上充满了不涉及个人的[59]友爱，这样能使人减轻疑虑，从而使人变得更好。如果大力仿效普鲁塔克①笔下的英雄人物，不愿以怀疑的态度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行为动机寻根究源，那么这虽然无助于发现真理，但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幸福：这个领域中的心理谬误乃至愚昧能促进人性的进步，而对真理的认识也许会借助假说的推动力而得益更多。拉罗什富科

（接上页注⑤）字不提。为什么不利用这种丰富多彩、百无一害的材料谈笑风生了呢？为什么连心理箴言大师们的作品也不读了呢？——毫不夸张地说，在德国学者中，很少有人读过拉罗什富科，读过与他在精神和艺术上志趣相投的人，甚至读过最后的道〈德主义〉伟人司汤达。了解他们、不对他们加以诽谤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但也许连此类脱俗的读者也体会不到多少那些艺术家的形式本来能给人带来的欢乐，因为即使聪明绝顶，也不能对雕琢箴言的艺术作出恰当的评价，如果在这方面没有素养，没有与别人一争高低的经历的话——就像我一样：请原谅我[在此]的要求，成为德国人中的例外的要求。忽视其实际教益，就会低估这种创作和形式，就不能深切地体会其精妙和魅力。因此，德国读者在箴言上 等等如在。(Ed)

① 【译注】Plutarch，约46—约120，古希腊散文家，传记作家，代表作有《列传》。

《箴言集》第一版开篇便提出了这样的假说:"世人所谓的美德往往只是我们的激情形成的幻影,给它一个好名称后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①拉罗什富科和法国其他擅长心理考察的大师们(有个德国人最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心理观察》一书的作者②)宛如神枪手,总是百射百中,只不过射中的靶心是人性。他们高超的本领令人咋舌,但不受科学精神引导却善待人类的观众终于开始诅咒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似乎使人心变得酷爱贬低和怀疑的艺术③。④

37

尽管如此——算正账也好,算反账也罢,有一门具体科学的现状使道德观察不可避免地要卷土重来了,人类不得不面对放着刀、钳的心理解剖台这一残酷场景,因为在此主宰的是这样一门科学,它追问所谓道德感的起源和历史,[60]必须在前进中提出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以往

---

① 【KSA 版注】"世人……为所欲为":参见《箴言集》(*Réflexions,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 de La Rochefoucauld*), précedé d'une notice par Sainte-Beuve(该版本附有圣伯夫的前言), Paris o. J. 91 (BN).

【Pütz 版注】此句引文的法文原文如下:Ce que le monde nomme vertu n'est d'ordinaire qu'un fantôme formé par nos passions à qui on donne un nom honnête pour faire impunément ce qu'on veut.

② 【KSA 版注】作者:保尔·雷(Paul Rée,1849—1901),该书 1875 年出版。

【法文 P 本注】德国哲人保尔·雷是尼采和莎乐美的好友。尼采在 1878 年 12 月 8 日写给 Erwin Rhode 的信里提到了他的著作《心理观察》。

③ 【KSA 版注】艺术:艺术。最后也确实这样:He[1];在此还应加上 60 页 24—34:无数……若干怀疑,作为 He[1] 的结尾。

④ 【KSA 版注】23[41]。参见 23[47]。(Vs)

的哲学从不了解社会学问题，总是通过蹩脚的借口对道德感的起源和历史避而不谈。其后果现在是一目了然的：大量事例证明，哲学大家们的荒谬通常是以对某些人类行为和情感的错误解释为出发点的，比如在对所谓无私行为的错误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伪伦理学，为了助这种伪伦理学一臂之力又拉来了宗教和荒唐的神话，最后这种浑浊精神的阴影甚至笼罩了物理学和全部世界观。但是，如果心理观察的肤浅性确实给人类的判断和推论设置了最危险的陷阱，而且还在不断地设置，那么现在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一砖一瓦地逐步建设，就必须体现出适当的勇气，克服不屑做细碎工作的心态，不在乎别人轻视小事的目光。确实，无数关于人性的、太人性的问题的评论首先是在这样的社会圈子里出现和说出的：在那里，人们习惯于不惜代价地追求的不是科学认识，而是妙语连珠，哗众取宠。来自道德主义警句的故乡的气味——这是一种极为诱人的气味——几乎是挥之不去地附在了整个种类的身上，以至于从事科学的人不知不觉地对这一种类及其严肃性产生了若干怀疑①。不过，在此只需要指出其后果就够了：[61]现在就能看到，在心理观察的土壤上长出了哪些极具严肃性的果子。最大胆和最冷峻的思想家②之一、《论道德观的起源》③一书的作者通过对人类行为

---

① 【KSA 版注】确实……产生了若干怀疑：应该改为"最后连这点也是确实……"，接在 MA 36 之后。

② 【KSA 版注】思想家：[现代的]思想家。(Dm)

③ 【法文 P 本注】保尔·雷还著有《论伦理观的起源》(1877)。尼采在《道德的谱系》§4 中提到了这部著作。另外在 1878 年 6 月写给 Erwin Rhode 的信里也提起过。

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的基本原理不就是其中之一？“道德的人”①，他说，“并不比肉体的人更接近思维概念（形而上学）的世界。”②这句话经过历史知识的锤炼变得如此坚硬和尖锐，或许有朝一日会成为一把将人的“形而上学需求”连根砍掉的利斧。——这对普遍幸福而言是否祝福多于诅咒，谁能说得清楚？——但不管怎样，这句话引起了极为重大的后果，既具繁殖力又有恐怖性，正如一切伟大的认识都具备两面性，它也这样像双面神一样放眼世界③。④

---

① 【KSA 版注】《论道德观的起源》一书的作者……“道德的人”：参见 Paul Rée, *Der Ursprung der moralischen Empfindungen*. Chemnitz 1877, VIII, BN。

② 【Pütz 版注】思维概念……的世界（intelligible Welt）：在古希腊就已出现的概念，指只能从精神上认识的柏拉图理念世界，对可以感性认识的世界而言，它是原型和模板。在康德那里指不依赖于经验的、超越感性的思维事物的领域（Noumena），它虽然不能被认识，但作为理念却具有实践的现实性，因为它（并非感性世界）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和目的。

③ 【KSA 版注】这句话经过……放眼世界：这句话由于最广博的历史知识——直到我们的时代，人们才形成关于这些对象的知识——而变得如此坚硬和尖锐，这句话是一把对着人的“形而上学需求”之根砍去的利斧。砍过之后，形而上学还剩下多少，这是一系列严格科学意义上的问题，人们不能再以此满足情感的需要。（Vs）

不过……放眼世界：加了括号。

④ 【KSA 版注】参见 23［195］；22［107］；23［41］。

He[1] 中的改写（尼采加括号的地方省略）：37 算正账也好，算反账也罢，哲学的现状是道德观察不可避免地要卷土重来了，人类不得不面对放着刀、钳的心理解剖台这一残酷场景。以往的哲学总是通过蹩脚的借口人类道德评价的起源和历史避而不谈。其后果现在一目了然：大量事例证明，哲学大家们的荒谬通常以对某些人类行为和情感的错误解释为出发点，比如在对所谓无私行为的错误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伪伦理学，为了助这种伪伦理学一臂之力又拉来了宗教和荒唐的神话，最 （转下页）

38

在何程度上有益——即是说，心理观察对人是利是弊难以定论，但它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它对科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科学并不关注终结目的，犹如自然并不关注终结目的一样。自然偶尔也会无意中实现一些具有最高目的性的事物；真正的科学以概念模仿自然，也会偶尔或者多次促进和实现人类的利益和幸福——但这同样也是无意的。① 谁要是在接触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时感到寒风扑面，谁的身上或许[62]就缺乏火一般的热量。但他如果环顾四周就不难发现，有些疾病是需要冰敷的，有些人是用热情和精神"捏成"的，因而任何寒风都不足以让他们感到刺骨②。此外，严肃有余的个人和民族需要随意和放开，而对过于冲动不安者而言，为健康起见偶尔也必须承载重负。我们的时代有目共睹地越来越陷入了烈焰之中；作为这个时代中更突出精神的人，我们难道不是必须使用一切灭火和降温的

（接上页注④）后这种浑浊精神的阴影甚至笼罩了物理学和全部世界观。［右页边写着：］逐渐地，等等。但是，如果［心理观察中的］道德主义的肤浅性确实给人类的判断和推论设置了迄今为止最危险的陷阱，而且还在不断地设置，那么现在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一砖一瓦地逐步建设，就必须体现出适当的勇气，克服不屑做细碎工作的心态，不在乎别人轻视小事的目光。［右页边写着］此处："逐渐就……"这点涉及。（Vs JGB6）

① 【KSA 版注】但这同样也是无意的：无意的。［如果最后，在对心理观察的权利说了这些开场白之后，偏偏鉴于本书而有一个重要问题，那么，我可不是能对此作出回答的人。说开场白是作者的权利，而读者的权利是——背后诽谤。］(Dm) 23 参见［196］。

② 【KSA 版注】让他们感到刺骨：见于 Rs，Dm，GA。Cb 和 Ed 作"能让他们感到刺骨"。

手段,使自己至少能维持现存的稳定、平和、适度,也许以后还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镜子和自我反思者?①

39

杜撰的纯概念自由——我们基于某种感觉追究他人责任,基于所谓道德感。道德感的历史经过了以下的主要阶段。最初,人们全不考虑行为的动机,只根据行为的结果是利是弊②而将行为称作善行或者恶行。但是,不久人们便忘记了这些称谓的起源,全不考虑行为的后果,以为"善"或"恶"乃是行为本身固有的特性。这样就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和语言把石头本身称为"硬"、把树木本身称为"绿"的错误毫无二致——以果③为因。后来,人们又将善或恶与动机联系起来,认为行为本身在道德上是两可的。接着再进一步,善或恶的谓语不再用于具体的动机,而是用于一个人的全部[63]本质了——动机来自本质,犹如草木来自土壤④。这样人们就按部就班地先让人对其后果负责,再对其行为负责,继而对其动机负责,最后对其本质负责。现在人们终于又发现,对这种本质也是不能负责的,只要它完全是必

---

① 【KSA 版注】参见 23 [114]。

在 He[1] 中,整段格言被加了括号,删除了;起先尼采打算将第一句(61 页 19—23 行:在何程度上有益……是不可或缺的)作为 MA 37 的开头(句末的变体:从此是不可或缺的),但后来连这句也删除了。

② 【KSA 版注】只根据行为的结果是利是弊:只根据行为的结果(对集体而言)是利是弊。(He[1])

③ 【KSA 版注】果:后果。(He[1])

④ 【KSA 版注】来自土壤:来自土壤,必然带有其起源的颜色和方式。(Vs)

然的结果，完全是以往之物和当下之物的因素和影响的合成①。就是说，人不能对任何事物负责，既不能对其本质负责，也不能对其动机、行为、后果负责。如此一来，人们就认识到：道德感②的历史其实是错误的历史，是关于责任的错误的历史。这种错误又是基于关于意志自由的错误。叔本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为某些行为导致了烦恼（"过失意识"），所以必定有责任存在；这种烦恼是没有理由的，假如不仅人的所有行为是必然的过程——事实上的、但也是这位哲人洞明的过程——，而且人本身也同样必然地获得其全部本质的话。③ 叔本华否定了这种"假如"的可能。从烦恼的事实出发，叔本华相信能证实一种自由，认为人必定以某种方式拥有过一种不涉及行为、但涉及本质的自由，即这样或那样是④的自由，而不是这样或那样为⑤的自由。在他看来，先有"是"这一自由和责任的领域，然后才从中产生具有严格的因果性、必然性和非责任的领域"为"。虽然乍看起来，烦恼与"为"有关，因而是错误的；但实际上，烦恼却涉及"是"这一自由意志的行为和个体存在的基本原因。人是人所欲是，人的意志先于人的存在。[64]——这是一个错误推断，从烦恼的事实推断出烦恼是合法的、在理性上是许可的。由此错误推断出发，叔本华又得出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结论：纯概念自由。⑥ 然而，

---

① 【Pütz 版注】Konkreszieren：合成。

② 【KSA 版注】感：评价同时。（He[1]）

③ 【KSA 版注】事实上的……的话：按照哲人的意见也是如此——，而且人本身也同样必然是他所是的人。（He[1]）

④ 【Pütz 版注】esse：是，存在。

⑤ 【Pütz 版注】operari：为，行为。

⑥ 【KSA 版注】这是一个错误推断……纯概念自由：最后的那种断言是真正的愚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错误推断，从烦恼的事实推断 （转下页）

行为之后的烦恼并不一定①是理性的，甚至必定不是理性的，因为它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行为并非必然发生。也就是说，因为人认为②自己是自由的，不是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人才感到后悔和内疚。——此外，这种烦恼是人可以戒除的。许多人根本没有与行为相关的烦恼，其他许多人则感到有与行为相关的烦恼。烦恼是一种变化多端的、与习俗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现象，或许仅仅在世界历史的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中存在。——没有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人必须为自己的本质负责；审判意味着不公正，个体自我审判也同样如此。这句话如此明朗，犹如明媚的阳光，但是每个人仍然宁愿回到阴影和虚假中去，因为害怕后果③。④

40

超级野兽——要蒙骗存在于我们身上的野兽；道德就是不得已而撒谎，以便我们不被它撕碎。假如没有道德假设中的这种错误，人也许今天还是野兽。但这样一来，人就自视甚高，把更为严厉的律法加到了自己身上。因此人仇视那些离兽性不远的发展阶段，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以往蔑视奴隶，把奴隶当做东

（接上页注⑥）出烦恼是合法的、在理性上是许可的。只是由此错误推断出发，叔本华才又得出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结论：纯概念自由。（对这种怪兽的诞生，柏拉图和康德负有同等程度的责任。）（He[1]）

① 【KSA 版注】*并不一定*：还并一定。（He[1]）

② 【KSA 版注】*因为人认为*：只是因为人认为。（He[1]）

③ 【KSA 版注】*后果*：完全丧失了视力，因为［所谓的］后果。然而哲学要注意的并非真理的结果，而仅仅是真理本身。（Vs）在 Rs 中接着是 20［2］。

④ 【KSA 版注】19［36］；19［39］。（Vs）

西而不当做人对待。①

41

[65]本性难移——本性难移。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性格不变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人们常挂在嘴边上的命题其实只是说：在人短暂的一生中，能产生影响的动机②一般不会深刻到完全改变几千年来铭记的字迹。如果设想一个人能有八千岁的寿命，那么就能发现他的性格具有绝对的可变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他身上会演变出许多截然不同的人。人生稍纵即逝，所以会产生了人性不移的谬论。

42

财富的等级与道德——人们曾经认定财富有上下差等。根据不同的人高低不一的利己主义的取舍，这种等级在今天被用来判定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放弃高级财富（如健康）而选择低级财富（如肉欲），放弃自由而选择舒适的生活，都会被视为不道德。但是，财富的等级并非固定的、万世不变的。如果有人舍公正而取报复，那么这根据以往文化的标准是道德的，而根据今天文化的标准是不道德的。“不道德”指一个人还完全不能或者还不能足够地感觉到新文化推出的那些更高尚的、更精致、更精神化的动机。这个词用来描述滞后者，但始终只是从程度差别的角度着眼。——财富等级本身并不

---

① 【KSA 版注】由此……对待：加括号。（He[1]）

② 【KSA 版注】动机：新［动机］。（He[1]）

按照道德观念来构建或改建，但它每次确定后[66]却都在判定行为的道德与否。

43

残酷的人是滞后者——现在是残酷的人，在我们看来必定处于残留下来的以往文化的各个阶段中。人类之山平时深藏不露的岩层在此偶尔显峥嵘了。由于遗传过程中所有可能的偶然性，滞后者大脑的发育不够精致和全面。这些人的状况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以前曾是怎样的，使我们感到震惊不已；但他们自己是不能为此负责的，正如花岗石不能为自己是花岗石负责一样。我们大脑中肯定也有与以上意识相应的沟槽和弯道，正如对鱼的状况的记忆以具体人类器官的形式存在着一样。不过，这些沟槽和弯道现在不再是我们的感觉汹涌而过的河床了。①

44

感恩与报复——为什么强者懂得感恩呢？原因在于：善者以自己的施善行为——几乎可以这样说——侵入了、挤进了强者的领地，反之，强者也以自己的感恩行为侵入了善者的领地。这是一种温和的报复形式。假如没有因感恩而获得满足，那么强者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软弱并永远会被视为软弱者。因此，在任何善者——即本来的强者——的社会中，感恩都在首要义务

① 【KSA版注】沟槽……河床了：器官继续发展了，本身变得柔弱了，与其他不断输送与残酷相反的情感的器官联系起来了。(Rs)

之列。[67]——斯威夫特①曾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在多大程度上懂得报复，就在多大程度上懂得感恩。②

45

善恶的双重前历史——善恶的概念有双重的前历史。首先，前历史在统治部落、统治种姓的灵魂中。谁有力量回报即能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谁确实也进行了回报即感恩和复仇，谁就被称为好人。谁要是没有力量，不能回报，谁就被视作坏人。作为一个好人，你便跻身于“好人”之列，属于这个有同感的群体。作为一个坏人，你便属于“坏人”之列，而这堆卑躬屈膝的弱者是无同感可言的。好人是一个种姓，而坏人是一盘散沙。好与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意味着高贵与卑贱，主人与奴隶。而敌人却不会被视为邪恶，因为他们会以牙还牙。特洛伊人和希腊人③在荷马④笔下都是好人。坏人不是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人，而是可以鄙视的人。在善者的群体中，善代代相传，在善的土地上绝对不会出现恶人。倘若尽管如此，善者中有人做了与善者身份

---

① 【译注】1667—1745，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格列佛游记》等。

【法文 P 本注】此处也许还与另一位英国诗人 Alexander Pope (1688—1744)有关，后者尤以《人论》(1733—1734)著称。参见 *Das Swift-Büchlein*, Berlin, 1857, p. 17。尼采本人拥有此书。

② 【KSA 版注】斯威夫特……感恩：其实为蒲柏，参见 Das Swift-Büchlein, Berlin 1847, 17。(BN)

③ 【KSA 版注】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德洛伊人和奇腊人。(Rs)(Brenner：尼采改正了 Brenner 听错的地方)

④ 【法文 P 本注】1869 年 5 月 28 日，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讲演，题目即为《荷马与古典语文学》(*Homère et la philologie classique*)。参见 *Nietzsches Werke*, Leipzig, Kroner, IX, p. 1—25。

不相称的事情,那么人们也会去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比如让上帝背黑锅,说是上帝使得善者变得盲目和疯狂。——其次,前历史在受压迫者和无力量者的灵魂中。在此,任何其他人,无论高贵还是卑贱,都被视为肆无忌惮的盘剥者,残酷又狡猾的敌人。“恶”这个形容词针对人,甚至针对任何作为前提设定的生命,比如上帝。“人性的”、“神性的”意味着“魔鬼的”、[68]“邪恶的”。乐于助人、富于同情等善的标志被战战兢兢当作麻痹和智取的手段,当作诡计多端和可怕结局的前奏,总之,当作一种精致的邪恶。个人有了这种想法,团体的形成就无从谈起,即便形成了,形式也极为粗糙。如此一来,在风行这种善恶观的地方,个人灭亡了,其部落和种族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我们现在的美德是在统治部落和统治种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6

同情比痛苦强烈——在有些情况下,同情比痛苦本身还要强烈。比如一位朋友可耻地犯了罪,我们会感到比自己犯罪更加痛苦。首先,我们比他自己更相信他品格的纯洁;其次,或许正因此如此,我们爱他也超过他爱自己。即使他的自私心真的比我们的自私心更加痛苦,因为他要比我们更多地承担这一罪行带来的后果,我们的无私心——“无私心”这个字眼永远不能在严格意义上理解,它只是一种委婉语——却比他的无私心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罪行的打击。①

① 【KSA 版注】我们的无私心……打击:我们的无私心……比我们……,或许先烈的门徒比先烈更受苦。(Vs) 参见 MA 582。

47

忧郁症——有些人因为怜悯他人、为他人担忧而变得郁郁寡欢。这时产生的同情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病。还有一种基督教的忧郁症，[69]那些为宗教情感左右的孤独者在基督之苦和基督之死不断跃入眼帘时会患上这种病。

48

节约行善——在人类交往中，善和爱是最能妙手回春的药草和力量。它们是无价之宝，所以人们也许会想要尽可能经济节约地使用这些灵药。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善的这种经济性是最大胆的乌托邦主义者的美梦罢了。

49

亲善——有些事不起眼，但数量多，因而效果也很突出。对这些小事，科学应该给予比那些罕见的大事更多的关注。亲善就是这些小事中的一种。我指的是交往中友好感情的表达，还有微笑的目光、握手以及诸如此类通常伴随着绝大多数人类行为的愉快氛围。每位教师、每位官员都会在自己的义务上加上这样的调料，它不断地证实人性，仿佛是一切赖以生长的人性的光波。尤其在亲朋好友的圈子里，在家里，唯有通过亲善，生活才会青翠欲滴、姹紫嫣红。由衷的好意、友情、礼貌不断地从无私本能的源头汩汩流出，名气虽然没有那些被称作同情、悲悯、牺牲的表现响亮，但在文化建设方面作出的

巨大贡献远非其可比。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对它们嗤之以鼻。确实，在它们中找不出多大分量的无私来。然而集腋成裘，其总和是相当惊人的，[70]其合力是名列前茅的。——同样，如果正确地计算，如果不忽略即使生活极为艰难的人也能每天享受的无数愉快时刻，那么看到的幸福就能比悲观的眼睛能发现的多出不知几何。

50

愿意唤起同情——拉罗什富科刻画自我的书（1658年初版）中有一段落无疑说到了点子上，非常值得注意。他告诫一切有理性者不要同情，建议把同情的权利让给那些需要激情的普通民众（因为激情不受理性制约），这样自己才能帮助受苦者，才能在有人遭遇不幸时鼎力相助。在他（以及柏拉图）看来，同情只会使心灵失去力量。他认为当然应该表明同情，但是要避免具备同情，因为不幸者本来就是如此愚蠢，以至于有人表明同情对他们来说已是世上最大的财富了①。——也许应该更强烈地警告人们不要这样“具备同情”，如果不将不幸者的需要视为愚蠢、智力缺陷，视为一种会带来不幸的精神障碍（拉罗什富科似乎就是这样认为的），而是视为完全不同和更为可疑的东西的话。不如来看看这样一些孩子，他们哭闹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同情，总是等待机会使自己的状况被人注意。去和病人和精神压抑者交往，问一问自己：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哀叹，展现自己的不幸，是否其实就是为了给在场者

---

① 【KSA版注】拉罗什富科……最大的财富了：参见 La Rochefoucauld，《箴言集》，前揭，4。

造成痛苦；在场者接着表达同情，而这对弱小者和受苦者构成了一种安慰，[71]因为他们由此发现自己至少还有一种力量，尽管非常弱小但还是具备造成痛苦的力量。表明的同情使不幸者产生了一种优越感，继而在这种优越感中赢得了一种乐趣，他开始想入非非，认为自己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因为他还能给世人造成痛苦。如此一来，对同情的渴望就成了对自娱的渴望，而且这是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此昭然若揭的是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肆无忌惮，并非如拉罗什富科认为的那样是人的“愚蠢”。——社交中四分之三的提问和百分之百的回答都是为了给对方造成一点痛苦，所以许多人如此渴望社交，社交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邪恶就这样无数次地、但每次都是微剂量地起效，成了生活中的一种强效兴奋药，一如亲善这种以同样方式传遍人间、随时可供使用的良药。——然而，会有很多诚实者承认给他人造成痛苦是一种乐趣，承认为数可观者至少在主观上想伤害他人、将邪恶的小小霰弹射向他人并以此为乐——以此为极乐？多数人太不诚实，少数人过于善良，对这羞于见人①的事实都一无所知。但这些人毕竟可以否认普罗斯佩·梅里美②下面这句话的正确性：“要知道，为了作恶的快乐而作恶是最经常不过的事。”③

---

① 【法文P本注】拉丁原文为pudendum（羞于见人的、可耻的）。

② 【译注】Prosper Mérimé，1803—1870，法国作家。

③ 【KSA版注】“要知道……最经常不过的事”：参见P. Mérimée, *Lettres à une inconnue...* précédées d'une étude sur Mérimée par H. Taine（梅里美，《致一个陌生女子……》，书中附有泰纳评梅里美的一篇论文），Paris 1874, I 8；参见GM II 5。

【Pütz版注】此句引文的法文原文为：Sachez aussi qu'il n'y a rien de plus commun que de faire le mal pour le plaisir de le faire。

【法文P本注】参见《道德的谱系》，§5。

51

外观如何变为存在——到了最后，演员甚至在悲痛欲绝时[72]，比如在孩子的葬礼上，也不会不去考虑他个人的印象和舞台的效果。他会自己做自己的观众，为自己的痛苦以及这种痛苦的表达而哭泣。伪君子若总是扮演同一个角色，到最后就不再是伪君子。比如神甫就是如此。一般而言，神甫在年青时有意或无意地都是伪君子，但到最后就会变得自然真实了，毫不矫揉造作了，成为真正的神甫了。倘若父亲最后功亏一篑，那么也许儿子继承父亲的习惯，在父亲打下的基础上成此大业。一个人如果坚持不懈地要显得是什么，那么最后他就很难再是其他什么了。几乎所有人的职业，包括艺术家的职业，都是始于虚伪的，始于外在的模仿，始于对卓有成效者的复制。谁习惯戴着微笑的面具，最后谁就必定能左右友好的情绪，不这样便无法表达友情，——最后这种情绪又左右了他，他是友善的。①

52

骗局中的诚实点——在所有大骗子身上都能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在真正的欺骗行为中，在为其进行的所有准备中，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表情和举止中，在颇为诱人的场面中，都有一种自我信仰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这种信仰然后神奇地、以不可抵挡之势向周围的人进

① 【KSA 版注】继承：见于 Rs 和 GA。Dm 和 Ed(Gast 的误读)作“行使”。

行宣传。宗教创始人与大骗子的区别在于，他们不能摆脱这种自欺状态，或者他们很少经历产生怀疑的清醒时刻。一般来说，他们会把这种清醒时刻[73]推给邪恶的对手，聊以自慰。自欺是必不可少的，唯有如此，这些或那些人才能大显身手，因为人们相信，显然被人坚信不移的东西才是真理。

53

真理的所谓阶段——一种常见的错误推论①是：某人因为对我们而言是真诚的，所以他说的便是真理。孩子就是这样相信父母，基督徒就是这样相信教会创始人的断言。同样，人们也不愿承认，几百年来以牺牲幸福和生命为代价而捍卫的一切其实都是谬误。也许人们会说，这是真理的各个阶段。但实际上人们的观点是：如果某人真诚地相信某事并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乃至牺牲，那么说他的信仰纯属谬误是极为不妥的。这种情况似乎有悖于永恒的公正，于是敏感者的内心就违背他们的头脑，不断宣布这样的法则：道德的行为与理智的认识之间绝对存在一条必然的纽带。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公正。

54

谎言——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都讲真话呢？——当

① 【法文P本注】一种常见的错误推论：混淆真诚与真实。真诚不是指有人说出了真实的事，而是这个人说出了他真诚地自以为真实、并且希望别人也信任的事。

然不是因为有一位上帝禁止说谎，而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说真话比较方便，而说谎是要动脑筋去编造和歪曲的，对记性也有要求。（所以斯威夫特[①]说：说谎者很少感受到自己因而背上的重负，因为他为了维护一种谎言就得编造出二十种谎言来。）其次，[74]在简单的情况下，直说“我想要这个”、“我干了这事”等等比较有利，即强迫和权威的道路要比计谋的道路来得安全。——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在复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地学会撒谎，不知不觉地只说些符合自己利益的话；他丝毫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对真理的意识和对谎言的反感，所以他是在完全无辜地说谎。

55

因为信仰而怀疑道德——任何力量，只要纯粹以伪君子为代表，那么就都无法维持。天主教具有的“世俗”因素再多，它的力量还是基于现在依然为数众多的有神甫之风的人。这些人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和意义深刻。他们的目光，他们憔悴的身体，都在诉说，诉说的是夜不能眠、饥肠辘辘、炽热的祈祷，也许还有身受的鞭笞。这些都使人们感到震撼和恐惧：假如必须这样生活，那如何是好？——看到那些人的状况，人们嘴里就会冒出这个可怕的问题。他们散布这种怀疑，从而不断地树起自己权力的支柱。即使自由思想者也不敢以求真意识对抗这样的忘我者，不敢说：“你这受骗者，别去骗人！”——将自由思想者和忘我者区别开来的，只是认识上的差异，绝非善恶之间的差

① 【KSA 版注】斯威夫特：*Humoristische Werke 2*，188，Stuttgart 1844，BN。

异。然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一般就不会公正地对待。大家都在谈论耶稣会士如何奸诈，如何诡计多端，但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耶稣会士个个努力克服自我，耶稣会教科书宣扬的那种放下包袱的生活实践完全不是有利于耶稣会士，而是有利于教会之外的人们。[75]不妨扪心自问：在策略和组织完全相同的情况，我们这些获得启蒙的人能不能通过克己、坚持和献身而成为同样好的工具，同样地令人赞叹呢？

56

认识战胜了极端之恶——人是彻底邪恶和堕落的，在一段时间内有这一观念对有意变得明智者来说大有裨益。这种观念和与其对立的观念一样是错误的，但它在很多阶段却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的世界里生根发芽。我们要理解自己，就必须理解它。但我们若要继而得到提高，就必须超越它。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罪孽，但也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美德；道德观念的全部领域在不断波动，存在着或高或低各种关于善与恶、道德和不道德的概念。谁若是除了认识事物之外不再对事物抱有更大的奢望，谁的心灵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安宁，至多会由于无知、但基本上不会由于贪婪而失足（或者犯罪，犹如尘世那样）。他不会试图诽谤和消灭欲望，但他唯一的、完全左右了他的目标，即无论何时都要尽可能地进行认识，却会使他保持冷静，驯化自身的一切野性。此外，他摆脱了许多折磨人的观念，听到关于地狱惩罚、罪孽深重、无力向善的话语时不再会心头起波澜，而是在其中仅仅发现了错误世界观和错误人生观飘忽不定的幻影。

57

[76]道德是人的自我分解——真正热爱自己主题的好作家希望有人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使他无处容身:将这一主题表达得更清楚,对其中包含的疑问巨细无遗地予以回答。堕入爱河的姑娘希望能通过爱人的不忠来证实自己的忠贞。士兵希望为战无不胜的祖国献身沙场,因为祖国获得胜利就意味着他最大的愿望获得了满足。母亲把自己不舍得享用的一切都给了孩子,如让孩子睡足吃好,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财富。——然而,这一切都是无私的吗?这些道德行为是奇迹,因为它们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虽是不可能的、但却是现实的"?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爱自己的某种东西如想法、要求、成果胜过爱自己的其他东西,即是说,他分解了自己的本质,使其中的一部分成了另一部分的牺牲品?这和一个执傲的人说"我宁可死在枪口下,也不愿让这人一步",难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在上述例子中,无一例外地都有对某种事物的偏好(心愿、欲望、要求);而满足这些偏好,无论会导致何种后果,都不是"无私"的。——在道德中,人们并非将自己当作不可分的个体,而是视为可分①的本质。②

58

能够许诺的东西——能够许诺行为,但不能许诺感觉,因为

① 【法文P本注】拉丁原文:dividuum。

② 【Pütz版注】不可分的个体……可分的本质:Individuum指不可分者,个体,它不能再分,否则其个性(Individualität)、其完全基于整体性的自我存在就会丧失。Individuum恰好相反。

后者是不由自主的。谁向某人许诺永远爱他、永远恨他或者永远忠于他，[77]谁就是在许诺自己力不能及的东西。但是可以许诺这样的行为：这些行为虽然一般而言是爱、恨、忠的结果，不过也有可能源自其他动机，因为多种途径和动机可以导致同一行为。向某人许诺永远爱他，就等于在说：只要我爱你，我就会做出爱你的行为；如果我不再爱你，那么你也能继续从我这里感受到同样的行为，即使这一行为出于其他动机；这样一来，别人脑子里就会产生这样的假象，似乎爱是永远不变的，一如既往的。——总之，即使不带任何自我蒙蔽地发誓永远爱某人，许诺的也只是爱之假象的延续。

59

智力与道德——必须记忆力良好，才能恪守许诺。必须想象力丰富，才能产生同情。道德和智力状况之间的联系就是如此紧密。

60

报复的意愿(Wollen)和报复的行为——起意报复并实施报复犹如突发高烧，热度只是暂时的。有报复的念头而无实施报复的力量和勇气，这就好像是患上了慢性病，身心长期中毒。仅仅考虑动机的道德观对这两种情况作同样的评价，一般的人则对第一种情况评价较低(因为报复行为可能带来恶果)。这两种评价都是短视的。

61

[78]能够—等待——能够等待，这谈何容易，所以文坛巨擘并不拒绝将“不能等待”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①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艾阿斯②，这样的人物若能稍安勿躁，再有一天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就不会非自杀不可了，如同神谕暗示的那样；也许就会不听受了伤的虚荣心的可怕唆使而对自己说：在我这种情况下，谁都会把绵羊视为英雄的吧？这真的非常糟糕吗？不，正相反，这只是一般的人性罢了。艾阿斯完全可以如此自我安慰。可是激情不愿等待，伟人生活的悲剧性常常不能归咎于他们与时代的冲突或者周围人的卑鄙，而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的事业推迟一、两年，因为他们不能等待。——在所有决斗中，边上劝告的朋友都必须确定一点：双方是否还能等待。倘若不能等待，那么决斗就是理性的，因为双方都在对自己说：“要么我活下去，他立刻命赴黄泉；要么相反。”在这些情况下，等待就是继续忍受因对方损害自己的名誉而导致的可怕折磨，而这意味着极大的痛苦，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生命的价值。

---

① 【法文P本注】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Othello*，1604)主人公代表了没有耐心、不能等待的典型。

② 【译注】特洛伊围攻战中的希腊英雄。

【法文P本注】同样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艾阿斯(Ajax)也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物，并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62

沉湎于报复之中——粗野的人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总是尽量高估伤害的程度，以极为夸张的语言叙述事情的原委，以便能真正地沉湎于这种被激起的仇恨和报复欲之中。

63

[79]轻视的价值所在——为了维护自尊和保持能干，不在少数的、也许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在观念上贬低和轻视自己认识的人。然而，因为卑微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十分注重自己是否能干，所以——①

64

大发雷霆者——必须留神对我们大发雷霆的人，就像必须留神要我们性命的人。我们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没有杀人的权力。倘若目光足以夺命，那么我们早就呜呼哀哉了。展示蛮力，使别人噤若寒蝉，这是一种野蛮文化。——同样，高贵者对其奴婢射去的冷冷目光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尊卑差等的残余，是一件野蛮的古董。妇女是古董的保管员，她们也更为忠贞不渝地珍藏着这种残余。②

---

① 【KSA 版注】参见 26 [1]。

② 【Pütz 版注】survival：残余。

【KSA 版注】Rs 结尾处：面对这类滞后的人，应该要正 （转下页）

65

诚实会有什么下场——有些人有一种实话实说的倒霉习惯，他们不时地公布自己的行为动机。其实他们的行为动机和所有人一样善良或者一样邪恶，但他们先是引来反感，继而激起怀疑，渐渐地遭到唾弃，为社会所不容，最后连平日要么有眼无珠、要么视而不见的法官也会不时想起他们这些被遗弃者来。[80]对普遍的秘密不能保持缄默，不负责任地偏要见众人之不愿见——即自我——，这就是他们身陷囹圄或者不幸早夭的原因所在。

66

该罚不罚——我们对罪犯犯下的罪行就是：把他们当作无赖对待。①

67

德行中神圣的单纯②——每种德行都有特权，比如这样的特权：在焚烧罪犯的火刑场添上自己的一小把木柴。

(接上页注②)当防卫，也就是采取一种只是在早先文化中产生的自助方式。但是我们会被带回到这种早先文化中，如果有人过于粗野，过于滞后，不能理解变得高雅的精神的话。正当防卫的最佳方式是明确表示蔑视，是对大发雷霆的人冷冷地嘲讽，是以手势和微笑对付邪恶的目光。

① 【KSA 版注】参见 17 [101]；18 [51]。

② 【Pütz 版注】神圣的单纯：Sancta simplicitas。

68

道德与成就——不仅仅行为的旁观者习惯于以行为的成败来评价行为的善恶，行为的实施者亦是如此。这是因为动机和意图大都不够清楚，不够简单，有时连记忆力也会被行为的成功遮蔽，以至于硬说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另外动机，或者把次要动机当作主要动机。成功往往给行为罩上一道诚实良知的灿烂光环，失败则会在行为上投下内心有愧的阴影，即使这种行为本来最值得尊重也罢。政治家们为人熟知的实践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他们总是这样想："只要我能成功就行，成功了就能使所有诚实的心灵站到我这一边来，也能使我感到自己是诚实的。"无独有偶，更合理的解释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成功取而代之。时至今日，不少有教养者依然以为，基督教战胜古希腊[81]哲学证明前者拥有更伟大的真理，尽管实际上只是野蛮者和强暴者战胜了文明者和温柔者。更伟大的真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难从下面这种情况看出来：正在苏醒的科学一点一点与伊壁鸠鲁①的哲学建立了联系，一点一点地驳回了基督教的论点。

69

爱和公正——为什么人们过高地评价爱，而冷落了公正呢？为什么说起这种爱来总是充满了溢美之辞，似乎它比公正高尚

① 【法文P本注】如果说在尼采看来，伊壁鸠鲁（Epicure，公元前342？—279）的哲学对于积极科学的时代而言具有科学意义的胜利性，尼采却也在一边说道，伊壁鸠鲁实际上否定了"认知"的可能性。

得多呢？难道它不是显然比公正更傻更憨吗？——当然是这样，但正因为如此更受大家欢迎。爱是傻乎乎的，它有一只丰饶角[①]，把里面的礼物分发给众人，包括那些不配获得馈赠、甚至获得了也不会感谢的人。爱是不偏不倚的，犹如雨水；根据《圣经》[②]的说法和我们的经验，这雨水不仅会淋到非正义者，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把正义者浇得浑身湿透。[③]

70

处决——为什么处决比谋杀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侮辱？因为法官冷酷无情，因为行刑前的准备令人难堪，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在杀鸡儆猴。即使有罪，罪也未受到惩罚；有罪的并非凶手，而是教师、家长、环境，是我们，——我指的是周围的诱因。

71

[82]希望——潘多拉[④]带来了灾祸盒，打开了它。[⑤] 这是众神给人类的礼物，外表美丽诱人的礼物，被称作“幸福盒”。盒子打开后，所有的灾祸飞了出来，这些长着翅膀的活物到处转悠，

---

① 【译注】神话中装满鲜花和果子的角，象征着丰富。

② 【KSA 版注】《圣经》：参见《马太福音》，5：45。

③ 【KSA 版注】参见 22［43］。

④ 【Pütz 版注】潘多拉：Pandore，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上第一个女人，宙斯因普罗米修斯盗火而愤怒，让众神造出潘多拉以危害人类。

⑤ 【法文 P 本注】参见赫西俄德，《神谱》，570 行起；《劳作与时日》，47 行起。歌德曾以“潘多拉”为题写过一部同名著作（1807—1808）。

【KSA 版注】Vs 结尾处：赫西俄德就是如此理解希望的；这个老 Böotier 却不能被语文学家们理解。Böotier 是什么人呢？参见 M 38。

日日夜夜与人类为难。只有一种灾祸还没来得及出来，潘多拉就按照宙斯的吩咐关上了盒盖。从此以后，人便永远把这个幸福的匣子留在家里，以为里面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这宝贝听候调遣，他想用就能用。他不知道潘多拉带来的盒子是灾祸盒，还以为剩下的灾祸是最珍贵的幸福呢——这硕果仅存的就是希望。——宙斯想看到的是，人类虽然受尽其他种种灾难的折磨，但不抛弃生活，而是甘于不断地忍受折磨。所以他赋予人类希望。事实上，希望乃是灾祸之王，任何灾祸无出其右，因为它使人类的苦难无尽无休。

72

道德亢奋的程度不为人知——是否有惊人的事跃入眼帘，进入脑海，比如，是否看到一位无辜的父亲被判决、杀害或拷打，是否看到一名不忠的女人、一次残酷的袭击，这些都决定我们的热情是否会趋于白热化，是否会驾驭我们的生活。没人知道，诸如同情、愤怒等等状况会将自己推向何方，没人知道，自己会亢奋到什么程度。可怜的小事使人变得可怜，[83]高尚者和卑鄙者的善恶往往并非取决于体验的质，而是取决于体验的量。

73

违心的烈士——某党派里有一个人过于胆怯和畏缩，不敢违抗自己的同伴。别人让他干这干那，向他要这要那，因为他害怕伙伴的非议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他的心灵软弱得可怜。伙伴们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利用他的上述性格把他变成了一名英雄，最终甚至变成了一位烈士(Märtyrer)。这个胆小鬼尽管心

里始终说不，但嘴里一直称是，甚至在为他所属党派的观点而走上断头台时依然唯唯诺诺，因为他身边站着某位老同志，在这位老同志以话语和眼光形成的淫威下，他确实只得老老实实地引颈就戮，从此之后被尊为烈士和伟人。①

74

日常标准——极端的行为来源于虚荣，平庸的行为来源于习惯，狭隘的行为来源于恐惧。这样来寻找原因一般不会出错。

75

关于德行的误解——谁认识到恶习和快乐相联系，谁就会像少时曾贪图享受的人一样，以为德行必定和不快乐相联系。反之，谁要是饱受激情和恶习的[84]折磨，谁就希望自己的心灵在德行中获得安宁和幸福。所以，两个有道德的人可能无法相互理解。

76

禁欲者——禁欲者使德行变成了强迫，使好事变成了坏事。②

---

① 【KSA 版注】参见 19［106］。

② 【KSA 版注】参见 16［14］。

【译注】德语中有 aus der Not eine Tugend machen(使坏事变成好事)的说法，在此反其义而用之。

77

由尊重人到尊重事情(Sache)——人们通常尊重爱的行为和舍己为人的行为，无论这类行为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此一来，人们就日益注重事情，注重要那样去爱的或者人们愿意为之牺牲的事情了，虽然这些事情本身的价值不过尔尔。勇敢的军队使人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

78

上进心是道德感的替代品——胸无大志的人必须要有道德感，而有雄心者没有道德感也能以几乎同样的成就立足于世。——所以，出身于无上进心的贫寒家庭的男孩一旦丧失了道德感，通常很快就会成为十足的无赖。[1]

79

虚荣心能使人充实——假若没有虚荣心，人的精神会变得何等贫乏！有了虚荣心，人的精神便宛如[85]货物琳琅满目、货源源源不断的商场，吸引着各色顾客。这里应有尽有，顾客要什么就有什么，前提是他们身上带着有效的货币(赞美)。

---

① 【KSA 版注】参见 12 [101]。

80

老人与死亡——撇开宗教提出的要求不谈，也许可以这样发问：为什么对一个年事渐高、精力日减的老翁来说，等待自己慢慢地衰竭而亡要比完全有意识地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更值得赞赏呢？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是一种自然的、不难理解的行为，它作为一种理性的胜利完全应该唤起敬畏，古希腊哲学的领袖和最勇敢的古罗马爱国者习惯于自我了结，这确实也公正地获得了人们的敬畏。相反，胆怯地依赖医生的建议和以极为难堪的生活方式苟延残喘，却是不值得尊重的。——宗教总是想出许多借口来逃避自杀的要求，因此颇能获得那些对生命依依不舍者的青睐。①

81

受害者和为害者的错误——富人剥夺了穷人的财产（比如王公抢走了平民的恋人），穷人就会犯下一个错误，他会认为：富人必定极为卑鄙，否则不会做出横刀夺爱、取其仅有的坏事来。然而，富人习惯了腰缠万贯，对个别财物的价值并无如此深刻的感受，所以他不能设身处地体会穷人的心情，[86]也没有穷人认为的那样不公正。无论富人还是穷人，他们关于对方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在历史上激起民愤沸腾的有权有势者，其不公正的程度远非表面上显示的那么严重。他们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理

---

① 【KSA 版注】宗教……青睐：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基督教却在此歪曲了人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自然地感觉。（Vs）

应享有更多权利，这种代代相传的感觉使他们变得相当冷漠，良心上也不会有丝毫不安。甚至我们大家在发现自己和别的生物之间差别显著的时候，也不会有不公正之感，比如打死一只蚊子谁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薛克斯[1]（甚至所有希腊人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特别高贵的人）的以下行为并未被视为卑劣的标志：他从一位父亲手中夺走了儿子，这个青年被凌迟处死，因为在大军面前发表了胆怯的、不祥的怀疑言论。[2] 在这种情况下，消灭个人如同捏死一只讨厌的虫豸。个人太渺小了，他的惨死不会使世界霸主自责不已。是的，任何残暴者都不像受害者相信的那么残暴，痛苦的观念和痛苦的承受并不是一回事。有欠公正的法官、玩点不诚实的小伎俩误导舆论的记者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因果两者分别与感觉不同、思想不同的群体相联系；但人们却总是下意识地认定为害者和受害者在思想和感觉上是毫无二致的，并从这一设定的前提出发，以甲的痛苦为标准确定乙的罪责。

82

内心的表皮——正如骨骼、肌肉、脏腑、血管由表皮包裹着、使人体看起来能够忍受一样，内心的冲动和激情也由虚荣包裹着。虚荣是内心的表皮。

83

[87]德行的睡眠——德行经过睡眠，便能更加精力充沛地

① 【译注】Xerxes，约前519—前465，波斯国王，曾入侵希腊，洗劫雅典。

② 【KSA版注】薛克斯……怀疑言论：参见希罗多德，VII 38—39。

起床。①

84

细腻的羞愧——人们羞愧不是因为思想龌龊，而是因为他们想象别人会认为他们思想龌龊。

85

恶意是稀罕的——大多数人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空故意使坏(boshaft zu sein)。

86

举足轻重的因素——是甲事物还是乙事物更能使我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判断力？我们或毁或誉，根据就在于此。②

87

《路加福音》18 章 14 节的修正——自我贬低的人，是想获得提升。③

---

① 【KSA 版注】参见 18 [18]。

② 【KSA 版注】誉：见于 Vs 和 GA。Rs 和 Ed 作“爱”。

③ 【KSA 版注】参见 21 [52]。

【译注】《路加福音》18:14 原为：“因为上帝要把那自高的人降为卑微，却高举自感卑微的人。”

88

阻止自杀——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有法可依；但是，剥夺一个人的死亡却无法可依。这是残酷。

89

[88]虚荣心——我们很重视别人的好评，一方面是因为它对我们有益，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愿意给人带来欢乐（比如子女想让父母高兴，学生想让老师高兴，与人为善者想让大家都高兴）。只有在将益处和让人高兴的愿望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说觉得别人的好评至为重要的某人有虚荣心。在这种情况，人是为了使自己高兴，但却让他人为此付出代价：或是误导他人对自己作出错误的评价①，或是追求一种极大的"好评"，以至于所有人都不免（因生妒意而）陷入尴尬。作为个人，谁都愿意别人的评价能证实、支持他对自己的评价，但根深蒂固的依赖权威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般悠久——却使得许多人将自己的看法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之上，即接受别人的看法，因为他们对别人的判断力更有信心。——虚荣者对自身的兴趣以及对自我快乐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先是诱导别人对自己发表溢美之辞，然后再去遵从别人的这种权威。换言之，先造成谬误，然后再去坚信谬误。——必须承认，虚荣者既不取悦于他人，也不取悦于自己；他甚至连对自己的益处也置之不顾，因为他经常刻意要

① 【Pütz 版注】评价：Taxation。

激起别人对自己的反感、敌意、嫉妒，即对自己不利的情绪，为的只是自我的快乐、自我的享受。①

90

[89]博爱的局限——谁认为别人是傻瓜和恶棍，谁就会为最后那人表明自己并非如此而气恼。

91

催人泪下的道德②——道德带来了多少快乐啊！人们只需想一想，在讲述高风亮节的行为时，大家激动的眼泪都流成了河！——假若认为负责感毫无必要的想法占了上风，那么这种生活的魅力就荡然无存了。③

92

公正的起源——公正（公平）起源于大致上势均力敌者之间，正如修昔底德④（在雅典和米洛斯⑤使节进行的可怕谈话中）正确地理解的那样。任何一方都不占明显的优势，战则两伤，在

---

① 【KSA 版注】参见 20 [6]。

② 【Pütz 版注】催人泪下的道德：原文为法文 Moralité larmoyante。

③ 【KSA 版注】参见 22 [87]。

④ 【KSA 版注】修昔底德：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87—111。

【译注】约前 460—约前 400，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⑤ 【译注】希腊南部岛屿。

这种情况下便会产生相互谅解、并就双方的要求进行谈判的念头。交换的特性就是公正的原始特性。各自都使对方满意，各自获得[①]比对方更看重的东西。将自己现有的给予对方，同时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公正就是以双方大致旗鼓相当为前提的回报和交换，所以复仇原本也属于公正的范畴，它也是一种交换。感恩也是如此。——公正当然应归结于一种明智的[90]自我保存的观点，即归结于一种自私自利的考虑："我为什么要损害自己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也许最后还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这便是公正的*起源*。因为人们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忘记了所谓公正、公平行为的本来目的，尤其是因为几千年来总是谆谆教导孩子们要赞赏和仿效此类行为，所以逐渐地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公正的行为是无私的行为。基于这种印象的是对此类行为的高度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和所有的评价一样，还在不断升级，因为众口交誉的东西会被人不惜牺牲地追求、效仿、推广，各人又使自己付出的艰苦努力的价值附加到原来就被盛赞的东西的价值上去，使之有增无减。——倘若不是这么健忘，世界会变得多么道德贫乏啊！也许诗人可以说，是上帝派遣了健忘来当人类尊严这座殿堂的守门女神。[②]

93

弱者的权利——如果说，有人有条件地在强者面前俯首称臣，比如在兵临城下时归顺，那么，与之相反的条件就是自我消

---

① 【KSA版注】获得：见于 Rs 和 GA。Dm（Gast 的误读）和 Ed 作"承认"。

② 【KSA版注】参见 6［32］。

灭、烧毁城市、从而使强者遭受重大损失。所以在此就产生了一种权利赖以建立的平等。敌人获得的好处是这一切得以保全。——奴隶和主人之间也存在权利，而权利的程度是与奴隶的财产对主人有用和重要的程度相应的。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里在多大程度上显得是宝贵的、[91]重要的、永恒的、不可战胜等等，权利的程度便有多大。由此可见，弱者还是有权利的，但权利的程度相对较小。所以会有那句名言："权力有多大，权利就有多大。"①（或者更准确地说：自认权力有多大②，权利就有多大。）

94

迄今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动物变成了人是第一个标志，这时他的行为不再图一时之快，而是有长久之计了，即人变得有益、合乎目的了，理性的自由统治由此初露端倪了。后来，人开始遵照荣誉原则行事，这就意味着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人依靠这一原则适应环境，接受共同的情感，这就使他超越了凡事看对个人是否有利的阶段，变得尊重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尊重了，也就是说，他现在认为有益与否取决他对别人的看法和别人对他的看法了。在迄今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终于以自己的关于人与事的观点为行为尺度了，他为自己、也为别人决定何为光荣和利益，他成了观点的立法者，根据不断提高的关于利益

---

① 【KSA 版注】"权力有多大，权利就有多大"：参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II，4，8；叔本华，《附录与补遗》，2，258 引用。

【Pütz 版注】此句引文原文如下：unusquisque tantum iuris habet, quantum potentia valet。

② 【Pütz 版注】自认权力有多大：quantum potentia valere creditur。

和荣誉的概念判别观点的是非。这种认识使得他能把最为有益的、即普遍的、持久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益处之上，尊重普遍的、持久的效益多于尊重暂时的、当下的效益。他在生活中和行为时是一个集体的个人。①

95②

成熟个人的道德——迄今为止，[92]人们把非个体性看作是道德行为的真正标志。事实证明，人们赞美和褒奖所有非个体行为，起初确实是出于对普遍利益的考虑。但现在越来越清楚，恰恰在最具个体性的考虑中普遍利益才最大，恰恰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体行为才符合现在的（作为普遍利益的）道德的概念。有鉴于此，难道不应该立刻大幅度改变原先的观点？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以个人的最大幸福为圭臬——这要比那种事事为他人着想的同情心态和同情行为效果更好。但是，我们大家还在因为极度忽视个体性而吃苦，个体性的发育严重不足——我们必须承认，人们粗暴地使我们的意识脱离个体性，把它当作祭品献给了国家、科学以及需要帮助的人，似乎它是最蹩脚的东西，只配作出牺牲。即使现在，我们依然愿意为他人工作，但只是在能从这种工作中发现自己最大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才如此，只限于这种程度，不多也不少。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什么是自己的利益？不成熟、不开化、粗浅的个人对自己利益的理解最为粗浅。

---

① 【KSA 版注】参见 21［36］。

② 【KSA 版注】95：加括号。（He[1]）

96

习俗与合乎道德——对古老法则或者传统的服从被称为品行、道德、伦理。至于是勉强服从还是乐于服从，这是无所谓的，只要服从就行。所谓“善”，是指人在长期遗传的基础上，如同出于本性，乐意并轻而易举地做出了合乎道德、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比如复仇在古希腊[93]就属于一种好习俗即美德）①。他被称为善人，因为他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善的。友好、同情等等在习俗变化中总是被认为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善”的、有益的，所以人们现在尤其把友好者、乐于助人者称为“善”人。恶意味着“不合乎道德”（不道德），行为有悖德行，有悖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是合理的还是愚蠢的。不同时代的习俗法则都首先认为损害别人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如今看到“恶”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出于自愿的害人行径。人们用以区分合乎道德和不合乎道德、善和恶的根本对立并非“自私”和“无私”，而是固守和脱离某种习俗和法则。至于这种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这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人们并不考虑善恶或者某种内在的绝对命令②，而是首先出于保存一个团体、一个民族的目的。任何在误解偶然现象的基础上产生的迷信风气都必然形成一种传统，沿袭这种传统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背离这种习俗则是危险的行为，

---

① 【KSA版注】所谓“善”……即美德）：加括号。（He[1]）

② 【Pütz版注】绝对命令：在康德许多类似的表述中，以出自《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第一卷，第一章，第七节）的最为著名：你的行为应该这样，以至于你意志的准则永远同时又能够成为普遍立法原则。

而且对群体比对个人更有害（因为亵渎神灵、触犯神权的事情一旦发生，神惩罚的是团体，惩罚个人只是因为个人是团体的成员）。无论何种传统，其历史越是久远，其源头越是被人淡忘，就越是值得崇敬，对传统的崇敬如此世代相传、有增无减，最后传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令人肃然起敬。所以，崇敬的道德比起要求无私行为的道德来，其历史无论如何要悠久得多。①

97

[94]习俗中的快乐——有一种重要的快乐是道德的起源，来自于习惯。习惯的事情做起来比较容易和顺手，因而比较愿

---

① 【KSA 版注】参见 23 [87]。

He[1] 中的改写：对古老法则和传统表现出服从被称为品行、道德、伦理。至于是勉强服从还是乐于服从，这在很长时间内是无所谓的，只要服从就行。[今天]终于被称作“善”的，是指人在长期遗传的基础上，如同出于本性，乐意并轻而易举地做出了合乎道德、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比如复仇在古希腊就属于一种好习俗即美德）。他被称为善人，因为他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善的。友好、同情、体谅、适度等等在习俗变化中总是被认为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善”的、有益的，所以人们后来尤其把友好者、乐于助人者称为“善”人——开始时是其他的和更重要的各种有益的东西 □□□ 恶意味着“不合乎道德”（不道德），行为有悖德行，有悖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是合理的还是愚蠢的。不同时代的习俗法则都首先认为损害集体（以及集体中的别人）是真正的有悖德行，所以我们如今看到“恶”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出于自愿的害别人、害集体的行径。人们用以区分合乎道德和不合乎道德、善和恶的根本对立并非“自私”和“无私”，而是固守和脱离某种习俗和法则。至于这种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这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人们并不考虑善恶或者某种内在的绝对命令，而是首先出于保存一个团体、一个种族的目的。“任何”等等直至最后不变，只有 93 页 30 行“崇敬的道德”在 He[1] 中加了着重号。

意做，觉得有一种快乐，从经验中知道习惯的事情总是行之有效，能带来好处。可以愉快地接受的习俗是有益的，起促进作用的，与一切尚未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新尝试正好相反。所以说，习俗是舒适性和有益性的统一，而且还不用为之费神思考。人能硬来的话就会硬来，强行贯彻或者引进自己的习俗，因为对他来说，这是行之有效的为人处世的智慧。同样，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也强迫每个个人接受这种习俗。这里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推论：因为对一种习俗感到愉悦，或者至少因为靠这种习俗为生，所以这种习俗就是必要的，就是人们可以能感到愉悦的唯一的可能性，生活的愉悦感似乎完全来自于此。这种将习惯视为生存条件的观点得到了贯彻，直至习俗的细枝末节。低级的民族和文化很少能洞察真正的因果关系，因而就带着迷信的恐惧希望万物一辙，即使习俗有时显得严格、沉重，讨厌，也以为它极其有用而予以保留。人们并不知道，其他的习俗也能达到同样的、甚至更高的令人愉悦的程度。不过，人们也许会察觉，所有习俗，包括最严格的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得温和宜人，最严格的生活方式也会变成习惯，从而变成快乐。

98

[95]快乐和社会本能　　人不但从本身感受到快感，也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快乐，从而大大地拓宽了快感的疆域。也许，他现在的某些快感是从动物那里遗传下来的。动物、尤其是母兽和幼崽一起玩耍时显然感到其乐无穷。此外还应该提到动物的性关系，在情欲之乐方面，几乎每个雌性都对雄性产生吸引力，反之亦然。在人际关系中感到的快乐一般都能使人趋善。共同喜悦、共同快乐会使快乐得以提升，赋予个人

以安全感，使他变得和善友好，消除怀疑和忌妒，因为他怡然自得，发觉别人也同样怡然自得。快乐的同样表现唤醒了同感的想象，觉得人都是一样的。共同受苦的情况也是如此，还有大家共同面对的暴风骤雨，共有的危险和敌人。也许，最古老的同盟正是在这基础上缔结的，结盟的意义在于携手消除和抵制不快的威胁，以保障每个人的利益。社会本能就是这样出自快乐的。

99

所谓恶行中的无辜——所有“恶”行都以自我保存的欲望，或者更准确地说，以个人寻求快乐、避免不快的意图为动机。但这样的动机不能说就是恶的。“自发的痛苦”是*不存在的*，[96]除非在哲人①的头脑里；同样，“自发的快乐”（叔本华所说的同情）也是不存在的。在国家诞生之前的状况中，我们杀死生命，不管是猴是人，只要对方在我们饥肠辘辘地向树跑去时想要抢摘树上的果子就杀；即使今天，我们旅行经过不毛之地②时还会对动物这么下毒手。——③最使我们愤怒的恶行都基于一种错误，即认为别人的恶行出于自由意志，就是说，这本是*悉听尊便*的事情，他们本可以作出不害我们的选择。相信别人是故意作恶，就会激起仇恨、报复欲、阴谋，产生坏的幻想；而对动物我们一般不会如此义愤填膺，因为我们认为动物是不能为其行为负责的。造成痛苦不是为了自我保存，而是出于复仇之心——这

① 【KSA版注】哲人：见于Rs和GA。Dm和Ed作“哲学”。

② 【KSA版注】经过不毛之地时：见于He[1] 和GA。Ed和DmN[?]作“去不毛之地时”。

③ 【KSA版注】所谓……下毒手。——：加括号。(He[1])

是一个错误判断的后果，所以同样也是无辜的。① 在国家诞生之前的状况中，个人可以为了威慑而残酷地对待他者，通过如此威慑性地展示自己的力量而确保本身的生存。使得弱者臣服的强暴者、有权有势者、最早创建国家者的行为就是如此。他拥有现在国家也拥有的如此行为的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权利可以阻止他如此行为。只有当较大的②或曰集合的个体，比如社会和国家③，征服了单个的人，使他们脱离单个性而聚集在联盟的大旗下时，一切道德的基础才能奠定。道德的前身是强制，甚至道德本身也一度是强制，是人们为了避免不快而接受的强制。后来道德成了习俗，再后来又成了自愿的服从，最终几乎变成了本能，如同习惯成自然的一切与快乐相联系——现在被称作美德。④

100

[97]*羞涩*——哪里是"神秘"所在，那里就有羞涩之感。但"神秘"是一个宗教概念，在人类早期文化中有很大的外延。当初有不少由神的律法划定的禁区，除非满足某些条件，否则不许入内。首先是空间意义上的，比如局外人不得进入某些场所，或者一靠近时他们就会感到战栗和恐惧。这种感觉又经常被转移

① 【KSA 版注】*最使我们愤怒的……是无辜的*：加括号。(He[1])

② 【KSA 版注】*较大的*：较强的。(He[1])

③ 【法文 P 本注】国家作为社会、道德责任的奠基者，参见霍布斯，《利维坦》(1651)。黑格尔亦赋予国家以伦理职能，如见 Hegel, *Les Apories de l'action. Essai d'une épistémologie de l'action morale et politique*, Paris, Kimé, 1993, p. 111。

④ 【KSA 版注】参见 21 [72]。

到其他方面，比如在性的方面。性是成人的特权和密室①，应该避开青少年的视线，这也是为了他们着想。为了保护性爱，维护性爱的神圣性，动用了不少神祇在夫妻卧室里行看守之职。（所以在土耳其语里，这种卧室即后宫名叫“圣地”②，该词通常也用来称呼清真寺的前院。）同样，王室是威震四方、光芒四射的中心，对臣仆来说则是一个充满隐私和羞涩的神秘所在，即使今天在那些除此之外算不上害羞的民族中间还能经常感受到其影响。全部内在世界即所谓“灵魂”也是如此，它不知多少年来一直被认为配得上神性的本源和神性的交往，今天对所有不是哲人的人而言依然是一个神秘所在，也就是一间能激发羞涩之感的密室。

101

*切勿判决*③——我们必须留神，在观察早先各个时代时，切勿有欠公正地破口大骂。奴隶制度的不公正性，奴役个人和民族的残酷性，这些不宜[98]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因为以前对公正性的直觉还不发达。谁能指责日内瓦④人加尔文⑤烧死

---

① 【Pütz 版注】密室（Adyton）：“不可接近者”，如神庙中的最为神圣的所在。

② 【法文 P 本注】原文为古希腊文 adyton（圣地、禁地）。

③ 【KSA 版注】切勿判决：参见《马太福音》，7：1。

④ 【KSA 版注】日内瓦：高贵的。（DmN）

⑤ 【法文 P 本注】加尔文（1509—1564）曾于 1536—1538 年住在日内瓦。他本来只是路过日内瓦，被朋友法雷尔（Farel）强留下来协助宗教改革。

了医生塞尔维①呢？加尔文这一举动是源自其一贯的信仰。同样，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只是当年的这些观点大谬不然，导致的结果在我们今天看来过于残酷，因为这些观点在我们眼里变得陌生了。和几乎所有人在地狱万劫不复地受难相比，烧死个把人又算得了什么！这种观念当时风行天下，虽然可怖之极，但未对关于上帝的观念形成根本的伤害。即使在我们今天，政治异己分子也不免遭到残酷迫害，然而由于人民学会了②相信国家的必要性，所以对这种迫害的残酷性的感受不如我们抨击早年观点时那样深刻。稚童和意大利人残酷地对待动物应归咎于无知；尤其因为教会教义的兴趣所在，动物的地位远低于人。——历史上发生了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命令者和执行者并非同一个人，那么这些毫无人性的事件也会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命令者不会目睹现场，所以没有强烈的幻想和印象；执行者只是奉命行事，所以觉得自己没有责任。由于缺乏想象，帝王将相大都显得严厉和冷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私并非邪恶，因为关于"周围人"即博爱之"博"——这个词来自基督教。而且并不符合事实——的观念在我们心中非常淡薄，我们面对周围人时几乎如同面对草木土石，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没有责任的。别人在受苦，这点要去了解，但完全了解却永无可能。③

---

① 【译注】约1511—1553，西班牙医生、神学家。

【法文P本注】塞尔维（Miguel Serveto，又称Michel Servet）曾赴巴黎就学，并与加尔文保持通信往来。但加尔文不能认同他的反三位一体观点和泛神观点，并向多菲内地区的维也纳主教揭发了他（当时他系主教的医生）。塞尔维被捕，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审判之后，在日内瓦处以火刑。

② 【KSA版注】学会了：习惯〈了〉。（He[1]）

③ 【KSA版注】自私……永无可能：加括号。（He[1]）

102①

[99]“人的行为总是善的”——在暴风雨中成了落汤鸡，我们不会因此指责大自然缺乏道德；但我们为什么要把为害的人称作不道德者呢？这是因为我们假定后者涉及一种随意控制的、自由的意志，而前者则是必然的现象。然而，这种区分却是错误的。此外，即使故意的伤害行为我们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称之为不道德。比如，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打死一只蚊子，原因仅仅是讨厌它嗡嗡的叫声；惩罚罪犯也是故意的行为，给他造成痛苦的目的是保护我们和社会。为了保护自己或者只是为了避免不快而伤害他者，在第一种情况下是为了个人，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为了国家。一切道德都允许在正当防卫时，换言之，在事关自我保存时，去实施故意伤害的行为！不过，要解释一切人对人的恶行有这两点就足够了：人要快乐，人要避免不快。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都与自我保存有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言之有理：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做好事，即做在他看来、根据他的智力水平和理性程度看来是好的（有益的）事。②

103

恶意中的无害——恶意，比如复仇欲望或者更加强烈的神经兴奋状态，其目的并非别人的痛苦，而是自己的欢乐。任何戏弄行为都表明：跟别人耍威风而洋洋自得，这是何等的快事！将

① 【KSA 版注】102：加括号。（He[1]）

② 【KSA 版注】参见 21［31］；21［73］。

自己的快乐建立[100]在他人的不快上,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吗?幸灾乐祸,这真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是卑劣行径吗?[①] 在大自然中,我们正是通过折断树枝、敲下石块、与野兽搏斗而获得快乐,并且因此而意识到自身力量。知道他人在因我们而受苦,这难道会使我们本来觉得不必为之负责的事情变得不道德吗?但若不知道这一点,就不会产生优越的快感。优越的快感只能在别人的痛苦中得以体现,比如在戏弄别人时那样。一切快乐本身都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既然如此,那么关于不能为了自身快乐而引起别人痛苦的规定又从何说起呢?只有从利弊角度出发的考虑,即考虑到后果,考虑到受害者,或者考虑到国家代表追究和报复时可能引起的不快,才是放弃害人行为的原因。——诚如上述,恶意不是以他人的痛苦为目的,同样,同情也并非旨在使他人快乐。同情包含了至少两种(也许远远不止两种)个人快乐的因素,都和自我享受有关:一是情绪之快乐,悲剧中的同情即属此类;二是行为之快乐,行使权力时感到满足的快乐。如果受苦者近在咫尺,那么我们通过同情行为也解脱了自己的痛苦。——除了几个哲人之外[②],人们总将同情放在各种道德情感中比较靠后的位置上:这样做很有道理。[③]

---

① 【KSA 版注】幸灾乐祸……卑劣行径吗?:参见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200, 225,《附录与补遗》,2,231。

② 【法文 P 本注】哲人们与同情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对于尼采来说,同情带有诸多不太积极的特质,往往被看成一种精神抑郁症、个人的享乐、弱点、欢乐少女的美德、虚无主义的实行、危险,等等。在哲人中,卢梭和叔本华赋予了同情以最高的价值。

③ 【KSA 版注】从利弊角度……同情即属此类:利弊,即对后果、对可能的不快的考虑,原本可以禁止这类行为。同情并非一种原本的、而是一种后来的现象。此外,它也不是纯粹的痛苦,[因为它有两种因素]而是情绪之快乐。(Dm)

104

正当防卫——如果承认正当防卫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得承认绝大多数[101]所谓不道德的自私表现也是合乎道德的：如为了保存自己、保护自己、防止自己遭受不幸而害人、抢劫、杀戮，当阴谋和歪曲是自我保存的正确手段时假话连篇①，等等。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事关存在和安全（我们幸福的保障）时，故意伤害的行为被承认是合乎道德的。国家实施处罚时，也是在从这一立场出发进行故意伤害的。至于无意伤害，当然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在此是偶然性在起作用。有没有一种与我们的生存、我们幸福的保障无关的故意伤害？有没有纯粹出于恶意的伤害，比如残酷行为？如果不知道一种行为会带来多大的痛苦，那么这就不是恶意的行为，比如孩子对动物的伤害就不是恶意的，不是恶毒的，他们研究、摧残动物就和摆弄、拆卸玩具没什么两样②。但是，能完全了解一种行为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痛苦吗？在神经系统的有效范围内，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疼痛；倘若神经系统能延伸到别人身上去，那我们就不会伤害任何人了（除了我们自己，比如为了治疗而开刀，或者为了健康而苦练）。我们进行类比推论：某事给别人带来了痛苦，而经过回忆和活跃的想象，我们自己也会觉得不适。但是，牙痛和见人牙痛而感到的痛（同情），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什么区别呢？不管怎么说，我

---

① 【KSA 版注】当阴谋……假话连篇：（比如叔本华描述的不得已而谎言）。不过这样一样，什么是不道德呢？（Dm）

② 【KSA 版注】孩子……没什么两样：并非道德，比如孩子像意大利人那样“虐待”动物时。（Dm）

们不知道所谓恶意伤害会造成多大程度的痛苦;但是只要一种行为中有快乐(对自己力量的感觉,对自己亢奋状态的感觉),那么这一行为就是旨在保持个人的幸福,和正当防卫、善意谎言的情况相差无几了。没有快乐就没有生活,[102]为快乐而斗争就是为生存而斗争。至于个人是这样斗争以至于众人称善,还是那样斗争以至于众人称恶,取决于他理智的程度和状态。①

105

奖赏的公正——完全理解了关于毫无责任的理论,就难以将所谓奖赏的公正、惩罚的公正归入公正的概念,如果公正意味着是谁的就给谁的话②。这是因为,受罚者本不该受罚,他只是当作了威慑的工具,用以警告世人今后不要实施某些行为。同样,获奖者本不该获奖,他当时不可能去实施其他的行为,即是说,奖赏的意义仅仅在于鼓励他和别人,为今后的行为提供一个动机。赞扬声并非针对已达终点者,而是喊给还在跑道上狂奔的人听的。无论惩罚还是奖赏,都不是某人应得的、属于他的东西。之所以给他,是出于功利的原因,他并无要求公正地得到这些东西的权利。可以说,"智者行赏,并非因为有人行了善";同样也可以说,"智者处罚,并非因为有人作了恶,而是为了让人不作恶。"倘若取消了赏罚,那么去做或不去做某些事的最大动机也就取消了;人的功利需要它们延续下去。赏罚和臧否无比敏

---

① 【KSA 版注】参见 21 [31]。

【KSA 版注】但是,牙痛……程度和状态:另一方面,人同情是因为喜欢强烈的感觉,所以就有悲剧艺术,就有观看行刑的乐趣。(Dm)

没有快乐……程度和状态:加括号。(He[1])

② 【法文 P 本注】正义的原则:suum cuique(各取其份)。

感地作用于虚荣心，这种功利也要求虚荣心延续下去。①

106

[103]*在瀑布边上*——我们目睹瀑布的千姿百态，以为自己在水流蜿蜒和浪花飞溅中看见了意志自由和随心所欲。但是事实上，一切都具备必然性，都能以数学方式计算出来。人的行为同样如此。人若是全知的，那么每个单独的行为、每个认识的进步、每个错误、每种恶意就都能算出来。行为者本人当然沉浸在随心所欲的幻觉中。假如世界的车轮会暂时停下，假如有无所不知、能掐会算的头脑利用这个间隙，那么就能说出任何事物的直至无穷的未来，就能勾勒出每一道将会留下的车辙。行为者关于自己的错觉，关于自由意志的假设，也属于这一必须计算出来的机械论。②

107

无责和无辜——人对自己的行为和本质毫无责任，这是习惯于将责任和义务视为人性亮点的认知者不得不吞下的一味最苦的药剂。他的评价和好恶全都因此变得一文不值和大谬不然了。他对受难者、英雄怀有的无比深刻的感情全都找错了对象，

---

① 【KSA 版注】*取消了……延续下去*：消失了；在雇工和雇主的关系上，"工资"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在此涉及的是按照合同进行的交换，取决于一方更需要什么，而另一方又更需要什么：即雇工更需要钱、住房、照料，而雇主更需要他人的体力和智力(Rs)；参见 23 [73]。

② 【KSA 版注】在 Rs 中最后删除了："一种错误的观念，经常起动机作用，比如当我们表扬、报答、处罚、报复等等时就是如此。"(Rs)

他再也不可赞扬和谴责，因为对自然、对必然性进行褒贬乃是荒唐之举。对艺术杰作，他可以热爱，但无须赞扬，因为它不能为自己是杰作负责；他对草木是如此，同样，他也得如此看待世人和自己的行为。他可以对行为之力、之美、之丰富[104]表示感叹，但不能认为这是什么功绩。元素的化合过程和冲突状态，渴望康复的患者忍受的病痛，这些都不是什么功绩。我们内心激烈斗争，在各种动机的牵扯下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直到最后作出偏向最强动机的决定——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但实际上是最强动机对我们作出了决定）；这也同样不是什么功绩。所有这些动机，无论冠以何种美名，其生长的根基和我们所说的邪恶之渊薮并无二致。善行和恶行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充其量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善行是得以升华的恶行，恶行是粗俗化、愚昧化了的善行。个人唯一的自我享受的要求（连带对失去这种享受的担忧）无论如何都会得到满足，他可以为所欲为，即可以为所必为，无论是虚荣、复仇、寻欢、逐利、恶意、阴险的行为，还是牺牲、同情、明察的行为，均为如此。判断力的差异决定了一个人会在这种要求驱使下走向何方。任何社会和个人都有各种财富孰轻孰重的标准，都以此为依据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评价他人的行为。但是这种标准在不断变化，许多行为被称为邪恶，其实只是愚昧，因为决定这样行为者的智力程度极为低下。是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所有行为也都是愚昧的，因为人类智力如今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将来肯定会被超越，到那时再回头看就会发现，我们的所有行为和判断都是极为狭隘和过于草率的，正如我们今天觉得落后蛮族的行为和判断是极为狭隘和过于草率一样。——看清这一切可能会产生剧痛，但剧痛之后会感到宽慰，[105]因为这是分娩时的阵痛。蝴蝶想要破茧而出，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如愿，然而此时外面陌生的光线、自由的

王国却使它头晕目眩。能够这样悲哀的人——能够这样的人将来寥若晨星！——率先尝试是否有可能将道德的人变为智慧的人。新福音如旭日东升，将第一缕阳光披上了每个人的心灵之巅，不料浓雾骤起，更胜以往，于是无比的灿烂和无比的昏暗交织在一起了。一切都是必然的——新的认识如是说，这种新的认识本身也是必然的。一切都是无辜的，这种认识是了解无辜的必由之路。如果必然要有快乐、自私和虚荣，道德现象才会出现，才会达到极度繁荣，对认识的真理性和公正性的意识才会产生；如果迷误的幻想是当初唯一的手段，是人类逐渐上升到如今这种自明程度和自救程度的不二法门；那么，谁又能对那些手段不屑一顾呢？看到了那些途径通向的目标，谁又会伤心不已呢？道德领域中的一切都是逐渐形成的，是可变的、摇摆的。一切都在流变，此话不假；但一切又都在流向——流向一个目标。尽管错误的评判、错误的爱憎之类遗传习惯仍在我们身上作祟，但在不断增长的认识的影响下会逐渐弱化，一种全新的习惯，理解的、不爱的、不恨的、综观全局的习惯，就会在我们身上这相同的土壤上生长，经过千万个寒来暑往后也许会变得足够强大，使得人类有力量像现在不断造就愚者、不公者、有负罪意识者一样，不断造就智者、无辜者（有无辜意识者）[106]——前者并非后者的对立面，而是后者产生前的必经阶段。①

---

① 【KSA 版注】人对自己的行为和本质毫无责任，这是认知者不得不吞下的一味最苦的药剂，尽管人们起先相信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评价和好恶全都因此变得一文不值和大谬不然了。我们对受难者、英雄怀有的无比深刻的感情全都找错了对象，我们再也不可赞扬和谴责，正如我们对自然不能进行褒贬。对艺术杰作，我们可以热爱[和不热爱]，但无须赞扬，因为它不能为自己是杰作负责；我们对草木是如此，同样，我们也得如此看待世人和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对行为之力、之美、之丰 （转下页）

(接上页注①)富[等等]表示感叹,但不能认为这是什么功绩。化合过程不是[充分的]功绩,正如一位父亲艰难的挣扎不是[充分的]功绩一样,这位父亲不得不作出决断,是牺牲自己的女儿呢,还是让谎言污染自己的嘴巴(就像伟大的瓦尔特·司各特在《爱丁堡监狱》中描写的那样),还是像那位酋长的白发教师以八个儿子的牺牲维护酋长的声望(《帕思丽人》生动地讲述了这个故事)。首先,这些行为包含了一种错误的动机:一方面有位禁止说谎的上帝,另一方面酋长的名声比八个儿子的生命更为重要。然后,我们的感觉和上述错误观点联系在一起了,似乎提到的那些人本来也可以作出另外的行为和决定。——如果人们认识到,任何荣誉和耻辱的动机都必须取消,因为人们只能对"自由的"行为,而不能对自然过程进行褒贬,那么,陷于悲哀中的人们就不知道,假如不是依据利益的、同时也是乐趣和不快的动机,究竟应该依据什么而生活了。——但是,对真理本身的评价要高于非真理——[为什么呢?这已经是道德了。]关于上述命题本身,我们怎么会这样想?这是考虑利益呢,还是考虑道德?——(Vs)

第三章　宗教生活

108

[107]针对坏事的双重斗争——遇到坏事(Übel)时,我们有两种对策:一是消除坏事的原因,从而把坏事丢到九霄云外;二是改变坏事在我们感觉上造成的后果,即把坏事解释为好事,声称这种好事之好也许以后才会显露出来。宗教和艺术(还有形而上学的哲学)致力于改变感觉,有时通过改变我们对经历之事的判断(比如说什么"上帝爱谁就惩罚谁"①),有时通过唤起我们对痛苦、激情的欲望(悲剧艺术的出发点即在于此)。一个人越是酷爱别解和矫饰,就越是难以注意和消除坏事的原因。通常用以暂时缓解牙痛的麻醉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即使他的疾患要严重得多。宗教及一切麻醉艺术的权势越是衰微,人们就越是注意去真正地消除坏事。当然这对悲剧诗人们颇为不利——因为随着难以制胜的无情命运的地盘日益缩小,悲剧的素材也就日益减少了。对教士们来说就更为不利了——因为他

① 【KSA 版注】"上帝爱谁就惩罚谁":参见《希伯来书》,12:6。

们一直是靠麻醉不幸者维持生计的。①

109

[108]忧伤是知识——教士们②声称有这么一位上帝，他要求我们为善，他是每一行为、每个时刻、每种思想的看守和见证，他爱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不幸总是为我们着想。我们多想以同样有益的、同样能使人镇静、给人安慰的真理③来替换以上谬论呵！然而，这样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哲学充其量能提供些形而上学的表象(其实也并非真理)。但悲剧却在于：心里和脑中有了真理的严谨方法，人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教条，但另一方面又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变得如此柔弱、敏感、痛苦，以至于必须要有最高级的治疗药物和安慰手段才行。于是就产生了人因认识真理而洒尽鲜血的危险，正如拜伦在其不朽诗句中吟唱的那样：

知识是忧伤：知识最多的人
必定对一条不祥的真理发出
最深的悲叹：知识树不是生命树。④

---

① 【KSA 版注】参见 18 [33]；5 [163]。

或者我们消除坏事，或者改变我们对这坏事的情绪(另外一种作用)。疗法。对牙痛感觉的影响。—艺术。通过 Rs 后又加上：活力下降，出现了宗教和艺术(有利于柏拉图)。(Vs)

② 【KSA 版注】教士们：宗教人。(He[1])

③ 【KSA 版注】真理：真理，准确地说，因看穿谬误。(He[1])

④ 【KSA 版注】参见拜伦诗剧：《曼弗里德》，I，1。【Pütz 版注】英文原文如下：Sorrow is knowledge: they who know the most / Must mourn the deepest o'er the fatal truth, /The tree of knowledge is not of life。

治疗这种忧伤的最佳药方是：至少在最艰难、心中暗无天日的时刻，呼唤那位无忧无虑的贺拉斯，和他一起对自己说：

为什么折磨你自己，
就因为洞察了永恒之谜？
在高高的悬铃木或这棵松树下，
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躺下歇息？①

无论何种程度上的无忧无虑或心情压抑，都比浪漫地开倒车或者开小差要好，比以任何形式向基督教靠拢要好。从目前的认识水平上来看，[109]不彻底玷污自己理智的良心，并在自己和他人面前予以丢弃，就根本不可能和基督教打交道。或许任何痛苦都令人难堪，但没有痛苦就不可能成为人类的领袖和导师。那些想这样却良心不再清白的人，真可怜！②

---

① 【KSA 版注】参见贺拉斯，《诗艺》，*Carm.* II 11，11－14。

【Pütz 版注】拉丁原文如下：Quid aeternis monorem/consiliis animum fatigas? /cur non sub alta vel platano vel hac/pinu iacentes.（由 Will Richter 译成德语）

② 【KSA 版注】真可怜！：真可怜！［仍是这样：］。（Dm）

Rs 中的初稿：错误地假设有这么一位上帝，他要求善，他是每一行为、每个时刻的看守和见证，他爱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不幸总是为我们着想。我们怎么才能以同样给人安慰的真理来替换上述假设？这样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哲学充其量能提供另外一些谬误。但悲剧却在于：心里有了真理的严谨方法，人们便无法相信那些谬误，另一方面又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变得如此柔弱和敏感，以至于必须要有治疗和安慰才行。

尼采读了 H. Von Wolzogen 致 Gast 的信后添加的内容。这封信拒绝采用 Gast 投给 Bayreuther Beiträge 杂志的三篇“纯粹无神论倾向的”文稿。参见 P. Gast 1894 年 8 月 31 日致 J. Hofmiller 的信，载《南德月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1931 年 11 月号。

110

宗教中的真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未能对宗教的意义作出正确评价，这点毋庸置疑。但同样肯定的是，后来在反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又矫枉过正，对宗教宠爱有加，甚至视同情人，认为宗教是一种对世界更为深刻、甚至最为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要脱去科学的教条外衣，然后以非神秘的形式占有“真理”。即是说，宗教应该——反启蒙主义者都这样宣称——以形象比喻①、便于大众理解地表达最古老的智慧；这是智慧之本，因为近代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在越来越靠近它而不是越来越远离它，人类远古的智者和新近的智者在观点上是和谐的，甚至是一致的，认识的进步——如果认识能有进步的话——与其说和本质有关，毋宁说和本质的传达有关。以上这种宗教观和科学观完全是错误的，若不是获得能言善辩的叔本华的庇护，今天还会有谁敢于去认同它。叔本华高谈阔论，却在一代人之后才找到听众。[110]诚然，从叔本华宗教—道德的人类观和世界观中可以获得很多有助于理解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东西，但同样无疑的是，叔本华未能正确地评价宗教对认识的价值。在这点上，他只是一个当时那些崇尚浪漫主义、放弃启蒙精神的科学导师的乖学生。假如他生在我们当代，他就不可能大谈什么宗教的形象比喻②，而会像惯常的那样如此表达对真理的尊重：从未有过任何一种宗教拥有真理，宗教既无间接的、也无直接的真理，既无

---

① 【Pütz 版注】以形象比喻：sensu allegorico。

② 【KSA 版注】他就不可能……形象比喻：参见叔本华，《附录与补遗》，2，论宗教。

作为教条的、也无作为比喻的真理。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是源自人的恐惧和需要，在理性的迷宫里溜进了生活，也许曾在某次受到科学威胁时以欺骗手段把某种哲学理论搬进了自己的体系，以便世人今后发现。在宗教对自己都产生怀疑的时代，这是神学玩弄的一种花招。当然，这种神学花招早在基督教中，早在作为一个富于学识的、浸润着哲学的时代的宗教的基督教中，就已经耍过了。它如今导致对形象比喻的迷信，但是更导致了哲人们（尤其是诗意哲人和哲理艺术家这类兼而有之者）养成这样的习惯：把他们在自身中发现的一切感觉当作人类基本价值来看待，所以也允许他们特有的宗教情感对他们体系的思想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哲人们大都带着古老的宗教习惯，或者至少在那种“形而上学需求”的传统力量之下沉思，[111]因此他们形成的观点看上去确实酷似犹太教、基督教或者印度教的宗教观——正如孩子通常酷似母亲，只不过在此父亲并不清楚这种母子关系从何而来——；所有宗教和科学酷似一家人，这点是他们带着无辜的惊讶虚构出来的。事实上，宗教和真正的科学之间既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朋友关系，也没有敌我关系，它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任何哲学，只要它想让宗教的彗星照亮自己最后的希望这一夜幕，就会对把哲学当作科学推出的一切的本身产生怀疑：或许，这一切也是宗教，只不过涂上了科学的油彩。——此外，倘若所有民族在上帝存在之类的宗教问题上意见一致（顺带说一下，在这点上其实意见是不一致的），那么，这种共识只是对所断定的事（如上帝的存在）的*反面证据*罢了。公正地说，全民共识①乃至人类共识②只能算是一种愚蠢。

① 【Pütz 版注】全民共识：consensus gentium。

② 【Pütz 版注】人类共识：consensus hominum。

另一方面，根本没有什么所有智者的共识①，它对任何事情而言都是不存在的，除了歌德在以下诗句里提到的例外：

古往今来，所有出类拔萃的智者
都带着微笑挥着手，异口同声：
期望愚人改变，乃是荒谬的行为，
聪明的孩子，让愚人愚蠢下去吧，
因为愚人本来就是愚蠢的人！②

如果不用诗歌和韵文来表达，并运用到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上，那么就可以这样说：智者共识就是：全民共识是一种愚蠢。③

111

[112]宗教仪式的起源——设想我们置身于过去那些宗教生活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就会发现一种基本信念。我们今天再也无法接受这种基本信念，因而发觉宗教生活的大门已经永远对我们关闭了。这种基本信念涉及的是自然和与自然的交往。在那些时代，人们对自然法则尚一无所知，认为无论大地还是天空都没有什么必然规律，季节、阳光、雨水愿来便来，想走就走。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关于自然因果性的概念。划船不是划动

---

① 【Pütz 版注】所有智者的共识：consensus omnium sapientium。

② 【KSA 版注】参见歌德，《科普特之歌》，前揭，1,103。

③ 【KSA 版注】全民共识是一种愚蠢：全民共识只能算是一种愚蠢。(He[1])参见 19 [100]。(Vs)

双桨使船前进，而只是一种迫使魔鬼使船前进的神秘仪式。所有疾病乃至死亡本身都是神秘影响的结果。患病和死亡不是自然发生的，根本谈不上有“自然过程”的观念——这种观念只是在古希腊人那里、即到人类社会相当晚的时期才在关于君临众神之上的命运女神①中初露端倪。挽弓射箭时，始终以为有一只非理性的手在发力。发现泉水突然枯竭，想到的首先是地下的魔鬼在捣乱。有人突然倒下，便认定是上帝之箭在冥冥之中起作用。在印度(按照卢伯克②的说法)，木匠通常要给自己的锤子、斧子等工具上供，婆罗门贵族③、士兵、瓦匠、农工也以同样的方式祭奠自己写字的笔、打仗的武器、干活的泥镘和犁铧。

---

① 【法文P本注】Moira[命运女神]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是一个恒常命题。尼采在《悲剧的诞生》，§3中做了引用。在拉丁传统里，摩伊赖命运女神又称les Parques，是夜神之女。这两个词均来源于古希腊文Moros，即“分担”之意。

② 【KSA版注】卢伯克：参见John Lubbock, *Die Entstehung der Civilisation und der Urzustand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 erläutert durch das innere und äußere Leben der Wilden, übers. von A. Passow, nebst einleit. Vorwort v. R. Virchow*, Jena 1875, 239 BN; erworben am 28. Juli 1875。

【译注】1834—1913，英国银行家、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

【法文P本注】卢伯克(Sir John Kubbock)的著作尤以考古学、人类学和昆虫学方面见长。在他的作品里，尼采于1875年拥有了一部译成德文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条件》(*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et la condition primitive de l'homme*, 1870)。参见该译本的第239页。卢伯克的相关人类学著作还包括《婚姻、图腾与宗教》(*Mariage, Totemisme et religion*, 1911).

③ 【Pütz版注】婆罗门贵族：Brahmane，源自Brahman。Brahman指一种创造和维系万有的永恒力量。婆罗门贵族是印度最高等级的成员，其特征是极为严格地遵守宗教的生活准则(如苦行，心无旁骛的神秘活动等)。作为祭司、诗人、学者和政治家，他们享有崇高的声望。

在信教者看来，整个自然乃是有意识本质和无意识本质的全部行为的总和，是任意性的集大成。对外在于我们的一切，都不能遽下定论，说什么某事物将要如此这般，[113]必定如此这般。大致上可靠、能够预测的只有我们。人是规则的，自然是无规则的——这一命题包含着一种在粗放的、具有宗教活力的原始文化中盛行的基本信念。我们现代人的感觉恰好相反：人越是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自己的主体①是复调的，自然的和谐对人的影响就越是巨大。我们大家都和歌德②一样，认为自然是抚慰现代人心灵的最佳手段。我们带着对安宁、家园和宁静的憧憬，倾听这巨无霸钟摆③的滴答声，似乎我们汲取了自然的和谐便能自得其乐④。以往的情况完全⑤相反，我们回想各民族原始的蛮荒时代或者看到周围有当代野人出没，就会感到他们受到法则和传统的极大束缚：个体几乎自动地受制于法则和传统，钟摆般均衡划一地运动着。他肯定觉得自然——未被理解的、令人生畏的，神秘莫测的自然——是自由的王国、任意的王国、伟力的王国，如同一个超越人类的存在阶段，如同上帝。处于这些时代和状态中的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的、国家的幸福，一切行为的成败，都取决于自然的任意性：有些自然过程该来时便来，有些自然过程该来时却不来。人怎么才能对这些可怕的陌生力量施加影响呢？人怎么才能对这自由王国进行约束呢？他不由自问，并战战兢兢地开始探索：难

---

① 【KSA 版注】自己的主体：自己心灵的音乐和躁声。(He[1])

② 【法文 P 本注】歌德尤其在《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里表达了这种对自然的信赖情感："只有它是无尽丰富的，只有它是伟大的艺术家。"

③ 【KSA 版注】这巨无霸钟摆：这一巨无霸钟摆。(He[1])

④ 【KSA 版注】便能自得其乐：才能够自得其乐。(He[1])

⑤ 【KSA 版注】完全：删除。(He[1])

道就没有办法也通过一种传统和法则使那些力量变得有规律，就像你自己有规律一样？——相信魔术和奇迹者思考的走向是给自然加上法则。简言之，宗教[114]仪式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这些人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是与以下问题紧密相关的：弱者怎么能将法则硬加到强者头上去，支配他，指导他（对弱者）的行为呢？首先会想起的是最温和的强制形式，是那种赢得了某人青睐后实施的强制。通过恳求、祷告、甘拜下风，通过承担按时进贡和献祭的义务，通过阿谀奉承，就可能对自然力量实施强制，只要人能获得自然力量的好感就能这样，因为爱既约束，也受约束。然后就能签订合同了，双方在某些行为上相互承担义务，交换抵押和誓言。但比这重要得多的是另一种比较粗暴的强制，以巫术和魔法实施的强制。正如借魔法师之手能使强敌遭受打击、闻风丧胆，正如爱的法术能远远地生效，弱者相信自己也能支配那些自然的强者。一切魔法的主要手段都是强抢别人的东西，如头发、指甲、别人桌上的食物，甚至别人的模样，别人的名字。以这些东西为道具便能施展魔法了，因为魔法的基本前提是：任何精神都有相应的形体，利用形体就能约束、伤害、消灭精神，形体是掌控精神的把手。正如人能支配人一样，人也能支配自然精神，因为自然精神也有其形体的一面，以此便能对之进行掌控。树木和与它相应、它赖以成长的胚芽——两者令人困惑不解的并存似乎证明，两种形式包含了同一种时而微小、时而巨大的精神。一块[115]突然开始滚动的石头是躯体，躯体中有精神在起作用。独孤的荒原上躺着一块巨石，见到这一情景很难想到把它搬来的人力，于是认为巨石肯定是自己跑到这儿来的，就是说，巨石中肯定蕴藏着一种精神。凡有躯体的均为魔法力之所及，即是说，自然精神也不例外。上帝受其形象束缚，因此可以相当直接地（通过拒绝供奉、鞭笞、捆绑以及诸如此

类的手段)对他实施强制。中国古代老百姓要强行索取天神迄今未给他们的眷顾,为此把对他们不闻不问的那位天神的塑像绳捆索绑,拉翻在地,拖着在满是泥泞和粪肥的大街小巷示众:"你这装神弄鬼的狗东西,我们让你住在辉煌的大殿上,给你塑造华丽的金身,给你吃香的喝辣的,给你供上猪头三牲,你却一点儿也不领情。"类似的暴力惩罚行为甚至在本世纪还在天主教国家里发生过,比如在圣像、圣母像面对人间瘟疫流行、干旱少雨却不愿尽义务的时候便是如此。——通过所有这些与自然的魔法关系,无数的仪式诞生了。当这些仪式变得混乱不堪时,人们终于开始整顿,使它们条理化、体系化,以为可以如此以一种过程体系的顺利运行来保证全部自然过程、尤其是每年的大循环过程的有效运行。宗教礼仪的意义在于,为了人类的利益支配自然,掌控自然,即给自然打上它本来没有的规律性的烙印;而如今,人们认识自然的规律性却是为了顺应自然。简言之,宗教礼仪基于人与人之间的魔法观念;魔法师早于神甫。但是,宗教利益同样也以[116]其他的、更崇高的观念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善意和感激,以倾听他人愿望、对手之间缔约、给予抵押、要求保护财产为前提。即使在低级文化阶段,人在自然面前也不是羸弱的奴隶,并非必然就是无意志的仆从:在希腊宗教的阶段,尤其在对奥林匹斯众神的态度方面,甚至可以想象两个等级的共处,一个高贵强大的等级和另一个不怎么高贵的等级的共处。就其出身而言,两者是同源同宗,在对方面前不必感到羞愧。希腊宗教性的高贵之处即在于此。①

---

① 【KSA 版注】对"希腊人的礼拜"讲座 § 2 的改写;(尼采 1875—1876 举办的)讲座的文稿也收入了 GA XIX 6—9。

112

面对某些古典祭器——滑稽甚至伤风败俗的东西与宗教情感合而为一了，在诸如此类的现象上可以看出我们是如何丧失某些感觉的。我们再也感觉不到这种混合的可能性，只是将它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现象，在庆祝德墨忒耳节、狄俄尼索斯节①、基督教复活节和观赏神秘剧时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还能知道与粗俗等等相联系的崇高，与可笑融合在一起的动情；这在以后恐怕就没人再能理解了。②

113

作为古迹的基督教——星期天清晨听到古钟齐鸣，我们就会自言自语：竟然会有这种事！这是在纪念一个两千年前[117]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自称是上帝之子的犹太人。这种断言缺乏根据。——对我们所处的各个时代而言，基督教无疑是来自史前远古的③古董。平素人们对任何要求都严格审核④，对这种断言⑤却深信不疑，这种信任也许是这份遗产中历史最古老的部

---

① 【Pütz 版注】*德墨忒耳节、狄俄尼索斯节*：德墨忒耳是希腊神话中的农事和丰产女神（“大地之母”或“谷物之母”），也是植物女神。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陶醉之神，狂欢之神，同时也是丰产之神，后来从植物之神逐渐转变成了酒神（罗马人称巴卡斯 Bacchus）。

② 【KSA 版注】Rs 结尾处：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萨福。

③ 【KSA 版注】*史前远古的*：极为遥远的史前的。（He[1]）

④ 【KSA 版注】*都严格审核*：都变得要严格审核。（He[1]）

⑤ 【KSA 版注】*对这种断言*：对其断言仍然。（He[1]）

分。一位和凡人女子生孩子的上帝,一位要求大家放下工作、不再审判、但要注意世界末日先兆的智者,一种将无辜者作为牺牲品的公正,一个把自己的鲜血让门徒喝的人,希望奇迹出现而进行的祈祷,在上帝身上犯下、又通过上帝而赎解的罪孽,对以死亡为入口的彼岸的恐惧,在对十字架的使命和屈辱已一无所知的时代还被奉为象征的十字架,——这一切是何等恐怖,宛如古墓里腐朽气息向我们吹来!难道还应该相信,这些劳什子是值得相信的吗?①

114

基督教中的非希腊性——希腊人不认为荷马众神是君临自己之上的主子,不认为自己像犹太人一样匍匐在众神脚下的奴仆。他们看见的仿佛只是自己群体中最成功者的镜像,即是一种理想,而不是自己本质的对立面。大家觉得本是同类,彼此关切,缔结了一种战时的城邦同盟②。在将这样的神祇赋予自己时,人其实自视甚高,将自己置于一种类似小贵族对大贵族的关系之中。而意大利诸民族则奉行一种名副其实的农民宗教,总是在暴戾乖张的当权者和捣蛋鬼面前战战兢兢。奥林匹斯[118]众神隐退之后,希腊的生活也变得暗淡无光、充满恐惧了。——基督教则完全把人压垮了,摧毁了,使人陷入了深深的泥潭。然后,它又使感到自己被彻底抛弃的人心中亮起一道上

---

① 【KSA 版注】Vs:N II 2, 19, 22, 35。

N II 2, 22:伯尔尼阿尔卑斯山的教堂的晨钟——向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犹太人致敬,他自称为上帝之子。

N II 2, 35:上帝之子——无证的信仰已然是一块古迹。

② 【Pütz 版注】城邦同盟:Symmachie。

帝慈悲的光芒。人受宠若惊、大喜若狂地尖叫起来，一时觉得整座苍穹尽在胸中了。基督教在心理方面的所有新发明，都在引发这种放纵无度的病态情感以及必然伴随的头脑腐败和心灵腐败，它要毁坏、摧残、麻痹、迷醉，唯独不要一样东西：适度。因此，根据最深刻的理解，基督教是野蛮的、亚细亚的、不高尚的、非希腊的。①

115

信教而获利——有这么一些头脑冷静、擅长经营的人，宗教是他们装饰自己的高贵人性的花边。他们大行善事，坚持信教，这样可以美化自己的形象。——所有对军火生意——嘴皮子和笔杆子也算作军火——一窍不通的人，则会变得低三下四；基督教对这些人极其有用，因为低三下四在此会罩上基督教美德的外衣，显得美仑美奂，令人惊叹。——觉得日常生活空虚无聊的人容易信教；这当然不难理解，也可以原谅，但他们没有权利要求那些感到日子过得并不空虚无聊的人也去信教。

116

日常基督徒——[119]上帝惩恶扬善，凡人皆为有罪，蒙主圣恩选进天堂，打入地狱万劫不复——假如基督教的这些教义真有道理，那么，不去做教士、使徒或隐修者而战战兢兢地只顾自己祈福就是低能和意志薄弱的表现，为了暂时的安逸而忽视永恒的利益就是荒唐的行为。假设真是信仰，那么，

① 【KSA 版注】5[150]。(Vs)

日常基督徒便是一个可怜的角色，一个连三也数不到的傻瓜，而且正因为神志不正常，他根本不配得到基督教声称必定给予他的严惩。

117

基督教的聪明之处——基督教有种诀窍，就是大声宣扬人都是卑贱的、有罪的、可鄙的，这样你就不能再去鄙视别人了。"不管他犯什么罪作什么孽，在本质上和我没什么两样。我无论地位如何都是卑贱的、可鄙的"，基督徒如是说。然而，即使这种感觉也失去了其最锐利的锋芒，因为基督徒不相信自己个人的可鄙性，他由于是人类一员而邪恶，他可以用这样的话来使自己略感安慰：我们大家都一样。①

118

角色转换——一种宗教一旦盛行，本来可能是它首批信徒的人都会与它为敌。②

119

[120]基督教的命运——基督教当初诞生的目的是宽慰心灵。但现在它得先让心灵变得沉重，然后再去宽慰。因此它必

① 【KSA版注】参见关于MA 549的注释。

② 【KSA版注】为敌：为敌。宗教永远不应该统治，而只应该不断诞生。（Vs）

定走向灭亡。①

120

快乐的证明——听来顺耳的观点会被当作真实的。这点就是快乐的证明(或者像教会所说的那样：是力量的证明)。所有宗教都以此为荣，而他们本来是应该以此为耻的。信仰若不能使人极乐，就不会有人信仰。由此看来，信仰不会值几个钱！

121

危险的游戏——谁现在又在心里给宗教情感留下空间，谁就必须让这空间不断扩大，只能这样，别无他择。于是，他的本质逐渐改变，更喜欢那些与宗教因素相依、相近的东西。判断和感觉的全部领地乌云密布，被宗教的阴影笼罩着。感觉不可能止步，所以我们务必小心。

122

盲目的学生——只要对自己的学说、艺术、宗教的长短一清二楚，那么这些东西的力量就还是相当有限的。学生和门徒对老师毕恭毕敬，被老师的光芒照花了眼，看不到学说、宗教等等的缺陷，但正因为此，他通常[121]比老师更有力量。离开盲目的学生，从来没有谁能扩大自己及其事业的影响。要帮助某种认识取得胜利，这往往只是意味着：让认识和愚蠢成为姐妹，后

---

① 【KSA 版注】19[56]。(Vs)

者的重量必定会使前者获胜。①

123

拆除教堂——世上的宗教还没有多到要消灭宗教的地步。②

124

人无罪——“罪是如何来到世上的?”是由于理性的谬误,这些谬误使人们相互之间将对方、甚至使个人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情况黑暗和邪恶。理解了这些,全部感觉就会非常轻松,人和世界就会抹上一道无害的光彩,大家都觉得非常舒适。在大自然中,人始终是个自在的孩子。孩子不免会做个可怕的噩梦,但睁开眼睛后又会发现自己在天堂里。

125

艺术家的非宗教性——荷马③在众神之间如鱼得水。作为诗人,他觉得和众神在一起非常舒适,所以他必定不带一点儿宗教性(unreligiös)。面对民间信仰给他带来的东西——即贫乏、

---

① 【KSA 版注】前者:见于 Vs 和 GA。Rs (Brenner),Dm 和 Ed 作“前一者”。

② 【KSA 版注】19[63]。(Vs)

③ 【法文 P 本注】荷马是非宗教性的吗?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很可能不是出身于贵族,因为,他对他那个时代的穷苦人的生活,包括捕鱼人,以及不同的社会等级,均有很深的认识。

粗糙、时而还有几分可怕的迷信——，他收放自如，犹如雕塑家摆弄泥土，也就是无拘无束，像埃斯库罗斯①、阿里斯托芬②那样无拘无束。[122]后来文艺复兴的艺术大师以及莎士比亚、歌德③的特点也是无拘无束。④

126

错误诠释的艺术和力量——圣徒的幻想、惊惧、疲乏、狂喜，这一切都是著名的病态；他却基于根深蒂固的宗教谬误和心理谬误对此进行别样的阐释，即不认为是病态。——苏格拉底的"魔"或许也只是耳疾所致，他却根据主宰的道德思维方式，对此作出了与现在不同的解释。先知和占卜者的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也是如此。无中生有地搞出那么多名堂的，始终是诠释者头脑和心灵中达到一定程度的知识、幻想、追求和道德。有些人被奉为天才和圣徒，他们最大的功劳之一就是硬拉来些诠释者，使

---

① 【译注】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法文P本注】然而，我们却知道，在尼采眼里排名第一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Eschyle)，曾参加过厄琉西斯(Eleusis)的秘仪。

② 【译注】前446—前385，古希腊喜剧家。

【法文P本注】有关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他在政治上采取保守态度，反对民主制和极权制，崇尚斯巴达人的和平社会：这是我们从其戏剧作品里看到的印象。另外，他反对任何在艺术、哲学、政治、也许还有宗教上的现代性。

③ 【法文P本注】莎士比亚是非宗教性的吗？也许。不过，在《威尼斯商人》里，他希望"使小祭坛成为大教堂，使小茅屋成为大宫殿"；在《哈姆雷特》里，他则称"天上地上有许多赫瑞修所无法想象的东西"。至于歌德，他曾经对Charlotte de Stein写道："对于这些宗教仪式，我从此永远地迷失了。"

④ 【KSA版注】5[196]。(Vs)

其为了人类福祉而误解他们。

127

崇拜疯癫——人们发现激动常常能使头脑变清楚并想出好点子，于是就以为在万分激动的状态中能获得最好的点子和灵感，于是就将疯子当作智者和预言者来崇拜。这样做是因为作出了错误的推论。

128

[123]科学的许诺——现代科学的目标是：痛苦越少越好，生命越长越好，——也就是一种永恒的幸福，当然远远比不上宗教的许诺。

129

禁止慷慨——世上的爱不足善也不够，不能再分些出来送给自以为是者。

130

宗教礼仪在情感中延续——使人处于不同寻常的氛围之中，使人不再冷静地算计得失，使人脱离纯粹的理性思维，——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全都在天主教会及之前的所有古老仪式的控制之下。教堂在沉闷的响声中颤抖，成群的教士有规律而不张扬地低声呼唤，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紧张情绪传给了堂区

的全体教徒，促使他们几乎是心惊胆战地倾听，似乎一种奇迹正在酝酿之中；教堂中弥漫着一种气息，这座作为上帝居所的建筑在向未知延伸，让人担心在此所有幽暗的空间都会有上帝的动静；——谁会将此类过程归诸于人，如果对其前提不再相信？尽管如此，这一切的结果并未丧失：主要通过礼仪，人才具备由崇高的、激动的、充满预感的、深切忏悔的、陶醉于希望的情感构成的内心世界；这些如今依然存在于心灵中的东西，在礼仪当初发芽、生长、开花时曾得到精心的培育。

131

[124]宗教性的后患——无论怎么坚信自己已经摆脱了宗教，但是这种摆脱仍然未能达到不高兴接触音乐之类毫无概念内容的宗教感受和宗教情绪的程度。如果某种哲学向我们揭示形而上学希望的合理性以及由这些希望而达到的心灵极度安宁的合理性，比如宣告"在拉斐尔笔下圣母的目光中能感受到全部确定无疑的福音"①，那么我们就会怀着特别真挚的情感去接受这些话语和论述。在此，哲人不难证明，他要赋予的东西与乐意接受的心灵是冥契相通的。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有失从容的无神论者其实只是讨厌教条而已，他们对宗教情感的魔力是一清二楚的。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对他们来说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讲究科学性的哲学必须高度警惕，切不可为了那种需求——那种生成的、因而是须臾即逝的需求——而铸成大错。

---

① 【KSA 版注】"在拉斐尔……福音"：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486（第四章末尾）。

即使逻辑学家们也在谈论[①]道德和艺术中的真理"预感"(比如关于"万物本质同一"的预感),而这本来是他们不可以说的话。在小心翼翼地阐发的真理和上述"预感"的事物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归功于理智,后者源自于需求。饥饿并不证明有食物存在以果腹,但饥饿有得到食物的愿望。"预感"并不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认识某物的存在,而是认为在人希望有或担心有某物的意义上,某物的存在是可能的。"预感"并不能帮助我们向确定性王国迈进。——人们不由自主地相信,哲学中带有宗教色彩的部分比起其他部分来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证明,但其实恰恰[125]相反;人们只是内心希望事情会是如此罢了,——即希望令人喜悦的也就是真实的。这种心愿误导我们把蹩脚的理由当作充足的理由来收购。[②]

132

基督教的拯救需求——基督徒有一种心理过程被称为拯救需求。只要深思熟虑,就有可能对此需求作出不带神话色彩的、即纯粹心理学的解释。诚然,迄今为止对宗教状态和宗教过程所作出的心理学解释名声欠佳,有一种自诩自由的神学便在这方面毫无成效地忙活。从它的鼻祖施莱尔马赫[③]的思想上可以推断,该神学从一开始起就旨在维护基督教,使基督教神学家能够继续生存,使这些人在对宗教"事

---

① 【KSA 版注】逻辑学家们也在谈论:Spir 之类的逻辑学家也在谈论 Rs; 参见 A. Spir, a. a. O. 1, 注 312。

② 【KSA 版注】参见 21[55]。

③ 【译注】Schleiermacher, 1768—1834, 德国新教神学家、哲人。1810—1834 年间任柏林的神学教授。

实”的心理学分析中找到新的开垦区、尤其是自己的用武地。我们不受这些先辈的影响，对上述现象作出如下解释。对在通常的行为等级体系中居于下层的行为，人是有所意识的，是的，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此类行为的倾向，觉得这种倾向几乎和自己的全部本质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他多么愿望去尝试另外的、公认为无比高尚的行为，多么愿望充分感受随着无私思想而生的良好意识！但非常遗憾，愿望依然只是愿望，而且雪上加霜：生活命运[126]或者被称为“恶”的行为的后果已经引起了他的不满，现在除了种种不满之外又加上难以实现这一愿望而导致的不满。于是他的情绪极度消沉，开始四处寻找能消除这种情绪及其所有诱因的大夫。——对这种状况的感受也许不会那么痛苦，如果能不带偏见地把自己只和别人相比的话，因为如此一来，他便没理由对自己特别挑剔了，人无完人，凡人皆有缺陷，他只是和众人一样背着这个包袱罢了。可是他偏不，他要和唯一做出①被称为“无私”的行为、唯一能不断地意识到无私境界的本质相比，即是说，他要和上帝相比。照着上帝这面明镜，他觉得自己的本质是暗淡无光的，扭曲得不成样子的。以后一想到自己的本质，他就恐惧不已，在他的幻觉中，仿佛这便是正义的惩罚，事无大小，他都在其中看到了正义的怒火和威胁，甚至预感到行审判和处决之职的正义的鞭笞。惩罚是无尽无休的，所以这种危险在可怕程度上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想象的坏事；在这种危险中，谁还能帮助他呢？②

---

① 【KSA 版注】唯一做出：据说唯一做出。（He[1]）

② 【KSA 版注】参见 23[114]。

133

在继续探讨这种状况的其他后果之前，我们先要承认：人之所以陷入这种状况，并非因为人的“过失”和“罪孽”，而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理性的谬误；如果人觉得自己的本质如此灰暗和可憎，那么这完全应该归咎于镜子；而这面镜子是他的作品，是人的想象力和判断力的拙劣产品。首先，所谓唯一具备纯粹无私行为能力的本质，[127]是比凤凰①还要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连清楚地想象一下都不可能，因为“无私行为”这个概念本身一经细察就会烟消云散。从来没人做事专门利人、全无私心。是的，人怎么能够做和自己毫无关联、即没有内心动机（这种动机必定基于②个人需求）的事情呢？自我的行为怎么能是无我的呢？——上帝，不时③被假设为与此相反而充满爱心的上帝，也许不能做出一件无私的行为来；在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利希滕贝格④的观点，当然他的观点是源自一个相对低级的领域：“我们的感觉是不可能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为他人的，我们的感觉只是为我们自己。这句话听起来很残酷，实际上不是，只要正确理解就不是。我们爱的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妻儿，而是他们给我们的舒

---

① 【Pütz 版注】凤凰：古希腊传说中能在烈火中返老还童的鸟，它能在自焚后从灰烬中腾飞起来。在各种版本的叙述中，凤凰都是不断再生的标志，后来在基督教中成为复活的象征。

② 【KSA 版注】必定基于：必定始终基于。（He[1]）

③ 【KSA 版注】不时：这样一位不时。（He[1]）

④ 【译注】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物理学家、作家。

适感觉。”①或者如拉罗什富科所言：“如果你以为你是由于对你情妇的爱情才爱你的情妇的话，那你就错了。”②为什么爱的行为获得的评价高于其他行为？这并非因为它的本质，而是因为它的效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上文③“关于道德感的起源”的研讨④。但是，如果一个人希望像那位上帝一样充满爱心，希望无论做什么、想什么都是全为他人、毫不利己，那么后者即毫不利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必须为自己做很多，才能去爱他人。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前提：他人必须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为他牺牲的别的生命；所以有爱心、有牺牲精神的人就是在希望那些无爱心、无牺牲精神的利己主义者继续存在；至高无上的道德若要存在，简直就必须去强使非道德也存在（当然如此一来，[128]它也就自行消失了）。——此外，关于上帝的观念只要被人相信，就令人不安、令人屈辱；至于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对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的科学在此已然毫无疑问，而且随着对起源的认识，那种信仰也就无影无踪。将自己的本质与上帝相比的基督徒就像一个低估自己勇气的堂吉珂德，因为他脑子里全是骑士小说里神奇的英雄业绩；两者用来衡量的标尺都属于寓言王国。关于上帝的观念一旦消失，关于

---

① 【KSA 版注】我们的感觉是……舒适感觉：参见利希腾贝格（G. Chr. Lichtenberg），《杂记》，Göttingen 1867，1，83，BN。

② 【KSA 版注】如果你以为……你就错了：参见 La Rochefoucauld，前揭，Nr. 374。

【Pütz 版注】法文原文如下：Si on croit aimer sa maîtresse pour l'amour d'elle，on est bien trompé。

③ 【KSA 版注】上文：前言中（Dm）；参见 MA 35，关于 57，5—6 的注释。

④ 【KSA 版注】为什么爱的行为……的研讨：加括号。（He[1]）

“罪孽”的感觉，关于这一违反上帝律令的行为和这一献身上帝者身上的污点的感觉也随之荡然无存了。也许还剩下一种烦闷，与对尘世正义惩罚的恐惧或者对人间蔑视的恐惧姻娅相连的烦闷。但良心谴责的烦闷，负疚感中最为尖利的芒刺，毕竟已经折断了，如果你认识到，人或许以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人的习俗、人的规章和法令，但还没有因而损害“灵魂的永恒拯救”以及与上帝的关系。倘若人最后还能获得一种哲学信仰，一种关于所有行为均为绝对必然、关于对所有行为完全不必负责的哲学信仰，并使之溶入血肉，那么连残余的良心谴责也会无影无踪了。

134

倘若如上所述，基督徒陷于自我蔑视的情绪是因为某些差错，即因为对自己的行为和感觉作出了非科学的错误解释，那么，他一定会万分惊讶地发现，[129]自我蔑视、良心谴责的状态，总而言之是不快的状态不会持久，有时这一切会风卷残云般地从他心中消失，他又能自由坦荡，勇气倍增了。事实上，对自身的兴趣本来就包含对自身力量而感到的愉悦，再加上必要的缓解心里所有深深的不安，这种兴趣就占了上风。人又开始爱自己了，而且对此颇有感触，——然而，恰恰这种爱，这种新的自我评价在他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他觉得这是从上苍倾泻下来的恩典之光，自己受之有愧。如果说，以前他以为在万事中都看到了警告、威胁、惩罚和上帝发怒的种种征兆，那么，现在他通过阐释给自己的体验注入了上帝的善意，以为这件事充满了爱意，那件事是使自己得益匪浅的指点，第三件事、尤其是自己愉快的心情证明了上帝的仁慈。正如以前心情不快时主要曲解了自己的

行为，他现在主要曲解了自己的经历。得以安慰的心情被他理解为外在于他的某种力量作用的结果。爱，其实是他赋予自身的爱，俨然成了上帝的爱。他称之为宽恕和拯救前奏的东西，实际上是自我宽恕和自我拯救。①

135

即是说：某种错误的心理，某种在解释动机和经历时的幻想，是成为基督徒、感觉有拯救需求的必要前提。一旦认识到这是理性和幻想误入歧途，就不会再做基督徒了。②

136

[130]基督教的禁欲和圣洁——一个个思想家努力将人们称为禁欲和圣洁的罕见道德现象描绘成奇迹，而用理性解释去烛照这种奇迹似乎几近亵渎和玷污。他们努力的程度有多大，促使人们去亵渎的诱因就有多大。古往今来，自然本性的强大推动力都会导致对上述现象的抗争。科学，只要它像以前常说的那样是对自然的模仿，就至少可以对关于自然不可解释、难以接近的断言提出异议。当然，科学至今未能做到这一点，上述现象仍然未能得到解释，上文提到的道德奇迹崇拜者为此得意洋洋。因为一般而言，未能得到解释便应该是不可解释的，不可解释的便应该是非自然的、超自然的、奇迹性的，——所有教徒和形而上学家（还有艺术家，如果他们同时是思想家的话）心里的

---

① 【KSA版注】参见22[20]。

② 【KSA版注】参见22[20]。

要求就是如此。崇尚科学的人则认为这种要求乃是“邪恶原则”。——人们在观察禁欲现象和圣洁现象时一般会首先想到一种普遍的、首要的可能性:这些现象的自然本性是复杂的,因为几乎无论在哪里,无论在有形世界还是在道德世界,人们都幸运地将所谓的奇迹归结于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我们可以大胆地首先把圣洁者和禁欲者心里的各种动力一一分开,然后想象它们相互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①

137

有一种对自身的抗拒(Trotz pegen sich selbst),某些禁欲形式就属于这种抗拒最精致的表现。[131]原因是有些人发号施令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们在自己的统治欲在缺少其他客体或者总是失败的情况下,最终堕落到对自身本质的某些部分,对仿佛是他们自身的各片断或各阶段的东西施虐的地步。在思想家中,有人声明拥护这样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显然无助于提高和改善他们的声望;有人简直是在召唤别人的蔑视,而他本来可以②轻而易举地通过缄默来继续获得别人的敬重;有人宣布放弃以前的见解,也不怕就此得来朝三暮四的坏名声,正相反,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行为举止宛如一个高傲的骑手,马不发野、不受惊③、不大汗淋漓就得不到他们最大的青睐。人就这样爬上了巅峰的险路,以此来嘲讽自己的胆怯和战栗的双膝。

① 【KSA 版注】应该:“应该”加粗。(He[1])

② 【KSA 版注】本来可以:本来完全可以。(Rs/Dm/Cb/GA)

③ 【KSA 版注】受惊:见于 He[1](因他人举动)和 GA。Rs、Dm 和 Ed 作“受了惊”;另外尼采在 Cb 中加上问号。

哲人就这样宣布赞成禁欲、谦恭和圣洁的观点，而在这些东西的辉映下，他们自己的形象变得丑陋无比。这种自我粉碎，这种对本身天性的嘲讽，这种宗教大肆宣扬的“因蔑视而被蔑视”①，其实是极端的虚荣。耶稣山顶宝训的全部道德便属于此类，人真是欲火难忍，想以过高的要求对自我进行强暴，继而在心里对这种颐指气使的东西加以神化。在任何禁欲的道德中，人都在把自身的一部分奉为上帝顶礼膜拜，为此就必须将自身的其余部分妖魔化。②

138

人的道德并非在任何时刻都是始终如一的，这点众所周知。如果依据其作出巨大牺牲的决心和自我否定的能力[132]（这种能力习以为常便是圣洁③）来判断人的道德，那么人在感情用事时最为道德。激情赋予他全新的，在平时清醒冷静的情况下他甚至不信自己能有的动机。怎么会这样？也许这是因为与所有伟大的、引起极度亢奋的东西为邻。人一旦置身于极大的张力之中，就既可能决定实施可怕的报复，也可能可怕地压制自己的报复欲望。在激情的巨大影响下，他必定对伟大的、强力的、非凡的东西心向往之；如果偶然发现牺牲自我能带来和牺牲他人

---

① 【Pütz 版注】因蔑视而被蔑视：spernere se sperni，根据 Hildebert von Lavardin（1056—1134）的 *Carmina Miscellanea*（《杂诗》），CXXIV。

② 【KSA 版注】Rs 的标题：对犬儒主义的解释。

对自身的抗拒（叔本华和禁欲主义）。发表于己不利的观点，宣布放弃以前的、会引起别人蔑视的见解。高度的暴力和统治欲，以之对付本身卑贱的胆怯。登山者。（Vs）

③ 【KSA 版注】便是圣洁：便称为圣洁。（He[1]）

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满足，那么他就会选择自我牺牲。即是说，归根结底他想要的是激情的释放；为了缓解自身的张力，他或许还会抓住敌人的长矛捅入自己的胸膛。据说不仅仅是报复中，而是在自我否定中也有伟大；人必定是经过了长期的习惯过程才接受这种灌输的。自我牺牲的神性曾是这种伟大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象征。战胜最难战胜的敌人，突然能够主宰情感——自我否定显得这样，所以被视为道德之巅。但是实际上，这种自我否定是两种观点的混淆，而情感的高度和潮位并无变化。人冷静下来、从激情中缓过气来后不再能理解当时的道德，但对一同经历当时的所有人依然非常敬佩。如果行为取代了情感和理解，自豪就是他们的慰藉。即是说，那些自我否定的行为，只要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为别人而实施，实际上也不是道德的，还不如说是别人给了这个高度紧张者一个机会，一个通过那种否定而自我放松的机会。①

139

[133]在某些方面，禁欲者也努力使生活变得轻松，一般的途径是完全服从某种外来意志或者某种范围广阔的法律和礼仪。比如像婆罗门僧侣贵族②那样，任何事情均不擅作主张，任何时刻都唯经书是从。这种服从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可使人成为自身的主宰。人们忙忙碌碌，绝非百无聊赖，但无半点儿任性和热情。事做完后没有责任感，因而也不受懊悔的痛苦。人

---

① 【KSA 版注】Rs 的标题：来自情感的道德伟大。

② 【Pütz 版注】婆罗门僧侣贵族：Brahmane，参见第 110 节相关注解。

们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这比偶尔放弃一次要容易，正如彻底戒除某种欲念，要比仅仅追求适度要容易一样。想一想现在人对国家的态度，我们也会发现，无条件服从要比有条件服从更舒服。圣徒是通过彻底放弃自己的个性而使得其生活变得轻松的；若将这一现象奉为道德的无上伟业，那无疑是大谬不然。无论在何情况下，毫不犹豫、毫不含糊地坚持个性要难于毫不犹豫、毫不含糊地放弃个性。此外，前者需要更多的才智和反思。①

140

不少难以解释的行为表现出对情感本身的兴趣。在发觉这点之后，我也认为作为圣洁的主要标志之一的自我蔑视以及（通过饥饿、鞭笞、肢体扭曲、装疯卖傻而实施的）自我折磨乃是一种手段，一种那些人[134]与其生活意志（神经系统）的全面疲乏作斗争的手段。他们通过无比痛苦的刺激手段和残酷行为，使得自己至少能不时地从沉闷和无聊的状态中浮出头来。极大的精神惰性以及上述对外来意志的服从经常使他们陷入这种沉闷和无聊。②

141

禁欲者和圣洁者还是想使自己的生活能稍有乐趣，不至于不堪忍受，为此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时作战，对胜败交替有所

---

① 【KSA 版注】圣徒是通过……反思：即是说，只要意志不是特别坚强和自由，意志的彻底屈服就是值得追求的。不然的话，道德就会动摇、含糊、半真半假，幸福的道德感就不会陪伴这样的人。——更为高尚的却是：成为自身的法则。（Rs）

② 【KSA 版注】23 [113]（Vs）。参见 23 [127]。

体会。为此他需要敌手，于是找到了所谓“内在的敌手”。他首先利用自己的虚荣心、统治欲和沽名钓誉的倾向，然后利用自己的肉欲，将自己的生活视为一场持续的厮杀，将自身当作一片善恶相争、互有胜负的沙场。众所周知，床笫之欢只要有规律，就能缓和、甚至压抑肉欲幻想；相反，禁欲或者性爱无序则会释放肉欲的幻想，使之挥霍无度。许多基督教圣徒的幻想无比龌龊，他们认为在自己身上作怪的其实是肉欲这些真正的妖魔，所以感觉自己并不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正是因为这种感觉，他们的自白才如此真诚，堪为人师。斗争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下去，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为如上所述，这种斗争使他们无聊的生活得以维持。为了使斗争显得足够重要，从而在非圣徒那里引发持久的同情和敬佩，就必须给肉欲打上异端邪说的烙印①。被罚入地狱不得翻身的危险同这些事情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135]所有时代的基督徒们极有可能生孩子都于心有愧。这样一来，人类当然受害不浅。不过，真理在此是倒立着的，而对真理而言，倒立是极为欠妥的姿势②。基督教宣称，每个人都是在罪孽中孕生的；在卡尔德隆③令人讨厌的超级基督教中，这

---

① 【KSA 版注】为了使斗争……烙印：某些符合健康要求的肉体活动是与乐趣联系在一起的，对此人们却不知感激，而是给这些活动打上耻辱的烙印，在贬义上使用“乐趣”这个词。(Rs)

② 【KSA 版注】不过……极为欠妥的姿势：参见 21 [48]。

极为欠妥的姿势：极为欠妥的姿势。[在此，人类必须回到希腊人无关紧要的观点去，希腊人最阴郁的哲人恩培多克勒在阿佛洛狄特——这是两个相互喜欢的人——身上看到了尘世里最幸福、最充满希望的现象，不让人对那种修士般的、半是贪婪的恐惧有丝毫察觉。叔本华就是带着这种恐惧看这些事的。——柏拉图当然诋毁所有的感官，尤其是视觉和听觉；即使在希腊人那里也不免有非理性和非自然的例外。](Rs)

③ 【译注】Calderón，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观念又被大胆地缠绕成一种空前绝后、颠三倒四的悖谬，比如在他著名的诗句里就是如此：

人最大的罪孽
就是他的降生。①

所有悲观主义的宗教都感觉到生育行为本身就是不好的②。但这绝非人类普遍的感觉。在这点上，即使悲观主义者的判断也不是毫无二致的。比如，恩培多克勒③就不认为性爱是什么可耻、邪恶和罪孽的事情，正相反，他在灾难这片大草地上看到了

---

① 【KSA 版注】基督教宣称……他的降生：一种想法，在超级基督教里再次缠绕起来的想法——缠绕成了我所见过的最乱的悖谬。即是说，生育是被生育的孩子的罪孽（而不是父亲、母亲的罪孽）。（Vs）

参见卡尔德隆（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La vida es sueño*（《人生是梦》），I 2；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300. 419 引用。

【法文 P 本注】参见《悲剧的诞生》，§3。尼采借年老的塞勒诺（Silène）之口说道："悲惨而转逝的族类啊，偶然和苦痛的孩子啊，为什么要逼我说出你们最好永远听不见的话来呢？你在万物之中最爱的却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可是，事已至此，你所能欲求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立即死去。"接着，尼采又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塞勒诺的审判："对于他们[指人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立即死去，次要糟糕的事情则是有一天会死。"

② 【KSA 版注】本身就是不好的：本身就是不好的：对叔本华来说也是如此。（Rs）

③ 【译注】前 490—约前 430，古希腊哲人。

【法文 P 本注】如见恩培多克勒残篇 26："他们一会儿因爱欲而结合为一体，一会儿又因仇恨而分散开去"。参 *Trois contemporains. Héraclite*, *Parménide*, *Empédocle*（《三个同代人：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Yves Battistini(trad.)，Paris，Gallimard，1955，p. 136.

唯一能带来福祉和充满希望的现象：阿佛洛狄特①。在他看来，阿佛洛狄特是一种担保，她担保争论不会永远主宰世界，权杖会授予比较温和的鬼神②。如上所述，实践中的基督教悲观主义者们却有意让另一种意见占统治地位。为了自己生活中的孤独和精神荒原，他们需要一个始终充满活力的敌人，一个被普遍承认的敌人。通过抵制和征服这个敌人，他们在非圣洁者面前不断地显示自己是不易理解的超自然本质。一旦这个敌人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被损害的健康而逃之夭夭了，他们马上又会看到一个新的妖魔进驻自己的内心。高傲和谦卑这两个天平上的秤盘此起彼伏，犹如欲望和心灵安宁的此消彼长，支撑着他们冥思苦想的头脑。[136]当时的心理学不仅仅怀疑，而且还侮辱、鞭挞、处决所有的人性；人们的意愿是尽可能觉得自己是邪恶的，人们的追求是对灵魂拯救的担忧，是对自身力量的绝望。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被设想为邪恶、罪孽的（比如人们时至今日依然习惯于如此对待色情），从而使幻想阴暗起来，使目光充满胆怯，使人对自己抱怨不已，心里七上八下，对什么都不再信任了。连梦也有了良心不安的味道。然而，就事物的现实而言，这样为自然天性而烦恼是毫无根据的，只是关于事物的观点导致的后果罢了。③ 不难发现，人之所以变得更邪恶，乃是因为人将不可避

---

① 【译注】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② 【KSA 版注】恩培多克勒……比较温和的鬼神：参见恩培多克勒(Diels-Kranz 编)，《残篇》17，1－8；26，1－7；35，1－6；36；66；121，4；128，1－3。

③ 【KSA 版注】只是关于事物的观点导致的后果罢了：参见 Epict. 手稿，叔本华也曾引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105，《附录与补遗》1，344。【法文 P 本注】参见 A. Kremer-Marietti，*Nietzsche et la rhétotique*（《尼采与修辞》），Paris，PUF，1992。

免的自然天性称为邪恶，然后又坚持认为自然天性本来就是邪恶的。宗教以及执意认为人皆邪恶、人皆负罪的形而上学者的一种伎俩，就是怀疑人的自然天性，从而将人本身弄成邪恶的：他开始感到自己是邪恶的，因为他无法脱去自然的外衣。长久地生活在自然之中，他逐渐觉得罪孽如此沉重，必须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能托起。这样一来，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拯救需求就粉墨登场了，不过与这种需求相应的并非真正的、而是臆想出来的罪孽。翻阅一下基督教典籍①中列举的道德条款就会发现，这全都是人无力满足的过分要求。其意图并非使人变得有德，而是使人尽可能地觉得自己有罪。假如人不认为有这种感觉非常舒适，——那么他为何要炮制出这种观念来，而且还对之恋恋不舍？[137]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花费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力量和创造才能，通过庆典仪式增加生活的欢乐；在基督教时代，同样难以估量的精神力量成了另一种追求的牺牲品：人们要以各种方式感到自己有罪，从而使自己激动、活跃、振奋起来②。激动、活跃、振奋起来，无论付出何等代价，——这不是一个疲软的、过于成熟和过于文明的时代的口号吗？千百次地周游所有自然感觉的领域，心灵对此已经厌烦了，于是圣洁者和禁欲者就发明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刺激来。他们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其实并非为了让大家模仿，而是为了在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的接壤处上演一出令人生畏、但又令人迷醉的戏剧。在这接壤处，

---

① 【KSA 版注】基督教典籍：山上布道。(Rs)

② 【KSA 版注】从而使自己激动、活跃、振奋起来：从而使自己激动、活跃、振奋起来。(基督教是一个熟过了头的文化时期的产物：这样的东西在一个新生的野蛮民族身上所起的作用犹如毒药和腐化剂）古典精神向往的是某种特定的情感，即各个层次的快乐情感，而基督教精神却追求痛苦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却恰恰会滋生出对放纵快感享受的需求。)(Rs)

当时人们相信自己时而看见了天上的光焰，时而又看见了从深渊腾起的火舌。圣洁者注目的是短暂的尘世人生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很为可怕的意义，看到的是关于无穷无尽的新生活阶段的最后决定正在临近。半截已然坏死的肉体上的这火炭般的眼神，使得旧世界的人们连内心深处都在战栗。观望，又惊恐地掉转视线，继而又去感受这出戏的刺激，屈服于这出戏，看够了这出戏，直至心灵在烈焰和寒热中发抖，——这就是最后的乐趣，古典时代目睹动物争斗和人类争斗而变得麻木后发明的最后的乐趣。①

142

综上所述：那种心灵状态，即圣洁者和将要变得圣洁者享有的心灵状态，是由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我们大家都相当熟悉，只不过它们在别的、非宗教的观念影响下[138]呈现出别的色彩，总是受到人们强烈的指责，而在镶上宗教和存在终极意义的花边之后，它们就能——至少在以往时代就能——获得人们的赞赏甚至崇拜。时而，圣洁者抗拒自身，这种抗拒其实是统治欲的近亲，甚至能使最孤独的人产生力量感；时而，在一个骄傲灵魂的强大压力下，他高涨的情感迸发出来，本来要求放纵自己的激情，现在转为要求制服激情这匹野马；时而，他又想要彻底终止所有干扰、折磨、刺激的情感，想要在一种沉闷的、禽兽草木般的惰性中睁着眼睡觉，长久地安息；时而，因为无聊面对着他直打哈欠，他又开始寻衅，在自己身上点燃战火，以自我贬低来残酷地鞭挞自我神化，为自己欲望之骚乱、罪孽之剧痛和绝境

① 【KSA 版注】参见 23 [148]。

之想象而欣喜。他知道如何给自己的情绪、比如极度统治欲的情绪布下陷阱，使之变为极度低落的情绪，使自己被煽动的心灵也由于这种反差而崩溃。最后，如果他还要有幻觉，要和亡灵和神灵对话，那么这其实是一种罕见的欲念，但也许是集所有欲念之大成的欲念。在基于经验和直觉的神圣性这个问题上，诺瓦利斯①是权威之一，他曾经带着天真的喜悦道出了全部的奥秘："真够神奇的，不久前欲念、宗教和残酷这三者的同盟使世人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倾向。"②

143

[139]是什么赋予圣洁者或曰圣徒在世界史上的价值？不是他之所是，而是他在非圣洁者或曰非圣徒眼里所意味的。人们对他的看法大谬不然，错误地解释了他的心灵状况，认为他无与伦比、奇异非凡、超人性，所以把他和自己截然分开；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力量，能以此来主宰各民族、各时代的幻想。他

---

① 【译注】Novalis，1772—1801，德国诗人、哲人。

② 【KSA 版注】诺瓦利斯……和共同倾向：他的艺术技巧是一系列心灵状态的流露，而这些状态其他任何人都同样了解和经历过，只是其他人是在外界作用的影响下偶然经历的：而他完全是源于一种内在的动力，源于不好的知识、良好的意愿和受损的健康的共同作用。——但这一观点不应该影响我们承认，苦行僧和圣人，就其结果，而非基本要素而言，都是人类力量中最非凡和最有成效的一种——在宗教狂想取代了所有真知实感的年代。(Rs)参见 MA 143。

"真够神奇的……共同倾向"：参见《诺瓦利斯文集》，R. Samuel u. P. Kluckhohn 编选，莱比锡 1928，3，294；尼采引用的文本是蒂克—施莱格尔版本 31815，2，250。

最后：见于 Rs 和 GA。Dm 和 Ed 作"最后"。

本身无自知之明,他根据一种阐释术来了解自己的情绪、偏好、行为留下的笔迹,但这种阐释术矫揉造作,和关于《圣经》的圣灵阐释术一样。他本性中的怪癖和病态,还有与此相联系的精神贫乏、知识浅薄、身体羸弱,神经过敏;这些他本人看不到,别人也没发现。他不是特别的善人,更不是特别的智者,但是他意味着超越人之尺度的善与智。相信他,就会坚定地相信神性和奇迹,相信所有存在中都有一种宗教意义,相信最后审判的那一天终会来临。世界末日的夕阳照耀着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而在这夕阳的余辉中,圣徒的身影逐渐高大起来,俨然巨兽一个,以至于连在我们这个不再笃信上帝的时代都还有不少思想家笃信圣徒。

144

这一画像是根据圣徒的平均状况绘制的。不言而喻,可以用另一些更加令人愉快的画像来与之对照。[140]圣徒中有个别人出类拔萃,卓尔不群,或是因为极其和善,对人极其友好,或是因为体现出神奇的非凡活力。还有一些人则魅力无穷,因为某些关于他们全部本质的幻觉喷射出耀眼的光芒,比如著名的基督教创始者便是如此:他自诩是上帝的亲生儿子,所以是无罪的,他通过这样的幻想——但愿大家不要对此过于严厉地批评,因为在整个古典时期,上帝的儿子如过江之鲫——达到了同一目的,获得了如今任何人都能通过科学获得的感觉:彻底的无罪感和无责感。——同样,我也不考虑印度圣徒,他们介于基督教圣人和古希腊哲人之间,因而不是纯粹的类型。认识,科学——如果有科学的话——,通过思维的逻辑训练而高踞众人之上,以前佛教徒要求把这些作为圣洁性的标志;而基督教世界将这些特征当作非圣洁性的标志,视之为左道旁门而加以拒绝。

第四章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心灵

145

[141]据说完美并非是逐渐成为的——我们有这样的习惯，无论遇到什么完美的事物，从不追问它如何逐渐形成，而总是为它的现存而喜悦，似乎它是魔杖一挥就从地下变出来的。也许，我们在此尚处于某种古老的神话感觉的影响之下。我们简直就是在以为（比如在帕斯图姆①等地的古希腊神庙里就是如此）神在某个清晨不费吹灰之力就用这些沉重的巨物垒起了自己的宅邸，或者以为某个灵魂突然摇身一变钻进了石头，现在要通过石头发表演讲了。艺术家知道，他的作品要充分起作用，就必须使人相信有即兴的创作，相信有突然的灵感。这样，他也许就更促进了这种幻想，将创世之初的那些激动不安、随意无序、梦中倾听的因素引入艺术，以便在观众或听众心里唤起错觉，以为美仑美奂者是突如其来地出现的。——不言而喻，艺术科学必须坚决驳斥这种幻想，必须指出理智因为判断失误和娇生惯养而陷

① 【译注】古希腊文化遗址。

入了艺术家的圈套。①

146

[142]艺术家的真理意识——在认识真理方面，艺术家的道德不及思想家。艺术家坚持对生活作出光彩夺目、意义深刻的阐释，反对朴素简单的方法和结论。乍一看，他是在为人获得更高的尊严和地位而斗争；实际上，他是不愿放弃对其艺术而言最为有效的前提条件，即不愿放弃幻想的、神秘的、不定的、极端的东西，不愿放弃象征意识和对人的过誉，不愿放弃对天才身上的神奇之处的信仰。即是说，自己的创作方式得以延续，这点对他而言要比以科学方式献身真理重要得多，而且无论后者形式如何，即使后者形式显得简单，也是如此。

147

艺术唤起亡灵——艺术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就是保存，给渐渐黯淡、褪色的东西再涂上一点油彩。它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编织了一条连接古今的纽带，使各个时代的幽灵得以复归。虽然，由此而来的生命是虚幻的生命，犹如墓园上空的生命，或者犹如与亡故的亲友在梦中重逢，但是，至少暂时以前的感觉又活跃起来了，心又按照久违的节奏跳动了。由于艺术有这种普遍功能，你现在就必须对艺术家不处于启蒙运动和人类男性化过程的最前列表示谅解了。他终生都是孩子或者少年，一辈子滞留在被艺术冲动征服的地方。但正如公认的那样，最初生活

---

① 【KSA 版注】22[36]，参见 23[84]。(Vs)

阶段的感觉[143]与其说接近这一世纪的感觉，毋宁说更与以往时代的感觉相去不远。人类的稚童化就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任务。他的光荣和他的局限均在于此。①

148

诗人使生活变得轻松——诗人只要也愿意使人生变得轻松，就会或是将目光从艰难的当今移开，或是借用以往的光芒使当今披上新的色彩。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本身是在某些方面往后看的本质。这样，世人才能以他们作为通往那些距今遥远的时代和观念、通往那些正在或已然死去的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他们其实永远是、也必然是率由旧章的*模仿者*。当然，他们使人生变得轻松的手段颇有缺陷，他们的缓和及治疗只是暂时的、眼下的。他们甚至妨碍世人去真正改善自己的状况，因为他们抵消了、为治标而排泄了不满者的激情，而这种激情正是行为的动力。②

149

缓慢的美之箭——最高贵的美并不突然牵动人心，并不发起醉人的猛攻（这样的进攻容易引起厌恶），而是潜移默化，使人几乎不知不觉地受影响。这种美毫不张扬地浸润人心，终于在梦境中重逢后彻底征服了我们，使我们的眼里充满热

---

① 【KSA版注】第一稿：他一直是个孩子或者说是少年，在生命的早期，艺术的冲动就向他袭来，而且他只能表现同质的东西。(Rs)

② 【KSA版注】5 [162]，参见22[26]。(Vs)

泪，使我们的心里充满[144]向往。——看到美的时候，我们向往什么？向往自己也变美。我们以为这样其乐无穷。①——实际不然。②

150

艺术的鼓舞——在宗教后退的地方，艺术昂起了头颅。艺术接受了大量由宗教而生的情感和情绪置于心中，现在自己也变得深刻和多情，一反往常地能表达振奋和激动了。丰富的宗教情感汇成了洪流，不断涌出要占领新的领域。但是，强大起来的启蒙动摇了宗教教条，促生了彻底的怀疑。被启蒙逐出宗教领域的情感进入了艺术，在某些情况下也进入了政治生活，甚至直接进入了科学。任何地方，只要发现人类的努力带有某种比较高贵和阴郁的色彩，就可以推测，那上面残留着幽灵的恐惧、祭祀的香烟和教堂的阴影。

151

韵律如何美化——韵律在现实上盖上一层面纱，导致了某些话语的不自然和思维的不纯正。通过它投在思想上的阴影，它时而掩盖、时而又在凸现着什么。正如有阴影才能美化一样，有“模糊”才能清晰。——艺术使你觉得眼前的生活可以忍受，

---

① 【法文P本注】尼采在此影射了司汤达（当时以 Marie Henri Beyle 的笔名发表作品）的一个著名论调，即美是幸福的一种诺言。参见司汤达 1822 年的作品《论爱》（*De l'amour*）。

② 【KSA 版注】看到美的时候……实际不然：从波西利波山看过去，那不勒斯海湾在暮色之中的那种美［贝多芬的柔板乐曲］。（Rs）

因为它给生活铺上了一层非纯正思维的面纱。①

152

[145]丑恶灵魂的艺术——倘若只让有序的、在道德上保持平衡的心灵在艺术中言说，那么就是过分地束缚了艺术。正如在造型艺术中一样，音乐和诗歌中也是除了有美好灵魂的艺术之外，还有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恰恰是后一种艺术达到了震撼心灵、移动铁石、变兽为人之类最有力的艺术效果。②

153

艺术使思想家心情沉重——形而上学需求多么强烈，自然最后要告别这种需求是多么艰难，这从下列事实中不难看出：自由思想家在放弃所有形而上学之后，杰出的艺术效果也容易在他身上导致沉默已久的形而上学断弦再度鸣响，参与合奏。比如，在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某一乐章时，他觉得自己似乎腾空而起，漂浮在星辰的大教堂里，心里荡漾着永生之梦。似乎点点繁星都在他身边闪烁，大地则在渐渐下沉。——他一旦对这状态有所意识，也许心里就会感到深深的刺痛，长吁短叹，渴望有人替自己找回丢失的情人，无论她现在是名叫形而上学还是唤

---

① 【KSA 版注】韵律在现实上盖上一层面纱：参见歌德致席勒，1789年5月5日。

参见 17[1]；17[18]；17[79]。

Rs 开头处删去：理想化诗人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一种非纯正思维，韵律尤其能帮助他们产生这类思维。

② 【KSA 版注】参见 22[39]；23[112]。

作宗教。在这种时刻，他的理智性就得接受考验了。①

154

游戏人生——荷马幻想中的轻松[146]和轻率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缓和乃至暂时抵消古希腊人过于激奋的情绪和过于敏锐的理性。如果理性在他们身上发言，那么生活会显得多么苦涩和残酷！他们并不自我欺骗，但他们故意以谎言来游戏人生。西蒙尼特斯②曾劝告他的同胞，要像游戏一样对待生活。③对严肃这种痛苦，他们耳熟能详(以人类苦难为题的歌曲，众神百听不厌)；他们知道，唯独通过艺术本身，苦难才能变成享受。作为对这一认识的惩罚，他们深受虚构欲望④的折磨，以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于摆脱杜撰和欺骗，正如所有诗人民族都以这样说谎为

---

① 【KSA 版注】他一旦对这状态……有就得接受考验了：每一次精神上的收获都和损失相连，因此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开始长久的发展！这点给人的教益最多。(Rs)

② 【译注】约前 556—前 468，古希腊诗人。

【法文 P 本注】尼采作为古典语文学者，曾经研究过西蒙尼特斯(Simonide)的一部有关达那厄(Danaé)带着年幼的珀耳塞斯(Persée)在海上流浪的诗作。尼采的论文发表在 *Reinisches Museum*, XXIII, 1868；另参 *Philologica*, NW, XVII, Kroner, pp. 55—67。【法文译者按】在古希腊神话里，达那厄是国王阿克里西奥斯的女儿，与宙斯生英雄珀耳塞斯(参见荷马，《伊利亚特》，14,319)。荷马史诗里阿伽门农所率领的"达那奥斯人"(Δάναος)，就是从达那厄(Δανάη)一词派生而来(参见《伊利亚特》，1,42；455 等)，另外，欧里庇得斯在其悲剧里亦多有提及(如 *Hécube*, 138—139; *Oreste*, 932)。

③ 【KSA 版注】西蒙尼特斯……像游戏一样对待生活：参见 Theon, *Progymnasmata* 33 (Walz I 215)。

④ 【KSA 版注】虚构欲望：参见歌德，《温和赠辞》*Zahme Xenien*, 6. Buch。

乐，而且还显得很无辜。对此，邻国民众有时会感到绝望。①

155

相信灵感——艺术家乐于见到人们相信有突如其来的想法，即有所谓灵感，似乎艺术和文学作品的构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从天上射来的恩典之光。实际上，艺术巨匠和思想大师的想象力不断生产出优、中、劣不等的东西，但是，他们极为准确、游刃有余的判断力在对这些东西进行放弃、选择和编织，正如今天可以从贝多芬的笔记本上看到的那样，他精彩绝伦的旋律是逐渐汇集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尝试中精选出来的。不进行严格采择、只依赖于模仿性回忆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即兴创作者；但艺术上即兴创作的高度不及那些认真、[147]艰苦地精选出来的艺术构思。伟人之伟，无一例外地在于辛勤的劳动；伟人不仅在孜孜不倦地发明，也在孜孜不倦地摒弃、筛选、改造、整理。

156

再谈灵感——创造力在一段时间积聚起来，受到阻碍而难以喷涌，但是最终必定会突然倾泻出来，似乎不经内心酝酿就直接产生了灵感，似乎发生了奇迹。这是一种人所共知的错觉，如上所述，艺术家们都在过分地希望这种错觉绵延不绝。资本是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此外，在其他方面也有这类虚假的灵感，比如在善、德、罪的领域。

---

① 【KSA 版注】Vs：5［115］；5［121］。

157

天才的烦恼及其价值——艺术天才希望给人带来快乐，然而曲高和寡，他若处于极高的层次上，就很可能缺乏欣赏者。他端上菜肴，但没人愿意享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会赋予他一种可笑而动人的热情，因为他其实并无强迫别人快乐的权力。他吹起口哨，但没人愿意起舞。这不是有点可悲吗？——也许是的。最后，作为对这种匮乏的补偿，他在创作时享有的快乐大于他人从事任何活动时享有的快乐。人们觉得他的烦恼过于夸张，因为他太能说会道，抱怨声太大；有时他的烦恼确实很大，但这只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和嫉妒心如此之大。有识的天才，比如开普勒①[148]和斯宾诺莎②，一般不会如此欲壑难填，不会如此大肆宣扬自己确实较大的烦恼和匮乏。他们能有较大的把握寄希望于后世，脱身于当下；而如此行事的艺术家则始终是在玩一种绝望的、使他心如刀绞的游戏。在甚为罕见的情况下——比如在

---

① 【KSA 版注】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

【法文 P 本注】卡普勒(Kepler)出身贫寒，后得以免费就学于图宾根大学，师从 Mostlin。在格拉兹任教期间，又因其新教教徒的身份而受迫害，于 1568 年逃往布拉格。他直到 1609 年才在 *Astronomia nova de motibus stellae Martis* 上发表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二篇论文，十年后(1619 年)又在 *Harmoniae mundi* 上发表第三篇论文。

② 【法文 P 本注】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出身于犹太教传统的家庭，却受到笛卡儿思想的影响。1656 年，他在阿姆斯特丹被犹太教会驱逐出教。他爱上了拉丁希腊文老师的女儿，却为此而饱受嘲讽。他按古老的犹太教士传统从事抄经工作。1663 年他在瑞恩思伯格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 *Renati Descartes principia philosophiae 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他因患肺结核，于 45 岁在海牙去世。

某人集能力天才、知识天才、道德天才于一身的情况下——,除了上文提到的痛苦之外还会雪上加霜,产生另一类痛苦。这种痛苦应视为人世间最大的特例:个人之外和之上的感受,面向民族、面向人类、面向全部文化、面向全部苦恼的存在的感受,通过与特别艰难、特别冷僻的认识相结合(同情本身并无多大价值)而获得自身价值的感受。——但是,它们的真实性能用哪一把标尺、哪一杆金秤来衡量呢?难道不是更应该对所有侈言自己有此感受的人表示怀疑吗?

158

伟大的厄运——任何伟大的现象都不免有蜕化过程紧随其后,尤以在艺术领域为甚。① 伟人的榜样会刺激虚荣者进行表面的模仿或者超越。而旷世奇才们身上都带有一种不祥,他们压制许多弱小的力量和萌芽,使自己周围一片荒凉。② 艺术发展史上的最佳格局是几位天才相互牵制,在他们的这种争斗中,柔弱者也能获得些许空气和阳光。③

159

[149]*艺术对艺术家而言乃是危险*——如果艺术强有力攫

---

① 【KSA 版注】*任何伟大的现象……尤以在艺术领域为甚*:在希腊人那里,每一个伟大的现象之后,退化也随之而来。看来,通向糟糕结果的开端每时每刻都存在。(Vs)

② 【KSA 版注】*使……荒凉*:使其荒芜,就像罗马城那样最终成为一片废墟。(Vs)

③ 【KSA 版注】参见 5[146]。

住了一个人，那么它就会促使他回眸艺术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就会起到滞留的作用。艺术家变本加厉地推崇陡然产生的激情，信仰神祇和鬼怪，给自然注入灵魂，对科学怀恨在心，像古人那样情绪波动，力求颠覆所有对艺术不利的状况，而且还像稚童一般狂热和无理。不过，艺术家本身就是一种滞后的本质，因为他逗留在儿时和少年的游戏之中。再说，他还不断地被逐渐推回到别的时代。如此一来，在他和他所处时代的同龄人之间最后就产生了激烈对抗，结局黯淡无光，正如古人故事中，荷马和埃斯库罗斯最后生于忧郁，死于忧郁。①

160

被塑造的人——如果人们说，戏剧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真正塑造了性格，那么，这是一种美丽的错觉和夸张。在这种存在并且传播的错觉和夸张中，艺术庆祝自己意外的、简直是多余的胜利。事实上，我们对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懂得不多，把他们归于这类或那类性格无异于极其肤浅的概括。与我们这种很不完善的对人的态度相应的是那些诗人，他们使自己的构思变成了（在此意义上就是“塑造了”）人，但他们的构思和我们对人的认识一样肤浅。艺术家创造的这些性格充满了假象，[150]根本不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产物，而是如画家笔下的人物一样过于单薄，经不起仔细考察。如果人们还说，活生生的凡夫俗子的性格经常自相矛盾，而戏剧家塑造的人物性格却是浮现在自然面前的原型，那么，这种说法大谬不然。真实的人完全是（即便在所谓矛盾中也是）必然的，然而我们并非始终能认识到这种必然性。虚

① 【KSA 版注】参见 16 [54]。

构的人，或曰幻象，据说意味着某种必然，但这只是对那些奉行简化者而言：他们甚至在理解真实的人的时候也只采取生硬、不自然的简单化方式，以至于要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唯有聚焦于若干一再重现的显著特征，使其周围出现阴影和朦胧。即是说，他们极易把幻象当作真实的、必然的人，因为他们惯于把真正的人视为幻想、剪影、随意地替代整体的省略符。——至于说什么画家和雕塑家表达了人的“理念”，这更是纯属臆想和幻觉。谁这样说，谁就是处于视觉暴政之下。视觉只能感知人体的表面、人体的皮肤，但是人体的内在也同样属于理念。造型艺术想在皮肤上表现性格，语言艺术想以词句达到同样的目的，它用语音描绘性格。艺术以人对其（身体和性格中）内在的天生*无知*为出发点，艺术不是为了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而存在。①

161

对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信任中表现出的自大——我们全都以为，[151]一位艺术家若能使我们感到激动和震撼，那么他和他的艺术作品的水平就得到了证明。照理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在判断和感觉方面的*水平*必须得到证明，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造型艺术的领域，谁比贝尔尼尼②更能激动和震撼观众？谁

---

① 【KSA 版注】Rs 页面上缘空白处：他们与真正有性格者的关系，就像画家笔下的鞋和真正的鞋之间的关系。同样，画家对于鞋子的认识就和鞋匠对于鞋子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此处 Vs：22 [77]。

② 【译注】1598—1680，意大利美术家。

【法文 P 本注】贝尔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精通建筑、雕塑和绘画，作为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大师，他在罗马为梵蒂冈效力期间留下了诸多传世之作。

比那位狄摩西尼[①]之后的雄辩家[②]——他引入了亚细亚[③]风格[④],并使之统治了两个多世纪——起的作用更大?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丝毫不能证明某种风格的水平和长效,所以人们不宜过分地对某位艺术家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不仅仅意味着相信我们感觉之真实,而且也意味着相信我们判断之无误,而判断或感觉本身却可能是、或者两者本身却可能都是过粗或者过细,都是失之于偏激或者失之于原始的。一种哲学、一种宗教使人幸福和喜悦,这也不能证明其真理,正如疯子因其固执想法而洋洋自得,但这种快乐并不能证明其想法合理一样。

162

出于虚荣的天才崇拜——因为善待自己,却又不指望自己能画出拉斐尔[⑤]的杰作或者写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场景,所以

---

① 【译注】Demóstenes,前384—322,古雅典雄辩家、政治家。

② 【KSA版注】那位狄摩西尼之后的雄辩家:Hegesias von Magnesias。

【法文P本注】Hegesias de Magnesias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修辞家、历史学家。他的雄辩艺术尤以短句、节奏感、表述丰富而见长。他并没有生在狄摩西尼的雄辩时代。他在罗得岛上创立了一所修辞学校,在阿提卡地区的修辞艺术与亚细亚各学派之间起到了交流的作用。

③ 【译注】本指古罗马帝国东部行省,其形容词后多用于指放纵、繁复的风格。

④ 【Pütz版注】亚细亚风格:古希腊雄辩术中繁复的风格,与基于古典语言的雅典派相反。

【法文P本注】亚细亚风格是古希腊雄辩术在小亚细亚一带的传播结果。稍后,Hegesias de Magnesias在雅典发展出了一种"亚细亚式的雄辩"风格。西塞罗也曾在罗得岛的那所著名的学校里学习哲学和修辞。他在*Brutus*(95,325)中定义了亚细亚风格。

⑤ 【法文P本注】在《悲剧的诞生》(§4)中,尼采提及拉斐尔的一部未完成作品《耶稣变容图》(1518—1520)。

我们以为这种能力极为神奇，属于罕见的特例，如果我们有宗教情感的话，则以为此乃上苍的恩赐。如此一来，我们的虚荣和自恋便促生了对天才的崇拜，因为只有认定天才对我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是非凡的奇迹①，天才才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即使毫无妒意的歌德也把莎士比亚称作九重天上的星辰②，不妨回忆一下他的诗句："星辰，是人们不能追求的"③）。但是撇开我们虚荣心的暗示，就[152]不难察觉，天才的活动与机械发明者、天文学家或历史学家、兵法大师的活动之间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对所有这些活动，我们都可以如此解释：他们把思路集中在一个方向上，以万有为材料，热衷于观察自己和他人的内心生活，随处发觉楷模和获取启迪，孜孜不倦地组合各种手段。天才所为无它，也只是学着先奠基再建房，不断地寻找并改造材料。不仅是天才的活动，人的活动全都复杂得令人惊奇，但两者都不是什么"奇迹"。——那么，唯独艺术家、雄辩家和哲学家才是天才，唯独他们具备"直觉"（这样就给他们戴上了神奇的眼镜，使他们得以"直窥堂奥"！），这种信念从何而来？显然，世人觉得伟大的理智能带来愉悦，但又不愿心生嫉妒，所以便侈谈天才。称某人"像上帝一样"，就意味着"我们无须与之竞争"。如此一来，

---

① 【Pütz 版注】非凡的奇迹：miraculum。

② 【KSA 版注】即使毫无妒意的歌德……九重天上的星辰：参见歌德，《两个世界之间》，前揭，2，86；歌德原文："威廉！最美丽的远方之星"；尼采的引用误差可能是由于此前的一句诗引起的："丽达，最贴近的幸福。"

③ 【KSA 版注】"星辰，是人们不能追求的"：参见歌德，《眼泪中的安慰》，前揭，1，70。

【译注】尼采引文未必十分准确，此处便是一例：歌德原诗是"威廉是星辰，来自最美好的远方"。

【法文 P 本注】有关尼采引文与原文的出人，参见 Robert Rovini 在其《人性的、太人性的》法译本中的解释（Paris，Gallimard，1968，p. 525）。

凡是已然杀青的，都会受到青睐，凡是正在形成的，都会受到轻视。大家都看不到艺术家的作品是如何形成的，这算他走运，因为若能看到形成过程，便不免遭到冷遇。塑造的作品大功告成了，谁也就不会再去想它的形成过程，似乎一切都是现存的完美。正因为此，被奉为天才的主要是以塑造为业的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实际上，对前者的重视和对后者的轻视都只是理性的幼稚病罢了。①

163

手艺的认真——不要谈[153]才华，不要谈天生的才华！应该提到的是天赋稍逊的各界伟人。他们得以伟大、成为（人们所说的）“天才”全靠这样一些特点——对这些特点有所意识的人都不愿意提起这些特点暂付阙如。他们都具备能工巧匠的认真，先精心做好部件，再进而制作整体。他们不草率行事，因为他们的兴趣与其说是以整体哗众取宠，毋宁说是求细节尽善尽美。比如，要提出一个关于如何成为优秀中篇小说家的方案并不难，但其具体实施却要以若干特点为前提——人们说“我才华不足”时，往往忽视了这些特点。只提出百余种中篇小说的构思，每种构思的篇幅均不逾两页，但却极清楚极明白，不能易一字；坚持每天记录轶事，直至学会如何找到最简洁、最有效的表达形式；孜孜不倦地搜集和描绘人的各种类型和性格；尤其要尽量经常讲故事给人听和听人讲故事，并仔细观察和倾听其他在场者的反应；像风景画家和服装设计师那样云游四方；从各门学科中汲取所有表现得当便能达到艺术效果的成分；终于开始反

---

① 【KSA 版注】参见 21 [8]。

思人类行为的动机，并不鄙薄有关这些动机的指教，对此不分昼夜地进行搜集。这种多方面的练习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度春秋，不过在这以后，工场里制作的产品就能拿到街市上去见人了①。——但是，大多数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不是从部分着手，而是从整体开始。也许他们旗开得胜，第一回合就引起了众人注目，但后来就每况愈下了，理所当然地每况愈下了。——有时要制定这样一种艺术家的生活计划却缺少理性和性格，[154]于是命运和困境就会取而代之，引导未来的大师逐步创造其手艺要求的所有条件。②

164

天才崇拜的危险和收益——对伟大、杰出、多产的英才的信仰并不必然、但是往往与完全宗教性的或部分宗教性的迷信相联系，即以为英才源于超人性范畴，具备神奇的能力，因而有别于常人，能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获得认识。世人认定英才拥有非凡的目光，能通过现象外衣上的小洞直窥世界本质，相信他们无须进行艰苦和严谨的科学研究，就能借助这种神奇的先知眼力，宣告人间和世上终极性和决定性的事物。只要这种认识领

① 【KSA 版注】拿到街市上去见人了：见于 Rs 和 Dm。GA，Cb 和 Ed 作“拿到街市边去见人了”。

② 【KSA 版注】参见 5［181］。

Vs：何等的天才天赋！所有现代人都有这种天赋。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有时天赋还少一些。但是却缺少性格，缺少手工艺者的认真：人们想马上就画出完美的东西。首先，小说要有 100 个草稿，然后还有更多的知识、自然、摘录和思想丰富的日记等。像司各特那样多年等待。总是讲述（轶事），收集各类性格。

域的奇迹还能找到信徒，那么也许就得承认，这些信徒是得益的：通过无条件地服从英才，信徒们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了对发展的时代而言最佳的训练和培养。而另一方面，对天才及其特权和异能的迷信如果在天才身上扎下了根，对天才自己是否有益，这点至少是大有疑问的。如果突然产生了对自己的敬畏感，无论是著名的凯撒式敬畏，还是在此讨论的天才敬畏；如果理应献给一位上帝独享的袅袅香烟却飘进了天才的头脑，熏得他飘飘然地开始自诩超人；那么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慢慢就会导致诸如此类的后果：不负责任的感觉，非同[155]寻常的特权，相信通过与他交往就能获赦，见到试图贬低他、将他与别人相提并论或者将他的失手公布于众[①]的举动就暴跳如雷。他不再进行自我批评，这样他赖以飞翔的羽毛最后就一根接一根地脱落了。那种迷信开始侵蚀他力量的根基，也许在力量离他远去之后，还会使他堕落为一个伪君子。对英才本身而言，或许更为有利的做法是看清自己的力量及其来源，即认识到哪些纯属人性的特征汇合在自己身上，以及哪些幸运状况在助自己一臂之力。这首先是瞄准目标锲而不舍，坚持不懈，鼓足勇气，再加上有幸早早地受到最好的老师、榜样和方法的教育。诚然，倘若他们的目标是能达到最大的影响，那么，对自身认识的模糊性以及附加的那种半疯狂状态总是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古往今来人们欣赏和羡慕的正是他们的这种力量：使人丧失意志，陷入癫狂，以为超自然的头领赫然眼前了。是的，相信某一位具备超自然的力量，这会让人振奋和激动；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柏拉图

---

① 【KSA 版注】公布于众：公布于众。“天才”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来源于宗教：我们既不应该再相信上帝，也不应该相信有上帝派来的“天才人物”的存在。(Rs)

所言，是疯狂给人带来了最大的幸福。① ——在个别罕见情况下，这点疯狂也许还曾是一种手段，用来紧紧地束缚这样一种全无节制的本性。在个人生活中，狂想也常常具备良药——这种良药本身是毒药——的价值。但是，在坚信自己具有神性的“天才”那里，这种毒药终于随着“天才”的老去而原形毕露。不妨以拿破仑为例，他确实正是通过对其自身、对其星辰的信仰，[156]通过从中流露出来的对人的蔑视而成为寡人兼强者，高踞所有现代人之上，直到这种信仰转化为几乎是疯狂的宿命，使他敏锐的目光丧失殆尽，导致了他的灭亡。②

165

天才与虚无——恰恰艺术家中那些与众不同的、从自身汲取力量的人有时会造成极度的空虚和乏味，而那些依赖性较大者，即所谓才子，却沉浸在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回忆中，即使状态不佳也能创作出一些还过得去的东西来。与众不同者一旦离开自身，那么回忆对他也爱莫能助：他变得空虚了。③

166

观众——大众看悲剧，图的就是能深受感动，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艺术家则不同，他看悲剧新戏是为了欣赏巧妙的技术

---

① 【KSA 版注】在这个意义上……带来了最大的幸福：参见柏拉图，《斐多》，244 a。

② 【KSA 版注】参见 23 [173]。

③ 【KSA 版注】结尾处删去：比如歌德就经常如此。席勒也许就没有可能弄出像“激动者”之类的拙劣之作。(Rs)

创意和手段，欣赏素材的处理和安排，欣赏题材、思想上的推陈出新，从而感到快乐。他的态度是对于艺术品的审美态度，是创作者的态度，而大众的态度则是仅仅注目于素材。至于这两者之间的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既不属于大众，也不是艺术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所以他的快乐是含糊不清、微不足道的。

167

[157]观众的艺术教育——同一题材若不是被不同的大师处理了千百次，观众的兴趣就会限于素材。但如果通过无数次的上演，他们对题材早就烂熟于心，再也感受不到新奇和紧张带来的刺激，那么他们就也能理解和欣赏该题材处理上的细微、精妙、新颖之处了。

168

艺术家及其信徒必须齐头并进——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风格改变必须缓慢，以便不仅仅艺术家、而且听众和观众也能跟上这一进程，明白在此发生了什么。否则，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就会突然出现一条鸿沟：前者在不胜寒的高处进行创作，后者再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最终就心情沮丧地越滑越深了。一个艺术家若不去提升自己的观众，他们就会每况愈下，而且天才当初将他们驮得越高，他们现在就跌得越深越重。好比雄鹰将乌龟带上蓝天，现在鹰爪一松，乌龟便会不幸坠落。①

---

① 【Pütz 版注】好比雄鹰将乌龟带上蓝天，现在鹰爪一松，乌龟便会不幸坠落：参见伊索寓言《老鹰和乌龟》。

169

滑稽的起源——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时期，人一直是极易产生恐惧感的动物，凡事只要突然发生、不期而至，他便准备搏斗，甚至准备战死；即使后来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也要在一切观点和行为都在意料之中、都有来龙去脉时，[158]人才有安全感。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发生下列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突如其来、不期而至的言行对人而言无险无害，那么恐惧就会走向反面：本来吓得浑身哆嗦、缩成一团，现在立刻活跃起来、舒展开来了：人哈哈大笑了。这种从瞬时恐惧向短暂傲慢的转变，人们称之为滑稽。而在悲剧现象中，人从持续的极度傲慢迅速地转向极度恐惧。因为对终有一死的凡人而言，持续的极度傲慢大大少于恐惧的起因，所以世上的滑稽大大多于悲剧，人欢笑的频率大大高于震惊的频率。

170

艺术家的好胜心——希腊艺术家，比如悲剧家，创作的目的在于取胜。没有竞争，他们全部的艺术都是难以想象的。赫西俄德[1]笔下的善良女神厄里斯[2]，即好胜心，给他们的天才安上

---

① 【译注】Hesiod，公元前 8 世纪的古希腊诗人。

② 【KSA 版注】赫西俄德……厄里斯：参见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11 起。

【Pütz 版注】厄里斯（Eris）是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公元前 700 前后）区分“可怕的”的厄里斯和“善良的”的厄里斯，前者导致争斗、敌对和种种困境，后者唤起人们（和平）竞争。

了双翼。这种好胜心首先要求,他们的作品在他们自己的眼里卓尔不群、无与伦比,即是说,他们明白何为卓越,无须考虑流行口味,无须考虑关于艺术品卓越性的公众舆论。埃斯库罗斯[①]和欧里庇得斯[②]曾长期默默无闻,直到培养出按其标准对待其作品的艺术评论家之后,局面才大为改观。他们依据自己的评判、在自己的法庭上努力战胜对手,他们要成为真正更为卓越的人;然后再向外界寻求对自己这种评判的首肯和证实。追求荣誉在此意味着:一、"使自己胜人一筹";二、"以胜人一筹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无其一却求其二,[159]即是所谓虚荣心;无其二也不失落,即是所谓自豪感。

171

艺术品的必然因素——有些人侈谈对一部艺术品而言不可或缺的东西。如果本身是艺术家,那么他们"为了艺术更大的荣光"[③]而过于夸张;倘若他们是外行,那么这样做便是出于无知。艺术品的形式,即表达思想、进行言说的方式,总不免有点随便,

---

① 【法文P本注】尼采把埃斯库罗斯排在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首,并称其为古希腊悲剧的最佳代言人。埃斯库罗斯以古希腊的英雄传说为创作题材,开创三部曲的形式,表现了人类在无度之后所遭受的苦难。相传他一生写下了70多种悲剧,迄今得以保存的只有七种:《乞援人》(490)、《波斯人》(472)、《七将攻忒拜》(467)、《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日期不明)和《奥瑞斯特斯三部曲》(458)(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

② 【译注】前485—前406,古希腊悲剧家。

【法文P本注】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把欧里庇得斯(Euripide)排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之后。相传他一生著有92部作品,传世的有17部。

③ 【法文P本注】拉丁原文为In majorem artis gloriam。

正如所有的语言方式一样。在细节的修饰方面，雕塑家有增减损益的自由，表演艺术家同样如此，演员也好，弹奏名家或乐队指挥也罢，概莫能外。这许多细微的润色和琢磨，可能今天给他带来快乐，明天又让他觉得乏味，总之此类活计与其说是为艺术，毋宁说是为艺术家而存在：因为，艺术家表达主题思想固然必须严谨和自律，但他有时也需要甜点和玩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怏怏不乐。①

172

忘却大师——钢琴家若要尽善尽美地演奏大师的杰作，那么他最好忘却大师，似乎是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某件事或者正在体验什么经历。当然，如果他不是特别的人才，那么谁都会指责他在讲述自己生活时如此唠叨。也就是说，他必须懂得如何赢得幻想中的听众对自己的好感。这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名家风范"的所有缺陷和愚昧。②

173

[160]修正命运③——艺术巨匠的生活中会发生一些偶然的倒霉事。这种偶然性使得画家不由自主地寥寥几笔就将自己的第一力作草草杀青，或者使得贝多芬不由自主地在几部大型奏鸣曲（如B大调奏鸣曲）中仅仅给我们留下了有欠完善的交

① 【KSA 版注】22[82]。（Vs）
② 【KSA 版注】22[82]，参见 23[190]。（Vs）
③ 【Pütz 版注】修正命运：原文为法文 Corriger la fortune。

响乐钢琴片断。后代艺术家应该尝试修正这些前辈伟人的生活，比如善于充分发挥管弦乐队之所能，为我们唤醒那部似乎已在钢琴片断中死去的交响乐。

174

缩小——有些物、事、人难以忍受小尺度的衡量。拉奥孔群雕①就必须高大，不能缩成摆设用的小瓷人。不过，天生渺小者竟能忍受放大的处理，这种事更为罕见。所以要写好一部传记，与其将小人物写成大人物，还不如将大人物写成小人物。

175

当代艺术中的感性——艺术家在其作品中追求感性效果，此举经常弄巧成拙，因为观众或听众不再集中精力于感官的体验，而是与艺术家的本意背道而驰，被艺术品带入了一种近乎乏味的“圣洁”的感受。——也许，他们的感性开始的地方，就是艺术家的感性终结的所在，双方的感性充其量只会在这一点上相会。

---

① 【译注】可能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的著名雕塑，表现特洛伊祭司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巨蟒缠绕的场景。

【Pütz版注】拉奥孔群雕：祭司拉奥孔警告特洛伊人不要把希腊人佯装撤退时留下的木马拉入城中。不久他和两个儿子就在海边祭祀被海里出来的两条巨蟒缠死了。——这一极富表现力的古代雕塑在1506年被人重新发现后，在尼禄金殿里对艺术产生了启发作用。

【法文P本注】参见维吉尔，《埃涅阿斯记》，II，40—56，199—231。此处提到的出自Pergeme学派的雕塑，现今藏于梵蒂冈。

176

[161]作为道德家的莎士比亚[①]——莎士比亚对各种激情作了大量思考，或许基于他的气质对许多激情也有切身的体会（一般来说，戏剧家都是相当邪恶的人）。但是，他没能像蒙田[②]那样谈论激情，而是通过笔下激情洋溢的人物之口说出自己关于激情的观察。这样做虽有悖自然，却使得他的戏剧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使得别人的戏剧相形之下显得那么空洞，容易引起普遍的反感。——席勒[③]（几乎总是以大谬不然或者微不足道的念头为基础的）的格言是戏剧格言，而且是效果强烈的戏剧格言；莎士比亚的格言则为其榜样蒙田争了光，以精致的形式表达了颇为严肃的思想，所以在剧院里的观众看来过于遥远、过于细腻，也就是说，效果不佳。

---

① 【法文P本注】莎士比亚的戏剧表现了对激情的伟大认知。事实上这也是所有伟大戏剧的特点。在《快乐的科学》里，尼采解释了自己心仪莎士比亚的原因："他给予恺撒的崇高地位亦即是他给予布鲁图斯的崇高荣誉。……与布氏的忧郁相比，哈姆雷特的忧郁又算得什么呢？大概莎翁也熟悉布氏的忧郁，就像他由于自己的体验而熟悉哈姆雷特的忧郁一样！"（§98）哲人分析激情以建立理论，首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霍布斯、休谟等。

② 【译注】1533—1592，法国散文作家，哲学家。

③ 【法文P本注】席勒（1759—1805），早年决心献身于神学事业，在符腾堡公爵的安排下进了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学习法律和医学。他在担任助理军医的时候写下了第一部悲剧作品《强盗》（1779），由于符腾堡公爵禁止他从事文学创作，席勒开始流浪生活，并于1795年写下《阴谋与爱情》。1795年，他发表了《美育通信》，在其中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以及通过文艺改造社会的信念。

177

要让别人听得真切——仅仅擅长演奏还不行,还必须让别人听得真切。房间若是太大,顶尖大师手里的小提琴只发出唧唧声音,听众就很容易误认为他只是个半瓶醋的外行。

178

不完整意味着有效果——浮雕形象仿佛正要从墙里出来,却突然被什么挡住了,所以能有力地影响人的想象力。无独有偶,表达一种思想、一门哲学时若是浮雕般地不完整,效果就优于巨细[162]无遗的阐述。因为如此便能给观赏者留下有所作为的余地,促使他们继续构建这些在强烈的光影对比中初露端倪者,在想象中完善这些形象,自己去克服迄今为止使它们未能全部凸现的障碍。

179

反对原创——倘若艺术穿上最破旧的衣服,人们就能最清楚地认出它是艺术。

180

集体精神——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不仅具备自己的精神,而且还拥有朋友的精神。

181

两类误判——目光锐利、思路清晰的作家的不幸是：别人认为他乃浅薄之辈，不愿在他的书上花费精力。思路不清的作家的运气是：读者费劲地读他的作品，并把自己在努力中感受到的乐趣归功于他。

182

同科学的关系——只到自己也在科学中有所发现之后，才开始对科学表现出热情。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具备同科学的关系。

183

[163]钥匙——倘若人中俊杰高度评价一种思想，引起了凡夫俗子的讥笑和嘲弄，那么，这一思想对前者是打开宝库的钥匙，对后者只不过是一块废铁。

184

不可译——一本书中不可译的部分，既不是书中的精华，也不是书中的糟粕。①

---

① 【KSA 版注】一本书中不可译的部分不是该书的精华部分，而只是个体的非自由部分（个体的局限性）。（Vs）

185

作者的悖谬——作者的悖谬激起了读者的反感，但这所谓作者的悖谬却往往并不在作者的作品里，而是在读者的头脑里。

186

诙谐——最诙谐的作家引起的微笑最不易察觉。①

187

反命题——反命题是一扇窄门，谬误最喜欢从这儿蹑手蹑脚地溜到真理那边去。②

188

思想家的文笔——思想家十有八九文笔欠佳，因为他们传达给我们的不仅是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思想的过程，思想之思。③

189

[164]诗中的思想——诗人用韵律的马车隆重地运送自己

① 【KSA版注】最不易察觉：见于 Vs，Rs，Dm，Ed。GA 作"不易觉察"。He1 中表示"最"的字母 st 有下划线，并在页边标出了相应句子（是否尼采所为?）。

② 【KSA版注】参见 19［29］。

③ 【KSA版注】19［22］。（Vs）

的思想，通常都这样，因为他的思想不会步行。

190

与读者心智作对的罪孽——作者若是仅仅为了与读者平起平坐而否认自己的才华，那么他就犯下了得不到读者宽恕的唯一的死罪。读者一旦对此有所知，便永远不会表示原谅。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说别人这不好那也不好，不过在说的方式上，必须懂得重新树立起虚荣心。

191

诚实的限度——即使再诚实不过的作家，写完整的圆周长句时也会少一个词。

192

最好的作者——最好的作者就是羞于成为作家的人。①

193

针对作家的严刑峻法——应该将作家视作罪犯，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向他们宣布无罪或者对他们减轻处罚。这是一种抵制书本泛滥现象的手段。

---

① 【KSA 版注】19[32]。(Vs)

194

[165]现代文化的弄臣——我们的文艺专栏作家与中世纪的宫廷弄臣半斤八两。这些人是一丘之貉,只有半吊子理性,做事滑稽、夸张、可笑,有时活着就为了一个目的:以急智和饶舌缓解激动的气氛,以尖叫来覆盖发生重大事件时过于沉闷和庄严的钟声。他们当年为王公贵族服务,如今鞍前马后为党派效劳(以前平民在王侯面前卑躬屈膝,这种奴才气如今在党派意识和党派纪律中依然阴魂不散)。在现代,整个文人阶层也和文艺专栏作家相去不远,都是些"现代文化的弄臣"。脑子不太清醒,没有行为能力,这样评价他们应该算是够客气的了。把舞文弄墨当成一生的职业,公正地说这是一种癫狂。①

195

取法希腊——目前对认识形成极大阻力的是这样一种状况:由于百年来过度的情感,所有话语都变得云遮雾障、浮夸不堪了。在认识统治下(即使不是专制统治下的)的文化高级②阶段,必不可少的是在情感上高度清醒以及所有话语都高度集中;在这方面,狄摩西尼时代的希腊人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过火乃是现代著述的共同特点,即使写得比较简单,其中的话语还是给人以怪僻之

---

① 【KSA 版注】脑子不太清醒……这是一种癫狂:由于神经系统的过度紧张而在实际上不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Dm)

② 【KSA 版注】目前对认识……高级:所有话语都很夸张,人们将沟挖得尽可能深,例如技巧、方法、财富等等。在认识统治下(即使不是专制统治下的)的文化的最高。(Dm)

感。唯有慎思、紧凑、冷静、朴素，甚至有意使之臻于极致，唯有把握情感，要言不烦，才能改变局面。——此外，这种冷静的写作方式和感受方式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极具魅力；当然其中也隐藏着[166]一种新的危险，因为严寒和高温一样都是兴奋剂。

196

长于叙事，短于解释——擅长叙事者常有一种令人赞叹的心理上的自信和一贯。这种自信和一贯在他们笔下人物的情节中体现出来，与他们在心理思维上的笨拙形成了可笑的反差，所以他们的文化时而跃上辉煌的巅峰，时而又令人遗憾地沦为等而下之的东西。甚至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对笔下的主人公及其情节作出了显然是错的解释，——毫无疑问是错的，尽管这听上去不太可能。也许，钢琴大师极少去想，技术条件如何，十指分别有何德行和恶行、是否有用以及是否可教（十指长短的伦理学[1]）；在这类问题上，他一旦开口说话，就会大错特错。[2]

197

熟人的著作及其读者——我们阅读熟人（友人和敌人）著作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过程。我们的一种认识在耳边低语

---

① 【Pütz 版注】十指长短的伦理学：daktylische Ethik，daktylos 意为手指，指一种培养手指灵巧的教育学说。

② 【KSA 版注】在平平而已的作家、生产爆料小说的工厂主（Braddon 小姐）那里，我们找到了最大的心理安全感，也许由于我们没有能力说出行为的原因。"你会怎么做？"——也许就像最伟大的钢琴家很少考虑技术条件和每个手指的长处和短处一样。（扬抑抑格的伦理学）（手指可用性、可塑性）。Mary E. Braddon 的小说当时在德国也很有知名度。（Vs）

不止："这是他写的，是他内在本质、体验和才华的一个标志"；另一种认识却试图断定：这部作品的本身有什么价值，不考虑作者的话应得到怎样的评价，能怎样丰富人们的知识。不言而喻，这两种读法和思路必定相互干扰。朋友交谈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双方终于都忘了自己是朋友而[167]只考虑话题本身时，才能从谈话中获得认识的丰收。

198

节奏的牺牲品——优秀作家改变某些圆周句的节奏，只是因为他认为普通读者理解不了初稿中圆周句的节奏，于是他便选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节奏，使之更容易理解。——如此为今天在节奏方面颇为无能的读者考虑，已经引起了不少叹息，因为不少人已经成了这种考虑的牺牲品。——在优秀的音乐家那里，情况是否也是如此？[1]

199

不完整作为艺术上的兴奋剂——不完整的经常比完整的效果好，在颂辞中尤其如此。为了达到赞扬的目的，正需要一种使人兴奋的不完整，作为一种非理性因素使听众的想象中浮现出一片大海，犹如浓雾遮住了对面的海岸，即是说，掩盖了被赞扬者的局限性。如果谈起某人的著名功绩时洋洋洒洒、不厌其详，那么听众必定会怀疑这是他唯一的功绩。巨细无遗的赞扬者凌驾于被赞扬者之上，似乎鸟瞰着或曰忽视了[2]被赞扬者。所以

---

① 【KSA 版注】参见 19［49］。

② 【译注】Übersehen 是同词反义的适例，有"俯瞰"和"忽视"两个近乎对立的义项。

说，完整就是弱化。

200

小心写，小心教——[168]刚开始写作生涯、感觉有写作激情的人，从自己的所有活动和经历中学到的只是可以通过写作传达的东西。他不再想到自己，而只想到作家和读者。他要获得认识，但并非为了自己运用。执掌教鞭的人，十有八九无力为自己的利益做些自己的事情。他总是只为学生利益着想，无论何种认识，都只是在能用于教学时才会使他感到快乐。最终，他将自己视为知识的通道，甚至只是一种手段，以至于他不再能认真地对待自己。①

201

蹩脚作家的必然性——蹩脚作家的存在始终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符合尚未发育成熟的年龄阶段的口味。而这些年龄阶段和成熟的年龄阶段一样，也有自己的需求。倘若人生不是如此短暂，那么成熟个体的数量就会大大超过不成熟个体的数量，至少能够平分秋色。然而，多数人未能尽享天年，这就意味着口味低俗的不成熟个体占了上风。况且，这些人年少气盛，竭力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他们迫切地要求自己拥有蹩脚作家。

202

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读者和作者相互之间不能理解，

① 【KSA 版注】参见 16［3］。

往往是由于作者对自己的主题过于熟悉，甚至觉得有点乏味，所以虽然知道无数例子却略而不谈。而这主题对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没有例子他就会觉得论证不够有力。

203

[169]一种消失了的艺术准备——在当年高级文科中学的教学活动中，价值之大莫过于拉丁文体的练习。这是一种艺术练习，而其他活动都只是为了获取知识。将德语作文置于突出的地位，不啻一种野蛮行为，因为我们并不具备堪为楷模、在公共辞令方面巧不可阶的德语文体。如果要通过德语作文锻炼思维，那么无疑较好的做法是暂时撇开文体不谈，也就是将思维练习和表达练习区分开来。表达练习应该涉及对某一给定内容的多种描述，而不是独立地确定某一内容。纯粹表达某一给定内容，这在当年是拉丁文体的使命；对拉丁文体，古代的教师具备一种如今早已不复存在的细腻感觉。在当年，学会以现代语言写作的人也要感谢这种拉丁文体的练习（而如今，无奈之下只好到年长的法国人那里去求学），不仅如此，他还懂得了何为形式之高、形式之雅，通过实践这不二法门为艺术作好了准备。①

---

① 【KSA 版注】野蛮行为，因为：野蛮行为，[特别是在这么糟糕的老师那里：] 因为。（Dm）

Rs 继续：希腊语代替了拉丁语是另一种野蛮行为：如果只是涉及对经典著作的认识，但是还不到成熟的年龄，我们还必须乘帆破浪穿越我们文化的暗礁，才能欢乐地驶入那个海港。那么，过早地相识就只能会破坏其深刻的影响力。但是，老师和学生那里却都是谎言：二者都是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地感受到古代的东西，也没有感受到歌德，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味道好，却一直羞于自己感觉的偏离。

204

黑暗与过度的光明并存——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清楚地表达思想的作家，在个别情况下又偏爱一些无出其右、极度夸张的表达，偏爱一些最高级词语。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光效应，犹如在错综复杂的林间小路上高举着眩目的火把。

205

[170]*作家的画法*——要表达重要对象，最好像化学家那样从对象本身提取绘画的颜料，然后像艺术家那样运用这些颜料，使画面从色彩的边界和过渡中显现出来。这样，画面就会含有迷人的自然要素，对象本身也就显得重要了。①

206

教人舞蹈的书——有些作家把不可能的写成可能的，说起道德和天才来就好像两者都只是喜怒无常的任意现象。这会导致一种傲慢的自由感，似乎人踮起足尖便能随心所欲地跳舞了。②

---

① 【KSA 版注】22 [64]。(Vs)

② 【KSA 版注】*踮起……跳舞了*：踮起了足尖，比如维兰德就懂得从童话般的自由精神和贪婪中酿造出这样的美酒来。(Rs)

参见 16 [33]；16 [34]。

207

未完成的思想——正如不仅成年阶段、而且少年和童年阶段也有本身的价值、不能视为过渡和桥梁一样,未完成的思想也有其价值。因此,人们不能条分缕析地与诗人为难,自得其乐地指出诗人的视界游移不定,似乎通往若干思想的道路还敞开着。人们站在门槛上,人们等待着宝藏被挖掘出来,似乎在期望发现深意的运气降临。在寻找核心思想的乐趣方面,诗人走在了思想家的前面,从而使我们也产生了[171]寻找核心思想的欲望。但是,核心思想却展开无比艳丽的蝴蝶翅膀,从我们头上翩翩飞过——远离我们远走高飞了。

208

书几乎成了人——每位作家都会不断惊讶地发现,写完的书一旦离他而去就独立生活了。他觉得,这犹如虫子身上的一部分脱落下来,开始走它自己的路。也许他彻底忘了那本书,也许他超越了沉淀其中的观点,也许连他自己对它也难以理解了,失去了当初构思时的飞翼。而那本书却在寻找新的读者,它点燃生活之火,予人幸福,使人震惊,打造新作,成为种种意图和行动的灵魂——总之,它像有精神、有灵魂者一样活着,但却不是人。——这样的作者是抽了上上签的:步入晚年后,他可以说,自己所有创造生命、赋予力量、能起提升和启蒙作用的思想和情感都在作品中得以延续,自己虽然成了灰烬,但火种却保存下来并四处蔓延了。——如果再想到,不仅是一本书,而且人的每个行为都以某种方式成为其他行为、决定、思想的动因,发生的一切都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牢不可破地紧密联系,那么就不难察觉

什么是真正的不朽。这种不朽乃是运动的不朽：曾经运动的东西会像琥珀中的虫子那样置身于万有之中，并得以永生。①

209

[172]晚年的快乐——思想家以及艺术家将自己好的一面放进作品之后，有时会有一种近乎兴灾乐祸的感觉：他看着时间慢慢地撕裂、毁灭他的身心，宛如躲在角落里看着小偷想把他的钱柜撬开，尽管他清楚地知道，钱柜里空空如也，所有的财宝都已安全转移。

210

宁静而多产——天生的精神贵族不会过于勤奋，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结于树上落于树下，不需要急匆匆的渴望、扶掖和更新。不断创作的意志乃是庸俗的追求，标志着嫉妒、羡慕和虚荣。是个人物的话，其实就无须有所为——却还是大有所为。在所谓“多产”者之上，还有一类更了不起的高人。

211

阿喀琉斯与荷马②——总是如同阿喀琉斯与荷马之间的关

---

① 【KSA 版注】Rs 大标题为：希腊人的永生。

② 【法文 P 本注】荷马的《伊利亚特》只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第十年的几天里的情形。我们只是通过维吉尔(《埃涅阿斯记》,II)才了解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在敌对双方的主要将领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相继死后，希腊人利用木马计攻下了特洛伊城。

系：一个拥有经历和感受，另一个描绘经历和感受。真正的作家只是让别人的情感和经验言说，他作为艺术家，要从自己的些许感受中作出众多猜测。艺术家绝非一个激情洋溢者，但却在无意识的感受中经常表现出一个激情洋溢者的举止，以至于人们乐于相信他描绘的激情，如果他本人的生活能为他在此领域的经验作证。一个人只要洒脱不拘、不知克己、放纵自己的愤怒和欲望，立刻就会听到呼声四起：这是个激情洋溢的人！[173]然而，在内心深处翻滚的、啮咬甚至吞噬个人的激情却并非如此简单。谁对这种激情有所体验，谁就肯定不会在戏剧、乐曲或者小说中对之加以描绘。艺术家经常*放荡不羁*，但只是在他不是艺术家的时候——不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12

对艺术效果的古老怀疑——同情和畏惧真的像亚里士多德[①]希望的那样，通过悲剧得以释放，观众从而可以冷静下来打道回府？鬼神的故事能使人变得不那么胆怯和迷信？[②] 在与肉体有关的过程中，比如在享受情爱时，某一需求的满足能使本能欲望得以缓解，得以暂时降低。然而，同情和畏惧并非这一意义上的某些需要放松的感官的需求。从长远来看，无论哪种欲望，不断地去满足只会导致它*变本加厉*，尽管会有周期性的缓解。同情和畏惧或许在任何个别情况下都会通过悲剧得以缓和和释

① 【KSA版注】*亚里士多德*：参见《诗学》，1449 b 28 sqq.；《政治学》，1341b 38 sqq。

② 【KSA版注】*……不那么胆怯和迷信?*：……不那么胆怯和迷信？[对爱的享受少一份迷恋？]（Dm）

放，但在整体上会由于悲剧作用而增强。柏拉图[1]言之有理，他认为，悲剧总的看来会使人胆怯，使人多愁善感；悲剧作家本身的世界观也就必然变得充满阴霾和恐惧，心灵必然变得软弱和敏感，动不动就潸然泪下。与柏拉图的观点合拍的还有以下事实：悲剧作家，还有觉得他们的作品赏心悦目的全体市民，变得越来越无节制、无约束了。——但是，我们的时代有何权利回答柏拉图关于[174]艺术的道德影响的大问题？即使我们有艺术——可我们有艺术影响吗？有任何一种艺术影响吗？[2]

213

胡闹的快乐——人怎么会喜欢胡闹？只要世上有笑声，就有人喜欢胡闹；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幸福的地方，就有人喜欢胡闹。颠覆经验，变适合为欠妥，变必然为随意；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造成损害，只是偶一为之的放肆，给人带来愉悦感，因为我们通常把必然性、目的性、合乎经验性视为无情的主宰，而胡闹使我们从这些主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片刻自由。期待的东西一般会使人担忧和紧张，如果它自我释放了而又没有造成损害，我们就会嬉戏和欢笑。这是奴隶参加农神节[3]时的欢乐。

214

现实的高贵化——人在阿佛洛狄特之欲[4]中看见了神性，

---

① 【KSA 版注】柏拉图：参见《王制》，605c—606b。

② 【KSA 版注】19 [99]；21 [75]。(Vs)

③ 【译注】古罗马农神节，12 月 17 日起持续 7 天。

④ 【译注】性爱之欲。

感恩戴德地体会它在自己身上的活动。于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种情感与一系列高尚的想象交织在一起，从而确实变得高贵起来。通过这种理想化艺术，一些民族将疾病变成了巨大的辅助性的文化权力，比如希腊人就是这样，他们在以前的几个世纪里深受（癫痫和舞蹈病之类）神经性疾病大流行之苦，却从中创造了女性酒神的优美典型。——这是因为希腊人什么都不缺，缺的正是健壮的体魄，[175]他们的秘密在于：即使是疾病，只要它有权力，就也当作神灵来尊奉。

215

音乐——就其本身而言，音乐对我们的内心并非如此意义重大，如此动人肺腑，以至于可以把它看作是感情的直接语言。应该这样说，音乐与诗的古老联系使得节奏的运动、声音的强弱中蕴涵如此众多的象征，以至于现在我们误以为音乐是直接面向内心和发自内心的语言。只有在声音的艺术占领了象征手段的广阔领域的情况下，戏剧音乐才能通过歌曲、歌剧以及多种多样的作曲而诞生。“绝对音乐”或是纯粹的形式，处于音乐的原始状态，即一定速度、不同强度的声音响起就能使人快乐的状态；或是不需要诗也能表达得让人明白的形式象征，因为在此之前，音乐和诗这两种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了，音乐形式终于与概念、情感交织在一起了。对同一首乐曲，跟不上音乐发展的滞后者只会形式主义地感受，而领先者却能从象征角度完全理解。其实，任何音乐本身都不是深刻和重要的，都不是在表达“意志”或“物自体”；只有在对音乐象征性而言的内心生活已被全部占领的时代，理智才会作此误判。是理智自己在声音放进了意义，正如它从事建筑时在线条和块面的比

例中放进了意义一样,而这意义本身却和机械原理毫不相关。①

216

[176]*表情和语言*——比语言历史更为悠久的是表情模仿。表情模仿是任意行为,即使如今表情语言受到普遍排挤,人们已能控制脸部肌肉,表情模仿仍然颇有市场,以至于看到生动的面容我们脸部的神经就必定也有所动作(不难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你假装打呵欠,别人看到了就会真的也打起呵欠来)。模仿的表情会使模仿者重新体会在被模仿者的表情和姿势中表露出来的感觉。人们就是这样学会相互理解的,孩子今天还在这样学习理解母亲。在一般情况下,痛苦的感觉或许也能通过表情传达,而表情又会(比如通过扯头发、捶胸口、用力使脸部肌肉扭曲和紧张)导致痛苦。反之,欢乐的表情本身也是欢乐的,因而适于用来表达理解(搔痒本身就是开心的事情,被人搔痒后会笑,笑又能用来表达其他开心的感觉)。——人一旦以表情相互理解,就又会产生一种表情的象征,我指的是,人可以通过声音符号的语言沟通,而且是首先双管齐下,即发出声音和做出表情(声音象征性地融入表情),到了后来,便只是发出声音。——过去似乎也经常发生如今在音乐发展、尤其是戏剧音乐发展中出现于我们眼前和耳边的事:起初,音乐没有释义的舞蹈和神情(表情语言),只是空洞无物的噪音;后来,通过对音乐与动作并存状态的长期习惯过程,耳朵受到如何立即对声音形象作出阐释的训练,最终达到迅速理解的高度,即不再需要任何可见动作[177]就能理解作曲家了。这便是人们所说的绝对音乐,即不需要任

① 【KSA 版注】参见 23 [52]。

何帮助就能立刻从象征角度理解的音乐。①

217

高级艺术的非感性化——由于在新音乐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理智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锻炼，我们的耳朵变得日益理智化了。比起先辈来，今天我们能够承受大得多的音量、响得多的“噪音”，因为我们大有长进，已经训练有素，懂得如何倾听其中的理性了。事实上，正因为总是马上去问理性，即总是问“这是什么意思?”而不再问“这是什么?”，我们的感官都已经变得相当迟钝了。比如，在按平均律的调音的绝对统治中就透露出这种迟钝来，因为能察觉微小差别、比如能区分升C小调和降D小调的耳朵已经寥若晨星了。由此看来，我们的听觉变得不那么细腻了。于是，世界丑陋的、本来与感官为敌的一面成了音乐的用武之地，音乐的权力范围尤其是表达崇高、敬畏、神秘的地盘惊人地扩大了，我们的音乐使得以往没有喉舌的东西开始发言了。无独有偶，有些画家也以相似的方式使得视觉趋于理智，远远地超出了以前的所谓色形之乐。在此，世界本是丑陋的一面也成了艺术理性的天下②。——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什么呢？眼睛和耳朵越是长于思维，就越容易滑到非感性的边缘。乐成了大脑之乐，而感觉器官本身却日益迟钝和衰落，象征者开始取代[178]存在者，——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必定会陷入野蛮，

---

① 【KSA 版注】参见 22 [110]。

② 【KSA 版注】无独有偶，……艺术理性的天下：就像 Böcklin 让眼睛更为智慧，超越了颜色快感一样：世界丑陋的一面也成了艺术理性的天下。(Vs)

沿着其他什么道路走下去也一样。暂时还能这样说:世界之丑前所未有,但它意味着即它的意义是一个比以往更美的世界。不过,随着意义的龙涎香气逐渐散去,能闻到香气者也逐渐减少,其余人终于停留在丑上,试图直接去欣赏丑,尽管总是失败。在德国,音乐的发展呈现出双重趋势:一边是万把人的圈子,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精,越来越注意倾听"这意味着什么";另一边是无数的大众,他们一年比一年多地丧失了即使在丑的感性形式中也能把握其意味的能力,所以也就越来越乐意去接触那些本身是丑的和令人作呕的东西,即等而下之的感性事物。

218

石头比以往更像石头——一般来说,我们不再能理解建筑了,至少早就不能像理解音乐那样理解建筑了。正如对雄辩术的音效不习惯了一样,我们摆脱了线条和形状的象征性,不再能从呱呱落地起就吮吸这种素养的母乳了。古希腊或基督教建筑上的一砖一瓦原本都意味着什么,而且与事物更高级的秩序有关。建筑物上洋溢着这种意义无穷的氛围,犹如披着神奇的轻纱。美只是顺带进入这一系统,没有严重干扰对可怕而崇高者的基本感受,没有严重干扰对由于离上帝近在咫尺、由于魔力而得以净化者的基本感受。美至多能*缓解*恐惧,——但这种恐惧无论在何处[179]都是前提。——但是,如今对我们来说,一座建筑物的美是什么呢?是一个浅薄女人的漂亮脸蛋,是某种面具。

219

新音乐的宗教起源——深情的音乐诞生于特兰托公会议[①]后复兴的天主教，要归功于帕莱斯特里纳[②]，他使重新觉醒的、内在的、被深深感动了的精神发出了声音；也要归功于后来的巴赫以及新教，当然是指通过虔敬主义而得以深化、摆脱了原来的教条主义基本特征的新教。[③] 这两次诞生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是处理音乐的方式，即文艺复兴以及文艺复兴之前的时期特有的方式，主要是学术性的方式，从根本上说是对和声技巧和声部处理的科学兴趣。另一方面，也必定有这样的歌剧为其先声：外行在其中对过于学术性的、冷漠的音乐提出了抗议，试图重新赋予波吕许漠尼亚女神[④]一个灵魂。——若不是产生了那种深刻的宗教性的变调，若不是最内在的激动心情成了绝响，音乐就依然会是学术性的或者歌剧式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是现

---

① 【Pütz 版注】特兰托公会议：1545—1563 年教皇保罗三世在奥地利境内的特兰托召开第 19 次公会议，为了解决新教和天主教分裂的问题。

② 【Pütz 版注】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alestrina（约 1525—1594），天主教教堂音乐的革新者，特兰托公会议认为，帕莱斯特里纳的弥撒曲满足了对教会尊严以及歌词易懂的要求。在几百年里，帕莱斯特里纳风格成了纯粹的天主教教堂声乐的典范。

【法文 P 本注】在特兰托会议的第 19 次会议上，有个委员会听了帕莱斯特里纳的三部弥撒曲，大受震撼，于是请求教皇保罗三世取消对复调的禁令计划。

③ 【KSA 版注】当然是指通过虔敬主义……新教：当然是指通过虔敬主义而得以深化的新教；也就是一个重建的新教。（Rs）

④ 【译注】Polymnie，九位缪斯之一，主管颂歌。

【法文 P 本注】参见荷马，《伊利亚特》，1，604。

代音乐的精神(因为巴赫音乐中的虔敬主义也是一种反宗教改革运动)。我们欠宗教生活如此之多。——①音乐是艺术领域中的反文艺复兴运动,属于它的有牟利罗②的晚期画作,也许还有巴洛克风格,至少比文艺复兴或者古典时期的建筑更有资格。现在人们或许就可以发问:如果我们的新音乐能移动砖石,那么它能用这些砖石造一座古典建筑吗?对此我深表怀疑③,因为这种音乐中的主宰,[180]即情绪、对高涨和扩张的气氛的乐趣、无论代价如何也要活跃的意愿、感觉的迅速切换、强烈的光影浮雕效果、亢奋和质朴的并列,——所有这些都一度是造型艺术中的主宰,都创造过新的风格法则——不过,这既不是在古典时代,也不是在文艺复兴时代。④

220

艺术中的彼岸——人们痛苦万分地承认,任何时代的艺术家在青云直上时总将一些我们今天认识到是大谬不然的观念带

① 【KSA 版注】*……欠宗教生活如此之多。——*:……欠宗教生活如此之多。[如果现在复古思想重新出现,那么我们要求一个比 15 世纪更富有情感的古代。]——(Rs)

② 【KSA 版注】*牟利罗的*:卡拉契(Carracci)的。(Rs,Dm,Cb,GA)

【Pütz 版注】*牟利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 (1617—1682),西班牙画家。

③ 【KSA 版注】*我们的新音乐……对此我深表怀疑*:如果贝多芬的音乐能撼动砖石,那么更多的是贝尔尼尼(Bernini),而不是古典形式在起作用。(Rs)

④ 【KSA 版注】*亢奋和质朴的并列……也不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亢奋和质朴咫尺之遥。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我们还不是现代人,都有一点像贝尔尼尼的人。(Rs)

到灵光缭绕的天庭。他们神化了人类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错误,假如不是对这些错误是绝对真理深信不疑,他们本不会这样。一旦这种对绝对真理的信仰开始消退,一旦彩虹在人类的认识和臆想这两个极端上黯然失色,那么任何体裁的艺术,倘若像《神曲》①、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湿壁画、哥特式大教堂②那样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艺术对象的形而上学意义为前提,就永远不可能再铸辉煌了。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对艺术家的信仰,这将会成为一段动人的传说。

221

诗中的革命——情节、地点、时间的三一律,文体,诗行和句子的结构,词语和观念的选择,在这些方面,法国戏剧家都对自己严加约束。[181]这一流派的重要性不亚于现代音乐发展中的对位法、赋格曲或者希腊雄辩术中的高尔吉亚修辞格③。如此作茧自缚,不越雷池一步,似乎有点荒唐;尽管如此,要摆脱自然主义,唯有首先以最为强烈(也许是最为专横的)的手段自我限制,别无他择。唯有如此,才能逐渐学会在狭窄的小桥上漫步,即使两边是万丈深渊也不失优雅,将自己无比轻捷的动作当成战利品带回家。展现在所有在世者眼前的音乐史就证明了这

---

① 【Pütz 版注】《神曲》:但丁(1265—1321)的叙事长诗,创作于1307—1321 期间,1472 年初版。

② 【KSA 版注】哥特式大教堂:瓦格纳的艺术。(Rs)

③ 【Pütz 版注】高尔吉亚修辞格:古希腊演说家、哲学家高尔吉亚(约前 480—前 370)的修辞格。

一点。你会发现,随着前进的步伐,枷锁逐渐松开,最后[1]似乎完全被丢弃了。这种“似乎”乃是艺术的一段必然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现代诗艺却未能如此幸运地从自己套上的枷锁中逐渐脱身。莱辛[2]使法国形式这唯一的现代艺术形式在德国成为笑料,他以莎士比亚为榜样。如此一来,人们就失去了不断松绑的可能性,一蹴而就地进入了自然主义——也就是回到了艺术的起点。歌德试图摆脱自然主义,以各种方式不断地重新承担起义务;但是,一旦发展的线索断了,那么连才华横溢的人也只能不断地试验了。席勒的形式体现出相当的确定性,这要归功于法国悲剧的楷模,他虽然不承认、但不由自主地崇奉这种典范,对莱辛却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众所周知,他对莱辛的悲剧尝试并不以为然)。在伏尔泰之后,连法国人自己也突然没有大才子来继续使悲剧从限制向上述“似乎”的自由发展了。他们后来以德国为典范,也一蹴而就地进入了艺术的一种卢梭式的自然状态,开始进行试验了。[182]只要不时地阅读伏尔泰的《穆罕默德》,你便能清楚地意识到,由于传统的中断,欧洲文化难以挽回地失去了什么。伏尔泰[3]是最后一位这样的大戏剧家:以希腊规范来约束自己丰富多彩、能经受悲剧式暴风骤雨的灵魂——他具备任何德国人都不具备的能力,因为法国人的天性要比德国人

---

① 【KSA 版注】最后:最后[,经由瓦格纳,]。(Dm)

② 【法文 P 本注】莱辛(1729—1781)早年研习神学,后转而从事戏剧创作,并有意模仿法国戏剧作者的风格。

③ 【法文 P 本注】伏尔泰作为戏剧诗人的第一部悲剧作品是《俄狄浦斯》,写于他因讽刺路易十四而被囚禁在巴士底期间,即 1717 年 5 月至 1718 年 4 月。该剧于 1718 年 11 月在法兰西歌剧院上演,得到极大成功,伏尔泰也从此成名。伏尔泰在这个时期习惯用的笔名为 Arouet le Jeune。他的其余剧作还包括《恺撒之死》(1735)、《穆罕默德》(1742)等等。

的天性更接近希腊人，而且要接近得多——；他也是最后一位这样的大作家：在处理散文语言时具有希腊人的耳朵，体现出希腊艺术家的认真和希腊的质朴和优雅；他甚至还是最后这样一批人中的一个：能集最高精神自由和绝对非革命观念于一身，但却并不彷徨和胆怯。在他之后，现代精神带着不安，带着对规范和约束的仇恨，成了所有领域的主宰，起先以革命狂热挣脱了缰绳，然后又突然对自己感到惧怕和惊恐，于是又重新给自己套上缰绳，——不过这是逻辑的缰绳，不再是艺术规范的缰绳了。诚然，由于挣脱了缰绳，我们一时得以欣赏各民族的诗歌，所有生长于隐蔽角落的、原始的、野生的、神奇而美丽的、巨大而无常的东西，从民歌到"伟大的野蛮人"莎士比亚；我们玩味先前一切艺术民族都感到陌生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服饰带来的乐趣；我们充分利用当代"野蛮的优点"①，歌德就以此对抗席勒②，为自己不讲究形式的《浮士德》涂脂抹粉，竭力辩护。但是，这还能为时多久？③ 所有民族所有风格的诗歌犹如滚滚而来的洪流，必定逐渐冲刷掉那使得幽静生长尚为可能的土壤；所有诗人，无论起初力量多大，必定成为试验的模仿者，[183]大胆的复制者；至于公

---

① 【KSA 版注】"野蛮的优点"：参见歌德关于狄德罗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子》中提及的人及物的评注"品位"；也可参见 11 [9]。

【Pütz 版注】优点：Avantagen。

② 【KSA 版注】歌德就以此对抗席勒：参见歌德致席勒 1797 年 6 月 27 日。

③ 【KSA 版注】这还能为时多久？：这还能为时多久？[现在很显然，为了尊重诗的原始状态，我们已经被压制越来越厉害了。] 一种狂野的诗，一种沉溺于力量、色彩和效果狂热中的诗，还能够保持对艺术的敬畏吗？追求迷醉状态，难道它此后不因此觉得恶心吗？难道科学不会用它无情的逻辑之鞭，必定一再取得胜利，而且是在放纵和恶心已让艺术这一概念蒙羞的地方？（Rs）

众,他们忘记了如何在对表现力量的驯服中和对一切艺术手段的有序调控中发现真正的艺术行为,必定日益为力量而崇尚力量,为色彩而崇尚色彩,为思想而崇尚思想,为灵感而崇尚灵感,因而艺术品的要素和条件若非剥离出来,他们就全然不能欣赏,到末了自然而然地就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艺术家必须把这些要素和条件剥离出来交给他们。是的,人们摆脱了法国—希腊艺术"不合理"的约束,却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将一切约束、一切限制都视为不合理;——于是艺术便走向消解,途中它掠过了——这点当然极富教益——自己的开端、童年、缺陷、以往的冒险和越轨等等阶段:它在灭亡中诠释自己的诞生和成长。有这么一位伟人,其直觉颇为可信,其理论完美无缺,只缺三十年的实践,——他就是拜伦。有一次他说:"至于一般而言的诗歌,我越是思考,我的信念就越是坚定:我们无一例外全都误入歧途了,我们全都追随着一个带有内在错误的革命体系。——我们这代人或下一代也会得出这个信念。"①这位拜伦还曾言道:"我把莎士比亚看作最糟糕的榜样,即使我同时也视他为最不同凡响的诗人。"②人生过半后的歌德表达了成熟的艺术见解,他不也就是这个意思吗?——难道他的这种见解不是遥遥领先,超越了好几代人,以至于我们大体上可以断言:[184]歌德尚未产生影响,他的时代尚待到来?他的天性使他长期奔走在诗艺革命的路上,他无比深切地体会到,因传统中断而间接地发现了、仿佛从艺术废墟下发掘出来了什么新的宝藏、前景和辅助手段;正因

① 【KSA 版注】"至于一般而言……也会得出这个信念":参见拜伦致 Murray, 1817 年 9 月 15 日,载《杂记、书简和生活轶事》,E. Ortlepp 编,斯图加特 o. J., 2, 360。(BN)

② 【KSA 版注】"我把莎士比亚……最不同凡响的诗人":参见拜伦致 Murray,1821 年 7 月 14 日,前揭,3, 139。

为如此，他后来的改弦易辙才如此沉重，这种转变表明他感觉到了一个至为深刻的要求：恢复艺术传统；倘若摧毁尚需花费大力气，因而臂力太弱不堪再造的重任，那么至少要以目光的想象来使古庙的断壁残柱重臻完美、再铸辉煌。于是，他生活在艺术中，宛如生活在对真正艺术的回忆之中：他的创作成了对早已远去的古老艺术时代进行追忆和理解的辅助手段。虽然凭借新时代的力量难以满足他的要求，但由此而生的痛苦却通过一种快乐获得充分的补偿：即这些要求曾一度得以满足，而且这种满足我们今天也仍然可以分享。不是个人，而是或多或少理想化的面具；不是现实，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普遍；淡化了的时代特征、地方色彩几不可见，化为神话；当代的感觉和当代社会的问题凝聚在最简单的形式中，消除它们刺激、紧张、病态的特征，使它们在除艺术意义之外的任何意义上都失效；不是新题材和新性格，而是早已习惯的老题材和老性格不断获得新生和重塑；所有这些，就是后期的歌德理解的艺术，也是希腊人以及法国人从事的艺术。

222

[185]艺术还剩下什么——诚然，在某些形而上学前提下，艺术的价值要大得多；比如在相信本性难移，相信世界本质始终在所有性格和行为中得以表露的时候便是如此。此时，艺术家的作品便成了永存者的形象；而在我们看来，艺术家始终只能赋予其形象一时的有效性，因为人类在整体上是生成演化的，即使个人也并非固定不变。——在另一种形而上学前提下亦是如此：假设我们的可见世界一如形而上学家们所言只是现象，那么艺术便与真实世界相去不远，因为现象世界与艺术家的梦幻世

界颇多相似，而余下的差异甚至使艺术的意义超过了自然的意义，因为艺术描绘的是自然的共性、典型和蓝本。——然而，这些前提都是错的；根据这一认识，艺术的地位现在究竟如何呢？首先，艺术数千年来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兴致盎然地看待任何形态的生命，使我们的感情进展到终于可以喊出下面这句话的地步："无论如何，生命是美好的！"[①]艺术教导我们，要热爱生活，把人生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但不要过于剧烈与之一起运动，而要将它看作是符合规律发展的对象，——这一教导渗入了我们的内心，现在又作为极其强烈的认识需求显现出来。人们可以丢弃艺术，但不会因此而丧失从它那里学会的能力，一如人们丢弃了宗教，却并未丢弃因它而获得的心境的崇高和升华。造型艺术和音乐[186]是由宗教而真正获得和增添的情感财富的尺度，同样，在艺术退隐之后，它培育的生命欢乐的强度和多样性依然要求获得满足。科学家乃是艺术家的进一步发展。[②]

223

艺术的晚霞————正如人到暮年回忆青春岁月和庆祝纪念节日一样，人类不久就会像伤感地回忆少年欢乐一般地看待艺术了。或许，对艺术的感受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切和缠绵，因为死神似乎已经神奇地开始在它身边嬉戏。想一想意大利南端的

---

① 【KSA版注】"无论如何，生命是美好的！"：最后一行取自歌德诗《新郎》，前揭，2，88。

② 【KSA版注】造型艺术……艺术家的进一步发展：音乐是真正获得的情感财富的尺度；许多帮助我们获得这一财富的概念和错误论断已被遗忘；只有情感的炽热和多样性保留下来，并要求获得满足。音乐使其部分得以释放。（Vs）

那个希腊城市[①]吧，那里的人还在年复一年庆祝他们的希腊节日，为自己的风俗日益臣服于来自外邦的野蛮而潸然泪下；如此享受希腊文化，如此纵情地畅饮金色琼浆，在这方面也许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可与这些逐渐消亡的希腊后裔相比。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把艺术家看成是一种壮观的遗迹，看成是古代之福系于其力其美的异邦奇人而赐以光荣，这种光荣我们不会轻易[②]赋予我们的同类。我们身上的精华也许是从古代情感继承而来，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直接获得；太阳已经西沉，尽管已经在我们视线之外，但我们生命的苍穹仍然因它而烈焰熊熊，而辉煌灿烂。[③]

---

① 【法文 P 本注】意大利南端的那个希腊城市：此指意大利南部的城市 Paestum，原有一个希腊名：帕斯图姆（Poseidonia）。该城在公元前 600 年成为希腊的殖民地，并以其城墙和三座多里安风格的神庙闻名于世。在三座早已化为废墟的神庙里，有一座是献给海神波塞东的（Poseidon）。拉丁诗人们常有吟咏 Paestum 的玫瑰之句。

【Pütz 版注】参见 Aristoxenos（音乐家、演说家，约公元前 350 年）的 Vermischte Tischgespräche（《桌边谈话杂编》）。

② 【KSA 版注】轻易：见于 Dm 和 GA。Cb 和 Ed 作“马上”。

③ 【KSA 版注】潸然泪下；如此享受希腊文化……而辉煌灿烂：原为潸然泪下。我们把艺术家看作一种残余，并把他们当作极为古老、值得尊敬的、带着昔日幸福的东西来尊重；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可能就是从对昔日的感受中承传而来，而今天我们很难再获得这些感受了。（Dm）

第五章　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征兆

224

[187]因蜕化而高贵①——纵观历史可见，如果大多数人习以为常、无须讨论的原则是一致的，即他们的信仰是共同的，因而具备一种充满活力的团体精神②，那么，这一种族便能最有效地保存自身。在这里，加强了良好的风俗，学会了个人服从团体，坚定性早就是给予性格的赠品，以后又成了培养性格的内容。这种以同样的、性格坚毅的个体为基础的强大团体不无危险，愚昧会由于遗传而逐渐升级，如影随形地追求绝对的稳定。在这样的团体中，精神的进步有赖于那些自由自在、躁动不安、道德软弱的个人；他们进行新的、多方面的尝试，尽管其中由于软弱而无大成、最终归于毁灭者数不胜数，但一般而言，尤其在后继有人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使局面产生了松动，不时地在团体

① 【KSA 版注】因蜕化而高贵：受伤的价值。(Vs)

② 【KSA 版注】习以为常……充满活力的团体精神：生活中具有一种团体精神，并在其他爱好上也意气相投。(Vs)

的稳定要素上留下了伤口。正是在这受了伤而变得虚弱的部位上，团体仿佛感染似地接触了新事物，但是它在总体上得有足够大的力量，才能将这新事物纳入血液，与之[188]同化。凡在要进步的地方，退化者总是极为重要。任何总体进步，必有局部弱化为其先声。最强者抓住一类人不放，较弱者帮助一类人深造。——对个人而言，情况也颇为相似；蜕化、残疾、甚至恶习、肉体上或者道德上的缺陷，这些弊大都伴随着另一方面的利。举例来说，在不太安分的好斗部落里，病恹恹的人也许更有理由独处，从而享有更多的安详和睿智；独眼龙的一目之光特别锐利；双目失明者更能深刻地反视内心，至少听觉更为发达。所以在我看来，某个人、某个民族为什么会获得进步、变得强大，这点并非只能以众所周知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加以解释。准确地说，必定有两种因素在此共同作用：一是通过精神在信仰和归属感中的联系加强稳定的力量，二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出现了退化者，继而稳定的力量也遭到了局部的削弱和伤害，却从而达到更高的目标；恰恰是弱者，也就是那些比较娇柔和自由的①人，使得一切进步成为可能。局部上开始崩溃②和虚弱，但整体上依然强大和健康，这样的民族能够承受新事物的感染，加以吸收并使之为我所用。对个人而言，教育的任务就是使他如此坚定不移，以至于他作为整体不会被诱离自己的轨道。但是，然后教育者就得给他弄出伤口来，或者利用命运给他留下的伤口，等到产生了痛苦和需求，受伤部位就能感染新的和高贵的东西。

---

① 【KSA版注】比较……自由的：见于Rs和GA。Cb和Ed作"比较精致的"。

② 【KSA版注】崩溃：见于Vs（《犁铧》），12［22］，GA。Rs（Brenner），Dm，Ed作"陷入崩溃"。

他的全部身心会吸收这些东西,[189]然后在其果实中体现高贵化的过程。——至于国家,马基雅维利是这样说的:“政体形式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尽管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对此有不同想法。治国艺术的大目标应该是持久性,它比自由宝贵得多,因而能抵消其他的一切。”唯独具备可靠依据和保障的最大持久性,才能使不断的发展和高贵化的感染成为可能。当然,作为一切持久性的危险伙伴,权威通常会对此竭力反对。①

225

自由精神是个相对概念——人们称为自由精神的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出人意料之外,不同于人们根据他的出身、环境、等级、职位或者根据当时盛行的观点所抱有的期待。他——自由精神或曰自由人——是例外,而受制精神或曰受制人则是常态。后者指责他,说他的自由原则不是出自炫耀的癖好,就是源于不受羁绊的、即与约束性的道德格格不入的行为。时而也有人说,之所以会有这些或那些自由原则,是因为思想比较怪僻和偏激;只有不怀好意者才出此言,这用来害人的话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因为自由人的脸上通常写着大善大智的证明,如此清清楚楚地写着,受制人不可能不明白。上述的另两种关于自由精神的推论却是大实话,许多自由精神确实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而问世的。不过,自由精神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论断还是因此要比受制精神的论断来得真实和可靠。在真理的认识方面,问题的关

---

① 【KSA 版注】至于国家……竭力反对:Dm 中才加进去;Rs 在 20[11]中继续。

12 [22]。(Vs)

键是[190]拥有真理，而不是出于何种动机去寻找真理，也不是通过何种途径发现了真理。自由精神若是言之有理，那么受制精神就是言之无理；至于前者是否由非道德到真理，后者是否由道德到非真理，这些都无关宏旨。——此外，自由人的本质与其说在于他具备正确的观点，毋宁说在于他摆脱传统的羁绊，无论成败。不过一般来说，真理，或者至少探索真理的精神，在他这一边：他要求有理有据，而其他人要求信仰。①

226

信仰的起源——受制人采取某一立场并非基于理由，而是出于习惯。比如，他是基督徒，并非因为他在了解各种宗教的基础上作出了选择，他是英国人②，并非因为他选择了英吉利，而是因为他碰上了基督教和英吉利③，无任何理由地接受了，正如一个人出生在葡萄之乡，也就爱上了喝葡萄酒。以后，他作为基督徒和英国人④，或许也会找出若干对自己的习惯有利的理由来；你可以推翻这些理由，但不能因而推翻他的全部立场。举例来说，你让一个受制人说出反对重婚的理由，那么你就会知道，他道貌岸然地主张一夫一妻制是基于理由还是基于习惯。无理由地习惯了精神原则，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信仰。⑤

---

① 【KSA 版注】此外……要求信仰：问题只是：哪边（是这边还是那边）的思维能力更强一些呢？是这种还是那种立场更加有理有据？（Vs）

② 【KSA 版注】英国人：原为 德国人。（Vs）英国：原为 德国。（Vs）

③ 【KSA 版注】英吉利：原为 德意志。（Vs）

④ 【KSA 版注】英国人：原为 德国人。（Vs）

⑤ 【KSA 版注】参见 19 [10]；17 [71]。

227

[191]从结果反推根据和非根据——所有国家和社会制度，地位、婚姻、教育、法律，这一切的力量和持续性都在于受制人对它们的信仰，——即在于根据的缺席，至少是在于对追问根据的拒绝。这点受制人是不愿意承认的，他们大概觉得这就像羞处[①]一样。基督教在理智的思想方面如同贞女，对此羞处毫无察觉，它要求信仰，只要求信仰，狂热地拒绝寻找根据的要求。它指给大家看信仰之功：你们会体会到信仰的好处！它作出如此暗示：你们会因信仰而得福！事实上，国家也是这么做的，父亲也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儿子：相信这是真的，你就会体会到这有多好！然而这却意味着，以一种观点给个人带来的利益来证明这一观点的真实，以一种学说的收效来保证这一学说的理智、可靠和言之有据。这就像被告在法庭上宣告：我的律师说的全是真话，因为你们看啊，他的辩护发言会让我无罪获释。——因为受制人奉行某些原则是因为有用，所以他们推测，自由人提出某些观点也在追求效益，对他来说也是有利便是真。然而，对他有用的，对那些和他同属一个国家、一个等级的人有用的，这两者似乎恰好相反，于是那些人便认为他的原则是危险的，或是明说或是感觉：他不可能是对的，因为他对我们有害。[②]

---

① 【Pütz 版注】羞处：pudendum。

【法文 P 本注】pudendum，这一让人三缄其口的羞处，在尼采看来，就是人们放弃寻找那些单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既成事物的“理性”，社会不幸也以此为基础：地位、婚姻、教育、法律。

② 【KSA 版注】参见 17［76］。

228

[192]坚毅、良好的性格——观点的受制性通过习惯成为本能，这就导致了人们所说的坚毅性格。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出于为数甚少、而且总是相同的动机，那么他的行为就能获得一种巨大的能量；这些行为若与受制人的原则合拍，那么就会获得首肯，顺带着也使行为者感到问心无愧。少量的动机、有力的行为和问心无愧的感觉构成了人们所说的坚毅性格。性格坚毅者缺乏对行为的多种可能性和多种方向的认识；他的理智是不自由的，受制约的，因为遇到一种情况，他的理智也许只能展示两种可能性，然后他会依据自己的全部天性在这两种可能性中作出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轻而易举，不费工夫，因为他不是在五十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教育环境要让每个人丧失自由，办法是始终只让他看见寥若晨星的可能性。教育者是这样对待个体的人的，似乎一个人虽然是全新的，但却应该成为重复的。如果一个人以陌生的、前所未有的形象出现，那么就会设法使他成为熟知的、古已有之的人。所谓孩子的性格好，就是指能从他身上看出古已有之者的制约。一旦孩子站到了受制者一边，他就首先体现觉醒中的公共意识；以这种公共意识为基础，他以后就会成为对所在国家、所属阶层有用的人。①

229

受制人对待万物的尺度——[193]受制人说，有四类事物是

① 【KSA 版注】参见 17 [93]。

合理的。一、凡是持久的事物，就是合理的；二、凡是不让我们讨厌的事物，就是合理的；三、凡是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就是合理的；四、凡是我们为之作出牺牲的事物，就是合理的。最后这点可用来解释一些现象：比如，发动战争违背了人民意志，但一旦有人捐躯，战争就会狂热地延续下去。——在受制人的论坛前大展宏图的自由人必须证明：首先，自由人古已有之，可见自由精神具有持久性；其次，他们不想讨人嫌；最后，就总体而言，他们能给受制人带来好处；但是，由于无法让受制人相信这第三点，所以证明了前两点对他们也没什么用。

230

强大的精神[①]——比起那些拥有传统、因而不必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的人来，自由人总是弱者，尤其是在行为方面，因为他知道太多的动机和观点，手就难免缺少把握、不太熟练。有什么办法能使他变得相对强大，从而至少能有所成就，不至于毫无作用地归于毁灭？强大的精神是如何产生的？在个别情况下，这就是天才如何造就的问题。个人要抗衡传统，追求完全个性化的对世界的认识，有赖于能量、不屈不挠的力量、毅力，这些从何而来？

231

[194]天才的诞生——囚徒机智地寻求获得自由的手段，极冷酷和极耐心地利用每种机遇，哪怕再小也不放过。这个例子

① 【Pütz 版注】强大的精神：原文为法文 Esprit fort。

能告诉我们，大自然有时是如何造就天才——请诸位理解“天才”这个词时别带任何神话和宗教的联想——的：大自然把天才关进监牢，最大程度地刺激它争取自由的愿望。——或者换一种比喻：在森林中完全迷了路，却朝着任意一个方向竭尽全力，想走出森林，有时会发现一条无人知晓的新路：天才就是这样诞生的，世人誉为富于独创的天才。——上文曾经指出，残疾、畸形、一种器官的显著缺陷经常会导致另一种器官异常发达，因为它不仅具备自身的功能，还附加了别的功能。从这点上可以推测出不少辉煌才华的起源。① ——这个关于天才诞生的一般提示可以运用于具体情况，即完美的自由人是如何产生的。②

232

关于自由精神起源的猜测——当赤道的烈日变本加厉地炙烤海面时，别处的冰川就会随之增高；同样，无比强大、不断扩展的自由精神或许也表明了，在某个地方，感觉的烈焰正在不同寻常地升腾。

233

[195]*历史的声音*——一般来说，在天才诞生的问题上，历史似乎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如若虐待和折磨世人，那么无异是在

---

① 【KSA 版注】*上文曾经指出……不少辉煌才华的起源*：如果一个人的眼睛必须具备耳朵的功能，那么他的眼睛会更加敏锐。一种特性的丧失或者不足，通常是一项天赋出色发展的根源。

② 【KSA 版注】自由精神的产生就和天才一样。产生的三种类型。然后适用于自由精神。(Vs)

呼吁他们狂热地嫉妒、仇恨和竞争;如若将他们逼上极端,个人与个人斗,民族与民族斗,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如此,那么也许会这样:仿佛由此点着的可怕能量冒出火星,窜至边上,引得天才的烈焰猛地燃烧起来。意志就像被骑手刺痛撒起野来的骏马,突围而去,跳进了一个另外的领域。——假如谁意识到天才是如何造就的,并且打算将大自然通常的运作方式付诸实践,谁就必须像大自然那样邪恶,那样肆无忌惮。——不过,我们也有可能听错了。①

234

中途的价值——造就天才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有限阶段的特权。这是因为,你不能期待在人类的未来也出现所有那些唯独在以往某个时代的特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事物,比如宗教情感的惊人作用。宗教情感曾经辉煌,但它的时代已成过去,许多无比美好的东西不会再生,因为它们只能在宗教情感中萌芽。生活和文化的地平线上永远不会再有宗教的光环。即使圣徒典型或许只有在理智受到某种拘束的局面中才有可能,但这种局面如今看来是一去不复返了。高度的理智也许曾留给了人类的个别时期,为其所特有:它曾产生——而且它在产生,因为[196]我们还生活在这个时期——,作为意志的一种积聚已久的巨大能量,它通过传承例外地转移到精神目标上。倘若不再培育这种野性和能量,那么上述高度的理智便会完结。人类在半途中,在其存在的中期,也许比到达终点后更接近自己本来的目标。力量,比如制约艺术的力量,可能消失殆尽;对虚谎的、不精确

---

① 【KSA 版注】5 [191]; 5 [194]。(Vs)

的、象征性的东西的兴趣，对陶醉和狂喜状态的兴趣，可能遭到鄙视。是的，一旦生活在完美国家里变得井井有条，那么现在就再也看不到吟诗作赋的动机了，或许只有那些落伍的人还在要求文学的虚构世界。或许，这些人无论如何要满心向往地回眸，反顾国家尚不完美的时代，反顾我们时代背后的半野蛮社会。①

235

矛盾中的天才和理想国家——社会主义者渴望为尽可能多的人谋求一种幸福生活。② 这种幸福社会永久的故乡，即完美的国家，倘若真能建立起来，那么，这种幸福生活就会破坏伟大的才智和强大的个体赖以成长的土壤：我指的是巨大的能量。假如这样的国家成为现实，人类就会衰弱，再也无力造就天才。有鉴于此，难道人们不应该希望生活保持其暴力特征，希望不断产生野性之力、野性之能？③ 这种暴力和野性的特征恰恰是满怀爱心和怜悯的人现在要消灭的，[197]你可以想象的最有爱心者更是带着火热的激情这样要求，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激情之火热、之存在，却全都来自于以暴力和野性为特征的生活。最有爱心者要消灭的正是自己的基础，正是自己本身，而这意味着，他的要求是不合逻辑的，他是不理智的。一个人不可能最高的理智和最大的爱心兼而有之，评说生活的智者也超越了善良，把善良仅仅看成是全面盘点生活时可以附带考虑的东西。智者必

---

① 【KSA 版注】5 [185]。参见 22 [98]。(Vs)

② 【KSA 版注】社会主义者……谋求一种幸福生活：参见 20 [12]。

③ 【KSA 版注】……野性之能?：……野性之能? 关于生命价值的最高评判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时刻的结果：在这一时刻，对立的紧张陷入混乱，意志和理智达到最强，而且这是在一个个体本质中进行的斗争。(Rs)

须抵制不理智的善良提出的过分愿望，因为对他来说，关键是自己这种类型的人能够继续生存，最高的理智终于能够诞生，他至少不会去促进“完美国家”的建立，因为只有虚弱的个体才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基督则不同，我们愿意看作最大爱心之化身的基督促进了人类的愚昧，他站在精神贫民一边，阻碍了最大理智的问世；在这点上，他一以贯之。作为基督的对立面，完美的智者——这点也许可以预言——也必定会阻碍基督的问世。——国家巧妙地保护个体之间互不侵犯，但要是过分强调国家的高贵，个体的人最后就会因国家而衰弱，甚至消亡，——从而最彻底地违背了国家的初衷。①

236

文化带——打个比喻来说，文化的各个时代就像不同的气候带。不过，这里说的气候带是先后排列的，而不是像地理区域那样同时并列的。[198]如果把我们必须进入的文化比做温带，那么以往的文化在总体上会给人留下热带气候的印象。巨大反差，昼夜骤变，铄石流金，五彩缤纷，凡是突然、神秘、可怕的都会去崇拜，暴风雨来时迅雷不及掩耳，大自然的丰饶角满满当当，鲜花和水果四处流溢。我们的文化则不同：天空明亮但尚不耀眼，空气纯净却几乎不变，凉飕飕，时而冷冰冰的。两种地带就是这样泾渭分明。如果我们看到那边，力大无比的形而上学观念是如何压倒和撕碎了最狂热的激情，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

---

① 【KSA 版注】国家巧妙地……违背了国家的初衷：二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悲惨的命运 Vs（《犁铧》）。

5[188]。(Vs)

感觉，似乎眼前的热带里有巨蟒卷曲着、翻滚着绞杀了猛虎。我们的精神气候就是缺少这类现象，我们的想象力是不冷不热的，即使在我们的梦境中也不会出现昔日的民族醒着时看见的东西。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为这种变化感到欣喜吗——即使我们承认：艺术家由于热带文化的消失而受到重创，并觉得我们这些非艺术家又过于清醒？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有权否认"进步"，因为确实至少可以怀疑：在过去的三千年岁月里，艺术是否经历了进步的过程？无独有偶，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如叔本华如果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角度纵观上下四千年的话，也没有理由看到什么进步。——但是对我们来说，文化温带的存在本身就是进步。①

237

[199]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蕴含着现代文化赖以产生的一切积极力量：思想的解放，对权威的藐视，战胜了傲慢出身的教养，对科学以及人类科学传统的热情，挣脱枷锁的个体，求真的烈焰以及对表面现象和单纯效果的厌恶（在一大批有性格的艺术家身上，这种烈焰腾空而起，他们在其作品中追求的只是完美，只是自身高风亮节的完美）。是的，文艺复兴拥有积极的力量，而在我们迄今的现代艺术中，这些力量尚未能够再铸辉煌。尽管有不少污点和劣迹，文艺复兴仍不愧是这一千年里的黄金时期。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宗教改革运动对精神上的老古董提出了强烈抗议。这

---

① 【KSA 版注】Rs 页面上方空白处：希腊人从悲剧地带到温和地带的过渡：诡辩学家。Dm 中以此为标题。参见 23 [110]。

些落后者对中世纪的世界观毫无腻烦之感，面对宗教生活的极度浅薄化这一中世纪解体的朕兆，他们不是理所应当地欢呼雀跃，而是感到万分恼怒。他们使出北欧人的蛮劲，固执地将人类抛回过去，以兵临城下的暴力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即以天主教紧急自卫，同时使科学彻底觉醒和全面统治的局面又延迟了二、三百年，也许还使古典精神和现代精神永远不能融为一体。文艺复兴的伟大使命未能彻底完成，现在变得滞后了的德意志本质（德意志本质在中世纪曾有足够的力量，不断地跨越阿尔卑斯山寻求幸福）使之成了未竟之业。路德得以站稳脚跟，抗议的力量得以壮大，应归功于当初偶然出现的一种奇特的政治格局：[200]皇帝保护路德，把他的改革当作向教皇施加压力的工具；教皇也在暗中优待路德，旨在利用奉行新教的帝国诸侯与皇帝抗衡。各种意图交互作用，而倘若不是这种纵横捭阖的罕见格局，路德就难免像胡斯①那样被烧死的下场——启蒙②的朝阳也许就会提前升起，曙光就会比我们现在目睹的更为绚烂。

238

公正对待生成中的上帝——全部文化史赫然眼前，只见或恶或善、或真或假的各种观念混杂在一起；看着这波涛起伏，你难免有晕船的感觉。这时你就能理解，关于生成中的上帝的观

---

① 【法文 P 本注】胡斯（Jan Hus，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深受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思想影响。他在捷克人民与国王 Wenceslas 的支持下，领导布拉格大学形成了一个威克里夫主义战线。1411 年他被驱逐出教会，开始流亡生活。他在 1413 年写下了 *De Ecclesia*。胡斯最终被判为异端并被处以火刑。

② 【KSA 版注】启蒙：科学。（Rs）

念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安慰:上帝在人类的变化和命运中逐渐显形,并非一切都是盲目的机械运动,并非一切都是各种力量之间无意义、无目的的混战。生成过程的神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前景——宛如在历史的大海边站在灯塔上远眺——,过分注重历史的一代学者在此获得了安慰。这种观念即便再错,也不要为此气恼。只有叔本华那样否认发展的人,才会对这历史波涛的悲哀全然不察;因为他对生成中的上帝以及这样假定的必要性一无所知,所以有理进行①嘲讽。

239

[201]过了季节的果实——希望人类有更美好的未来,但从某种角度来看,任何更美好的未来必然也是更糟糕的未来。如果相信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便能集以前各阶段精华之大成,比如在艺术创作上必然登峰造极,那么不过是在想入非非罢了。事实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亮点和魅力,与其他季节的长处毫不相关。在宗教之中及周围生长起来的,一旦宗教毁灭了就不能再生长;最多有零星几根迟到的压枝,会给人造成还在生长的假象。对老艺术的短暂回忆也是如此,这种状态能透露出失落感和匮乏感,但不能证明有促使新艺术诞生的力量。

240

越来越严肃②的世界——一个人的文化素养越高,免受戏

---

① 【KSA 版注】进行:此处在 He^1 和 He^2 中有引号。

② 【Pütz 版注】严肃:Severität。

弄和讥讽的领域就越多。伏尔泰①衷心感谢上苍发明了婚姻和教会，说上苍这样是为了让我们高兴开怀。不过，他和他的时代，以及他之前的16世纪，对这些主题从头到尾都在嘲笑。今天在这个领域能说的俏皮话都落伍了，尤其是太廉价了，反倒不能吸引买家。如今人们要追问原由，如今是严肃的时代。现在谁还会坚持诙谐地看待真实与精致表象之间的区别，人之所是者和人之愿是者之间的区别？一旦去寻找原因，对这些反差的感觉马上就会大变味。越是透彻地[202]理解了生活，就越是不会嘲笑，或许最后还会嘲笑一下“理解生活的透彻性”。

241

文化天才——如果要想象一个文化天才，那么他该是个什么模样呢？说谎、施暴、极端自私，玩起这套来他是轻车熟路，所以只能称他为恶魔。然而，他时隐时现的目标却是伟大和善良的。他是半人马星座，一半是人，一半是马，而且头上还有天使的羽翼。②

242

奇迹教育——不再相信上帝信仰以及上帝的关怀，才会对

---

① 【法文P本注】伏尔泰于1734年写下《论英人书简》（又译《哲学通信》）（*Les lettr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nglais*），对英国政治制度做了评述。伏尔泰利用此书来提倡实验科学——也就是他拿来和“笛卡儿式科学”相对立的“牛顿式科学”和人性信仰，并由此开始对天主教义的批判。

② 【KSA版注】参见21［76］

Rs结尾处：（普罗［米修斯］和他的神鹰）。

教育真正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样，只有不再相信所谓奇迹疗法，医学才能蓬勃发展。但迄今为止，大家都相信奇迹教育，看到最富创造力的最强者在混乱无比、目标不明的艰难处境中成长起来了：这难道是正常现象吗？——现在人们会去，不久也会在这类情况下更仔细地审视，更谨慎地考察，但永远不会发现什么奇迹。在同样的境遇中，无数人不断地归于毁灭，而得救的个别人却雄壮起来，因为他以坚不可摧的天生力量承受住了这种困境，而且这种力量①更加强大，运用起来更加娴熟了。奇迹只能这样来解释。教育要是不再相信奇迹，就必须注意三点：首先，有多少能量继承下来了？其次，[203]哪里还可以激发新的能量？第三，个体如何适应文化极富多样性的要求，同时自己又不至于陷入不安，自己的独特性不至于分崩离析？——总之，个体如何纳入②私人文化和公众文化的复调结构，如何在主唱的同时又伴奏？

243

医生的未来——如今没有一种行当像医生职业这样蒸蒸日上，在宗教医生即救助灵魂的牧师不能再在众人掌声中表演巫术，有教养者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了。医生了解并能熟练运用最好最新的方法，掌握了使诊断学家声誉鹊起的本领，即懂得如何快速由果推因；但是这样，他的精神学养仍然还没有达到顶峰。除此之外，他还得善辩，能因人而异地施展口才，让每个人都打开心扉；他还得有大丈夫气概，让人一

---

① 【KSA 版注】这种力量：此时的力量。(He[1])

② 【KSA 版注】纳入：见于 He[1]，GA。Dm，Ed 作“融入”。

看就不再怯懦(怯懦是所有病人身上的蛀洞);他还得像外交家那样随机应变①,能在为了病体复原必须欢笑者和出于健康原因必须(和能够)搞笑者之间周旋;他还得像警探和律师那样细腻,能理解别人心底的秘密②又守口如瓶;——总之,现在要当好医生,就必须掌握所有其他职业的窍门和特权:用这些将自己武装起来之后,他才能为整个社会造福,做更多的好事,创造更多精神上的欢乐和财富,防止恶心、恶意、恶行(下体常是令人呕心的恶之源)的产生,建立[204]灵与肉的贵族风范(作为婚姻的促成者和阻碍者),善意地剪除所有折磨灵魂和啮咬良心的东西。唯有如此,他才能从“行医者”成为救世主,而无须创造什么奇迹,也不必让别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244

与疯狂为邻——感觉、知识、经验的总和,即文化的全部重负,变得如此之大了,以至于神经和思维的力量若过度兴奋,就会产生普遍的危险,甚至欧洲各国的文明阶层都会患上神经官能症,名门望族里几乎都会有人疯疯癫癫的。如今人们虽然以各种方式关心健康,但是关键还是必须设法缓解上述紧张感,减轻沉重的文化负载。尽管这要付出巨大代价,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余地,让我们产生对于*新文艺复兴*的巨大希望。深情,激情,这些洋溢的情感必须归功于基督教、哲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而

---

① 【KSA 版注】*像外交家那样随机应变*:像皮条客那样随机应变。(Dm)

② 【KSA 版注】*律师那样细腻,能理解别人心底的秘密*:辩护士那样细腻,能猜出别人心底的秘密。(He[1])

如若不想让这些情感像野草一样在我们中间蔓延，就必须呼唤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在总体上比较冷静，比较怀疑，尤其会使主要因基督教而变得如此狂热的对终极真理的信仰冷却下来。

245

文化铸钟——文化就像一口钟，钟在粗陋材料制造的铸模罩壳里面铸就，文化在由所有个体、所有民族的谎言、暴力、极度[205]膨胀构成的罩壳里诞生。现在到了该拿掉这罩壳的时候了？液态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善良有利的动机，情感高贵的习惯，这些已经变得如此可靠，如此普遍，不再需要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谬误了，不再需要残酷和暴行作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了？① ——要回答这些问题，上帝的暗示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了，我们依靠自己的洞察力作出决定。人在总体上接过了对大地的统治权，人必须作为"全知者"目光敏锐地监视文化的未来命运。

246

文化的独眼巨人②——冰川坐落的盆地里满是沟洼，看到这景象你也许不会相信，有一天那里会出现草木森森、溪流潺潺的山谷。人类历史也是如此，野性十足的力量开辟自己的道路，

---

① 【KSA 版注】民族与民族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了?：见于 He^2，GA。Dm，Ed 作"民族与民族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了"。

② 【Pütz 版注】独眼巨人：Zykloen，希腊神话中的形象，在荷马作品里是遥远西方的独眼巨人。

虽然起先不无破坏性，但是这种活动非常必要，以便过后一种温和的文明能在这里建起自己的屋宇。这可怕的能量——就是人们所说的恶——是人类的建筑师和修路工，犹如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①

247

人类的循环——或许，整个人类只是特定物种的一个为期有限的演变阶段。人来自猿猴又归于猿猴，而对这奇怪的[206]喜剧性结局谁也不会感兴趣。主要由于基督教的传播，罗马文化衰亡了，罗马帝国的人普遍丑陋化的现象随之占了上风。同样，整个世界的文化一旦衰亡，就可能导致人在严重得多的程度上丑陋化，最后野兽化，直到成为猿猴那样的动物。——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注意这种前景，所以我们也许能够防止人类在未来如此收场。

248

对进步无望者的宽慰话——我们的时代给人以过渡阶段的印象：老的世界观和老的文化部分尚存，而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文化没有站住脚，没有成习惯，所以也就缺乏完整性和一贯性。看来似乎一切都会乱，老的会绝迹，新的不中用，而且越来越弱。然而，练习行军的士兵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显得前所未有的笨拙，不踏实，因为肌肉运动一会儿按照老方式，一会儿又按照

---

① 【KSA版注】满是沟洼的盆地后来成了草场——关于野性的比喻。（Vs）

新方式,两者都无力胜出。我们摇摆不定,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陷入怯懦和放弃新的战果。再说,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我们已经破釜沉舟,我们别无他择,不管事情如何发展也只能鼓起勇气。——让我们迈步向前,让我们离开原地! 我们的举止或许看上去是进步,如果不是,那么或许腓特烈大帝的话是对我们说的,使我们得到安慰:啊,我亲爱的苏尔茨①,您还不太了解我们都从属于的这个该死的种族。②

249

[207]为文化的过去而痛苦——谁弄清楚了文化问题,谁就会像不义之财的继承者或者靠祖先暴行掌握权柄的王侯那样感到痛苦。他会悲哀地想起自己的由来,经常羞愧,动辄发怒。他以自己财产为指向的那些力量、生活意志和欢乐,经常全都为保持平衡而累得够呛,因为他忘不了自己的由来。眺望未来他不无伤感,他知道,将来子孙也会像自己一样为过去痛苦。

250

风度——随着宫廷影响的削弱,随着已然终结的贵族统治的影响的削弱,良好的风度烟消云散了。只要留意一下公众行

---

① 【法文P本注】苏尔茨(Johann Georg Sulzer,1720—1779),瑞士哲学家、作家,曾写过修辞学方面的论文。

② 【KSA版注】啊,我亲爱的苏尔茨……这个该死的种族:参见康德,《实用人类学》,1798,Ak. Ausg. VII,332注释。

【Pütz版注】此句引文的法文原文如下:Ah, mon cher Sulzer, vous ne connaissez pas assez cette race maudite, à laquelle nous appartenons。

为，就不难发现这种后十年不如前十年的过程：公共行为显然越来越粗俗了。没人再懂得如何发挥聪明才智去巧妙地表示崇敬和进行奉承，因此就产生了这种可笑的事实：在必须（例如对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艺术家）表示崇敬的情况下，如今只好去挪用那些无比深情、忠诚、质朴的语言——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缺乏才智和优雅。在公开庆典上聚首的时候，人显得越来越笨拙，但从表面上看是更富情感、更为真诚了。——然而，风度应该如此江河日下吗？在我看来，不如这样说：风度在低空盘旋，接近谷底了。如果社会对自己的意图和原则更有把握，以便这些意图和原则能起形式教育的作用（这些以往来自形式教育的风度，[208]如今人们继承和掌握得越来越差劲了），那么就会在交往、仪态、表达方面显出风度来，而且风度肯定是必要的，简直就是自然的，一如这些意图和原则。这样的结果就是：时间和工作得到更好的安排，体操成了美好的休闲时刻的伴侣，思考变得更为频繁和严谨，甚至身体也因而敏捷起来。——当然，在此不妨略带嘲讽地纪念一下我们的学者，他们这些想成为新文化先驱的人是否确实具备出众的良好风度？恐怕并不具备，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精神上有这样的意愿，但是他们的肉体却过于软弱。[①] 过去的东西还在他们的肌肉里大行其道，他们还没有自由的地位，一半是置身尘世之中的牧师，一半是依赖名流望族的教师，此外还被迂腐、拘泥的科学和平庸、过时的方法弄得四肢畸形、半死不活了。即是说，他们至少肉体依旧是、甚至其精神的四分之三也依旧是一种古老的、老掉牙的文化的廷臣，而且这廷臣本身也老掉牙了。新精

---

① 【KSA 版注】尽管精神上……却过于软弱：参见《马太福音》，26：41。

神，有时在这副皮囊里咕噜作响的新精神，暂时也只能使他们更加晕头转向、惶恐不安。在他们身上，既有过去的幽灵徘徊，也有未来的幽灵出没。既如此，他们做不出最悦目的表情，摆不出最喜人的姿态，又何奇之有？①

251

科学的未来——科学给予在其中劳作和探究的人诸多乐趣，而那些学习其成果的人就所得无几了。因为所有重要的科学真理必定逐渐成为日常事物，[209]所以连这一点儿欢乐也难免消失，正如我们对学习如此令人赞叹的乘法口诀表早就没了兴趣一样。既然现在科学本身带来的乐趣越来越少，通过对令人安慰的形而上学、宗教和艺术的怀疑而剥夺了的乐趣越来越多，那么几乎全部人性所基于的最大的快乐之源就日益枯竭了。因此，高级文化必须赋予人一个双重大脑，就像两个脑室，一个主管科学感知，另一个专司非科学感知，两者并行不悖，而且独立可分；这是一种健康的要求。一个区域里是力量的源泉，另一个区域里是调节器；要以幻象、激情和片面性来升温，也得通过认知性的科学来预防过热导致的恶果。——倘若高级文化的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就能十拿九稳地对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预言②：求真若不能带来乐趣，求真的欲望就会不复存在；幻觉、谬误、想象因为与乐趣紧密相连，也就会逐步夺回以前的

---

① 【KSA 版注】即是说……又何奇之有?：他们不是勇气非凡的自由人，而是老朽文化的古怪羸老的朝臣。(Vs)

② 【KSA 版注】倘若高级文化的这一要求……作出预言：如果没有意识的引导，发展的道路就会两样。(Dm)

地盘；接下去便是科学成为废墟，野蛮东山再起；人类只好像珀涅罗珀①那样，在夜间拆掉布料，到了白天又重新纺织。但是，谁又能向我们担保，人会不断地具备这样做的力量？②

252

认识的快乐——认识活动是研究者和哲学家的基本特点，它为什么和快乐联系在一起？首先和首要的原因是，在认识过程中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和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体操[210]仍能使人快乐是同一个道理。其次，在认识过程中人能超越以前的观点及其代表，成为胜利者，或者至少认为自己成了胜利者。第三，即使只是一点不怎么起眼的新认识，我们也觉得自己在众人之上，觉得在这点上自己是唯一掌握了真理的人。③ 这三点是主要原因，但视认识者天性的不同，还有不少次要原因。——关于次要原因，有一份长长的目录，在人们不会去找的地方，在我以叔本华为题的一篇意在告诫④的文章里⑤。对文中开列的目录，有经验的知识仆人都能满意，即使他们会认为那几页上淡淡的讽刺是多此一举。多此一举的原因是：如果确实“必

---

① 【译注】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妻子。

② 【KSA 版注】人类只好像珀涅罗珀……具备这样做的力量？：斯特恩在《项狄传》曾讲到这一全过程。（Dm）；参见 21 [42]，21 [53]。

③ 【KSA 版注】我们也觉得自己在众人之上，觉得在这点上……：我们也觉得自己比众人高明，并从此觉得在这点上……（He[1]）

④ 【Pütz 版注】告诫：paränetisch。

⑤ 【KSA 版注】我……文章里：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的告诫文字里（Cb）（MA 应该首先是用笔名发表的，参见年表）。

【法文 P 本注】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1874）第三篇“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须把大大小小的许多非常人性的欲望浇铸在一起”①学者才会诞生，如果学者确实虽是贵金属，但非纯金属，而是“各种大不相同的动机和刺激掺合在一起的产物”②；那么，这同样适用于艺术家、哲学家、道德天才——以及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的伟大和光辉的名字——的诞生和本质。凡是人性的，其起源都可以讽刺地去看，所以世上的讽刺是如此多余。③

253

忠实作为可靠性的证据——一种理论完美的标志是：其创建者有四十年之久未对它产生怀疑。我却肯定，从来还不曾有一位哲学家最后不藐视——或者至少以怀疑的目光俯视——自己早年的哲学。或许他不公开[211]谈论这种转变，因为要面子，或者——天性高贵者更经常这样——为了体贴地保护自己的追随者。

254

有趣现象的增长——在高等教育中，人会对一切产生兴趣，

---

① 【KSA 版注】“必须把大大小小的许多非常人性的欲望浇铸在一起”：参见 SE 6，Bd. 1，399，23－24。

② 【KSA 版注】“各种大不相同的动机和刺激掺合在一起的产物”：参见 SE 6，Bd. 1，394，25－26。

③ 【KSA 版注】为什么这一认识如此有趣？——1）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2）充满了对他人的胜利感。3）一处比别人强就以为我们比所有人都高明。还有许多次要原因。认知的方法是在争吵中获得的。（Vs）参见 MA 634。

在 Rs 中尼采曾为自己作了纪录：我关于学者动机的引言。

迅速发现事物有何教益可用以填补自己思想上的空白或者证明自己某一思想的正确。这样就越来越不感到乏味，心情也越来越不容易激动。最后就像草木丛中的博物学家一样，他在人群中发现自己也是一种现象，一种只能强烈地激发他认识欲望的现象。

255

对同时性的迷信——人们以为，同时性意味着相关性。远方有亲戚撒手人寰，我们同时就会梦见他，——你看不就是这样！不过，无数亲戚去世了，却并未进入我们的梦境。这就像在海难中发誓，以后在神庙里却看不到死者的还愿牌。——人死了，钟停了，猫头鹰在叫；这些事在夜里同时发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由此预感者认为，人与大自然亲密无间；但过奖了，实际上人并非如此。——这种迷信以比较精致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画家身上，他们总是如同患上恐水症一样害怕所有无意义的并列，却不知正在这种并列中，各人、各民族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

256

[212]科学锻炼的是能力，不是知识——人们有时以严谨的态度从事严谨的科学，这样做的价值并不在于科学获得的成果，因为与无数值得了解的知识相比，这些成果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科学能促进能量、韧劲和推断力的增长，人们学会了以符合目的的方式达到目的。就这点而言，无论以后会去从事什么，

曾是科学人总是一桩幸事。①

257

科学的青春魅力——探究真理暂且还有这样的魅力：无论何处，真理都与变得黯淡和乏味②的谬误泾渭分明。但是，这种魅力会越来越少。虽然我们目前还处于科学的青春期，习惯于像追求妙龄少女般地追求真理，不过，有朝一日少女成了怏怏不乐、目光阴沉的半老徐娘，我们会怎么样？几乎③在所有科学中，核心理论都是或在其初期形成，或尚待探寻。如果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发现，研究者只能在秋天可怜地拾点儿麦穗（在某些历史学科④中，人们就能对此有所体验），这样的工作还有什么魅力可言？⑤

258

人类的塑像——文化天才工作起来就像铸造帕尔修斯⑥塑像的切利尼⑦。切利尼发现金属液体不够用，但[213]不够又不

---

① 【KSA 版注】总是一桩幸事：总是一桩幸事。[这一点必须是所有人的要求，然后在国事和习俗中才会变得一以贯之。](Dm)

② 【KSA 版注】变得黯淡和乏味：粗暴专横且强人所难的。(Dm)

③ 【KSA 版注】虽然我们目前……几乎：少年拥抱爱人的方式和男人完全不同。同样，几乎。(Dm)

④ 【KSA 版注】历史的学科：哲学的学科。(Dm)

⑤ 【KSA 版注】参见 21 [44]。

⑥ 【Pütz 版注】帕尔修斯：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

⑦ 【译注】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帕尔修斯雕像为其代表作。

行，于是便把锅碗瓢盆反正能拿到的东西都往里扔。文化天才也一样，他把谬误、恶习、希望、幻象等等一股脑儿地全扔进去，无论这是好铜还是烂铁，因为人类的雕像必须成型，必须完成。不时地用些劣质材料，又有什么关系？

259

一种男性文化——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是男人的文化。至于女人，伯里克利①在其挽词中已一语道尽：她们的最好境遇就是男人对她们尽可能地只字不提。——男人和少年之间的情爱关系在一种我们难以理喻的程度上是所有男性教育必要的和唯一的前提（有点像我们这里的女子高等教育，它长期以来是通过私情和婚姻而实现的），希腊天性的力量将其理想主义全都投射在这种关系上，也许以后再也不曾像在公元5—6世纪那样关爱青少年，使其止于至善（*美德*）②，——用荷尔德林的精彩格言来说，就是"人爱着献出了自己的至善"。③ 这种关系抬得越高，和女人的交往就跌得越低：生育而已，泄欲而已，——岂有它哉！根本没有精神上的交往，甚至谈不上真正的私情。倘若进一步考虑到，任何竞赛和表演都没有女人的份，那么，宗教礼拜就成了④婆

---

① 【KSA版注】伯里克利：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45。【译注】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

② 【Pütz版注】美德：virtus，男子的干练。

③ 【KSA版注】"人爱着献出了自己的至善"：参见荷尔德林，《恩培多克勒之死》，I；尼采摘自《荷尔德林生平简介及作品选读》，莱比锡，1859年，（现代经典作家丛书65）85，BN。

④ 【KSA版注】生育而已……宗教礼拜就成了：原为 τευοποιια，ηδονη— 别无他物，没有精神的交流，没有真正的钟情。然后 αγων，同样把女人排除在外。宗教祭礼是。（Rs）

娘们唯一比较上档次的娱乐了。——即使在悲剧中有伊莱克特拉和安提戈涅[①]粉墨登场，人们也只是[214]在艺术上、而不是在生活中容忍这些女性人物的存在，正如我们如今在艺术中乐于观赏、在生活中却不能容忍所有激情洋溢的东西一样。——婆娘们没有其他任务，只需献出美丽、有力、父亲特征在其中尽可能得以延续的躯体，从而抗衡一种高度发达文化中愈演愈烈的对神经的过度刺激。这使得希腊文化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保持青春，因为在希腊母亲的身上有希腊的天才不断地回归自然。[②]

260

对“大”有利的成见——人显然过高地评价一切伟大和杰出的东西。这源自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看法，觉得一个人若能倾全力于一个领域，仿佛变成一个巨大的器官，那么这是极为有利的。当然，对人本身来说，均衡培养自己的力量更为有利，能带来更多的幸福，因为每种才华都是吸血鬼，会把其他能力的血气和能量吸得精光；而且，人再有才华，要是生产过度也会近于癫狂。在艺术领域中也是如此，偏于一端者容易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被这些怪才迷住，却是一种低级得多的文化才会导致的现象。人出于习惯，总是拜倒在一切力图掌权者的脚下。

---

① 【Pütz 版注】伊莱克特拉：阿伽门农的女儿，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人物；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的女儿，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人物。

② 【KSA 版注】和现在差不多，女人们更高等的教育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因为终有一死的凡人只要在爱，就会将最好的东西奉献出去。）（Vs）

261

精神暴君——只有在神话之光照到的地方,希腊人的生活才会闪耀,否则就是一片阴郁。希腊哲学家却剥夺自己的这种神话,难道他们打算离开阳光,[215]步入阴影,归于黯淡?然而[①],草木不躲避光亮,这些哲学家其实也只是在寻找更明亮的阳光,他们嫌神话还不够纯净,不够辉煌。他们在知识中,在他们每个人都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中,找到了这种阳光。在当时,知识还颇有光泽,它还年轻,对前进路上的种种艰险所知甚少[②],还能希望一跃而入万物中心,然后在那里解开世界的迷团。这些哲学家对自己、对自己的"真理"坚信不移,挥舞"真理"将邻居和先辈全都打翻在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好斗的暴君。或许因为对占有真理的信仰而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幸福感,但这种信仰的严酷、傲慢、专制和邪恶也是世不二出。他们是暴君,是每个希腊人都愿意是、如果力所能及的话也就会是的暴君。或许只有梭伦[③]是个例外,他在诗中说自己对个体的暴君嗤之以鼻。但他此举却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爱,对自己立法活动的爱,而做一个立法者,不过是暴君统治的一种精致的形式。巴门尼德[④]也立

---

① 【KSA 版注】打算……?然而:打算[他们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灰色?]然而。(Dm)

② 【KSA 版注】它还年轻,对前进路上的种种艰险所知甚少:人们还年轻,对思想家路上的种种艰险所知甚少。(Dm)

③ 【译注】约前 658—前 559,古雅典政治家、诗人。

④ 【译注】约前 515—前 450,古希腊哲学家。

【法文 P 本注】巴门尼德(Parménide)是色诺梵那(Xenophane)的学生,成年以后定居雅典。按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他还是一个立法者(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IX,23)。

法，毕达哥拉斯[①]和恩培多克勒[②]或许也立法，阿那克西曼德[③]建立了一座城市。[④] 柏拉图[⑤]是一个肉身化了的愿望：成为最高的哲学立法者和建国者；他似乎为自己的本质未能实现而痛苦万分，他的心灵到后来灌满了无比忧郁的黑胆汁。希腊哲学界越是失势，就越是在这些苦胆汁和诽谤欲的作用下心如刀绞。在各帮各派上街为各自的真理辩护时，这些求真者的心灵都涂满了嫉妒和诽谤的泥浆，周身都翻滚着专横作风的毒液。[216] 无数这些相互为敌的小暴君简直都想把对方生吃了，哪里还有一点儿爱，为自己有知识而感到的快乐也所剩无几了。——暴

① 【译注】约前580—前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法文P本注】毕达哥拉斯还是一个政治宗教改革者。他的理论对恩培多克勒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参见狄奥多罗，XII，9；扬布利克，《毕达哥拉斯生平》，248起。

② 【译注】前490—前430，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医生。

【法文P本注】恩培多克勒的思想极大地吸引了尼采本人。有关这位古希腊哲人的生平与思想，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VIII，64—66。

③ 【译注】约前500—前428，古希腊哲学家、天文学家。

【法文P本注】阿那克西曼德是伊奥尼自然主义学派的代表人，视apeiron（不定）为第一本原。参见G. B. Burch，"Anaximander, the First Metaphysician", in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49。

④ 【KSA版注】巴门尼德……建立了一座城市：关于巴门尼德，参见Strab. VI 1, 252；关于毕达哥拉斯，Polyb. II 39, 1 ff.；关于阿那克西曼德，Aelian. V. H. III 17。

【KSA版注】乌龟……历史：乌龟［：总是慢慢向前。］历史。(Dm)

⑤ 【法文P本注】柏拉图出身于雅典执政阶层的贵族家庭。他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试图实现其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回雅典，创立学园。叙拉古老王去世后，他曾再次出行以辅佐新王，但未果。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王制》和《法义》中。

君大都死于谋杀，其子孙后代大都夭折，这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精神领域的暴君：他们的历史是短暂的，充满暴力的，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会骤然消失。可以说，希腊伟人好像十有八九都来得太晚了，埃斯库罗斯[①]、品达[②]、狄摩西尼[③]、修昔底德[④]都是如此；他们后面还有一代人，然后就断了香火。这就是希腊历史上暴风骤雨一般让人毛骨悚然的现象。虽然在今天，人们欣赏乌龟的福音，历史思维几乎只意味着任何时代的历史都是按照这句话来创造的："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做尽可能少的事情！"但是，啊，希腊的历史如此风驰电掣！[⑤] 生活之铺张、之无度空前绝后！我绝不相信，希腊人的历史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尽管它有这样的美誉。希腊人有千姿百态的才华，不可能像和阿喀琉斯赛跑的乌龟[⑥]那样逐步渐进，也就是像人们所说的自然发展。

---

① 【法文 P 本注】埃斯库罗斯的墓志铭上称其为自己的祖国的捍卫者。

② 【译注】约前 518—前 438，古希腊诗人。

【法文 P 本注】品达(Pindare)似乎对雅典的民主政制没有什么好感。他把自己的许多诗歌题献给叙拉古的僭主或 Cyrène 的国王。

③ 【法文 P 本注】狄摩西尼被认为是阿提卡地区十大雄辩家之首。他曾经与来自马其顿的 Philippe de Macedoine 举行辩论，并发表了著名的 *Philippiques* 和 *Olynthiennes*。

④ 【法文 P 本注】修昔底德曾受修辞家高尔吉亚(Gorgias)和安提丰(Antiphon)的影响。他的贡献在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其时代的事件做出了详实的记录。

⑤ 【KSA 版注】虽然在今天……如此风驰电掣！：参见 6 [43]。

⑥ 【KSA 版注】和阿喀琉斯赛跑的乌龟：石头和愚蠢(Dm)；参见 6 [27]108，13—14。

【法文 P 本注】"阿喀琉斯和乌龟"是芝诺(Zenon d'Elée，约前 450 前后)的著名论题之一。芝诺是古希腊哲人、诗人，巴门尼德的学生。这位"辩证法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语)提出了一系列论题，以反驳运动(当时人们称为"矛盾")的存在性，从而证明巴门尼德的存在统一体的理论(参见柏拉图，《巴门尼德》，128a—e)。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VI)中提到了芝诺所运用的四组矛盾对立体。尼采在 1873 年的一篇题为《古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文章里对芝诺作了研究(NW，KX，p. 5—92)。

希腊人是快的，快进，但也快退：整部机器全速运转，只要扔一粒石子进去，齿轮就会崩裂。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一粒石子①。哲学学科迄今为止极有规律的、当然速度过快的发展在一夜之间就陷入了停顿。② 并未受到苏格拉底魔力影响的柏拉图是否本来能够发现一种更高级的、现在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的哲人类型？这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他之前的时代就像这些类型的雕塑作坊。五、六世纪似乎作出了[217]比本身的成就更多、更大的许诺，但只是停留在许诺和宣告上。③ 损失什么都比不上损失一种类型，损失一种新的、迄今未发现的、最高级的哲学生活可能性。即使老的类型也大部分没能很好地流传下来④，我

---

① 【法文 P 本注】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说法，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399）是“构成世界历史的中心人物”。问题应运而生：没有苏格拉底，世界的历史会是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奇特的哲人，选择了贫穷和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象征着最初的哲人（所谓“前苏格拉底哲人”）和后世哲人的过渡。他的一生基本上是这么度过的：在街上向雅典人提问题，和他们交谈，往往还以他特有的讥讽方式而激怒对话者。由于苏格拉底是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蒂亚的朋友（后者在前 403 年的民主复兴运动中叛逃），再加上败坏社会等罪行，他被判死刑，饮鸩而死。柏拉图在《克力同》和《斐多》这两篇对话里追忆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哲人之书》（IV）中，尼采如此评价苏格拉底的成就：“1. 摧毁审美的天真性；2. 把科学减缩至虚无；3. 对艺术毫无感觉；4. 将个人从其历史联系中解脱出来；5. 对话的冒失和必要的唠叨。”

② 【KSA 版注】哲学学科……陷入了停顿：当时，[哲思的]希腊人在一夜之间就病得快要死了。（Dm）

③ 【KSA 版注】似乎作出了比本身的成就更多、更大的许诺，但只是停留在许诺和宣告上：似乎作出了比能兑现的更多、更大的许诺。两者之间总有剪刀差。（Dm）

④ 【KSA 版注】没能很好地流传下来：没能很好地流传下来，难以卒读，所以。（Dm）

觉得从泰勒斯[①]到德谟克利特所有哲学家[②]的身影都极难辨认。谁能重塑这些形象，谁就能跻身于最强大、最纯粹类型的行列。当然，这种能力非常罕见，连后来研究古老哲学的希腊人也没有这种能力[③]；尤其是亚里士多德[④]，他站在这些类型面前时，脑袋上似乎没长眼睛。哲学巨匠们[⑤]似乎都白活了，或者似乎本该为酷爱吵架和辩论的苏格拉底学派的那一大帮人作好准备。[⑥]如上所述，发展过程在此出现了一个缺口，一个断层。肯定曾有大难降临，人们本可以在硕果仅存的雕像上辨认出那次雕塑大预习的意义和目的，但这座雕像破裂了，或者说失败了。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永远地成了工场里的秘密。——大思想家

---

① 【译注】Thales，约前 624—前 54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

【法文 P 本注】泰勒斯是古希腊七贤之一。他一生从政、从商，并记录了他在近东地区的旅行见闻。泰勒斯的根本观点是："水是本原，是第一元素，或万物之源。"他的许多研究都以这个物质的第一元素"水"为对象。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曾成功地预测了发生在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8 日小亚细亚地区的一次月蚀。尼采在其《古希腊悲剧时代的哲人》中多次提到泰勒斯，并解释了后者的哲学观点。参见 NW，KX，p. 92。

② 【法文 P 本注】尼采对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的哲学的评判，参见《哲人之书》，IV，195。

③ 【KSA 版注】谁能重塑……希腊人也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发觉了蕴藏在这最特殊、最美丽类型里的财富，这种类型中最精华的部分，后来被希腊人忘记了。（Dm）

④ 【法文 P 本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 A 篇里分析了柏拉图以前的哲人，其中第四章提到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西曼德、德谟克利特，第五章则提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

⑤ 【KSA 版注】似乎没长眼睛。哲学巨匠们：似乎没长眼睛［；他令人不解地缺少对伟大的复调天性的感知力。］哲学巨匠们。（Dm）

⑥ 【KSA 版注】酷爱吵架……准备：酷爱吵架和辩论的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那一大帮人。（Dm）

们都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都成了暴君，连希腊人的思想史也带上了他们的政治史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充满暴力、过于仓促的危险特征——在希腊人那里发生的这类事并未就此告终，许多类似现象直到最近还依然存在，尽管渐渐少了，而且几乎不再伴随有希腊哲学家的那种淳朴的良心。因为，从整体来看，现在与此背道而驰的学说太强大了，怀疑的声音太响亮了。精神暴君的时代过去了。在高级文化的领地里当然也总会有一种统治力量，——[218]但是，这种统治力量现在落入了精神寡头们的手中。尽管有空间上和政治上的距离存在，他们还是成了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能相互辨认和承认，公共舆论以及影响大众的报刊杂志撰稿人会作出和传播对此有利和不利的评价。以往导致隔阂和敌对的精神优越感现在通常起着聚合作用。如果不是在这里或那里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同样条件下生活，如果无论在与肤浅的精神和肤浅的教养这类暴民统治特征的斗争中，还是在偶尔尝试通过影响大众而建立暴君专制的过程中都不能拉住这些同类的手，个体的人怎么能维持自己的地位，怎么能在生活中反潮流走自己的路？寡头们谁也离不了谁，他们在同类身上找到最大的快乐，知道他们的徽章是什么，——但尽管如此，他们中的每个人又是独立的，在自己的位置上战斗、取胜、宁死不屈。①

262

荷马——荷马早早地就开始泛希腊化了，这点仍然是希腊文化中最重要的事实。希腊人获得的一切精神自由和人性自由

---

① 【KSA版注】参见5［7］；6［7］；6［23］；6［27］；6［28］；6［43］；6［47］。

均源于此。但同时，这又是希腊文化真正的厄运，因为荷马的集中化导致了肤浅化，消解了相对严肃的独立本能。从希腊文化的最深处不时地浮现出对荷马的异议，然而荷马始终战无不胜。所有伟大的精神力量都是既有解放作用，也有压迫功能；不过，对人施行暴政的是[219]荷马，还是《圣经》，或者是科学①，这当然是有区别的。②

263

才能——高度发达的人类，比如现在的人类，其成员都是天生有才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才华，但很少有人天生就具备或经教育而获得如此程度的韧劲、毅力和能量，从而真正地成为人才，即成为他之所是。这意味着，才华是工作和行为中释放出来的。③

264

才气横溢者不是被高估，就是被低估——不讲科学、但有才华的人对任何才气的迹象都很重视，无论这才气是在正途还在歧途上。他们最希望和他们交往的人能以才气来款待、激励和鼓舞他们，带动他们亦庄亦谐，至少为他们避免无聊而提供最灵验的护身符。崇尚科学者则不同，他们知道，才思如

---

① 【KSA 版注】或者是科学：和亚里士多德。(Rs)

② 【KSA 版注】Vs：5 [146]。

③ 【KSA 版注】成为他之所是：引自尼采多次引用的品达在 Pyth. II. 72 中的话；参见 EH-Untertitel。

泉涌的能力必须受到科学精神最严格的约束。并非那些闪闪发光、使人激动的东西，而是通常并不起眼的真理，才是科学精神想从知识树上摇落下来的果实。科学精神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无聊”和“才气”不作区分，它在本身魔力的驱使下走过不毛之地，也穿越热带丛林，无论到那里，它只喜欢那些真实的、可把握的、纯粹的东西。——因此，三流学者便蔑视和怀疑所有才气横溢者，而才气横溢者则[220]往往厌恶科学，比如艺术家十有八九都是这样。①

265

学校里的理性——严谨的思维、慎重的判断、合乎逻辑的推理，学校没有什么比培养这些行为能力更重要的任务了。所以，凡是不能用来实施这些行为的事物，比如宗教，就不在学校考虑范围之内。学校担心，人的愚昧、习惯和需求会让绷得紧紧的思想弓弦松弛下来，因而只要影响所及，学校就大力推行作为人之本质和特征的东西：“理性和科学乃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力量”②——至少歌德如是说。——伟大的博物学家冯·贝尔③认为，欧洲人都比亚洲人优越，因为欧洲人练就了一种为信仰之事说明原因的本领，而这是亚洲人完全力不能及的。欧洲跨进了严密思维和批判思维的学校，亚洲人则依然分不清诗与真，不知

---

① 【KSA版注】科学精神想从知识树上摇落下来的果实：它想追求的女性。（Rs）

② 【KSA版注】“理性和科学乃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力量”：参见歌德，《浮士德》，I，1851—1852。

③ 【译注】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1792—1876），爱沙尼亚动物学家，胚胎学奠基人，地理学和人种学的先驱。

道他们的信仰是源于自己的观察和真正的思维，还是源于幻想。——学校里的理性使欧洲成为欧洲；在中世纪，欧洲又开始成为亚洲的附庸和垂饰，——也就是丧失了受之于希腊人的科学意识。①

266

文科中学课程被低估的效果——人们认为，文科中学的价值[221]与其说是真正在课上学到、带回家再也丢不了的东西，毋宁说是老师教了、但学生不愿学、学了也想尽快扔掉的东西。阅读经典——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承认——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怪异的过程：经典摆在年轻人面前，但是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成熟到能阅读经典的程度，至于讲授经典的老师，他们一开口、甚至一露面就会使好作者染上粉霉病。然而，在此人们经常忽视了一种价值：——这些老师说的是高级文化的抽象语言，晦涩难懂，但这却是头脑的高级体操；在他们的语言里，年轻人在家里和街上几乎听不到的概念、术语、方法、影射层出不穷。即使学生只是听一听而已，其心智也就会不知不觉地获得科学观察方式的初步熏陶。不可能丝毫不受抽象思维影响地摆脱这种管束，成为自然之子。②

267

学习多种语言——学习多种语言，灌入记忆的便是词语，而

① 【KSA 版注】参见 22［46］。
Vs：冯·贝尔学校里的理性。
② 【KSA 版注】高级文理中学教师那些抽象空谈的价值。（Vs）

不是事实和思想。但是,任何人的记忆都容量有限。因此,学习多种语言是有害的,如果它使人相信这样就能拥有各项技能,事实上也使人在交往中具备某种迷人魅力的话。此外,它也是间接有害的,阻碍人们去掌握扎实的知识,阻碍人们去通过正当方式赢得尊重。最后,它还如一把利斧,砍向精美的母语语感,[222]使之受到难以挽回的致命伤害。希腊和法国,这两个曾造就了最伟大的文体学家的民族就不学任何外语。——但是,人际交往必定日益国际化,比如一个合格的伦敦商人现在就得会说会写八种语言,因此学习多种语言当然就是不得以而为之,即所谓必要的弊病。这种弊病最后会登峰造极,迫使人们去寻找良药:在某个遥远的将来会有一种所有人都掌握的新语言,先作为商务交往的语言,然后成为思想沟通的语言;必然如此,正如有朝一日人们必然会乘飞艇往来。否则,语言学为什么百把年来一直在研究语言规律,对各种语言中必要、宝贵和成功的部分进行估价!①

268

个人的战争史——我们发现,[223]一个人若是经历了多种文化,那么其一生便充满了通常只在两代人之间、父与子之间产生的斗争。血缘越近,斗争便越尖锐,因为双方都无情地将自己②了如指掌的对方内心也拖上战场。所以,这种斗争若产生

---

① 【KSA 版注】估价:见于 Rs,GA。Dm,Ed 作"估价?"。

参见 17 [49]。

Vs:学习这荒谬的多种语言!让记忆充满这些词语和声音。

② 【KSA 版注】自己:见于 GA。Dm,Ed 作"他们"(尼采在 Dm 中的修改不完整。)

在同一个人身上，其激烈程度便无以复加，每一新阶段都对前一阶段极端不公，错误判断前一阶段的手段和目标。

269

提早一刻钟——你有时会发现这样的人：他的观点超越了时代，但所谓超越不过是提早持有后十年的平庸观点，赶在了它成为公共舆论之前。即是说，他比众人提前一刻钟投入了这种注定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的怀抱。然而，他的声誉却往往极佳，远远超过真正的伟人和英雄。①

270

阅读的艺术——任何坚定的走向都是单一的，与直线相去不远，像直线一样具有排他性。即是说，它并不像软弱的团体和个人那样波浪起伏，并不和许多其他走向接触。在这点上也得谅解语文学家，他们的走向就是单一的。几个世纪从事同一行当，现在终于找到了建立文本、保持文本和诠释文本的正确方法。在整个中世纪，人们根本无力进行严谨的语文学诠释，也就是说，完全不愿去简单地理解作者表达的内容。——现在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这很了不起，千万别瞧不起！正确阅读的艺术亦即语文学的水平提高了，所有科学

---

① 【KSA 版注】参见 16［29］。

有的人的观点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但也只能做到如此，即接受下一个十年粗俗的观点，也就是在那些公众的观点公开之前接受它们（例如：Hillebrand）。（Vs）

才获得了持续性和稳定性。

271

推理的艺术——人类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学会了正确推理。这并非如叔本华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能力。叔本华说："人人都会推理，会判断者就寥寥无几了。"①其实，正确推理是后来才学会的，而且现在也尚未占据统治地位②。[224]在以往的时代，错误推理是普遍现象，在所有民族的神话、巫术、迷信、宗教仪式、法律中都能发现无穷无尽的例证。③

272

个体文化的年轮——精神生产力是强是弱，早就不像依赖伴随的张力那样依赖遗传的天赋了。而立之年的青年才俊大都过了人生的夏至，从此不再对新的精神转折感兴趣。因此，为了使文化能够不断增长，一代新人的诞生就是当务之急。但是，新人同样也会好景不长，因为要赶上父辈达到的文化程度，儿子必定将继承的、父亲本身在生他时还具备的能量几乎消耗殆尽，只能以所剩无几的能量继续前进了（能量之所以还略有

---

① 【KSA版注】"人人都会推理，会判断者就寥寥无几了"：参见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114。

② 【KSA版注】占据统治地位……无穷无尽的例证：占统治地位。错误推理是普遍现象，比如神话中奶牛和云彩常常被当作一回事。（Rs）

③ 【KSA版注】参见23[37]。

富余，是因为路走第二遍会快一点，儿子学会父亲的知识花的力气会少一点）。张力极大者如歌德①，其跨越的范围四②代人也走不完。他这样的人遥遥领先，别人要到下一世纪才能赶上，也许还不一定完全赶上，因为经常发生的中断削弱了文化的完整性和发展的持续性。——在历史进程中达到的精神文化的一般阶段，人们是可以越来越快地赶上的。现在，人民作为宗教情感荡漾的儿童进入了文化，或许在十岁时，这种情感达到最活跃的程度，[225]然后随着逐步接触科学而风光不再，过渡到了较弱的形式（泛神论）。他们超越了上帝、永生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却又被形而上学哲学迷住了。后来他们觉得形而上学哲学也不可信，艺术却似乎能提供越来越多的东西，于是在一段时期内，形而上学几乎都不能以向艺术转变的方式或作为带有艺术风采的情调存活下来。不过，科学意识变得越来越独断专横，将人带向自然科学、历史，尤其是带向无比严谨的认识方法，而艺术的意义则越来越平淡。如今所有这一切通常都发生在人生的前三十年，再现了人类也许历时三万年才逐渐完成的过程。③

---

① 【KSA 版注】如歌德：路德、歌德、瓦格纳。（Rs）

② 【KSA 版注】四：六。（Dm）

③ 【KSA 版注】精神文化的一般阶段……也许历时三万年才逐渐完成的过程：我们穿越过去文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进入文化时是宗教人士，十几岁时可能是最活跃的时期，然后就过渡到较弱的形式（泛神论），我们逐步接近科学，超越了上帝永生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却又陷入了一种形而上学哲学；这种哲学我们也不能信赖，艺术似乎提供了我们最多的东西。（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情调）但科学意识却越来越严谨，现在我们进入了自然科学、历史等门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三十年里。Rs 的第一稿。

16［28］；23［145］。（Vs）

273

退后，但不滞后——现在，谁要是从宗教情感开始发展，或许过后又长期生活在形而上学和艺术里，谁就倒退了一大步，在与其他现代人的赛跑中处于不利条件之下，似乎丧失了空间和时间。然而，在他曾逗留的领域里，烈焰燃起，能量爆发，像火山一样不断地从永不枯竭的泉源里喷涌而出，因此他一旦及时地离开那些地方，就能更快地前进，如同腿上长出双翅，呼吸也变得更加平稳和耐久了。——他倒退只是为了创造足够的飞跃空间，由此可见，即使危险可怕的东西也蕴含在这种倒退之中。①

274

[226]作为艺术对象的局部自我——有些发展阶段，普通人会漫不经心地度过，然后将其从心灵的黑板上擦掉。优秀文化的标志之一则是有意识地记录和忠实地描绘这些阶段，因为这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上等丹青。为了描绘这些阶段，就必须人为地使之相互分离。历史学培养这样作画的能力，因为它不断地要求我们，在面对某段民族或个人历史时能够设想特定的思维视野和特定的情感强度，能够设想其中有些赫然在此，有些则隐退不见了。从面对的事物出发迅速重建此类思维和情感

---

① 【KSA 版注】现在谁要开始研究宗教、形而上学、艺术，就是向后退了一步，并且会失去力量和时间。但是他通过获得了做更高跳跃的跳板，并且不久就会继续向前。（Vs）

系统，比如面对偶然留存下来的断柱残垣脑海中再现当年神庙的风姿，这种能力就是所谓历史意识①。它的下一个结果是，我们会把其他人视为此类特定系统和不同文化的代表，即看作是必然的，但也是变化的。而且，我们还能在自身发展中分离出局部来，使之成为独立的片断。②

275

犬儒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犬儒主义者认识到了高度文明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痛苦与其大量需求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在何为美好、得体、适宜、喜人的问题上，大家见仁见智，然而，众说纷纭必定既是享受的、也是厌恶的丰富源泉。基于这一认识，他退避三舍，放弃了许多此类众说，摆脱了某些文化的要求，[227]因而感到了自由和力量。渐渐地，当习惯使他能够忍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后，他的厌恶感确实少于和弱于文明人，他就和家畜相去不远了。此外，他还觉得万物皆有反差的魅力——骂人他同样可以随心所欲——，这样他就又远远超越了动物的感觉世界。——犬儒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的看法一致，两者之间通常只有气质上的差别。享乐主义者利用自己发达的文化，独立于流行观点之外，超越于流行观点之上；而犬儒主义者只是停留在否定之中。犬儒主义者仿佛在没有一丝微风、铜墙铁壁般安全的昏暗通道里漫步，只有头上在狂风中呼啸的树梢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动荡。享乐主义者则一丝不挂地在外面大风里奔走锻炼，不到麻木不仁的地步誓不罢休。

---

① 【KSA 版注】*历史意识*：历史文化。(Dm)

② 【KSA 版注】21［68］。(Vs)

276

文化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人最杰出的文化发现是在自己身上获得的，他在那里发现了两股异质的力量。假定有一个人，他喜好美术和音乐，但也酷爱科学精神。他看到，不可能以消灭一股、弘扬另一股力量的方式来解决矛盾，那么他就别无他择，只有把自身建设成一座文化大厦，让两股力量都住在里边，即便是各据一隅也罢，而一些和解的力量则居中——[228]这些大力士必要时能劝架。个人身上的这种文化大厦会与整个时代的文化建筑极为相似，会不断地以类比方式提供与后者有关的指教。因为，凡在这文化大厦得以发扬光大的地方，它的任务就是：把其余矛盾较小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迫使那两股针锋相对的力量达成一致，但又不对其进行压制和束缚。①

277

幸福和文化——眼前这景象震撼了我们：花园里的小屋，墓地旁的教堂，池塘，树林，——我们看见这些儿时所处环境时总是悲苦不已。对自己的怜悯感攫住了我们，因为自那以后我们什么苦没受过！这里的一切依然还在，如此静默，如此永恒，而我们却如此多变，如此动荡。我们甚至还看见了这样一些人，时间不再像在橡树上一样在他们身上磨牙，这些农民、渔夫、以森林为家者——他们依然故我。——目睹低级文化时的震撼和自

① 【KSA 版注】Rs 标题：柏拉图作为文化势力。

怜，此乃是高级文化的标志，由此可见，这种高级文化至少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谁要在生活中收获幸福和舒适，就只能永远对高级文化退避三舍。

278

跳舞的比喻——现在应该把这看作是伟大文化的决定性标志：人具备力量和柔韧性，从而在认识事物时表现得地道和严谨，在其他时候也能[229]让诗艺、宗教和形而上学先跑一百步，然后再来感觉它们的力和美。如此置身于这两种大相异趣的要求之间殊非易事，①因为科学强烈要求自己的方法君临天下，如果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另一种危险：懦弱地在不同的驱动力之间起伏摇摆。但是，权且用个比喻来说明这一难题如何解决吧：我们还记得，跳舞并不等于在不同驱动力之间弱不禁风地左右摇摆，高级文化犹如一种大胆的舞蹈，所以正如上面说过的那样，需要很大的力量和柔韧性。

279

使生活轻松——要使生活变得轻松，主要手段是使生活的所有过程理想化。但是，从美术中就能看出，理想化意味着什么。画家要求观众看画时不要过于仔细，过于一丝不苟，迫使观众后退几步欣赏他的作品。他必须以观赏者和画之间的特定距离为前提条件，甚至必须对观赏者目光的敏锐程度作出某种假

---

① 【KSA 版注】如此置身于……殊非易事：如此对待文化的态度很难保留。

设。在这方面,他是毫不动摇的。任何要使自己生活理想化的人,必定都不愿意看得过分仔细,都会使自己的视线后退一段距离。这是歌德等人的拿手好戏。[①]

280

以艰难为轻松或者相反——[230]在人的某些阶段使得生活变得艰难的东西,往往能在更高的阶段使生活变得轻松,因为此时人对更为艰难的生活也有所认识。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比如宗教就有两张脸,人仰视它、求它救人于水火之中时是一张脸,人俯视它、就像看着身上防止自己飞得过高的绳索时又是一张脸。

281

高级文化必遭误解——谁在自己的琴上只绷了两根弦,就像那些学者除了*知识欲*之外便只有培养出来的*宗教欲*,那么他就无法理解能在更多琴弦上弹奏的人。*多弦的*高级文化的本质决定了它会不断地遭到低级文化的误解,比如,艺术被当作乔装打扮的宗教。是的,只是笃信宗教的人甚至会把科学当作宗教情感的探索,正如聋哑人不知道什么是音乐,如果音乐不是可见的动作的话。

---

① 【KSA 版注】*任何要使……拿手好戏*:每一个理想化的人都必须学会,让自己眼里看上去的东西,和他人眼里的一样好。(Rs)

参见 17[1]。

282

哀歌——也许是我们时代的长处导致了静观生活[①]的逐渐隐退和时遭低估。但必须承认,我们的时代缺乏道德伟人,帕斯卡[②]、爱比克泰德[③]、塞涅卡[④]、普鲁塔克[⑤]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工作和勤奋——原本只是伟大的健康女神的扈从——有时像病魔一样[231]发狂。由于没有时间、也定不下心来深思,世人就不再考虑、而只是憎恨与众不同的观点了。随着生活的疯狂加

---

① 【Pütz 版注】静观生活: vita comtemplativa,悠闲安逸的、只是观察的、无所作为的生活,有别于 vita activa 即积极的生活。

② 【译注】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法文 P 本注】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钻研科学之前曾修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在 1641 年发明了计算器。他的《思想录》发表在他去世以后的 1670 年。在这部作品里,帕斯卡把人类描绘为飘零在无边、无智的世界里的幽灵形象。尼采此处称其为道德家,与前文(§35)提及拉罗什富科的说法一样:再也没有人读道德家们的著作。

③ 【译注】约 55—135,古罗马哲学家。

【法文 P 本注】爱比克泰德(Epictete)原是奴隶,因尼禄而获得自由。他师从斯多亚学派哲人 Musonius Rufus,后来成为哲学教师。他著有《对话》(*Entretiens*),提倡快乐地接受命运的观点。尼采在思考其 amor fati 的观念时大概也想到了这位哲人。

④ 【译注】前 4—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

【法文 P 本注】塞涅卡(Sénèque)在罗马跟随斯多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人学习。他的思想观点和他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颇为奇特的矛盾,一方面,他宣扬清寒的生活,放弃物质财富,在人生的苦难面前保持冷漠态度;另一方面,他却靠放高利贷而成为富有的人。在 *Lettre à Lucilius* 中,塞涅卡就人的陋习做了极为透彻的分析。

⑤ 【法文 P 本注】普鲁塔克(Plutarque)在《列传》中,用狄摩西尼对抗西塞罗,用亚历山大大帝对抗恺撒。他的道德著作则用柏拉图的理论来对抗斯多亚主义或伊壁鸠鲁主义。

速，精神和目光就习惯了不完整或者不正确的观察和判断，每个人都像旅游者那样，只是在火车上了解窗外的国土和人民。独立和谨慎的认识态度几乎被贬低为一种疯癫，自由精神或曰自由思想家陷入了声名狼籍的境地，这尤其应该归咎于某些学者，他们认为自由思想家观察事物的艺术不如自己细致，缺乏自己那种蚂蚁般的勤奋。他们很想把自由思想家驱赶到科学的某个角落里去。自由思想家的使命是完全不同的，更为高级的：以偏僻角落为出发点指挥科学家和学者的大军，给他们指出文化的道路和目标。——也许这种哀歌，就像以上唱毕的那首一样，不会没完没了，必定随着沉思守护神的有力回归而自动地销声匿迹。①

283

劳作者的重要缺陷——劳作者一般缺少高级的劳作，我这是指个性化的劳作。他们作为官员、商人、学者，即作为类本质，而非作为完全特定的个人、独一无二的人在劳作。从这点上看，

---

① 【KSA 版注】不合时宜：我们的时代缺少伟大的道德家——蒙田、普鲁塔克没读过——“沉思生活”根本没注意。废除了修道院。工作的恼怒——即使在学者之间也存在的对不同意见的不屑和仇恨。“疯狂”——生活的可怕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完整的或不正确的观察和判断，就像在坐火车旅行时那样——学者对自由精神的蔑视（“彻底性”，“分工”）。（Vs：U II 5）

道德家缺席——没有再读蒙田、拉罗什〈富科〉——忽视了“沉思生活”——废除了修道院——没有谨慎的生活——对不同意见的蔑视——即使在学者之间也存在的仇恨。——生活可怕的加速。——由此产生的不完整和不正确的观察和判断——学者对自由精神的蔑视。（比如：利希腾贝格）（Vs：N II 1）

他们是懒惰的。——劳作者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劳作几乎总有点违背理性。例如，你不能去问银行家他不断敛财的目的，他的劳作是违背理性的。劳作者宛如石头，只按愚蠢的力学原理滚动。——所有人都会分裂为奴隶和自由人，古今皆然；谁不把一天的[232]三分之二留给自己，谁就是奴隶，无论他想成为怎样的人，成为政治家、商人也好，成为官员、学者也罢，只要这样就都是奴隶。①

284

为闲适之人美言几句——对安逸生活的评价降低了。其标志是，学者现在要和劳作者比赛了，比一种急切享受，似乎对这种享受方式的评价高于那些真正属于他们的、其实程度更高的享受。学者为安逸而感到羞愧。然而，安逸和悠闲中却有一种高贵。——如果悠闲真是万恶之源，那么它至少和所有德行近在咫尺；闲适者还是比劳作者好。——你们总不至于认为，我说安逸和悠闲是针对你们这些懒虫？②

285

现代的好动——越往西去，现代的好动现象就越显著，所以美国人认为欧洲人在总体上是安逸和享受的本质，而实际上，欧

---

① 【KSA 版注】16 [38]；16 [40]。(Vs)

② 【KSA 版注】*学者为安逸……你们这些懒虫的?*：在一个已经忘记何为安逸的年代，也应该允许我们为悠闲美言几句。(Vs)

参见 16 [48]；17 [92]；17 [82]；17 [83]；17 [41]。

洲人也像蜜蜂和黄蜂一样到处乱飞。这种好动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高级文化再也无法收获自己的果实，四季的更迭似乎太快了。由于不安定，我们的文明堕入了一种新的野蛮。劳作者，即不安定者，比任何时候都风光。所以必须对人类的特征进行必要的修正，使安逸的因素得到大规模的加强①。每个[233]心境平和、思想稳定的人都有权利相信，自己不仅具备一种良好气质，而且也具备一种公益道德，保持这种道德甚至能完成更伟大的任务。②

286

劳作者的懒惰之处——我相信，任何人对任何事物，对任何可以对之产生见解的事物，都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对所有其他事物都可以采取前所未有的全新立场。但是，劳作者灵魂深处的懒惰却妨碍了人们从自己的井眼里汲水③。——见解的自由犹如健康，两者都是因人而异的，都不能对之提出普遍有效的概念。对一个人来说是为健康所必须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而言就是患病的原因。有些导致精神自由的手段和途径对发展程度较高者可能就是导致不自由的途径和手段。④

---

① 【KSA版注】加强：加强：[（通过将亚细亚、俄罗斯的乡土血统和欧罗巴、美利坚的血统混合起来，应该最容易做到这点）]。(Rs)

② 【KSA版注】17 [53]；17 [54]；17 [55]。(Vs)

③ 【KSA版注】汲水：汲水。（另外，事物可以瓦解成这两类，一类可以让我们获得知识，另一类可以让我们获得见解。这里所谈论的是后一类事物。）(Rs) Vs也有类似语句。

④ 【KSA版注】16 [42]；16 [43]。(Vs)

287

生活的批评者①——倘若人想要自由地评判生活，那么爱恨交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标志着他的内心状况。他对一切都念念不忘或者耿耿于怀，怀爱在心或者怀恨在心。最后，他在内心的黑板上写满了经验，于是就不再蔑视和憎恨生活，但也不会热爱生活，而是以时而欣喜、时而悲哀的目光高踞生活之上，一如时而盛夏时而深秋的大自然。

288

[234]附带的成就——谁真的想要自由，谁就会完全自发地丢弃对谬误和恶行的偏好，也就会越来越少地受到怨恨和厌烦的侵扰。这是因为，他最迫切的愿望是获得认识及其手段，即一种能使他最为有效地进行认识的持续状态。②

289

病的价值——卧病在床的人有时会发现，自己由于官职、生意和社会而病魔缠身，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从容。他获得了这一智慧，是因为如今困在病榻上有了几分安逸。③

---

① 【Pütz 版注】生活的批评者：Censor vitae。

② 【KSA 版注】Vs 结尾处：这是一场针对所谓包围人类的必要性的战斗。

③ 【KSA 版注】他获得了……有了几分安逸：一个病人的心灵往往比健康人还要健康。（Vs）参见 17［11］。

290

在乡村的感觉——要是生活的地平线有欠稳定，犹如群山起伏，层林逶迤，那么，内心深处的意志也会变得不安、涣散、贪婪起来，犹如城里人的本质：自己不幸福，也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

291

自由精神的谨慎——思想自由、只为知识而生活的人，会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外在的生活目标，已经在社会和国家中取得了最终的地位，比如，满足于一官半职或者能勉强糊口的少量积蓄；因为他们会考虑如何安排生活，即便外在财富发生巨变，甚至[235]政治秩序陷入崩溃，自己的生活也不至于陷入一团糟。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他们都尽可能少费神，他们要把全部精力积聚起来，宛如长长地屏住一口气，潜入知识的大海。他们希望自己这样能潜得深些，最好能见到海底。——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自由人通常只是取其一角，他不喜欢事物的广度，不喜欢事物的烦琐，因为他不愿卷进这乱线团中去。——当然，他也知道在工作日会失去自由，仰人鼻息。但也必定不时会有自由的星期日，否则生活对他来说会是难以忍受的。——或许他对人的爱也会变得小心翼翼，气喘吁吁，因为只要为认识所必须，他就愿意同有各种偏好的和盲目的世界打交道。他必须相信，公正的守护神会为自己的信徒和手下说句好话，即使也会有指责他缺乏爱心的声音。——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有一种精致的英雄

主义，这种英雄主义拒绝像它粗俗的兄弟那样为声势浩大的大众崇拜效劳，而是习惯于悄没声儿地周游和离开世界。无论它得穿越怎样的迷宫，无论它这河流有时得从怎样的岩石中间艰难地穿行，——它一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便会明亮地、轻盈地、几乎无声无息地继续向前流淌，让阳光洒落在自己身上，一直照耀到河底。①

292

前进——就这样沿着智慧的大路前进吧，步伐坚实，信心满怀！② 让你这经验的源泉为你服务！驱除你的郁闷，原谅你的自我，因为[236]无论如何，你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架百级云梯，攀缘而上去寻求认识③。你觉得自己不幸被抛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却大声嚷嚷你真有福气，现在就获得了后人都求之不得的经验。不要蔑视你往日的宗教经历，去深入探究你何以真正地跨入了艺术之门。④ 你难道不能凭借这些经验，更加心领神会地再走一遍人类昔日的漫漫长路？不正是在你有时极端厌恶的土地上，不正是在并不纯净的思维这块土地上，长出了许多古代文化的丰硕果实？必须像爱母亲、爱奶妈一样地去爱宗教、爱艺术，——要不然就不

---

① 【KSA 版注】参见 16 [44]；16 [49]；16 [50]；16 [52]；17 [42]。

② 【KSA 版注】步伐坚实，信心满怀！：步伐坚实，勇气十足，信心满怀！（Rs）

③ 【KSA 版注】攀缘而上去寻求认识：攀缘而上去寻求认识。[科学在你身边沉淀，看着你：他们排队等着你成为它们的主人]。（Rs）

④ 【KSA 版注】何以真正地跨入了艺术之门：何以［通过音乐］真正地跨入了艺术之门。（Rs）

会聪明起来；但是，你的目光还得超越它们，脱离它们的呵护，若继续受它们拘束，那就是不理解它们。同样，你必须熟悉历史故事，熟悉那“一方面……另一方面……”①小心翼翼搞平衡的把戏。回去吧，踏着当年人类艰难跋涉穿越沙漠的伟大足迹，这样你就能获得最实在的教训，知道人类以后不该也不能再往哪个方向走。你竭尽全力展望未来，急于知道未来之结会怎么打，所以你自己的生活获得了认识工具和认识手段的价值。你必须着手使你的尝试、歧途、谬误、错觉、激情，使你的爱和你的希望，使你的一切经历和体验都无保留地融入你的目标。这一目标是，使自己本身成为文化圈的必然的链条，并从这一必然性推导普遍文化进程中的下一个必然性。倘若你目光锐利，足以看到你的本质之井和认识之井里，看到那里黑咕隆咚的井底，那么，水面也许就会倒映出未来文化的遥远星空，[237]跃入你的眼帘。你认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目标，太艰难了，没有一点儿舒适可言？倘若如此，你就还没有明白，蜂蜜再甜也比不上知识，低垂的愁云必定成为奶头，你可以从中挤出能让你喝了神清气爽②的乳汁来。等上了年纪你才会发现，你听从了大自然的话，而大自然是以快乐君临天下的。生活的巅峰在晚年，生活的巅峰也在智慧，在持续不断的精神快乐这和煦的阳光之中。晚年和智慧，两者与你在生活的同一山脊上相遇，这是大自然的特意安排。然后，时辰到了，死亡的浓雾降临，你没有必要为此恼

---

① 【KSA版注】“一方面……另一方面……”：相对主义的。（Rs）

② 【KSA版注】你必须着手……让你喝了神清气爽：幸运、不幸、不公、爱情、友谊完全融入了你的目标。你从有些痛苦、不安、病痛中去寻找知识的蜂蜜吧：无论你是否孤立，无论你是否会遭到憎恨、低估和蔑视：那些低垂的厄运之云总是你吸吮奶汁的乳房。（Rs）

火。向光明走去——这是你最后的动作；为知识而欢呼——这是你最后的声音。[①]

① 【KSA 版注】向光明……最后的声音：向光明走去：你已经发现：并呼唤了他——这样真好。（Rs）参见《摩西书》之一（《创世记》）第 1 章。

参见 23［160］；21［84］；22［27］；22［44］；22［59］；22［96］；23［86］。

第六章　交往中的人

293

[239]与人为善的掩饰——与他人交往时，善意的掩饰往往是必要的，似乎我们并未看穿他们行为的动机。

294

复制品——我们不时会遇见一些重要人物的复制品。就像对绘画一样，比起原作来，世人更喜欢复制品。①

295

演讲者——你的演讲再合适不过，但所有人却都听到了相

① 【KSA 版注】许多人的举止就像是在复制比自己伟大的人，许多人喜欢复制品胜过了喜欢原件——就和对待肖像一样。（Vs）

反的内容而咆哮起来。你的演讲若不是针对所有人，这种情形就会发生。①

296

缺乏信任——朋友之间缺乏信任是这样一种错误，它一旦受到指责就再也无法改正了。

297

[240]送礼的艺术——送礼的方式不当，仅仅为此你就只得拒绝接受，这会让你对送礼者感到恼火。

298

最危险的党徒——任何党派中都有这样的人，他谈论党派原则时异乎寻常地虔诚，从而促使别人纷纷脱党。

299

患者的顾问——谁对患者提出忠告，谁就会获得一种优越感，无论患者是否采纳忠告。所以，自尊而易怒的患者痛恨忠告者甚于痛恨自己的疾病。

---

① 【KSA 版注】19［12］。（Vs）

300

两种平等的方式——对平等(Gleichheit)的追求可以用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或是(通过贬低、秘而不宣、伸腿下绊子)使大家都下降到自己的层次,或是(通过认可、帮助、为他人的成功而欣喜)和所有人共同上进。

301

消除窘迫——安慰、帮助深陷窘境者的最佳方法就是毫不犹豫地赞扬他们。[①]

302

[241]对具体品德的偏爱——只有发现对手缺乏某种品德时,我们才会非常重视这种品德的拥有。

303

为何反驳——反驳一种观点,往往只是因为不喜欢提出这种观点的腔调。

① 【KSA 版注】要让极为尴尬的人安静下来,最佳方法就是赞扬他们。(Vs)

304

信任和亲近——谁硬要与某人亲近，谁通常就是拿不准这人对自己是否信任。谁对这种信任有把握，谁就不会把亲密过于当回事。①

305

友谊的平衡——有时在与别人的关系中，我们若在天平靠自己一边的托盘上放上几毫克不公正，那么友谊便会复归公正的平衡。

306

最危险的医生——有些医生像模仿天生的演员一样模仿天生的医生，施展完美的骗术。危险之大莫过于这些人。②

307

[242]悖谬何时适得其所——要使富于才智的人相信一句话，有时只需用极为悖谬的形式说出这句话。

---

① 【KSA 版注】强迫亲密。(Vs)参见 20[15]。

② 【KSA 版注】医生要么是天才，要么是演员；最危险的医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用一种天才的方式模仿天才的医生。(Rs)

Vs 第一稿：医生要么是天才、要么是演员；最危险的医生是这样一些演员，他们模仿天才可以以假乱真，或许连自己都给迷惑了。

308

如何说服勇士——想让勇敢的人去做一件事，只要把这件事说得危险些就行了。

309

彬彬有礼——我们不喜欢哪些人，就会把那些人在我们面前的礼貌举止视为不法行为。①

310

使之等待——要唆使别人，让别人产生邪念，使之久等就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会导致不道德。②

311

反对亲密者——给予我们充分信任的人往往以为，他们因此有权获得我们的信任。这种推论大谬不然，馈赠不能给人带来权利。

---

① 【KSA 版注】视为不法行为：视为不法行为：他们那样做让我们很累。（Vs）

② 【KSA 版注】要唆使别人……导致不道德：要痛苦的想法在人头脑里沉淀，就得让它们久等。基督教让人们变得不道德，因为它向他们许诺末日审判，并让他们一直等到现在。（Vs）

312

补偿的手段——如果我们给别人造成了危害，那么往往只需给他一个[243]取笑我们、从而获得个人满足的机会，就能使他的情绪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好转。①

313

舌头的虚荣——无论是隐瞒还是坦承自己有缺点和恶习，人的虚荣总是希望从中捞到好处。只要看一看，他是如何细致地区分两种可能性，在哪些人面前隐瞒，又在哪些人面前直言不讳，你就能明白这一点了。

314

体贴他人——不伤害他人，不妨碍他人，这可能标志着品行公正，也可能标志着内心怯懦。

315

争辩的必要——不懂得冷静地思考，就不要去参与火热的争论。

---

① 【KSA 版注】如果一个人吃了亏，那么让他有机会去开玩笑，让他获得好心情，也就是让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个人的满足感，这是一种外交手腕。(Vs)

316

交往和狂妄　　坚持与功勋卓著者交往，你就不会再狂妄自大。若是独处，就会自负。年轻人目空一切，因为他们只和同类相处。这些同类什么都不是，却又竭力要出人头地。

317

[244]攻击的动机——攻击并非为了伤害和战胜他人，也许只是为了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318

谄媚——有些人溜须拍马，试图使我们在与之交往时丧失警惕。他们使用的危险手段犹如一种安眠药水，人喝了如果不能入睡就会更加清醒。

319

写信高手——人要是不写书，多思考，缺少社交，往往就会成为写信高手。

320

其丑无比——浪迹天涯者竟然会在世上发现一个比人的嘴脸更丑恶的地方，这点是大可怀疑的。

321

同情者——有恻隐之心、任何时候都对不幸者伸出援助之手的人，通常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在别人幸福的时候，他是无所事事的多余者，体会不到自己的优越性，所以容易闷闷不乐。

322

[245]自杀者的亲戚——自杀者的亲戚怪罪他，是因为他没有为了他们的名声而活下去。

323

对忘恩负义的预见——送人厚礼者得不到感激，因为受礼者为此已不堪重负。

324

在精神贫乏的社会中——没人会对富有精神的人的礼貌表示感谢，如果在他屈尊为伍的社会中显示修养反倒是无礼行为的话。①

---

① 【KSA 版注】Vs 第一稿：巴塞尔社（会）。一个精神富有的人去拜访一个精神贫乏的社会时，没有人会感激他带来的祭品。（在这样的社会里，拥有精神是不礼貌的。）

325

目击者在场——有人落水了。倘若旁边站着些不敢下河的围观者，那么你就会更愿意跳下去救落水者。

326

沉默——愤怒地保持沉默，这是让论战双方都感到不舒服的回应方式，因为攻击者一般都把沉默解读成蔑视的标志。

327

朋友的隐秘——在缺乏谈资时[246]不把朋友的隐秘事抖落出来，这样的人为数不多。

328

博爱——精神名人的博爱就是，在与非名人的交往中恳切地表示自己错了。

329

不公正者——对社会地位缺乏信心者利用各种机会，比如通过戏弄，在社会上公开展示自己相对于身边弱者的优越性。

330

感谢——使心灵美好者感到压抑的是，知道某人有义务感谢自己；使心灵鄙俗者感到压抑的是，知道自己有义务感谢某人。[1]

331

疏远的标志——两人的观点产生分歧，这种疏远的最有力的标志是：两人都说讽刺对方的话，但谁也感受不到对方话里的讽刺。[2]

332

居功自傲——较之无功者的狂妄，有功者的狂妄更能伤人，因为功劳本身就能伤人。

333

[247]声音中的危险——有时在交谈中，自己的声调使我们难堪，诱使我们作出和自己观点完全不符的断言。

---

① 【KSA 版注】参见 21 [20]。

② 【KSA 版注】Cb 结尾处：每个人都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有归宿感。

334

交谈中——与别人交谈时，倾向于赞同还是倾向于反驳，这纯属习惯问题。两种做法都有其意义。

335

对周围人的恐惧——我们害怕周围人的敌意，因为我们担心，通过这种敌意，他们会觉察我们的隐秘。①

336

因指责而突出——受人尊敬者即使指责我们，也是意在突出我们。他想提醒我们注意，他是多么热切地要和我们交往。倘若我们就事论事地对待他的指责，为自己辩护，那么我们就是完全误解了他。我们这样会惹他生气，会与他疏远。

337

厌烦别人的善意——我们错误估计了别人憎恨和害怕我们的程度。这是因为，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于某人、某流派、某党团，但是别人对我们的[248]了解却极为肤浅，所以对我们的憎恨也限于表面。我们经常感受到我们难以理解的善意，而一旦理解了，又会觉得这种善意伤害了我们，因

① 【KSA 版注】17 [14]。(Vs)

为这表明别人并不认真对待我们，并不把我们太当回事。①

338

相交的虚荣——虚荣程度相仿的两个人相遇后，相互之间的印象会非常糟糕。这是因为，两人的精力都集中在想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上，因而也就对对方毫无印象；最后两人都发现自己的努力白费了，于是就将责任推到对方身上。

339

作为好兆头的坏脾气——超凡脱俗者乐于见到野心勃勃的后生在他面前的失礼、狂妄甚至敌意，这些都是烈马的坏脾气，烈马还没有驮过骑手，不过它很快就会为能驮骑手而感到自豪。

340

何时应该维持不公——即使某些指责对我们不公，也应该欣然接受，不作反驳。倘若我们提出异议甚至驳斥指责者，他会认为这是源自我们的不公，而且是更严重的不公。当然这样的话，一个人可能总是有失公正却又总是自以为是，感到世上唯独自己问心无愧，终于成为最让人难以忍受的独裁者和讨厌鬼。[249]在一个人身上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各个社

① 【KSA 版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被憎恨、被害怕，就在多大程度上犯了错，此乃虚荣心作祟——这点很重要。(Vs)

会阶层中。①

341

不够尊敬——自命不凡者如果发觉别人对他不像期待的那样重视,就会长期尝试在这方面误导自己也误导别人,最终去钻心理学的牛角尖,意在获得这样的结论:别人对他其实还是足够尊重的。倘若这一目标无法实现,错觉的薄纱就会撕碎,他就会愈加愤愤不平。②

342

原始状态在话语中的余韵——在以往时代,男人的拿手好戏是舞刀弄枪。从如今的男人在交往中作出断言的方式上,我们经常觉察到这些时代的余韵:他们摆弄自己的论点,时而像狙击手举枪瞄准,砰砰地射击,时而又似乎听到手中挥舞的刀剑呼呼生风、铮铮作响。在有些男人那里,论断犹如大棒呼啸直下。——女人们则不同,发言时还是像几千年来一直在纺纱织布、穿针引线、和孩子一起过活、同孩子一样天真的那些人。

343

叙述者——在叙述者身上不难发现,他是因对事实本身感

① 【KSA 版注】参见 21 [25]。

② 【KSA 版注】他就会愈加愤愤不平:见于 Rs,GA。Dm(Gast 的阅读错误),Ed 作"他就会愈加[快乐]闷闷不乐"。

兴趣而叙述呢，还是想通过叙述引起别人的兴趣。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会夸张，使用最高级形容词，或者采取类似的手段。如此一来，他的叙述往往比较差劲，因为在他脑海里盘旋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他自己。

344

[250]朗读者——朗读文学剧本，就能发现自己的性格。在某些情调和场景上，朗读者觉得自己的声音较为自然，而在另一些段落，比如在激情洋溢或者怪诞奇特的段落，就不太自然了，也许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他很少有机会表现激情和怪诞。

345

生活中出现的喜剧场面——有人就某个主题想出了一个绝妙创意，准备将之公布于众。在喜剧中，大家会听见、会看到他如何鼓足风帆试图到达高潮，如何试图在自己可以发表高见的地方让观众上船，如何朝着一个目标推进谈话，有时迷失方向，然后重新定位，终于到达高潮，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观众中有人站了起来，抢在前面说出了他的高见。这下他如何是好？反驳自己的高见吗？

346

无意的失礼——一个人无意间在别人面前失了礼，比如因

为他没认出别人来而没打招呼，他就会感到恼火，尽管他不能对自己接人待物的态度提出任何指责。失礼行为引起[①]了别人对他不满，他甚是委屈，或是为恼人的后果感到担忧，或是为怠慢了别人而感到内疚，——即是说，或虚荣或恐惧或同情会被激活，没准还会三者一起袭来。

347

[251]叛徒的杰作——自己是叛徒，却极具杀伤力地表示对同谋的猜疑，担心他们出卖自己。这真是邪恶的杰作，因为它占领了别人的身心，迫使别人在一段时间内竭力表现自己的清白和坦诚，从而使真正的叛徒能放开手脚。

348

伤害与被伤害——伤害别人再请求原谅，被人伤害再原谅别人；在这两种做法中，前者要比后者舒坦得多。采取前一做法的人首先显示自己的强大，然后展览自己的善良；而后者如不想被看作不近人情的话，就必须表示原谅。由于这种迫不得已，不会有多少因对方受辱而导致的快感。

349

在争论中——如果在反驳他人观点的同时建立自己的观点，那么由于不断地考虑他人的观点，自己观点的自然立场通常

---

① 【KSA 版注】引起：见于 Rs，GA。Dm，Ed 作“激起”。

会产生偏移，会变得更有目的性，会更尖锐，或许会不无夸张。①

350

技巧——你若要从他人那里做成一件难事，就不必把这事当作难题，而应该直截了当地提出你自己的计划，似乎这计划是唯一可能的。一旦看见对手目光里异议和抗争初露端倪，你就要立刻打断，不给他留下任何时间。

351

[252]社交后的内疚——为什么我们在通常的社交活动后会感到内疚？因为我们对待大事时漫不经心，因为我们议论他人时有失赤诚，因为我们该说话时一声不吭，因为我们有时做不到拂袖而去，总而言之，因为我们在社交时表现得似乎是社交活动的一分子。②

352

受到错误评价——谁总是竖起耳朵关心别人的评价，谁就始终不免愤愤不平。这是因为，连我们最亲近的（“最了解”我们的）人也会对我们作出错误评价。即使挚友有时也说我们的坏

① 【KSA 版注】Rs 的第一稿：如果要反驳一种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提出错误的思想，至少会提出平时不至于提出的思想。

② 【KSA 版注】参见 20［14］。

为什么我在社交活动之后会良心不安：原因 12345。（Vs）

话，以发泄不快；倘若确实了解我们，他们还会是我们的朋友？——态度淡漠者的评价颇为伤人，因为他们的话听起来没有偏见，几乎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如果发现怀有敌意者对我们讳莫如深的地方如此了解，就像我们了解自己，我们的烦恼会有多大！①

353

肖像的专制——有些艺术家和政治家匆忙地把人或事的个别特征汇总成完整画面。他们大都有失公正，因为他们过后会要求这件事或这个人确实如同他们描绘的那样，简直就是在强求一个人如同他们想象的那样才华横溢、诡计多端或者做事不公。

354

[253]亲戚是最好的朋友——希腊人非常清楚什么是朋友，——在所有民族中，唯独他们对友谊进行了深刻和全面的哲学探讨，以至于他们率先认为朋友乃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现在仍持此见的也只有他们硕果仅存。——同样是这些希腊人，他们用“朋友”这个词的最高级来称呼亲戚。我始终觉得这点难以解释。②

---

① 【KSA 版注】我们被错误地评判，一想到此气就难消。我们若是获得正确的评判，那么情况就会更糟。（Vs）

② 【KSA 版注】φιλτατοι——亲戚！（Vs）

355

被忽视的诚实——谁要是在谈话中引用自己的话("我说过","我总说"),谁就会给人留下狂妄的印象。其实,这种做法更多地出于相反的原因,至少是出于诚实;诚实就是不愿以过去某一时刻的想法来装饰和突出现在这一时刻的想法。

356

寄生虫——所谓寄生,是指高尚观念的完全缺失,比如为逃避劳动而倚赖别人,靠别人生活,而且通常还对所倚赖者暗怀怨恨。——相比男人,这种想法在女人那里更为常见,也更为情有可原(出于历史原因)。

357

在和解的祭坛上——在有些情况下,向某人要求某事[254]只会使对方感到屈辱,产生敌意。这种有人与我为敌的感觉折磨着他,以至于一出现缓和征兆他就会抓紧时机,把那件事置于和解的祭坛之上。那件事当初对他来说非同小可,是他原本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的。

358

要求同情是狂妄的标志——有些人暴跳如雷、侮辱别人,却首先要求别人不能怪罪,其次要求别人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常常

这样猛烈地发作。人之狂妄,莫此为甚。

359

诱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码"①——这话不对。但是,也许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他必然去咬的诱饵。所以,为了争取有些人②来参与一件事,你只要给这件事涂上人道、高贵、慈善、献身之类的油彩就行了——什么事不能涂上这样的油彩?这是他们灵魂的糖果和甜食,其他人的灵魂有其他东西。

360

受赞扬时的举止——好友夸奖才子时,才子经常会出于礼貌和善意而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但是其实他并不在乎。他的本性是十足的惰性,并不会因受到夸奖而挪动半步,离开所处的阳光或者阴影。不过,别人想[255]通过赞扬来取悦于你,你若不为他们的赞扬而喜悦,就会使他们陷入阴霾。③

361

苏格拉底的经验④——在某一方面成为大师,那么通常就

① 【Pütz 版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码":语出英国共和政体"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

② 【KSA 版注】有些人:见于 Rs,Dm,GA。Cb,Ed 作"有的人"。

③ 【KSA 版注】5 [184]。(Vs)

④ 【法文 P 本注】参见柏拉图的《拉克斯》,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里就擅长城邦管理的专家们做了一番考察。

会在大多数方面始终是十足的外行。不过，世人的看法恰恰相反，苏格拉底对此就有体会。这种弊病使得与大师交往成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362

禽兽化的手段——在与愚昧的斗争中，甚至最讲理、最温柔的人也会变得残酷起来。这样，他们也许就走上了正确的自卫之路，因为紧握的拳头理应作为一种论据落到愚昧者的额头上。不过，诚如上述，因为他们的性格是温柔和讲理的，所以他们以这种自卫手段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大于给对手带来的痛苦。

363

好奇心——若是没有好奇心，便不会努力为别人谋幸福。不过，好奇会打起义务或者同情的旗号悄悄地溜进不幸者和贫困者的居所。——也许连享有盛誉的母爱中也有大量的好奇成分。

364

社交中的失算——[256]如何引起别人的兴趣？甲希望通过自己的判断，乙希望通过自己的好恶，丙希望通过自己的熟人，丁希望通过自己的孤独。他们全都打错了算盘，因为这些演出的观众认为自己才有资格演出。

365

决斗——不妨这样来为所有的名誉纠纷和决斗进行辩解:倘若某人情感受到刺激而痛不欲生,倘若周围有谁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和看法,那么他就有权以一方的死亡作为事情的了结。至于他如此易受刺激,这点是无可争议的。如此,我们才成了过去的继承人,继承了过去的伟大,也继承了过去的夸张,从不曾有过无夸张的伟大。如果现在有一种荣誉法典,以鲜血代替死亡,以至于按规则进行决斗后情绪得以缓解,那么真是善莫大焉,因为否则会有许多人性命难保。——此外,这样的一种机构还能教育人们,让人们出言谨慎,相互之间能够交往。①

366

高尚和感恩——高尚的灵魂乐于感恩,在有机会履行感恩义务时不会逃避,以后表达感激时也泰然自若。卑贱的灵魂则拒不承担义务,或者在以后表达感激时过于夸张和过于急切。后者在出身贫寒或地位低下的人那里也会出现:对他们的好意竟被当作恩赐的奇迹。

367

[257]雄辩的时刻——有的人需要一个绝对而且公认胜过

① 【KSA版注】参见22[60]。Rs见23[28]。

自己的强者方能口若悬河，有的人则要在不如自己的弱者面前才能谈吐自如、妙语如珠。两种情况，原因一个：他们都只有在无拘束的轻松状态①中时才健谈，一个面对强者无竞争压力，一个面对弱者也同样如此。——但是，还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他们只是在一决雌雄、志在必胜时才出口成章。这两种人中谁更有雄心壮志：是因为沽名钓誉而善辩的人呢，还是出于同一动机而笨嘴拙舌甚至一声不吭的人？

368

交友的才能——善交友者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并且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找到一个完全属于该阶段的朋友。他以此方式交上了一系列朋友，而这些朋友之间很少联系，有时甚至发生龃龉和抵触，恰似在他的发展中后来的阶段抵消或者损害了先前的阶段。这种人不妨戏称为梯子②。——另一种类型对性格迥异、才能不等的人都有吸引力，所以高朋满座。这一大圈朋友尽管各不相同，相互之间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一类型的人可以称作圆圈，因为他必定以身作则，才使得各各不一的禀赋和天性都能有归属感，[258]——此外，在一些人身上，交许多好朋友的天赋要远远大于③做别人好朋友的天赋。

---

① 【Pütz 版注】在无拘束的轻松状态中：sans gêne。

② 【KSA 版注】梯子加重点符，见于 Vs，Rs，Dm，He^1，He^2，GA。

③ 【KSA 版注】远远大于：大于。（He^1，He^2）

369

交谈的策略——你如果在和某人交谈时有机会在他面前充分展现自己的才智和友善,那么谈话之后你就最有可能喜欢他。聪明人利用这一点,想赢得对方的好感,就在交谈中把表现才智等等的最佳机会留给对方。可以想象两位聪明过人者之间的交谈是多么有趣,他们都想使对方心情愉快,于是在交谈中把良机推来让去,但谁也不愿意接受。如此一来,交谈从总体上看就无任何才智和友善可言了,因为谁都要把表现才智和友善的机会推给对方。①

370

泄愤——事没办成,便归咎于他人的恶意,而不是归咎于偶然。想象失败是因为人而不是因为事,被激怒的心情就会缓和下来,因为对人不妨以牙还牙,偶然性带来的烦恼却只能往肚子里咽。所以,如果王公有什么事情失败了,他的左右总要归咎于某人,为了所有廷臣的利益找个替罪羊。不然的话,王公把怒火发泄在周围所有人的身上,因为他不可能对命运女神施加报复。

---

① 【KSA 版注】与人交谈时最幸运的情况是,我们有机会让自己的精神焕发出可爱:两个识人者交谈时,会争相把讲笑话的好机会扔给对方,因为每个人都乐于让对方有此机会,为的是让自己能够从对方的好心情中获益。(Vs)

371

[259]换上环境色——为什么好恶的传染性如此之强，还没来到情感强烈者的身边，自己就会像容器一样装满了他的爱憎？首先，完全不作判断殊非易事，有时为我们的虚荣心所不容。不作判断就意味着缺乏思想和情感贫乏，或者意味着过于懦弱，缺少阳刚之气，于是我们至少会不由自主地表态，或许会力排众议，如果这种与周边环境相反的立场能使我们的自尊心得到更多满足的话。但是，一般而言——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从漠然到好恶的转变，而会逐渐习惯周边环境的感觉方式，而且因为给人以好感地表示赞同和理解是如此舒适的举动，我们很快就会换上所有标志着环境的符号和颜色。①

372

佯谬(Ironie)——只有作为教师在与各种学生打交道的一种教育手段，佯谬才会使用得当。佯谬的目的是贬低和羞辱，但是必须有利于治病救人，能唤醒善心，使我们尊敬和感激如此对待我们的人，如同尊敬和感激医生。佯谬者作无知状，而且如此逼真，以至于和他谈话的那些学生受了迷惑，竟然真以为自己懂得更多，所有弱点便暴露无遗了，因为他们丧失了警惕，显出了原形，——到最后，他们照着老师的火光反射到他们自己身上，

① 【KSA 版注】为什么偏爱和厌恶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因为不作臧否不表态是非常困难的，而随声附和是非常舒适的。(Vs)

使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倘若没有类似师生之间的关系，[260]佯谬就是一种恶习，一种卑鄙的情绪。所有佯谬作家都指望有这样的蠢才，他们喜欢高人一等的感觉，把作家视为表达他们这种狂妄的喉舌。——此外，佯谬的习惯和尖刻的习惯一样，会败坏人的品质，使人逐渐养成兴灾乐祸、自命不凡的性格，到末了就像爱咬人的狗，咬了人还要笑。①

373

狂妄——尤其要预防杂草丛生，这种杂草名叫狂妄，会使我们颗粒无收。热情中有狂妄，崇敬中有狂妄，爱抚的举动、善意的亲近、友好的建议中均有狂妄，承认错误时、怜悯别人时也有狂妄。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一旦有杂草生于其间，就会使人反感。狂妄者，即渴望比自己之所是或在别人眼里之所是更伟大的自命不凡者，总是打错算盘。尽管他得意一时，人们通常出于恐惧或者贪图安逸而满足他得到尊敬的要求，但是人们会进行可怕的报复，一旦他的要求过分，就会大幅度削减迄今为止赋予他的价值。使人为之付出昂贵代价的莫过于侮辱。即便确实功勋卓著，狂妄者也会导致别人的怀疑和蔑视，别人会抬起泥脚践

---

① 【KSA 版注】参见 22 [103]；23 [149]。

佯谬是老师(苏格拉底)的一种教育手段。前提是：这些佯谬在一段时间内被当作谦逊而认真对待，并且将别人的狂妄一下子揭露出来。不然它们就是幼稚的玩笑。——尖刻是咬人狗的特性在人类精神中的体现：是人用来幸灾乐祸地笑别人的。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教育，就是自己毁了自己。(Vs)

Rs 标题(用蓝笔)：柏拉图。

[译按]Ironie 这个词以前常被译作“讽刺”、“反讽”，但该词原意是“(假装出错)”。

踏他的成就。——甚至连自豪的举动也应该避免,除非有把握认为自己未被人误解,未被人视为狂妄,比如在[261]朋友和夫人面前;因为在人际交往中,没有什么比弄来个狂妄的名声更愚蠢的行为了,这比不会彬彬有礼地撒谎更糟糕。①

374

两人对话——两人对话是完美的交谈,因为一方说的所有话都极为考虑对方,体现在某种色彩、声调和伴随动作上。这就像鱼雁往来,同一个写信人可以有十种表达内心的方法,采用何种方法视收信者而定。两人对话时只有唯一的一种思想折射,这种由对方造成的折射犹如镜子,我们愿意在其中尽可能完美地重见自己的思想。不过,倘若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人与你谈话,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多人谈话势必丧失个性化的细腻,不同的考虑犬牙交错,相互抵消,使这个人惬意的话却不符合那个人的性情。所以和许多人交谈时就不得不退回自我,如实表达,却导致话题失去了使交谈成为世上一大乐事的那种轻松的人性化氛围。去听听和一大帮人交谈时常见的口气吧,那似乎是所有话语的基调:“我就这样,我就这样说,你们要怎么认为,悉听

---

① 【KSA 版注】参见 22 [105]。

热情中的狂妄,友好建议中的狂妄,承认错误时的狂妄,别人同情时的狂妄。这滴苦酒会毁掉所有“比他之所是更具意义的一切”——错打算盘是狂妄的基础。他必须要为一时的得意付出代价,那些受到其狂妄伤害的人会进行报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警告。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伟大的功绩付之尘封。人们会让使自己蒙羞的人付出最沉重的代价。骄傲的举止只有在我们确信,没有被别人认为狂妄之时,才有意义。(朋友、伴侣)。(Vs N II 2,115—116)

崇敬中、善意亲近中的狂妄。(Vs N II 2, 135)

尊便！”富有才智的女性大都会给在社交中结识的人留下一种诧异、尴尬和恐惧的印象，其原因即在于此：由于对许多人说话，在许多人面前说话，她们的才智不再可爱，赫然眼前的只是她们有意识地[262]固守自我的态度，她们的策略以及她们要在公开场合胜人一筹的意图。而两人对话时，她们又会女性味十足，重获心灵的幽雅。①

375

身后哀荣——人类基本不变，凡是伟大的，都必定不仅在某个时代、而是在所有时代均被视为伟大；只有如此假设，在遥远的将来获得认可的希望才有意义。然而，这②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在何为美、何为善的问题上，人的所有感觉和判断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以为自己一马当先，人类就会万马奔腾，追随我们的足迹，这只不过是想入非非。此外，被埋没的学者现在当然可以期望别人也会发现他所发现的，凑巧的话会获得以后某位历史学家的承认，觉得他早就知道了这也知道了那，只是未能使世人相信他的道理③罢了。未获认可，这总被后人解释为缺乏力量。——总之，不要轻易地赞扬这种自命不凡的孤独。确实也有例外，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伟大之处得不到承认应该归

---

① 【KSA版注】两人对话（信件），否则，人多的情况下谁都会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说，你们要怎么认为，悉听尊便！”（Vs）

② 【KSA版注】这：见于Rs，GA。Dm，Ed（Gast的阅读错误）作“这个”。

③ 【KSA版注】他的道理：见于Rs，GA。Dm，Ed（Gast的阅读错误）作“他的东西”。

咎于我们自己的谬误、弱点和愚蠢。①

376

关于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即使密友至交,感受也有多大的区别,意见也有多大的分歧;即使同一观点,在你和你朋友头脑中的地位和强度也有多大的差异;这种情况多么频繁地[263]导致误解,导致反目为仇,分道扬镳。你想到这一切,你就会对自己说:我们所有的联盟和友谊都建立在多么不可靠的基础上,冰冷的暴雨和恶劣的天气离我们是多么近,每个人是多么孤独!谁看到了这些,而且还发现,别人的所有观点及其方式和强度,都和他们的行为一样是必然的和不能负责的;谁能觉察到,性格、职业、才能、环境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形成的观点便具备这种内在的必然性;——那么,谁或许就能摆脱那位贤哲高呼"什么朋友,没什么朋友!"时的悲愤感,就会承认,是的,有朋友,但他们是因为误解了你才成为你的朋友,他们必须学会沉默方能够与你保持友谊,因为要维护这种人际关系,有些事儿就永远不能说,永远不能提,一旦说了提了,友谊也就完了。难道有这样的人,即使知道自己的挚友其实对自己了解多少,也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只要我们有自知之明,对自己本质的评价略低一点,认识到它是观点和情绪多变的所在,我们就又能和别人达成平衡了。诚然,我们完全有理由低估每个熟人,即使对伟人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同样也完全有理由这样看待自己。——能如此容忍自己,我们就能相互容忍,也许每个人都能体验到更幸福

---

① 【KSA 版注】只有在人类一成不变的情况下,期待在未来获得认可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他历史的孤独中有那么一回被理解。(Vs)

的时光，就能说：

“朋友，没什么朋友！”垂死的贤哲这样叫道；

“敌人，没什么敌人！”我这活着的愚人这样叫道。[①]

① 【KSA版注】“朋友，没什么朋友！”垂死的贤哲这样叫道；“敌人，没什么敌人！”我这活着的愚人这样叫道：参见 J. P. de Florian，*Fables*，III，7。

Vs结尾处：1877年3月12日。

第七章　女人与儿童

377

[265]完美的女人——完美的女人比起完美的男人来更胜一筹，也更为罕见。——研究动物的科学提供了一种使得这一命题成为可能的手段。

378

友谊与婚姻——最好的朋友可能得到最好的妻子，因为金玉姻缘基于交友的天赋。①

---

① 【KSA 版注】最好的朋友可能得到最好的妻子，因为金玉姻缘基于交友的天赋：最好的朋友可能得到最好的妻子，一是因为在他身上友谊的本能非常之强，再则，因为。（Rs）

参见 23 [72]；18 [37]。

379

父母遗风——父母在性格和观念上的不和谐会在子女的天性中余音袅袅，构成其内心痛苦的历史。①

380

源自母亲——每个人都有源自母亲的女性观，这决定他对女性的态度是尊敬、藐视还是大体上漠不关心。②

381

[266]纠正自然——如果没有一个好父亲，就得设法替自己去弄一个。③

382

父与子——父亲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弥补自己有儿子的

---

① 【KSA 版注】会在子女的天性中余音袅袅，构成其内心痛苦的历史：在孩子身上再次找到，将会成为他内心痛苦的历史的源头。（Vs《犁铧》）

父母之间不可消解的不和谐音，孩子后来在自己身上肯定会重新找到（widerfinden [原文如此]）并且也会因此而痛苦。（Vs）

② 【KSA 版注】男人对女人的爱，根据他们源自母亲的女性观而各有不同。（Vs）

③ 【KSA 版注】19 [13]。（Vs）

过失。①

383

贵妇人的错误——在贵妇人看来，一件事情要是不能作为她们的社交谈资，那么它便是根本不存在的。

384

一种男人病——男人自卑。要治好这种病，最好的药方是得到一个聪明女人的爱。

385

一种嫉妒——儿子的朋友若特别有成就，母亲就会嫉妒。一般而言，母亲爱儿子身上的自己胜过爱儿子。②

386

理性的非理性——在生活和理智的成熟阶段，会有这样的感觉袭来：父亲本不该把自己生下来。

① 【KSA 版注】18［40］。(Vs)

② 【KSA 版注】一般而言，母亲爱儿子身上的自己胜过爱儿子：这样的父亲则少得多。(Rs)

387

[267]母亲的善良——有些母亲需要幸福的①、受人尊敬的儿子;有些母亲则需要不幸的儿子,不然她们就无法展示母亲的善良。

388

不同的哀叹——有些男人为妻子被人引诱而哀叹,多数男人则哀叹没人愿意引诱他们的妻子。②

389

爱的婚姻——因爱而缔结的良缘(即所谓爱的婚姻)以错为父,以急(即需求)为母。③

390

女人的友谊——女人能很好地与男人建立友谊,然而要维持这种友谊——也许就必须求助于一点儿肉体上的反感。

---

① 【KSA 版注】幸福的:见于 Vs,Rs,GA。Dm, Ed 作"幸福地"。

② 【KSA 版注】16 [31]。(Vs)

③ 【KSA 版注】以错为父,以急(即需求)为母:引自柏拉图,《会饮》,203b—d。

参见 22 [9]。

391

乏味——不少人，尤其女人，感觉不到乏味，因为从未学会认真工作。

392

爱的要素——在任何一种女性之爱中，都有母爱透露出来。①

393

[268]地点一致律和戏剧——倘若夫妻不生活在一起，幸福的婚姻便会更多。②

394

婚姻的常见后果——任何一种交往不升则降，反之亦然。所以，男人娶妻通常就会沉沦，而女人则会获得些许提高。对精神极为崇尚的男人如此需要婚姻，就是因为要抗衡婚姻这一令

---

① 【KSA 版注】16 [17]。（Vs）

【KSA 版注】都有母爱透露出来：母性包括在内，但父性却不在此类。（Rs）参见 16 [17]。

② 【KSA 版注】18 [38]。（Vs）

人讨厌的苦药。①

395

教人发号施令——必须通过教育让出身贫苦的孩子学会发号施令，正如必须通过教育让其他孩子学会服从一样。

396

被人爱的愿望——因为合适而被拴到了一起的未婚夫妻往往会尽力使自己被爱，以免世人指责自己冷酷无情、处心积虑地追求私利。同样，为了私利而改信基督的人也努力使自己真正虔诚起来，以便能潇洒地摆出宗教表情。

397

爱无止境——音乐家若爱慢速，就把同一首曲子[269]演奏得越来越慢。所以爱无止境。②

398

忸怩——一般而言，女人越漂亮就越忸怩。

---

① 【KSA 版注】反之亦然……令人讨厌的苦药：但是许多男人需要一个引他向下的环境。神经质的危险！（Vs）

需要婚姻……令人讨厌的苦药：或是女人需要一个引其向下的环境。（Cb[1]）

② 【KSA 版注】演奏得越来越慢。所以爱无止境：演奏：每一种爱都会增长。（Vs）

399

持久的婚姻——倘若各自都想通过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妻子想靠丈夫出名，而丈夫则打算通过妻子取悦于人，那么，这就是稳固的婚姻。

400

柏洛托士[①]天性——出于爱，女人会彻底改变自身，成为爱她们的男人想象中的模样。

401

爱与占有——女人大都会如此深爱一个出色的男子，以至于企图独占他。她真想把他密藏起来，要不是虚荣心阻止她这样做的话。这种虚荣心就是：要让别人也看到这男人是多么出色。[②]

402

优质婚姻的尝试——婚姻的优质体现在偶尔也能承受一次

---

① 【译注】Proteus，希腊神话中的变化无常的海神。

② 【KSA 版注】企图独占他……是多么出色：企图并且想要把他隔绝起来；最多受虚荣心的驱使，才会要让别人也看到这男人是多么出色。（Vs M I1）并且很喜欢将其隔绝起来。这就是令人作呕之处。（Vs U II 5）。

“例外”。①

403

[270]使所有人无所不从的手段——你可以使任何人由于不安、恐惧、无休止的工作和思考而精疲力尽，从而不再抗拒、而是顺从那些看上去错综复杂的事情，——这一点，外交官和女人都很清楚。

404

声誉和诚实——姑娘打算以青春美貌换取一辈子的衣食无忧，世故的母亲还在幕后提醒女儿要乖巧。这些姑娘的所作所为其实和青楼女子一样，只不过更狡猾、更不诚实罢了。②

405

面具——在有些女人那里，你怎么也找不到内在的东西，只能看到纯粹的面具。真让人惋惜，有些男人竟然和这种几乎像魔鬼一样可怕的、必然贪得无厌的东西混到了一起。然而，正是这些女人能够最强烈地刺激男人的欲望：他们搜寻她们的灵魂——而且搜寻不止。③

---

① 【KSA 版注】参见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第三幕中汉斯·萨克斯语："要知道，规则的优质体现在偶尔也能承受一次'例外'"。前揭，7，358。

② 【KSA 版注】比起那些希望自己的生活来源得益于青春魅力的女孩，妓女要更诚实一些。最精于世故的母亲在幕后提示自己的小聪明。(Vs)

③ 【KSA 版注】17 [13](Vs)。

406

婚姻乃是长谈——在迈入婚姻殿堂前先要问一问自己：你相信能和这个女人好好交谈，白头偕老吗？婚姻中其他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两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交谈。①

407

[271]少女梦——涉世不深的姑娘总爱幻想自己能够使一个男人幸福，只到后来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认为男人需要一个姑娘才会幸福，不啻对这个男人嗤之以鼻。——女人的虚荣心要求男人不仅仅是幸福的丈夫。

408

浮士德和甘泪卿②的灭绝——根据一位学者③极为明智的

---

① 【KSA 版注】先要问一问自己：我会问一问自己。(Vs)

② 【译注】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少女。

③ 【KSA 版注】一位学者：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尼采指的是《关于德意志帝国现状的报告》，报告人拉加德，哥廷根 1876，44—45，BN，具体内容："经过半个世纪，所有不受教会羁绊的德国人都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就是浮士德和甘泪卿，只是不再受各种个人存在的偶然束缚，也看穿了这一切。假如要这样断言，那就太可笑了：现在有数目可观的青年人在看到浮士德和甘泪卿时会感受到我们老一辈人曾经感受到的东西。不管怎样，有如此感受的人在今天的国家中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我们停留在课本中，那么靡菲斯特和瓦格纳的混合体可以作为当代一部分德国人的典型，华伦丁作为另一部分的典型。"

见解，当今德国有教养的男人就像[1]靡非斯特[2]和瓦格纳[3]的混合物，但完全不像浮士德，而他们的祖父（至少在年青时）觉得浮士德在自己身上喧哗。这就是说——我们接着上句往下说[4]——，出于两个原因，甘泪卿们不适合那些有教养的德国男人。她们不再被人追求，所以看来快灭绝了。

409

少女上中学——无论如何不能让少女也来接受我们的高级文科中学教育。它会使风趣、热情、求知欲强的少男——变成他们老师的翻版！

410

没有情敌——女人很容易看出一个男人的心是否已被占领。她想获得爱，却容不下任何情敌。如果男人心存高远，热衷于自己的政治使命、[272]科学和艺术，她就颇有微词，除非他能由此而光芒四射，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她希望与他共涉爱河能使自己也增添几分光彩。若真能如此，她就会善待情人。

---

① 【KSA 版注】当今德国有教养的男人就像：当今我们德国有教养的男人就像（我是说……德国）。（Rs）

② 【译注】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③ 【译注】1813—1883，德国作曲家、剧作家。

④ 【KSA 版注】我们接着上句往下说：这是那一见解的结论。（Cb）

411

女人的理智——妇人之智表现为无出其右的沉稳，遇事不慌的果断，对任何利益都不放过。她们把这基本性格传给了子女，父亲给后代的则是意志的深沉背景。他的影响决定了新生命的节奏和和谐，但新生命的曲调却是来自女人。——对懂得如何将事情安排妥当的人可以这样说，女人具备理智，而男人拥有情感和狂热。与此并不矛盾的是：男人确实凭借理智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他们拥有更深沉、更猛烈的驱动力，是这种驱动力将他们原本消极的理智推向前进。女人常常暗暗惊奇：男人竟然对情感如此看重。如果在挑婚姻对象时，男人的首选是感情深沉而丰富的人，女人的首选是机智、果断和出色的人，那么你不难发现：男人其实是在找理想化的男人，而女人其实是在找理想化的女人，即是说，都不是在寻求互补，而是力图使自身的优点臻于极致。①

412

支持赫西俄德②判断——女人聪明的一个标志是：无论在何处，她们几乎都[273]懂得如何让别人养活自己，犹如蜂箱里懒惰的雄蜂。想一想吧，这原本意味着什么，为何男人不让女人养活自己。当然是因为男人沽名钓誉的虚荣心大于女人的聪

---

① 【KSA 版注】女人们(具备)理智而缺少 ηθος 和情感，男人们拥有情感，因此可以凭借理智走得更远。(Vs)

② 【KSA 版注】赫西俄德：参见《神谱》，585—602。

【法文 P 本注】就我们所知，赫西俄德还写过《名媛录》等女人命题的作品。

明，女人懂得如何通过服从使事情对自己利大于弊，甚至获得统治地位。连抚养孩子，也可能原本是聪明女人用来躲避工作的借口。甚至现在也是如此，她们如果真的工作，比如担任女管家，也会大肆吹嘘，弄得①男人晕头转向，十倍高估她们的工作功绩。②

413

近视者坠入爱河——要治好热恋病，有时只需一副度数深点儿的眼镜。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能把一张脸庞、一副身材想象得比事实上衰老二十年，也许就会一生过得平平安安。

414

仇恨中的女人——在仇恨状态中，女人比男人更危险。这有诸多原因：首先，她们一旦心生敌意，便不会因为考虑到公正而加以抑制，相反，她们会让自己的仇恨膨胀到无以复加、不计后果的地步。其次，她们擅长（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派人身上）找伤口和捅伤口，她们匕首一般锋利的机智在此能大显身手（而男人见到伤口则会退缩，变得宽容和愿意和解了。）③

415

[274]爱——女人把爱当作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其实

---

① 【KSA 版注】弄得：见于 Dm，GA。Cb，Ed 作“弄得”（加重点符）。

② 【KSA 版注】人类蜂房里的雄蜂。（Vs）

③ 【KSA 版注】参见 22［63］。

是、原本也是一种聪明的发明，因为她们如此这般地将爱理想化，就能增强自己的魅力，使自己在男人的眼里变得越来越值得追求。然而，千百年来习惯了对爱估计过高，最后她们就掉进了自己的陷阱，忘记了爱原本是什么。现在，她们比起男人来更像是上当受骗者，所以也更多地遭受失望带来的痛苦，——每个女人在生活中都难免失望，只要她们拥有足以使自己上当和失望的幻想和理智。

416

关于妇女解放 ——习惯于爱、习惯于马上就有好感或反感，习惯如此的女人难道会公正吗？① 难怪她们对人比对物更有兴趣。即使对物有兴趣，她们也会马上成为其同党，从而破坏了物本身是纯洁无瑕的功能。倘若把政治或者一些学科（比如历史学）托付给她们，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不可小看的危险。还有什么比真正知道何为科学的女人更少见的呢？② 最出色的女人甚至心中隐隐地轻视科学，似乎自己由于什么原因比科学高出一头。也许以后这一切都会改变，但现在确实如此。③

---

① 【KSA 版注】习惯于爱……会公正吗？：见于 Dm，GA。Cb，Ed 作"习惯于爱……会公正吗"（加重点符）。

② 【KSA 版注】还有什么比真正知道何为科学的女人更少见的呢？：我还没有认识一位真正知道科学是什么的女人。（R）

③ 【KSA 版注】参见 22［63］。

正是由于她们的不公平性，我们必须对她们的解放抱有最大的怀疑。（Vs）

417

女人判断时的灵感——女人总是心血来潮地作出赞成或者反对的决定，[275]通过突然涌起的喜爱或厌恶之情闪电般明确人际关系。凡此种种证明了女人有欠公正，然而陷入爱河的男人却给这些现象加上了一道光环，似乎所有女人都有智慧的灵感。即便没有德尔斐[①]大锅和月桂花环，她们的格言在很久以后还会像女巫的预言一样被人诠释和编排。但如果考虑到，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有对其有利者和有害者，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是只有两方面，而是有三方面、四方面[②]。那么，这种突然的决定几乎是要错也难，甚至可以说，事物的本质决定了女人永远是对的。

418

让自己被人爱——因为两个爱侣中通常一个是爱者，另一个是被爱者，所以人们就相信，在任何一桩爱的交易中，爱的总量不变，一方拿得越多了，留给另一方的就越少。在例外的情况下，虚荣心使得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必须被爱的人，所以都要让自

---

① 【译注】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常用以表示模棱两可的隐晦预言。

② 【KSA版注】*但如果考虑到……有三方面、四方面*：为什么要去寻找或避开一个人，或是为什么要去推崇或反对一件事、一个党派，这在事后总是会找到原因。（Vs）

己被人爱，尤其在婚姻中就因而产生了某些又滑稽又荒诞的场面。①

419

女人头脑里的矛盾——由于女性重人不重事，所以在她们的思想范围内，各种在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倾向却能相安无事。她们习惯于[276]挨着个儿为这些倾向的代表欢欣鼓舞，对其体系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不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哪里有新人占了上风，那里就会出现死角。或许，老妇头脑里的哲学全是由这些死角构成的。

420

谁更痛苦？——男女之间发生分歧和争吵之后，一方主要因为想到自己伤害了对方而痛苦，而另一方则主要因为想到自己未能给对方造成足够的伤害而痛苦，所以就竭力弥补，以眼泪、抽泣和惊慌的表情来使对方心情沉重。

421

女性慷慨的机会——倘若在思想上抛开习俗的要求，也许

---

① 【KSA 版注】*在例外的情况下……的场面*：（莫雷托《法官》）(Rs)。Augustin Moreto y Cabaña, El valiente justiciero, 德译本 Der gestrenge Gerichtsherr, 载作品集《西班牙戏剧》, Moriz Rapp, Hermann Kurz, Ludwig Braunfels 编，莱比锡，o. J. (1870), Bd. 7；尼采 1877 年初在索伦特就读了该作品集；参见 Malwida von Meysenbug 1877 年 1 月 16 日致 Olga Monod。

就不妨考虑，男人是否能依据天性和理智的指令结上几次婚。比如先在二十二岁时娶个年龄比他大的姑娘，她在精神和道德上也比他强，能带领他度过二十多岁的人都有的危险（虚荣、仇恨、自贱、形形色色的狂热）。到了以后，她的爱会完全变成母性，不但能容忍、而且还以极为有益的方式支持他过了三十后和一位豆蔻少女建立关系，由他来承担教育这小姑娘的使命。——婚姻结构在二十多岁时[277]是必需的，在三十多岁时是有用的，但并非必需的，在后来的生活中则往往是有害的，会造成男人精神退化。①

422

儿时的悲剧——或许这并非罕见现象：追求高尚的人必得在童年经受住一生中最残酷的斗争的考验，比如在思想卑鄙、沉湎于假象和谎言的父亲②面前坚持自己的观念，或者像拜伦男爵一样不得不生活在与孩子气的、动辄大发雷霆的母亲的斗争之中。有了这类经历，一辈子都不会为了知道谁才是自己最危险的死敌而痛苦。

423

父母的愚蠢——在评价一个人时铸成大③错的正是这个人

① 【KSA 版注】参见 17 [29]。(Vs)

② 【KSA 版注】在思想卑鄙、沉湎于假象和谎言的父亲：在思想卑鄙、沉湎于假象和谎言的母亲。(Dm)

③ 【KSA 版注】大：见于 Vs，Rs，GA。Dm，Ed（Gast 的阅读错误）作“最大的”。

的父母。这无疑是事实，但怎么来解释呢？父母在孩子身上积累了太多的经验，所以无法把它们统一起来？人们发现，旅游者只是在刚到异乡时才能正确地把握某一陌生民族的一般的区别性特征，而对这一民族的了解越深，他就会越看不到它的典型性和区别性。一旦"近"视，他就无力再"远"视。父母是否因为从未拉开距离"远"视，所以才对自己的孩子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是：对自己身边的东西，人总是简单地接受，而不是加以思考。也许，正是这种[278]习惯性的疏忽使得父母在必须对孩子作出评价时铸成大错。①

424

婚姻的未来——高贵、富于自由精神、以女性的教育和提高为己任的妇女不能忽视一点：她们高尚观念中的婚姻是两个异性之间结下的精神友谊，如未来希望的那样旨在生养和教育新一代，将肉欲当作为实现更伟大的目标而偶尔一用的手段，——但正如人们不得不担忧的那样，这种婚姻也许需要一种自然的辅助，即需要非法的同居，因为如果出于男性健康的考虑，妻子只是满足性需求的，那么在选谁为妻的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一种错误的、与上面提及的目标相悖的观点，生儿育女纯属偶然，成功教育几无可能。一个好妻子应该集朋友、助手、产妇、母亲、家长、管家于一身，也许除了男人之外还得为自己的事业和职务操心，这样她就不可能同时又是情妇，一般而言这意味着对

① 【KSA 版注】父母不了解孩子：评判中最粗浅的错误 1)？有太多经验 2)对身边的事缺少关注□（Vs）

她的过分要求。因此，未来的局面可能正和雅典伯里克利[1]时代的情况相反：当时，那些基本上只把妻子当情妇的男人也会顺便去找阿斯帕齐娅[2]，因为他们需要一种能使身心得到释放的交际刺激，而这种刺激只能来自女人的优雅和柔情。人的任何[279]制度，包括婚姻，都只能允许适度的理想化，否则就立刻会产生大力补救[3]的必要性。

425

女人的狂飙突进时期——在三四个欧洲文明国家里，经过几个世纪的教育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女人，甚至改变男人，当然并非在性的意义上，而是在性之外的任何意义上。在这样一种影响下，她们有朝一日会接纳男性的品德和力量，但也不得不忍受男性的弱点和恶行。如上所述，这些是可以迫使其接受的。但是，我们如何忍受由此产生的中间状态？这中间状态或许本身会延续几个世纪之久，女人古已有之的护身符，即愚昧和不公，相对于她们赢得和学会的东西还是占了上风。在这段时间，愤怒构成了真正的男性情绪，它针对的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半瓶醋作风淹没、淤塞了所有艺术和科学的现象。哲学被让人糊涂的废话弄得奄奄一息，政治变得前所未有地充满空想和派性，社

① 【译注】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其统治时期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② 【译注】前470—前410，古雅典高级妓女，伯里克利的情妇。

【法文P本注】阿斯帕齐娅（Aspasies）因其美貌和才智而著称。伯里克利为了她而离开自己的妻子，但却不能与她结婚，因为她是外邦人。阿斯帕齐娅曾被指控不信神，伯里克利为之辩护。

③ 【Pütz版注】补救：Remeduren。

会四分五裂，因为那些旧习俗的守护女神本身变得极为可笑，她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力求置身于习俗之外。如果说，女人最大的力量在于习俗，那么，在放弃习俗之后，她们得去抓住什么才能重新获得差不多同样充足的力量？①

426

自由精神和婚姻——自由精神者（die Freigeister）能与女人[280]共同生活吗？我认为，一般说来，他们这些思考和谈论真理的人会像古代的占卜鸟一样，宁可选择独自飞翔。②

427

婚姻的幸福——所有的习惯犹如蜘蛛网，越来越紧地缠绕在我们身上。我们转眼就发现，这些细丝成了粗绳，而我们本身则像蜘蛛被困在中间，不得不吸自己的血为生。所以，自由人憎恨一切习惯和常规，憎恨所有持续和确定的东西。所以，自由人不断地撕开这张网，尽管很痛苦，尽管身上因此会出现大大小小无数伤口——因为他必须把这些绳索从自己身上、从自己的灵与肉上扯掉。他必须在自己迄今恨的所在学会爱，或者在自己迄今爱的所在学会恨。是的，对他来说，这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

① 【KSA 版注】Fernand Ott 生日广告的背面，巴黎，1877 年 10 月 27 日，Alfred 和 Louise Ott 之子；参见尼采致 Louise Ott 的信，1877 年 11 月 23 日，KGB II/5，292。（Vs）

② 【KSA 版注】作为对 Dm 的补充，426 节至 437 节是尼采自己后来寄出的，又加了说明："女人与儿童"一章的继续和结尾。

思想家像是老人的占卜鸟，说真理的人，独自飞翔的人。（Vs）

以前他把自己洋溢的善心倾泻到哪里，如今就在那里播下龙牙的种子。——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天生该有婚姻的幸福。①

428

过于靠近——倘若我们在生活中过于靠近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像在不断地用手指触摸一幅精美的铜版画，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手中除了一张肮脏的劣质纸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如果再三地触摸人的心灵，它也会被磨损，至少在我们眼前显得是这样——我们再也看不到它原来的花纹和美丽了。——由于同女人和朋友过从甚密，人们不断地丢失，有时还会丢失自己的生活之珠。②

429

[281]金色摇篮——一旦终于决定摆脱周围女人用以统治他的、母亲般的担忧和监视，自由人总是能松一口气。有人小心翼翼替他挡开寒风，但寒风对他来说有什么坏处？在生活中，他的生活中或多或少真会出现坏事、损失、意外、病痛、债务、迷惑，但这比起那种金色摇篮里的、孔雀尾巴掸尘下的不自由来，比起那种被当作婴儿看护和溺爱、感到压抑却还得表示感激的状况来，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周围女人母亲般地喂给他的乳汁很容

---

① 【KSA 版注】反对舒适——自由人必须不断扯断外在的蜘蛛网。(Vs)

② 【KSA 版注】朋友之间过于亲密的交往，兽行必然显现，任其在自身上自由发展——就像不要用手指触摸铜板——最后留在我们手中的只剩下了劣质的纸。(Vs)

易变为苦涩的胆汁。

430

自愿的牺牲——如果丈夫是名人和要人，那么伟大的妻子要减轻丈夫生活负担的最佳方法就是：当受气篓子，去承受人们普遍的不满和偶尔的不快。同时代的人对她们伟大的丈夫的种种失误、愚蠢以及极不公正的行为总能原谅，只要他们能找到替罪羊，供自己虐待屠宰，让自己发泄情绪。不少女人有抱负作出这样的牺牲，丈夫当然非常满意——如果他足够自私，能容忍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做自己的避雷针、避风港、避雨篷的话。①

431

可爱的对手——女人天生[282]喜欢平静、稳定、和谐的生活和交往，能像油一样平息生活之海的怒涛。这种本性在无意识地与自由人内心涌动的英雄气概分庭抗礼。她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给漫游的矿物学家挪开路上的石头，免得石头碰了他的脚，——殊不知矿物学家出门，就是为了碰见这些石头。②

432

两个和音的不和——女人愿意服侍别人，并以此为乐。自

---

① 【KSA 版注】女人，作为公众不满情绪的避雷针。(Vs)

② 【KSA 版注】女人的柔顺。(Vs)

由精神者不愿受人服侍,并以此为乐。

433

克珊提帕[①]——苏格拉底找了一个自己需要的人为妻,——不过假如他对她足够了解,恐怕也不会去找她;这位自由人的英雄气概还不至于到这一地步。事实上,克珊提帕将他逼得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独特的职业中:是她让他感到家不像家,不再是温馨的避风港;是她让他学会了到大街小巷去生活,到人们无事闲聊的地方去生活,从而将他培养成了雅典最伟大的小巷雄辩家。这位雄辩家最后不得不把自己比喻为讨嫌的马虻[②],神把它放在雅典这匹骏马身上,不让它有片刻安宁。[③]

434

目光短浅——正如母亲其实只能发现和感受到孩子身上那些容易发现和感受到的[283]痛苦一样,积极上进的男人身边总有这样的妻子:她们见到丈夫痛苦、贫困甚至遭到蔑视就无法忍受,——而这一切或许不仅仅标志着他们选择了正确的生活态

---

① 【法文P本注】克珊提帕(Xanthippe),苏格拉底的妻子。按犬儒主义的传统说法,她是一个悍妇,非常专横。但也许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克珊提帕很可能就是一个当时的雅典女人的普通样子,另外,她对苏格拉底的死表现出了极大的悲痛。【法文译者】有关克珊提帕在苏格拉底临死前的表现,参见柏拉图,《斐多》,60a等。

② 【KSA版注】*讨嫌的马虻*:见于DmN,GA。Cb,Ed作"马虻"。

③ 【KSA版注】*这位雄辩家……不让它有片刻安宁*:参见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30e; 20c—23c;参见WS 72。

度，而且还保证了他们有朝一日必能达到自己宏伟的目标。妻子总是暗地里与丈夫的高尚心灵作对，以欺骗手段使他们为了现在的无痛和舒坦而牺牲未来。①

435

力量与自由——女人尊重自己的丈夫，但更尊重社会承认的权力和观点。几千年来，她们习惯于在一切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面前点头哈腰，双手合十，对任何反抗社会力量的举动都不以为然。她们与其说是有意地、毋宁说是本能地充当制动器，阻碍自由人追求独立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还会使她们的丈夫极不耐烦，尤其是因为他们还唠唠叨叨地试图让自己相信，是爱使得女人们这样做。指责女人的手段，但大度地对这些手段的动机表示尊重，——这是男人的行事方式，往往也是男人的绝望之处。

436

此外我还认为②——一群无财产的人宣布取消继承权，这是可笑的；一些无子女的人负责国家的立法，这同样是可笑的③——

---

① 【KSA 版注】甚至遭到蔑视：见于 DmN，GA。Cb，Ed 作"被蔑视"。

② 【Pütz 版注】此外我还认为：Ceterum censeo，全句应为 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andam（此外我还认为，迦太基必须摧毁。）据说，老卡图在元老院的所有讲话都是这样结束的。参见普鲁塔克，Cato der Ůltere，27。

③ 【KSA 版注】一群无财产的人……这同样是可笑的：参见 MA 455 Rs 的结尾处。

因为他们的[284]船上没有足够的载重,不可能安全地驶人未来的大海。然而,以下状况也是极其荒唐的:一个人以对全部生活作出最具普遍性的认识和评价为己任,却背上了对家庭、生计、安全、妻儿的个人考虑这些负担,给自己的望远镜罩上了一层黑布,遥远星空的光线再也透不进来。于是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定理:只要事关最高层次的哲学,任何已婚者都靠不大住。

437

最后——世上有些毒人参属的植物。命运一般都能找到机会,将盛满这类毒汁的杯子放到自由人的嘴边,——以便"惩罚"他,就像事后世人都会说的那样。他们周围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们会哭喊,哀叹,也许还会扰乱思想家在日落时的安宁,就在雅典监狱里发生的那样。"克力同[①],快让人把这些婆娘带走!"苏格拉底最后这样说。——[②]

---

① 【译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话中的人物。

② 【KSA 版注】"克力同,快让人把这些婆娘带走!":参见柏拉图,《斐多》,116b;117d。

第八章　国家一瞥

438

[285]请求发言——煽动性，影响大众的意图，这在当前是所有政党的共同特点。因为这一意图，它们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原则变成巨大的愚蠢，醒目地画在墙上。这局面无法改变，即便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来也是多此一举，因为在此领域，诚如伏尔泰所言，一旦愚民们也理性思考起来，一切都完了。① 这种现象发生之后，人们就必须适应新的条件，正如地震移动了边界的位置和地貌的轮廓、改变了财产的价值之后，人们就不得不适应新的条件一样。此外，既然一切政治的目的都是使尽可能多的人的日子变得好过些，那么，这些“尽可能多的人”至少可以决定，自己如何来理解“好过些”的日子；既然他们相信理智能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方法，那么，对此表示怀疑又有什么用呢？他们

① 【Pütz 版注】一旦愚民们也理性思考起来，一切都完了：原文为法文 quand la populace se mêle de raisonner，tout est perdu.

就是想要掌握自己的祸福。如果这种自主感,这种为自己想出并表达的五六个概念而产生的自豪感,确实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舒适,以至于他们甘愿忍受自己的局限性带来的恶果,那么这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286]当然前提是这种局限性不太过分,不要求一切都在这一意义上成为政治,不要求大家都按照这一准则为人处事。因为首先,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允许一些人不问政治、袖手旁观,当太多的人或者只有多数人发言的时候,自主的欲望也使一些人保持缄默,或许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点儿自尊心。其次,必须原谅这些少数人,原谅他们不看重多数人的——在此可理解为多数民族或者多数阶层——的幸福、不时面露讥嘲的不当行为,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其他方面,他们的幸福是不同的概念,他们的目标不是每只长着五指的笨手都能把握的。最后——承认他们的这一点确实是最难的,但同样又是必须的——,不时会出现这样的片刻:他们走出沉默的孤独,重试双肺的力量,犹如森林中的迷途者互相呼唤,通报自己的位置,鼓起大家的勇气;当然,对无关者的耳朵而言,这些呼声并不是始终悦耳动听的。——不久,林中便重归寂静,如此寂静,又能清清楚楚地听见头顶、脚下、周围成千上万的昆虫的嗡嗡、营营、扑扑的声音了。——

439

文化与阶层——高等文化只能在有两种不同社会阶层存在的地方诞生:劳动者阶层和闲适者、真正拥有闲适者的阶层;或者表达得再清楚一点:被迫劳动的阶层和自由劳动的阶层。[287]在创造一种更高级文化的方面,幸福是如何分配的这一视角并不重要;但无论如何,闲适者阶层更有忍受力,忍受更多,人

生的惬意更少，肩负的任务更重。倘若两个阶层之间产生了交流，即较高阶层中那些迟钝、无甚修养的家庭和个人跌落到较低阶层，而更为自由的人则从较低阶层上升到较高阶层，那么就形成了一种状态，超出这种状态你就只能看见①不定愿望的汪洋大海了。——来自古代的、正在逐渐消失的声音在对我们这样说，但是，听取这种声音的耳朵又在哪里呢？②

440

关于血统——使血统高贵的男女比别人优越的，使他们毫无疑问有权获得赞誉的，是这样两种通过遗传而不断得以提升的艺术：能发号施令的艺术，自豪地服从的艺术。——在命令（比如在商业和工业的广阔天地里）成了日常事务的今天，到处都涌现出与"血统高贵者"类似的家族，不过他们缺乏高雅的服从态度。这种态度在血统高贵者那里是封建状态的遗产，在我们的文化气候下则是难以为继的。③

441

服从——在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中获得高度评价的服从，很快就会像耶稣会的封闭策略一样，变得令我们难以置信。倘若这种服从不再可能，许多让人惊讶不已的[288]作用就再也

---

① 【KSA 版注】看见……：看见……[在德国我们离这种状态还相距甚远。](Dm)

② 【KSA 版注】参见 19 [21]。

③ 【KSA 版注】对血统的理解是遗传得来的发号施令和自豪地服从的艺术。(Vs)

难以达到，世界就会变得贫乏。服从必定消失，因为其基础消失了：对绝对权威、终结真理的信仰不复存在了[①]；即使在军国主义国家里，对肉体的强迫也不足以导致服从，还得天生就会像崇拜超人一样崇拜王侯才行。——在较为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只依照条件表示顺从，即按照相互之间签定的契约规定，附带各种有关自身利益的保留条件。

442

全民部队——今天如此神化全民部队，这样做的弊端莫过于对最高文明的人的挥霍。只有在诸多情况有利时才会存在这样的人，——应该以节约和谨慎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要经过多么漫长的时光才会具备如此精巧的大脑赖以产生的偶然条件！然而，正如希腊人在希腊人的血泊中发狂，如今的欧洲人也在欧洲人的血泊中发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最有教养者成为牺牲品，即那些能够确保有足够和优秀的后代的人。这些人是指挥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因为他们特别雄心勃勃，所以其处境特别危险。——今天人们面临的是迥异于、更高于“祖国”和“荣誉”的任务，那种罗马人粗犷的爱国主义要么成了一种不诚实的东西，要么成了一种滞后性的标志。

443

狂妄的希望——正如以前所有的制度一样，只要新观点的

---

① 【KSA 版注】惊讶不已的作用……不复存在了：再也达不到强有力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建立在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对终极真理的信仰上，是宗教性的。(Dm)

阳光照[289]耀世人，我们的社会制度就会逐渐消融。要想这种消融发生，就得希望；而要以合理的方式希望，就得相信自己及同类的内心和头脑比现存秩序的代表具有更大的力量。即是说，这种希望通常是一种狂妄之想，是一种过高估计。

444

战争——可以这样说反对战争的话：战争让胜者变得愚蠢，让败者变得恶毒。可以这样说赞成战争的话：战争在上述两种作用中都使人变得野蛮，从而变得更为自然；对文化而言，战争是睡眠或者冬季，人们走出战争后会更有力地走向善或走向恶。①

445

效忠王侯——政治家若要毫无顾忌地行事，那么他的作为最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王侯。这种普遍公益的光芒会使旁观者眼花缭乱，看不清政治家的作为是何等阴险和冷酷。

446

是力量问题，而非权利问题——对在任何事上都注目于更

---

① 【KSA版注】战争在上述两种作用中……走向善或走向恶：参见利希腾贝格，《关于面相学》："……一种新的野蛮性得以强壮的冬眠……"(《杂记》，哥廷根 1867，4，28，BN)

Rs 结尾处尼采的说明："此处：这是一种乐观主义……"尼采最初想把其接在 MA477 之后。

大用途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如果真是几千年来受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奋起反抗的话,那么在它那里就不存在一个权利问题(比如可笑和懦弱地发问:“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它的要求?”),而是只有一个[290]力量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它的要求?”);即犹如一种自然力量,比如蒸汽,它或是被迫为人效劳,成为机器之神,或是在机器出错、也就是制造机器的人计算失误的情况下,摧毁了机器,也摧毁了人。要解决力量问题,就必须了解社会主义有多强大,经过哪些调整它还能在目前的政治角力中被用作一种重要的杠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还得亲自出马,全力以赴增强社会主义的力量。面对任何强大的力量——即便是最危险的力量——,人类都必定会考虑如何使之成为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只有在两股力量、新旧两派的代表之间似乎燃起了战火,但为了尽可能明智地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安康,双方却都有签订契约的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获得自己的权利。没有契约就没有权利。然而,迄今为止,在上述领域中既无战争亦无契约,所以也就没有权利,无“应该”可言。①

447

利用微不足道的不诚实——报刊的力量在于,任何为之效力的个人都觉得自己基本上没有义务,不受约束。他通常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可能不这么做,为了自己的党派,为了自己国

---

① 【KSA版注】社会主义并不是权利问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它的要〈求〉?”),而是一个力量问题:(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避他的要求。)“蒸汽”不是权利——这里权利要建立在清楚力量有多大的基础上——当下先教育公众学会聪明的自私自利,使得签订契约成为可能。(Vs)

家的政策，或者最终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类小小的不诚实的过错或者不诚实的沉默，对个人而言并非重负，但其后果却极为严重，因为是很多人同时犯下了这小小的过错。他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说："由于如此微不足道的效力，我能活得更好，能得到满足；[291]要是没有这些小小的考虑，我就无法维持生计。"因为多写或者少写一行字，甚至还不署名，这在道德上似乎是无所谓的，所以任何有钱有势者都可以使任何观点成为舆论。人在小节上十有八九很软弱；谁明白这个道理并打算利用其小节达到自己的目的，谁就必定①是一个危险人物。

448

怨声过大——对一种危急状态（比如管理上的缺陷，政治或学术团体中的受贿和偏袒现象）言过其实，这种夸张的描述在明眼人那里固然不起作用，但对不太明智的人却更为有效（若是谨慎和适度地描述，后者会无动于衷）。由于后者在人数上占明显优势，具有更大的意志力和更强的行为欲，所以夸张会导致调查、惩办、许诺和重组。——在这个意义上，言过其实地对危急状态进行描述是有益的。

449

名不符实的制造政治气候者——正如有人了解天气，能提

---

① 【KSA 版注】*因为……谁就必定*：有钱有势的人，想要推行一种想法，却希望这种想法自行出现。——那些了解人性，并希望通过此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总是在邪路上。（Vs）

前一天进行预报，民众则会默认他是制造气候者，那些有教养、有学识者也大肆宣扬迷信，将伟大的政治家执政期间的巨变和盛况都算作这些政要本身的功劳。他们只要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政治家对此[292]比别人知晓更早、并作出相应的盘算，就也会将这些大政治家视为气候制造者——这种迷信并非他们微不足道的权力工具。

450

新旧政府概念——区分政府和民众，似乎这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势力范围，一个比较强大、高级，一个相对弱小、低级，双方进行协商和约定。这是一种遗传下来的政治感觉，它在大多数国家里现在仍然与历史上对权力关系的判断完全相应。比如，俾斯麦将宪法形式称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妥协，他的这种表达依据的就是一种在历史上是理性的原则（当然正因为如此，它也是非理性的同位语，没有非理性也就不存在任何人性）。与此相反，人们应该明白——依据一种纯粹源于头脑的、尚待创造历史的原则——，政府只是民众的机构罢了，并非一个有远见的、值得崇敬的“上司”，并非一个相对于有谦恭习惯的“下属”的“上司”。在接受这种迄今为止非历史地、任意地、即便更有逻辑性地确立起来的政府概念之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后果：因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最强大的典范关系，师生关系、主仆关系以及父亲和家庭之间、将帅和兵丁之间、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关系就是根据这种模式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在通行的宪政形式的影响下，如今所有这些关系有了些许变化，正在成为妥协。但是，如果无论何处，那种全新的概念都占据了人们的头脑，这些关系得发生怎样的颠倒和移位，[293]名实之间得发生怎样的改变啊！——也许还需要百把年的

时光才行。在此只能希望，事情进展得谨慎些，缓慢些。①

451

公正是党派引诱的叫声——统治阶级②高贵的（即使因此而不特别明智的）代表或许会发誓："我们要平等待人，承认大家都有同样的权利。"就这点而言，一种基于公正的社会主义思维方式是可能的，但诚如上述，这只限于统治阶级的范围，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是以牺牲品、是通过否认来行使公正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权利平等的要求，如同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那样，却绝非公正的产物，而是贪婪的结果。——倘若把血淋淋的肉块放在野兽面前又拿走，直到它终于怒吼起来，难道你们会认为，这吼声意味着公正？

452

财产和公正——如果社会主义者证明当前人类的财产分配是无数不公和暴行的结果，并且全然③拒绝为如此不公正地建立起来的东西承担义务，那么他们仅仅看到了个别现象。古老文化的过去完全建立在暴力、奴役、欺诈、谬误的基础之上，我们作为所有这些状况的继承人，作为这全部过去的会合点，无法宣

---

① 【KSA 版注】在接受这种迄今为止……谨慎些，缓慢些：如果无法摆脱这种区分，就会在所有其他关系中存有那种旧的奴隶对主子的观念；这是一种典范关系，不自觉地就会延用到婚姻，延用到对仆从、工人、党内同事和从师弟子的态度上。（Rs）

② 【KSA 版注】阶级：阶层。（Dm）

③ 【Pütz 版注】全然：in summa。

布脱离自身,无法从中抽出个别部分。[294]家徒四壁者的心灵中同样也有不公正的观念,无产者并不比有产者善良,并没有道德上的特权,因为其先辈也一度曾是有产者。我们需要的不是以暴力重新分配财产,而是逐渐地改变观念。在所有人身上,公正必须增强,暴力本能必须减弱。

453

激情的舵手——政治家制造出公众的激情,旨在从由此唤起的反激情中牟利。举例来说:一个德国政治家大概知道,天主教会永远不会和俄罗斯有同样的计划,宁愿和土耳其人结盟也不会和俄罗斯人联合;他也知道,德国受到来自法俄联盟的严重威胁。如果他能使法国成为天主教的安乐窝,那么他也就排除了这种威胁,可以长期无忧了。所以,他愿意表现出对天主教徒的仇恨,通过形形色色的敌对行为将皈依教皇权威的人变成一股激情洋溢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与德国政治分庭抗礼,顺理成章地必定和作为德国敌手的法国融为一体。他的目的也必然是法国的天主教化,一如米拉波①必然相信祖国会在非天主教化过程中获得拯救。——即是说,一个国家想要蒙蔽另一个国家几百万人的头脑,从这种蒙蔽中捞到好处。同样是这种观念,支持了邻国的共和政体——像梅里美②所说的那样:有组织的混

---

① 【Pütz 版注】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de Riqueti, Graf de Mirabeau (1749—1791),法国政治家。

【译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

② 【KSA 版注】梅里美:参见《给一个陌生女人的信》,2,352。

【法文 P 本注】《给一个陌生女人的信》采用了一种讽刺的写作手法,此书的写作时间是 1840 年直到梅里美去世,并于 1873 年出版。

乱[①]——,支持的唯一理由是,这种政体能使民众变得更虚弱、更涣散、更无力进行战争。[②]

454

[295]*颠覆者中的危险分子*——可以把执意颠覆社会者分为两类,为自己谋取利益者和为子孙谋取利益者。后一类人更危险,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为了公益而于心无愧。前一类人不难处理,主流社会还是具备足够的财富和智慧,对付他们还是力所能及的。然而,一旦目标非个人化,危险就来了;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行事的革命者可以把现存制度的捍卫者视为怀有私心者,从而在他们面前产生优越感。[③]

455

父亲身份的政治价值——谁没有儿子,谁就没有充分的权利去参与有关某一国事需求[④]的讨论[⑤]。人要拿出自己的最爱和别人一起冒险,这才能使自己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必须注意后代的幸福,即首先要有自己的后代,以便正当地、自然

---

① 【Pütz 版注】*有组织的混乱*:原文为法文 le désordre organisé。

② 【KSA 版注】参见 17 [95]。

Rs 结尾处删去:这种想法可能对一个国家的安乐有利:对大众文化的安乐而言它却是危险和有害的。——是否可以说,各个国家的存在(双方必然始终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中)就是文化的一种障碍。

③ 【KSA 版注】*执意颠覆社会者*:社会主义者。(Vs)

④ 【KSA 版注】*某一国事需求*:国家和道德。(Rs)

⑤ 【KSA 版注】*参与……讨论*:参与讨论[如伯里克利在悼词中所说]。(Rs;参见:Thuk. II 44)

地参与所有的机构及其变革。更高道德的发展取决于人有自己的儿子，这能使他无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能使他在时间长度上延展他的自私心，使他严肃地追求一些超越个人寿命的目标。①

456

为祖先而自豪——一连串优秀的祖先，绵延不绝直至令尊，你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不过自豪并非为了"一连串"这三字，因为无论是谁都有一连串祖先。源自[296]优秀祖先的出身构成了货真价实的世袭贵族。这条链条只要断裂一次，只要出了一个糟糕的祖先，世袭贵族就完结了。可以问问每个谈论自己贵族身份的人：你的列祖列宗中有没有残暴、贪婪、放荡、邪恶、冷酷的人？倘若他能尽其所知、按其良知回答"没有"，那么你就争取成为他的朋友吧。②

457

奴隶和工人——我们更注重的是虚荣心的满足，而不是其他的种种惬意（比如享有保障、安居乐业以及各种快乐）。这已经达到了一种可笑的程度，每个人（撇开政治原因不谈）都希望废除奴隶制③，极度厌恶使人陷入奴隶处境的做法，却又都不得

---

① 【KSA 版注】参见 19[104]。

Rs 结尾处删去：如果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取消了继承权，那是很可笑的。没有子女的人不应该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参见：MA 436。

② 【KSA 版注】参见 16[30]。

③ 【KSA 版注】奴隶制：奴隶制[（清除卖淫制度也是一样）]。(Dm)

不承认：无论在哪个方面，奴隶[1]都比现代的工人生活得安全和幸福，奴隶的劳动比起“工人”的劳动来简直算不了什么。人们以“人类尊严”的名义提出抗议，但这却正是——说得简单一点——那种可爱的虚荣心，它感到“地位不平等”、“公开受歧视”是无比艰难的命运。——犬儒主义者对此的想法不同，因为他们藐视荣誉，——所以第欧根尼[2]当了一阵子奴隶和家庭教师。[3]

458

主导性的精神者及其工具——我们看到，大政治家和所有那些必须利用许多人贯彻自己计划的人，其行事方式时而这样，时而又那样。他们或是细心谨慎地挑选适[297]合自己计划的人，然后赋予他们相对较大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遴选出来的人的本性会驱使这些人到他们想让这些人去的地方去；或是作出糟糕的选择，也就是遇到什么便拿什么，让每一块泥巴都变成能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东西。他们采取后一种做法时更为残暴，也要求更为驯服的工具，他们关于人的知识通常更为贫乏，对人的蔑视更为严重，远远超过采取前一种选择的精神者(Geistern)对人的蔑视，但是他们制造的机器一般而言要优于

---

① 【KSA 版注】奴隶：奴隶[(还有卖淫者)]。(Dm)

② 【译注】约前 404—约前 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法文 P 本注】第欧根尼(Diogène)随父移居雅典，师从苏格拉底的学生 Antisthene(前 444—336)。他蔑视财富，生活在一个大桶里。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对亚历山大大帝说的：“别挡住我的太阳”；另一句则是一手拿着灯，在大太阳下说的：“我在找个人”。他过了许多年贫困的生活，后来被强盗抓走，贩卖为奴，又为哲人 Xeniade 所赎。

③ 【KSA 版注】奴隶妓女处境根本不差：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取消？(Vs)

从采取前一种选择的精神者的作坊里出来的机器。

459

必然的恣意法——法学家们争论不休：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法(Recht)和最易为人理解的法(Recht)，哪一种应该在民众中拔得头筹？第一种法的最高典范是罗马法[①]，外行觉得它难以理解，所以不觉得它表达了自己的法意识。民众的法，如日耳曼法[②]，则是粗陋的，有迷信色彩，不合乎逻辑，有些部分还很荒唐，但却与某些流传下来的本地风俗和情感非常合拍。——但是，如果法不再是传统，就像在我们这里一样，它就只是命令和强迫了；我们大家不再具备传统的法感，因而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恣意的法*(Nillkürsrechte)，这表达了一种必然性，即：必有法律。最合乎逻辑的[③]法无论如何是最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最无偏向*，即使我们承认，在任何情况下，和罪与罚相关的最小衡量尺度都是专横地确定下来的。

460

[298]*大众的伟人*——如何成为大众称为的伟人的人，这有

---

① 【法文P本注】*罗马法*：尤斯提尼(Justinien，482－565)统治时期确立的法律，共分为四大部分(Institutiones，Digesta，Codex，Novellae)，从16世纪起通称为*Corpus juris civilis*。

② 【法文P本注】参见G. F. Puchta，*Das Gewohnheitsrecht*，2 vols，Berlin，1828，1837(该书是尼采时代的权威著作)；S. Brie，Die *Lehre vom Gewohnheitsrecht*，Breslau，1899。

③ 【法文P本注】就逻辑性而言，罗马法始终是一个典范。直到19世纪，古罗马流派在整个德国的法学领域仍占有支配地位。

一个唾手可得的良方。无论如何，要给他们使之觉得极为舒适的东西，或者先让他们头脑里产生“这个或那个东西会是极为舒适的”的想法，然后再把这东西给他们。但是绝对不能立即给他们，这是竭尽全力才能争取到的，或者似乎是争取到的。大众得有这样的印象：在此有一种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意志力，至少似乎是有这样的意志力存在。强大的意志谁都会赞美，因为强大的意志谁都不具备，谁都对自己说，假如他有这样的意志，他和他的利己主义就不再受约束了。倘若现在一种如此强大的意志导致了对大众而言极为舒适的东西，而不是听从本身的欲念，那么人们就会再次赞颂，并且祝愿自己幸福。此外，他会具有大众的一切特点，大众在他面前越是没有羞愧感，他在大众那里就越是受欢迎。即是说，他会是个残暴、嫉妒、剥削、阴险、谄媚、低三下四、趾高气扬的人，视情况不同什么都有可能。

461

王侯与上帝——世人往往差不多像对待上帝那样对待王侯，这也难怪，王侯往往也是上帝的代表，至少是上帝的大祭司。这种几乎是阴森森的崇敬、恐惧、羞耻兼而有之的情绪过去和现在都变得非常微弱，不过有时也会像烈焰一般升腾，在强者身上缭绕。天才崇拜便是这种余音袅袅的神祇崇拜和王侯崇拜。无论在那里，只要力图将个人奉为超人，就会产生这样的倾向：把各阶层的民众想象得比事实上更粗野、更卑贱。①

---

① 【KSA 版注】*无论在那里……更粗野、更卑贱*：个人相对于其他人如此超凡脱俗，这是对民众和教育极度蔑视的结果：因为标准线太低了，显得那个人如此鹤立鸡群。(Dm)

462

[299]我的乌托邦——在一种更好的社会秩序中，艰辛的劳动和困苦的生活将归于那些最少为此感到痛苦的人，即那些最麻木的人；然后逐步上移，直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种种最为高尚的痛苦最为敏感，因而甚至在生活变得无比轻松时依然痛苦不已。

463

颠覆学说中的妄想——有这样一些政治幻想家和社会幻想家，他们激情似火、口若悬河地要求颠覆一切秩序，坚信如此一来，最宏伟的美好人性的圣殿就会自然而然地矗立起来。在这危险的幻梦中，回响着卢梭的迷信①，卢梭相信人性中有一种奇迹般的、原始的、却仿佛被掩盖的善，认为它被掩盖应该完全归咎于社会、国家、教育领域的文化机构。遗憾的是，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得知，每次这样的颠覆都导致早被埋葬的、远古时代的恐怖和无度这些最疯狂的能量重新复活，即是说，颠覆或许是变得衰落的人类的一种力量源泉，然而永远不会是一位维持秩序者、

---

① 【法文P本注】参见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事实上，卢梭也指出了，自然人的善受到极大影响，因为人在受苦的时候会产生同情心。另外，自然人出于生存的必要(而非道德或法律的必要)，也会彼此残杀。正如尼采所强调的，卢梭分出了两种人：自然人和文明人。这一点恰恰是尼采与卢梭的相通之处，只不过对“自然人”的说法不同：尼采称之为“狄俄尼索斯式的人”，卢梭则按18世纪的传统称之为“田园式的人”。

建筑师、艺术家，不会是一位使人性臻于完美者。——并非伏尔泰[①]有分寸、倾向于秩序、净化和重建的天性，而是卢梭堪称狂热的愚蠢和真伪参半的言论唤醒了革命的乐观精神。对这种精神，我要大声疾呼：消灭这无耻者！[②] 这种精神吓退了启蒙和进步的精神，使之久久不归。我们看着吧——每个人都要看着——，看看是否能把后一种精神重新召回！

464

[300]适度——思维和探究中的无比坚定性，即化为了性格特征的自由精神，能使人行为适度。这是因为它削减了欲望，吸收了许多现存的能量，旨在促进精神的目的，并指出了所有突变中不甚有用的或者完全无用的、危险的东西。

465

精神的复活——在政治的病榻上，一个民族通常会自然而然地返老还童，重新找到自己在寻求和维护权力时逐渐丧失的

---

① 【法文P本注】伏尔泰尽管在法国、英国的沙龙里获得极大荣耀，却也常常受挫。比如，他1726年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哲学通信》出版后他被迫流亡到洛兰地区的Cirey城堡。不过，伏尔泰还是凭借其文学成就而与路易十五取得和解。他得到普鲁士国王Frederix II的赏识，但最终还是与后者闹翻了。直到1758年，伏尔泰才在日内瓦附近安顿下来，并开始了空前繁盛的文艺生活。他创作悲剧、组建剧团、撰写哲学诗歌、哲学小说，并与欧洲的知识界保持密切往来。毫不夸张地说，伏尔泰以某种间接的“革命”方式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

② 【Pütz版注】消灭这无耻者！：原文为法文Ecrasez l'infâme!

精神。文化得以登上巅峰，应该归功于政治上衰弱的时代。①

466

老宅子里的新观念——观念的颠覆并不会立刻导致机构的颠覆，正相反，新观念还会长期生活在其前辈变得破旧不堪、令人毛骨悚然的宅子里，把它保留下来。因为住房紧张。

467

学校——大国的教育事业总是极平庸，这与大厨房充其量只能烧出平庸的菜肴，其实是一个道理。

468

无辜的腐败——在所有机构里（比如在学术机构和参议院里），只要公众批评的寒风还没有吹进来，[301]都会滋生一种无辜的腐败，如同长出了菌菇。②

469

登上政坛的学者——学者一旦成了政治家，通常会被分派滑稽的角色，即不得不充当政治的良心。

---

① 【KSA 版注】24[6]。（Vs）

② 【KSA 版注】科学团体中无辜的腐败。（Vs）

470

躲在羊背后的狼——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每个政治家[①]都会需要一个诚实人,如同饥肠辘辘的狼闯进羊圈,不过不是为了抓住公羊填肚子,而是为了躲到公羊毛茸茸的背后。

471

幸福时代——幸福时代绝无可能,这是因为世人只愿向往它,而不愿拥有它,而且每个人在好日子降临时,简直就是在学如何为动乱和苦难祈祷。人的命运是为幸福片刻——无论谁都有幸福片刻——,而不是为幸福时代安排的。尽管如此,幸福时代还是作为"山的[②]另一边"保留在人们的幻想中,这是祖先[③]的遗产;因为或许从远古起,人们便依据以下情况形成了幸福时代的概念:狩猎和作战之后筋疲力尽,人们安息下来,舒展四肢,听睡眠之神的羽翼在身边沙沙作响。如果依照这种古老的习惯,[302]想象自己在经历了好一阵子困苦和劳累之后,便能享受相应强度和长度的幸福状态,那就是得出了错误的推论。[④]

472

宗教和政府——只要国家,或者更明确地说,只要政府知道

① 【KSA 版注】几乎每个政治家:政党。(Vs)

② 【KSA 版注】山的:见于 Rs,GA。Dm,Ed 作"山之"。

③ 【KSA 版注】祖先:见于 Rs,GA。Dm,Ed (Gast 的阅读错误)作"远古"。

④ 【KSA 版注】参见 22[98]。

自己是大批未成年人的监护者，为了他们而考虑宗教的去留问题，那么它极有可能总是作出保留宗教的决定。这是因为，在失落、匮乏、惊恐和疑惑的时代，即在政府觉得自己无力直接做些什么来缓解私人的心灵痛苦的时候，宗教能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甚至在面临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暂且难以制止的灾难（饥荒、财政危机、战火）的时候，宗教也使大众能有一种平和、从容、信任的举止。只要国家政府必然或偶然的缺陷或者王朝利益的危险后果为明智者察觉并引起其反抗情绪，不明智者就会以为看见了上帝的手指，甘愿耐性地听从上面的命令（在这种概念中，神的统治方式和人的统治方式通常难解难分）；这样就能维护市民的内心平静和发展的连续性了。存在于民众情感的统一性和大家观点和目标的共同性之中的权力，就因宗教而获得庇护和保障，除非发生神职人员和国家权力在价格上谈不拢而打起来这种罕见情况。一般而言，国家懂得如何争取神职人员，因为它需要他们最私密的[303]心灵教育，懂得如何赞赏这些表面上似乎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利益的仆从。若无神职人员相助，即便现在也没有任何权力能取得“合法性”，如拿破仑理解的那样。——于是，绝对以监护为己任的统治与小心翼翼的宗教保护必然如影随形。在此有一个前提，掌权的个人和阶级必须认清宗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就需要宗教作为工具这点而言，自己高于宗教；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精神的源头在此的原因。① ——但是，如果民主国家中宣讲的那种完全不同的政府概念开始四处传播，情况会怎样呢？如果认为政府

---

① 【KSA 版注】在此有一个前提……源头在此的原因：这样就会出现所谓的“开明君主”，“启蒙过的暴君”（也就是说，暴君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自我启蒙）。（Vs）

只是民众意志[1]的工具，即不是相对于下属而言的上司，而只是为人民这位独享主权者服务的一种职能，情况会怎样呢？在此，政府只能采取人民对宗教采取的立场；任何一次启蒙之声的传播必定要一直深入到其代表者那里，利用和调动宗教推力和宗教安慰为国家目的服务将会变得不那么容易（除非强有力的政党领袖有时施加一种看来和启蒙或曰开明专制主义的影响相类似的影响）。但是，如果国家本身不再被允许从宗教中获得好处，或者人民对宗教的想法过于多元，以至于他们不允许政府在处置宗教问题时采取同样的、一致的措施，那么，出路就必定在于视宗教为个人事务，让每个人按自己的良知和习惯去处理宗教。如此一来，结果便首先是：宗教情感似乎变强了，即某些隐藏的、压抑的情感躁动，国家曾有意无意地使之窒息，现在却喷涌而出，[304]放纵无度了。后来证实，在人们使宗教成为私事的那一刻，各种宗派便开始丛生，大批龙牙[2]便开始播撒。目睹争论的场景以及对所有宗教信仰缺陷的无情揭露，终于别无他择，出路只能是每个较为优秀、较有才华者将非宗教性变成了自己的私事：于是现在这种观念在统治者的思想中也占了上风，几乎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的措施呈现出一种敌视宗教的特征。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些尚为宗教所动者的情绪就会改变，原先他们崇拜国家，将国家视为部分或完全神圣的东西，如今却坚定不移地与国家为敌了：他们开始对国家的措施进行伏击，竭尽阻挠、破坏、扰乱之能事，从而使与其立场相反者，即非宗教的那一方，在其火辣辣的抗议声中陷入一种几近狂热的赞成国家的情

---

① 【法文 P 本注】典型的卢梭式概念，参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 年）。

② 【译注】意为不和的种子。

绪;同时悄悄地仍然起作用的是这么一种情况:后一类人在脱离宗教后感到精神空虚,试图暂且通过献身国家寻求一种替代品,一种填补物。这种过渡性的斗争或许会延续很长时间,然后便会尘埃落定:到底是宗教派足够强大,还能恢复旧状,让车轮倒转,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启蒙的或曰开明的专制主义(也许较之以前,少了点开明,多了点胆怯)掌握了国家;还是非宗教派控制了局面,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比如通过学校和教育,破坏了反对派的传承,最终使之不复存在?不过这样一来,后者对国家的狂热也会消退,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随着宗教崇拜——对这种宗教崇拜而言,国家乃是一种奥秘,一种超越尘世的机构——的动摇,那种充满敬畏和虔敬的[305]和国家的关系也动摇了。从此以后,个人总是仅仅看到国家对自己有利或有害的一面,千方百计试图对国家施加影响。然而,过不多久,这种竞争就会变得过于激烈,人和党派替换得过于频繁,还没等爬到峰顶就想把对方推下山去的举动过于野蛮。一个[①]政府没有任何可有效贯彻的措施,这本来该是其持久性的保证;在必定经过数十年、数百年默默无声的发展而获得丰硕果实的事业面前,人们畏葸不前了。没有谁再感到自己对法律承担义务,只是暂时对提出法律的权力表示服从,但又马上开始通过一种新的权力,一种需要重新形成的多数来破坏法律。最后——可以十拿九稳地这样说——,怀疑一切[②]统治力量,看清这种艰难斗争乃是劳而无功,于是就被迫作出新的决定:废除国家的概念,取消“私人的”和“公共的”这一对立。私人团体逐步将国家事务纳入自己的范围,即使旧的执政工作中得以留存下来的最为顽固的部分(比如

① 【KSA 版注】一个:一个这样的。(He[1])

② 【KSA 版注】一切:一切此类的。(He[1])

保证私人之间相安无事的工作)①到末了也会由私人活动家来操持。国家受到的蔑视,国家的衰败和国家的死亡,私人的(我避免用"个人的"这一措辞)②解放,这些都是民主国家概念的结果,它的使命即在于此。如果它完成了使命——这使命一如所有人性的东西,孕含着大量理性和非理性——,如果旧病完全不再复发,那么人类寓言书就会翻开新的一页,在上面可以读到千奇百怪的故事,没准还能读到一些不错的东西。——简短地重复[306]一遍上述的内容吧:以监护为己任的政府有其利益,宗教有其利益,这两种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后者开始日薄西山,前者的基础也就动摇了。相信政治事务的神圣秩序,相信国家存在的神秘性,这都有其宗教根源;一旦宗教消亡,国家就必定失去其伊希斯③面纱,再也不会引起世人的敬畏。就近来看,人民的主权有助于驱除这些情感领域中最后的魔法和迷信;现代的民主是国家衰亡的历史形式。——但是,通过这种必定的衰亡而产生的前景并非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幸的:在人类所有特点中,聪明和自私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倘若国家不再能适应这些力量的要求,那么产生的就不会是混乱,而是一种较之国家原先的状况更合乎目的的发明,它将战胜国家。人类已经察觉,某些起组织功能的权力正在消亡,——比如种姓团体的权力就是如此,它在几千年的时间内都远远大于家庭的权力,早在家庭权力出现之前就开始统治和管理了。关于家庭法律和家庭权力

---

① 【KSA版注】最为顽固的部分(比如保证私人之间相安无事的工作):从政府事务中保留下来的部分(作为与他人相关的必要的民众代表)。(Rs)

② 【KSA版注】私人的(我避免用"个人的"这一措辞):个人的(至少是私人的)。(Rs)

③ 【译注】司生育和繁殖的古埃及女神。

的重要思想曾经犹如罗马帝国一统天下，如今我们亲眼目睹这种思想变得日益苍白和无力。同样，后代人也将看到国家在世界某些地方变得无足轻重——想到这点，面对这一设想，当代的许多人必定心生恐惧和厌恶①。致力于这种设想的传播和实现，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你若不是极狂妄地以自己的理性为荣，若不是对历史连一知半解的程度也达不到，你就不会现在就去犁地，[307]因为还没有人能拿出过会儿能播撒到开裂的大地上去的种子。所以让我们相信“人的聪明和自私”吧，国家仍然还会存在好一阵子，那些浅薄者过分热心、迫不及待，他们破坏性的尝试会遭到拒绝！②

473

就其手段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行将就木的③专制主义了不起的小兄弟。它想要继承专制主义的衣钵，它的尝试按最深刻的理解上是反动的。这是因为，它追求大把的国家权力，如同专制主义曾经拥有的那样；比起过去的一切，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力图真正地消灭个人，觉得个人就像是

① 【KSA 版注】必定心生恐惧和厌恶：必定难以不怒不苦。(Cb[1])

② 【KSA 版注】简短地重复一遍上述的内容吧……他们破坏性的尝试会遭到拒绝！：后来又补寄给出版商如下说明：下面的内容属于比较长的那一节“宗教和政府”（在“国家一瞥”一章中）。亲爱的 Schmeitzner 先生，您会找到上下关联。下面部分直接接上，是那一节的继续。(Gast 的笔迹)

此处也可对比欧维贝克(Overbeck)致尼采的一封信(1878 年 3 月 9 日)的背面的文字：第三次谈这样的话——随着宗教的衰落，国家也随之衰落——但这并非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坏事。

③ 【KSA 版注】行将就木的：行将就木、业已启蒙的。(Rs)

自然中无理的奢侈，应该被它改善为一种合乎目的的团体机构。因其亲缘关系，它总是在靠近所有权力过度扩张的地方露面，犹如典型的老社会主义者柏拉图出现在西西里暴君[①]的宫廷；它向往（有时也促进）本世纪的凯撒式暴力国家，因为如上所述，它想成为这种国家的继承人。不过，即使这笔遗产对它的目的来说也还不够，它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即全体民众都以无以复加的谦卑态度在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专制国家面前顶礼膜拜。由于它甚至都不再能指望对国家的那种古老的宗教虔诚，而是必须不自觉地不断地努力消除这种虔诚——即是说，由于它努力消除所有现存的国家——，它便只能通过极端恐怖主义获得自己在这里或那里短期存在的希望。所以它悄悄地为恐怖统治做准备，[308]把“公正”一词像钉子一样钉入一知半解的大众的脑子里，以使大众彻底丧失理智（大众的理智在此之前就受尽了一知半解之苦），对他们要玩的邪恶游戏问心无愧。——社会主义可以用来非常残酷和有力地证明，国家权力的积聚都是危险的，在这点上，它唤起了对国家本身的怀疑。当它嘶哑的声音溶入战场上“*国家多多益善*”的呐喊中时，后者首先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喧闹，但是过不了多久，反对的声音就会更加有力地响起：“*国家越少越好*”。

474

国家惧怕的精神发展——希腊城邦像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权力一样，对文教的发展采取排斥和怀疑的立场；它强有力的本能

---

① 【法文 P 本注】此处指柏拉图曾先后几次赴叙拉古，试图为新老两任国王效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几乎就是表现在对文教的抑制和阻碍上，它不愿让历史和发展在文教中起作用，国家法律中规定的教育旨在使一代又一代的人承担义务，将其固定在同一水准上。以后柏拉图的理想国①追求的也是这样的状况。尽管城邦如此，文教还是有所发展：城邦间接地、违背初衷地在这方面起了辅助作用，因为在城邦中个人的虚荣心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刺激，以至于个人一旦走上精神教育的轨道，就会在这轨道上不断向前，直至尽头。但是，你可不能援引伯里克利②的赞词，它只不过是关于城邦和雅典文化之间存在所谓必然联系的一种乐观的大幻觉罢了，而修昔底德又让它在夜幕（瘟疫、传统中断）降临雅典之前再次闪耀，犹如一抹[309]绝美的晚霞，以便人们忘记刚才那令人不快的白天。③

475

欧洲人和诸民族的灭亡——商贸和工业，图书流通和书信往来，一切高等文化的共性，地点和景色的飞速变换，所有无土地者现在的游荡生活，——这些状况必定使各民族、至少是欧洲各民族变弱并最终灭亡，以至于由于持续杂交，所有这些民族必定会成为一个混合种族，即欧洲人的混合种族。如今，这一目标有意无意地受到基于民族仇视的民族隔离的抵制，但是混合进程还是在缓步向前，尽管有些短暂的逆流。另外，这种人为的民族主义同以前人为的天主教一样危险，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暴力的危急状态和戒严状态，是少数人强加于多数人的，要

---

① 【法文 P 本注】指柏拉图《王制》里的“理想城邦”。

② 【KSA 版注】伯里克利：参见修昔底德，II，35—46。

③ 【KSA 版注】5 [197]；5 [200]。（Vs）

依靠诡计、谎言和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威望。这种民族主义的驱动力,并非像人们可能宣称的那样是多数人(各民族)的利益,而首先是某些王朝的利益,然后是某些商贸阶层和社会阶层的利益。一旦对此有所认识,你就大胆地冒充好欧洲人吧,以实际行动促成各民族的融合;在这一点上,德国人久经考验的传统特点,即担任各民族的译员和中介,是不无裨益的。——顺带说一下,犹太人的全部问题仅仅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在此,他们[310]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在其长期的苦难这所学校里积累了精神资本和意志资本,达到了引起嫉妒和仇视的地步,占了上风,以至于当今所有民族中几乎都盛行这样一种不良文风,即把犹太人描绘成一切可能的公开弊端和内在弊端的替罪羊而送上屠宰场,而且这些民族越是表现出重振民族主义的姿态,这种风气就越是盛行。一旦不再事关民族的保存,而是事关一种尽可能强有力的混合种族的催生①,犹太人便是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用、一样受欢迎的组成部分。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讨厌的、甚至危险的特点,要求犹太人成为例外,那就太残酷了。或许,此类特点在犹太人那里尤其危险和可怖,或许,交易所里的犹太青年是全人类最令人作呕的发明;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知道,在算总账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原谅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历史上遭受了远非其他民族可比的苦难,在这点上我们也是难辞其咎的。最高尚的人(基督)、最纯粹的②智者(斯宾诺莎)、最具影响的书、最有效的道德法则在这个

---

① 【KSA 版注】保存,而是事关一种尽可能强有力的混合种族的催生:保存(或者建立)……催生和培植。(He[1])

② 【KSA 版注】最高尚的……最纯粹的:最仁慈的……最正直的。(He[1])

世界上得以出现，也应该归功于这个民族。此外，在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在亚洲的乌云笼罩欧洲大地的时候，是那些犹太民族的自由思想家、学者[1]和医生在个人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高举启蒙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大旗与亚洲抗衡。同样应该充分地感谢的是，幸亏他们的努力，一种更自然、更合乎理性、反正不再神秘的对世界的解释才得以重奏凯歌，如今以古希腊、古罗马的启蒙精神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圈才免于分崩离析。如果说，[311]基督教竭尽全力使西方东方化，那么，犹太教为了西方的不断重新西方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使欧洲的使命和历史成了*希腊使命和历史的延续*。[2]

476

中世纪表面上的优越——中世纪通过教会展现了这样一种机构，它的目标具备普世性，是涵盖全人类的，而且是——被想象成是——符合全人类的最高利益的。相形之下，新近的历史中展现出来的国家和民族的目标却给人留下颇为压抑的印象；

---

① 【KSA 版注】学者：哲人。(Rs)

② 【KSA 版注】此外……希腊使命和历史的延续：那个欧洲文化圈，那个将我们和古希腊古罗马联系起来的文化圈，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数百年里，通过自由思想家、医生、哲人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这一功绩和礼物堪称无与伦比！(Dm)参见 18 [19]。

【法文 P 本注】"最高尚的人"耶稣基督，和"最纯粹的智者"斯宾诺莎，还有无数学者、医生、启蒙哲学家的友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人同属于一个最苦难的民族。按尼采的话来说，犹太教的最大成就在于，把被基督教东方化的西方重新西方化，也就是使古希腊历史得以承袭下来。这也许就是尼采之于犹太人的最好赞誉了。

这些目标显得狭隘、卑劣、囿于实利、空间有限。然而，这种给幻觉留下的别样印象不应该左右我们的判断，因为那种普世性的机构符合佯装的、基于虚构的需要。如果此类需要尚不存在，该机构就得把它们制造出来(拯救的需要)。新的机构能缓解真正的危急状态，产生这类机构的时代正在到来，它们为全人类共同的、真正的需要服务，使天主教这种幻觉的典型黯然失色，被人遗忘。

477

不可或缺的战争——如果人类不再懂得进行战争，那么对人类仍有许多(甚至正因为如此而有许多)期望就无异于纯粹的幻想①，无异于所谓优美的灵魂。我们暂且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手段，可以像每次规模宏大的战争一样，有力和准确地把那种兵营里的狂放能量，那种非个人的深仇大恨，那种杀手心安理得的冷酷无情，[312]那种消灭对手时的有组织的同仇敌忾②，那种对巨大的损失以及对自身和朋友的生存所持的傲慢的无所谓态度，以及那种地震般深沉的心灵震撼传送给各个日益衰弱的民族。由此喷涌而出形成了溪水和河流，当然挟裹着各种石头和垃圾翻滚而来，摧毁了娇嫩的文化绿地，随后一旦情况有利，便以新的力量转动起精神作坊里的一组组齿轮。文化完全离不开激情和邪恶。——迈入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对战争多少有点厌倦，他们试图通过捕猎野兽、组织格斗、迫害基督徒来汲取

① 【KSA 版注】幻想：乐观主义。(Dm)

② 【KSA 版注】消灭对手时的有组织的同仇敌忾：为哥们两肋插刀的义气。(Rs)

新的力量。如今的英国人在总体上似乎也①放弃了战争②,但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试图使那种渐渐消失的力量卷土重来:进行危险的考察、航海、登山活动,声称是为了科学,其实是为了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冒险和危局后能带着剩余的力量打道回府。人们还能找出大量这类战争替代物,不过通过这些战争替代物或许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一个高度文明、从而必然衰落的人类,比如现在的欧洲人,不但需要战争,而且需要最大、最可怕的战争——即暂时倒退回野蛮之中——,以免通过文化手段而丧失他们的文化和生存。③

478

南方④和北方的勤奋——勤奋有两种迥异的产生方式。南方手工匠变得勤奋,不是出于敛财的欲望,而是因为[313]别人持续的需求。络绎不绝地有人来打马掌、修车,铁匠干活当然勤奋了。假若没人上门,他会在集市上闲逛。在土地肥沃的国家里,糊口并非难题,只要稍微干点活就行了,至少用不着勤奋,到末了去乞讨他也会心满意足。——相反,英国工人勤奋却是为

---

① 【KSA 版注】*在总体上似乎也*:在总体上,在他们就总体而言,似乎也。(Cb[1])

② 【KSA 版注】*战争*:战争[(估计是社会主义的)]。(Dm)

③ 【KSA 版注】*即暂时倒退回野蛮之中——,以免通过文化手段而丧失他们的文化和生存*:为了不因其弱点而毙命,为了不变成野人。(Rs)

参见 22 [90]。

如果寄厚望于还没有打过仗的人,那真是一种乐观主义。原始的自私自利,民族仇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十分必要,就像大海和天气之于人间的春、夏、秋一样。(Vs)

④ 【KSA 版注】*南方*:此处(Rs),也就是说在索伦特。

了赚钱，他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想要通过财产获得权力，通过权力获得尽可能大的自由和个人的高贵。

479

财富作为世袭贵族的起源——财富必然导致种族之高贵，因为有了财富，就能娶最美的女人，就能聘最好的老师，就能保持整洁，就能有体锻时间，最重要的是，就能避开那些令人麻木的体力劳动。就这样，财富创造了所有条件，使人的活动、甚至行为能在几代时间内高贵而优雅：情感比较自由，不卑鄙渺小，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斤斤计较。——恰恰这些“不”，这些消极特征是幸福对青年人最慷慨的馈赠；身无长物者往往因为思想高贵而断送自己，他举步维艰，一无所得，他那种人没有生活能力。——然而，也应该考虑的是，一个人每年花三百塔勒①还是花三万塔勒，财富起的作用几乎一样，此后这种有利状况不再会有本质上的进步。不过，没什么财产，当个小叫花子，见人低三下四，这却是可怕的；[314]尽管对那些在宫廷的金碧辉煌里和对有权有势者的卑躬屈膝中寻求幸福的人或者想当教会首脑的人而言，这也许是适合的起点。（——它教人弯腰钻进邀宠的地道。）

480

不同方向的嫉妒和懒惰——两个分庭抗礼的政党，社会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②政党——无论在欧洲各国这些政党的具体名

---

① 【译注】德国18世纪还通用的硬币。

② 【KSA版注】民族主义：民族[自由]主义。(Dm)

称是什么——，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它们身上的驱动力都是嫉妒和懒惰。在前一阵营里，人们想要尽可能少地从事体力劳动；在后一阵营里，人们想要尽可能少地从事脑力劳动。社会主义者仇视和嫉妒那些自我发展的、不愿为了达到大众效果而置身于芸芸众生中的杰出个人；民族主义者则仇视和嫉妒更好的、外在地位更有利的社会等级，这个等级原本的使命是创造至高无上的文化财富，却使内在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和痛苦不堪。当然，倘若能使那种①大众精神成为更高社会阶层的精神，那么一群群社会主义者就完全有理由试图使自己与更高社会阶层外在地平起平坐，因为他们内在地即在思想和情感上已然平起平坐了。——你们要像更高尚的人那样生活，要不断去做更高尚文化的事情——，这样的话，活着的一切就会承认你们的权利，以你们为首的社会秩序就能免受任何不怀好意的注视和攻击。

481

伟大的政治及其损失——[315]一个民族遭受战争和战备带来的损失，不是因为战争的开销、商业的停滞和交通的阻塞，也不是因为常备军的维护——尽管这种损失很大，欧洲八国每年为此花费二三十亿②——，而是因为年复一年有不计其数最能干、最强壮、最勤劳的男子去当兵，放弃了他们本来的工作和行当。同样，一个准备大展政治宏图、确保自己在列强中一言九鼎的民族也不是在人们通常认为的地方遭受其最大的损失。诚然，它从此时起就不断地把大批杰出人才送上"祖国的祭坛"，或者让其成为民族

① 【KSA 版注】那种：这种民族自由主义的。(Dm)

② 【KSA 版注】二三十亿：21.84 亿(Cb)；50 亿(He[1])。

荣誉的牺牲品——这些人才如今被政治吞噬了，而在以前，他们有其他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但是，在这些百牲大祭的公开活动边上，还上演着一场说实在要残酷得多的大戏，而且成千上万幕在同时进行。在一个渴望获得政治桂冠的民族里，每个能干、勤劳、聪明、努力的人都由这种渴望支配着，不再像以前那样全身心地从事自己本身的事业：每天都在产生的关于公众利益的新问题和新忧虑在消耗每个公民的精神资本和感情资本：个人的精力和劳动遭受种种牺牲和损失，其总额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的兴旺几乎必然会导致精神上的匮乏和疲软，导致在要求高度集中、高度片面的工作方面效率降低。最后你不妨如此提问：如果迄今为止，自己土地上千姿百态的更高贵、更娇嫩、更具精神气质的草木不得不成为这种粗俗、扎眼的民族之花的牺牲品，那么，这种整体上的繁荣和辉煌（它只是作为其他国家对这个新的庞然大物的恐惧，[316]作为从外国那里夺取的在民族商业和交通方面的利益特权①而出现的）究竟是否值得？②

482

再重申一遍——公众舆论——个人惰性。③

---

① 【KSA 版注】作为从外国那里夺取的在民族商业和交通方面的利益特权：强行得来的国外利益特权。

② 【KSA 版注】参见 17 [94]。

③ 【KSA 版注】参见 19 [65]。

根据曼德维尔的副标题“蜜蜂寓言”（Bernard de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made Public Benefits*, 1723），参见 SE1, Bd. 1,338,28。

第九章　独处的人

483

[317]真理的敌人——对真理而言,信念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

484

颠倒的世界——当思想家提出一个使我们感到不快的命题时,我们会更尖锐地批评他;但是更加合理的却是,当思想家提出一个使我们感到快意的命题时,我们更尖锐地批评他。

485

富有个性——一个人显得富有个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因为他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因为他始终遵循自己的原则。

486

一种必要的东西——有一种东西是人必有的:或是与生俱来的轻松感觉,或是通过艺术和知识而变得轻松的感觉。

487

[318]对事情的热情——以事情(科学、公共福利、文化兴趣、艺术)为热情之取向者,会大量抽取其对人的热情火焰(即便人是事的代表,犹如政治家、哲学家、艺术家是其作品的代表)。

488

行动中宁静——瀑布飞流直下,但在此过程中会逐渐趋缓而呈漂浮状;同样,伟人在行动前的渴望如暴风骤雨,让人觉得他在行动时也会如此,其实却是较为平静的。①

489

切莫过深——从最深的层次上把握某事的人,很少对此事始终不渝。因为他们使深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儿总能发现许多糟糕的东西。

---

① 【KSA 版注】伟人疾风骤雨般的青春冲动像瀑布一样缓慢落下。(Vs)

490

理想主义者的狂想——所有理想主义者都以为，自己效力的事业大大好于世上的任何事业。他们不愿相信，如果他们的事业要兴旺起来，就也少不了那些为其他人类活动所必需的臭气熏天的肥料。

491

观察自己——人对自己[319]戒备森严，提防自己的打探和围困。人对自己通常一无所知，除了几座外围工事。真正的要塞是他进不去也看不见的，除非朋友和敌人成了叛徒，从秘密通道领他进去。①

492

合适的职业　男人几乎都相信或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职业其实比任何其他职业都重要，不然他们就受不了。女人对自己的情人也是如此。

493

思索的高贵——高贵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好心和不起疑

① 【KSA版注】自己戒备森严……从秘密通道领他进去：非常严密地提防自己的打探：他会发现外围工事——朋〈友〉和敌人才能出卖要塞。（Vs）

心，即恰恰包含了贪婪的成功人士趾高气扬地嘲讽的东西。

494

目标和路径——许多人对选择的路径坚定不移，很少人对目标也这样。

495

个人生活方式上令人愤怒的东西——所有别具一格的生活准则都会激起人们对采取这些准则者的怒火，因为人们觉得后者享受的特殊待遇使自己沦为了普通人。①

496

[320]伟人的特权——以小恩惠换取大欢喜，这是伟人的特权。②

497

无意的高贵——对别人从不索取，始终给予；习惯这样的人就体现出无意的高贵(vornehm)。

498

成为英雄的条件——如果一个人要成为英雄，那么事先蛇

① 【KSA 版注】所有别具一格的生活准则都会被几乎所有人视为不切实际，这些准则对于这些人而言也确实如此。(Vs)

② 【KSA 版注】23［92］。(Vs)

得变为龙，否则他就没有象样的对手。①

499

朋友——造就朋友的是同享乐，而非共患难。②

500

利用潮涨和潮落——为了达到认识的目的，就必须懂得利用内心潮流，即那种将我们推向一项事业、过后又将我们从这项事业推开的内心潮流。③

501

喜欢自己——人们说“喜欢某事”，其实却是通过某事来喜欢自己。

502

[321]谦虚的人——在人面前谦虚的人，在事（城市、国家、社会、时代、人类）面前就表现得格外狂妄。这是他的报复。

---

① 【KSA 版注】24[8]。(Vs)

那么事先蛇得变为龙：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173：serpens，nisi serpentem comederit，son fit draco。

② 【KSA 版注】19 [9]。(Vs)

同享乐造就朋友，同患难造就难伴。(Rs)

③ 【KSA 版注】参见 21[47]。

503

美慕和妒忌——羡慕和妒忌乃是人类心灵的私处。这种比喻或许可以得以延续。①

504

最高贵的伪善者——对自己一字不提,这是一种无比高贵的伪善。

505

烦恼——烦恼乃是身体疾病,不会由于事后消除了烦恼的起因而痊愈。

506

真理的代表——真理最难找到自己的代表,不是在说出真理是危险的时候,而是在说出真理是乏味的时候。

507

比敌人更麻烦——我们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某些人的

① 【KSA 版注】关于这点:也不会有什么姿态,躯体掩藏着它们。(Vs)

行为能引起好感,但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出于感激)又不得不在表面上无条件地对这些人[322]表示我们的好感。在这种时候,他们对我们想象力的折磨远远超过我们的敌人。

508

无碍的自然——我们酷爱置身于无碍的自然中,因为自然对我们没有任何看法。①

509

人皆有所长——在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至少在一件事上比别人都高明。普遍善意即基于此,因为每个人都能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他人,所以也可以坦然地接受他人的帮助。②

510

安慰的理由——有人亡故,我们大都需要安慰的理由,为了缓解巨大的痛苦,但更是为我们如此容易感到安慰作辩解。

511

忠于信念者——有许多事要做的人,几乎丝毫不变地坚持

① 【KSA版注】参见尼采致保尔·雷的信,1877年6月,KGB II,5,246。

② 【KSA版注】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他人,所以也可以坦然地接受他人的帮助:可以助人并显示自己的优势。(Rs)

自己的一般观点和立场。为某种理念效力的人同样如此：他不会再去对这种理念进行检验，他没时间检验，而且认为这种理念还值得商榷的想法本身就违背他的兴趣。

512

[323]道德与数量——一个人的道德高于另一个人的道德，往往是由于其目标在数量上较大。在小圈子里忙于小事情，这使得后者相对低下。①

513

作为生活收益的生活——尽管人以自己的认识来扩展本身，尽管人会觉得自己非常客观，但是人拥有的只是自己的生平经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②

514

钢铁般的必然性——钢铁般的必然性乃是这样一种东西：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发现，它既不是钢铁般的，也不是必然的。

515

源自经验——一件事情的非理性并不构成反对其存在的理

① 【KSA 版注】道德的层次取决于目标的数量。(Vs)

② 【KSA 版注】参见 23[157]。

由，而是其存在的条件。

516

真理——如今没人会因致命的真理而丧身，因为可用来救命的解药俯拾皆是。

517

基本见识——真理的促进和人类的福祉之间不存在预定和谐。①

518

[324]**人的命数**——谁想得更深，谁就能知道，自己无论怎么行事和判断，结果总是错的。

519

作为喀耳刻②的真理——错误使兽变成了人，难道真理能使人重新变为兽？

---

① 【Pütz 版注】预定和谐：莱布尼茨创造的概念。它一般表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各个部分的协调一致性，尤其是指单子之间的联系。单子是最小的单位，世界物质由其组成。

【KSA 版注】最初是 23 [82]的一部分。

② 【译注】Circe，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巫，转义为妖精似引诱男人的女人。

520

我们文化的危险——我们属于这样一个时代，它的文化处于被文化手段毁灭的危险之中。①

521

伟大意味着：指出方向——没有一条河流因其本身而伟大和丰富。接受并带领众多支流继续前行，这才使它变得伟大和丰富。精神上的伟大也无不如此。关键仅仅在于一个人指出众多支流汇入后必须遵循的方向，而不在于这个人是否从一开始起就缺乏或富有才华。

522

问心有愧——有些人侈谈自己对人类的重要性，但在遵循条约、恪守诺言这些普普通通的市民诚信问题上却问心有愧。

523

[325]要求被爱——狂妄之大，莫如要求被爱。

---

① 【KSA版注】处于被文化手段毁灭的危险之中：被文化手段毁灭，或者干脆无法产生。(Vs)

参见 MA 477；18[2]；19[65]。

524

对人的蔑视——对人蔑视,其最明确无疑的标志是:认为每个人都只是你实现目标的手段,或者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是。

525

出于矛盾的追随者——谁①使人对自己暴怒②,谁也就必定赢得了支持自己的人。

526

忘却经历(Erlebnisse)——谁勤于思索,而且实事求是地思索,谁就容易忘却自己的经历,但不会忘却这些经历引发的思想。

527

坚持一种观点——一个人坚持己见,因为他以为他是自发地形成了这种观点;另一个人坚持己见,因为他费力地了解了这种观点,并为自己把握了这种观点而自豪。两者的行为都出于

---

① 【KSA版注】出于矛盾的追随者——谁:别人敌意的好处:——谁。(Vs)

② 【KSA版注】暴怒:暴怒并撒野。(Vs)

虚荣。

528

怕光——善举和恶行一样，都怕光。后者担心[326]曝光会导致痛苦（如惩罚），前者则担心曝光后会丧失乐趣（即那种纯粹的对自我的乐趣，一旦满足了虚荣，它就立即消失了①）。

529

一天的长度——如果你有大量东西要塞进去，那么一天便有百把个口袋。

530

暴君天才——灵魂中若是涌动着一种不可遏止的实施暴政的欲望，并且这种欲望的烈火不断地燃烧，那么，甚至（政治家、艺术家身上）极其有限的才华也会逐渐演变为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

531

敌人的生命——谁靠对敌斗争活着，谁就有兴趣让敌人活

---

① 【KSA 版注】曝光会导致痛苦……它就立即消失了：虚荣心的满足所导致的内在快乐的丧失，这种惩罚的痛苦。因为虚荣心是硝酸，会将一个做过的善举完全吞噬掉，就像它从未发生过一样。

下去。

532

更加重要——世人认为，未得解释的朦胧[1]事物比得到解释的清晰事物更加重要。[2]

533

对别人工作的评估——别人为我们效劳，我们评估的依据是别人为这些服务工作规定的价值，而不是这些服务工作对我们具备的价值。

534

[327]*不幸*——寓于不幸之中的奖赏（似乎觉得幸福就是浅薄、平庸、低俗的标志）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有人对你说“您是多么幸福啊！”的时候，你往往会提出抗议。

535

恐惧的幻觉——恐惧的幻觉是个淘气鬼，就像酷爱恶作剧的猴子，偏偏在你已经不堪重负的时候跳到你背上。

---

① 【KSA 版注】朦胧：见于 Rs，GA。Dm，Cb（Gast 的阅读错误）作“清晰”。Ed 作“不清晰”。

② 【KSA 版注】19［108］。（Vs）

536

乏味对手的价值——人们对一项事业忠贞不渝，有时原因只在于这项事业的反对者始终很乏味。

537

一种职业的价值——职业使人心不在焉，这是它给人的最大祝福，因为它是一座防御工事，在一般的顾虑和担忧袭来时，人可以退守到它后面去。

538

天赋——有些人的天赋(das Talent)显得比事实上小，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接受太大的任务。

539

[328]青年时代——青年时代令人不快，因为在青年时代，任何意义上的创造性都是不可能或者非理性的。①

540

过于宏伟的目标——谁公开地给自己定下宏伟的目标，

① 【KSA 版注】参见 18 [42]。

继而又暗地里明白了这远非自己力所能及，谁往往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公开宣布撤消这些目标，于是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伪善者。

541

激流中——强有力的激流席卷着大量石块和树木，强有力的英才席卷着许多昏庸的脑袋。

542

精神解放的危险——一个人郑重其事地追求精神解放时，他的激情和欲念也在默默地希望从中看到自己的好处。

543

精神的体现——一个人若是勤奋和聪明地思考，那么不仅他的脸庞，而且他的躯体也会显出聪明来。①

544

[329]弱视和弱听——谁看不清楚，就会越来越看不清楚；谁听不清楚，却总会听到些弦外之音。

---

① 【KSA 版注】精神的体现：精神活跃的身体效应。(Dm)

Vs 结尾处：但是学者们不是以笨拙和愚钝著称的吗？——那么这句话就是错的。

545

虚荣中的自我享受——虚荣的人与其说是想要杰出,毋宁说是想要有杰出的感觉,所以他并不拒绝那些欺骗自我、智取自我的手段。他关心的并非别人的看法,而是他对别人看法的看法。①

546

破例的虚荣——通常满足现状的人一旦疾病缠身,就会破例地变得虚荣起来,容易陷入对名声和赞扬的追求。他在何种程度上丢失自我,就必定在何种程度上试图从他人观点、从外部来重获自我。②

547

"富有精神者"——追求精神(Geist)者无才智。③

548

对党魁的暗示——倘若能使人们公开表示赞同某事,那么

① 【KSA版注】20[6]。(Vs)

② 【KSA版注】参见19[43];19[44]。

通常满足现状的人,一旦变得虚荣就会感觉到这一点,就像一场疾病发作一样;他为此恼火,却并不以此为耻。——事实上,当他疾病缠身之时,特别容易陷入对名声和赞扬的追求。(Vs)

③ 【KSA版注】如果一个人追求才智,就说明他没有才智[就像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更多的是逃避音乐,而不是追逐音乐。](Vs)

通常也能使他们在内心表示赞同此事，因为他们想要今后被视为一以贯之的人。

549

［330］蔑视——被别人蔑视比起被自己蔑视来更使人敏感。①

550

感激的绳索——有些奴性的灵魂对他人的善举如此感激，甚至甘愿用感激的绳索勒死自己。②

551

先知的技巧——为了预测平常人的行为方式，你必须提出这样的假设：他们总是尽量少花脑筋以摆脱困境。

552

唯一的人权——谁偏离传统，谁就是异常事物的牺牲品。谁固守传统，谁就是传统的奴隶。在两种情况下都难免灭亡。

---

① 【KSA 版注】参见 17［15］。

没有什么会比受蔑视更让人体会到生活的重累，并且比起自我蔑视，遭人蔑视更加让人敏感。承接 Vs MA117。（Vs）

② 【KSA 版注】22［99］。（Vs）

553

动物自叹不如——人若大声怪笑,其卑鄙超过所有动物。①

554

半瓶醋——外语蹩脚者比外语流利者更爱说外语。半瓶醋总是兴致高。②

555

[331]危险的助人为乐——有些人要使别人生活困难,不为别的,只为以后能给别人开上几张减轻生活困难的药方,比如基督教③这一药方。④

556

勤奋和认真——勤奋和认真经常作对,前者要从树上摘下

---

① 【KSA版注】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具动物性、)更令人作呕的原始兽性残余,可以与大声怪笑(狂笑)相比。(Vs)

② 【KSA版注】半瓶醋:半瓶醋的兴致。(Dm)

说……。半瓶醋:说……,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比起那些不懂这门外语的人,是如此非同凡响。外语流利者却注意到,他与精通这门外语者不可同日而语。——其他情况也是如此;半瓶醋。(Vs)

③ 【KSA版注】几张减轻生活困难的药方,比如基督教:他们生活技艺的顶级药方。(Vs)

④ 【KSA版注】参见16[7]。

酸果子,后者则想让果子长悬枝头,直到果子掉下来摔得稀烂。①

557

怀疑——对于自己不喜欢者,人们总是试图去怀疑。

558

缺少条件——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等待以自己的方式行善的机会。②

559

缺乏朋友——缺乏朋友,可以归咎于嫉妒或者狂妄。某些人有朋友只能归功于走运,即他们没有嫉妒的理由。③

560

[332]多的危险——多一项才能比少一项才能更不踏实,正如三条腿的桌子比四条腿的桌子更加稳当。

561

为人表率——要成为别人的好榜样,就得给自己的德行加

① 【KSA版注】认真:才智。(Vs)

② 【KSA版注】19[37]。(Vs)

③ 【KSA版注】走运,即他们没有嫉妒的理由:幸运的天赋,将嫉妒和狂妄深藏不露。(Vs)

上点儿愚蠢。这样一来，别人就会仿效，同时也超越了被仿效者，——这是人们的所爱。

562

充当靶子——别人说我们坏话，其实并非针对我们，而是表达了一种出于其他原因的恼怒和不快罢了。

563

容易灰心——如果你能锻炼自己丑化过去的想象力，那么你就不会为愿望未能实现而痛苦。①

564

在危险中——刚刚避开一辆车时，被另一辆车轧死的危险最大。

565

与嗓音相配的角色——谁不得不比平时提高嗓门（比如对耳朵有点背的人或在大庭广众下说话时），谁通常就会夸大[333]要传达的事情。——有些人之所以成了背后诽谤、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就只是因为他们的嗓音最适合于窃窃私语。

---

① 【KSA 版注】具有丑化过去的想象力之人。（Vs）

566

爱与恨——爱与恨都不是瞎子，但却会被自身的烈火照花了眼。①

567

受敌视而得好处——谁不能把自己的功绩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谁就会试图唤起世人对自己的强烈敌意。然后他就能以这样的想法来自我安慰：这敌意位于他的功绩和对此功绩的承认之间——有些人也这样猜想，而这对他的影响是大有好处的。

568

忏悔——你向别人忏悔后就会忘记你的罪孽，而别人通常不会忘记你的罪孽。②

569

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这张金羊皮能使人免受棍棒的殴打，却无法使人避开针刺般的挖苦。

---

① 【KSA 版注】参见 21[40]。

② 【KSA 版注】18 [56]。(Vs)

570

火焰中的阴影——火焰本身不如被它照耀的东西明亮，智者也是如此。

571

[334]自己的观点——突然有人问起某件事情，我们首先想起的观点往往并非我们自己的观点，而是众所周知的、由我们的等级、地位、出身决定的观点。自己的想法极少浮上水面。

572

勇气的起源——凡夫俗子在看不到危险、不注意危险的时候，是和英雄一样勇敢和不可伤害的。相反，英雄唯一的可伤害之处在脊背上，即在他没长眼睛的地方。

573

医生身上的危险——除非你是特意为医生而生的，不然你就会毁在医生手里。

574

奇异的虚荣——谁三次大胆地预报了天气并大获成功，谁就会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有几分预言天才。我们会承认奇异

的、非理性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能使我们洋洋自得的话。

575

职业——职业是人生的脊梁。

576

[335]个人影响的危险——谁觉得自己对另一个人具有巨大的内在影响，谁就必须解除对他的约束，乐于看到、甚至促成偶尔的反抗；否则，必然会给自己造就一个敌人。

577

承认继承人——谁以无私精神创建了伟大业绩，谁就会注意为自己培养继承人。① 天性暴虐和卑鄙者的特征是，把所有可能继承自己事业的人都视为敌手，并生活在对这些敌手的防卫状态中。②

578

一知半解——比起完全的知识来，半瓶醋的知识更是无往

① 【KSA版注】以无私精神创建了伟大业绩，谁就会注意为自己培养继承人：在人类当中创造了高尚的事业，谁就会为自己物色高尚的继承人。（Vs）

② 【KSA版注】生活在对这些敌手的防卫状态中：为了在自己周围开辟一片荒地。（Vs）

不胜；它认识事物比较简单，它的观点因而更容易理解，也更具说服力。

579

不适合做党人——谁勤于思考，谁就不适合做党人；他很快就会想遍全党的问题。

580

蹩脚的记忆力——记忆力不佳，却有个好处，就是能多次地"首次"享受同一件好事。

581

[336]造成自己的痛苦——思想无所顾忌，这往往是寻求麻木的不安内心的标志。①

582

烈士——烈士(Märtyrer)的追随者比烈士遭受的痛苦更多。②

583

滞后的虚荣——有些人不必虚荣却虚荣，这是从一个时

① 【KSA 版注】18［6］。(Vs)
② 【KSA 版注】参见 MA 46。

代遗留下来并逐渐变强的习惯。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权利相信自己，还要从别人那里一分钱、两分钱地乞讨自信心。①

584

激情的临界点②——谁正要大发雷霆或者即将堕入爱河，谁就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他的灵魂像容器一样满满的，但是还得再加上一滴水，即加上对激情的善意（世人通常也称之为恶意）。只要这么一点儿，容器就溢出来了。

585

不满的想法——人就像森林中的炭窑③。年青人只有烧尽、炭化了，像煤炭一样了，他们才变得有用。只要他们还在烟雾腾腾，[337]那么他们也许更加有趣，但却是无用的，甚至还往往是令人不快的。——人类无情地把每个人当作燃料，为他们的庞大机器加热；但是，如果所有的个人（也就是人类）只是用于维持这些庞大机器的运转，那么机器又是干什么用的呢？——难道这是人间喜剧？④

---

① 【KSA 版注】19 [45]。（Vs）

② 【Pütz 版注】临界点：Punctum saliens。

③ 【KSA 版注】就像森林里的煤窑：我们只有在烧尽、炭化了才变得有用。只要它们还在烟雾腾腾□□□（Vs）

④ 【KSA 版注】人间喜剧：原为 *Humana comedia*（Rs）；显然改自但丁的 *divina commedia*（《神曲》）。

586

关于生命的时针——生命系由罕见的片刻和无数的间歇组成。片刻的意义极为重大，而在间歇中，我们充其量只能发现这些片刻的剪影在身边飘荡。爱情、春天、每首动人的旋律、峰峦、月亮、大海——这一切倘若真能发言，也只有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很多人压根儿没有那样的片刻，他们自己就是现实生活交响乐中的间歇和休止。①

587

攻击或干预——我们往往错误地大肆抨击某一倾向、某一政党或某一时代，因为我们碰巧地只能看见它们外显的一面，看见它们枯萎下去，看见必然依附在它们身上的"道德错误"②，——也许因为在这些错误方面，我们自己大都也脱不了干系。接着，我们转过身去，寻找相反的方向；但最好还是寻找强的和好的方面，或者在自己身上培养这些方面。当然，促进生成中的、尚不完美的东西，比起洞察和否定其不完美性来，需要更锐利的目光和更美好的意志。

---

① 【KSA 版注】个别的经历，例如春天、旋律在一生中只有一次完整意义——其他的东西都是重复，常常只是剪影。（Vs）

② 【KSA 版注】"道德错误"：出自乔治·桑"chacun a les défauts de ses vertus"（每个人都有其自身道德的错误）。

结尾处删去：这样，我对教育市侩和历史病的批判就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最好还是因此去促进现代社会，而不是将其弃之不顾。（Rs）

588

[338]谦虚——真正的谦虚(即认识到我们并非自己的作品)是存在的[①],它对伟人非常适合,因为恰恰是伟人会有(甚至对他所行之善也会有)完全不负责任的思想。人们憎恨伟人不负责任,并非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力量,而是因为他要通过伤害别人、虐待别人,看别人能忍受到何等程度而体验自己的力量。这甚至往往证明了他对自己的力量没有把握,导致别人对他的伟大产生怀疑。就此可见,对伟人的不谦虚,明智的做法是竭力劝阻。

589

每天的第一个想法——要好好地开始每一天,最佳方法就是醒来后就想一想:今天能否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快乐。如果这想法可以用来代替祈祷的宗教习惯,那么大家都能从这一改变中获益匪浅。[②]

590

狂妄作为最后的安慰手段——如果一个人如此来解释自己

---

① 【KSA 版注】是存在的:贬低自己,是为了被别人抬高——这往往是谦虚的涵义[世事的进程].尽管如此,还有 Rs;参见 MA 87;21 [52]。

② 【KSA 版注】如果这想法可以用来代替祈祷的宗教习惯,那么大家都能从这一改变中获益匪浅:同时可以替代祈祷的宗教形式,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利。(Vs)

参见 16 [13];尼采致 Malwida von Meysenbug 的信,1875 年 3 月中旬。

的智力缺陷、疾病[1]等不幸，认为这是命中注定，是对自己的磨难，是对以往过失的神秘惩罚，那么他就使自己的本质变得不同凡响，在想象中高踞他人之上了。自豪的罪人在所有教派中都是一个著名的形象。

591

[339]幸福的植被——紧挨着世界的痛苦，往往还是在这痛苦的火山形成的土地上，人们建起了自己小小的乐园[2]。无论是以只想在生存中获得认识的目光，还是以听天由命、万念俱灰者的目光，抑或以克服了困难而倍感欣喜者的目光来观察，——你都能在不幸的边上看到星星点点的幸福在萌芽——而且土地越是靠近火山，幸福就越是茂密——。只不过，若是说因为有了这种幸福，痛苦就具备合理性，那就太可笑了。

592

先辈的路——将父亲或祖父竭力发挥的才干发扬光大，而不是另辟蹊径，这样做是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在某一行业中达到尽善尽美。所以俗话说："你该在哪条路上驰骋？——先辈的路。"[3]

---

① 【KSA 版注】疾病：恶习。(Dm)

② 【KSA 版注】紧挨着世界的痛苦……建起了自己小小的乐园：世上的痛苦促使人们从痛苦中吮吸某种快乐。(Rs)参见 MA 292。

③ 【KSA 版注】所以俗话说……先辈的路：这一点年轻人应该好好考虑！(Rs)

593

作为教育者的虚荣和抱负——一个人只要尚未成为人类普遍利益的工具，他就会受到自身抱负的折磨。但是，一旦目标达到了，他必定像机器一样为大家的利益工作了，那么虚荣便接踵而至①；抱负完成了在他身上的艰难工作（使他变得有用）之后，虚荣就会使他在细枝末节上人性化，变得比较合群、比较能让人接受，比较宽容。

594

[340]*哲学新手*——汲取了哲学家的智慧之后，走在大街上就会觉得自己脱胎换骨，俨然伟人一个。因为遇见的都是对这些智慧一无所知的人，于是就对万事万物作出了前所未知的新决定：因为认可一本法典，于是就以为自己举手投足都得像个法官了。②

595

由反感而好感——有些人想要令人注目从而令人反感，有些人愿意不令人注目从而令人喜欢，两者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只不过前者的追求在程度上要高得多，而且以间接的方式，通过

---

① 【KSA 版注】*他就会受到自身抱负的折磨……那么虚荣便接踵而至*：他就受自身抱负的折磨：一旦达到目的，他就会受虚荣的折磨。（Vs）

② 【KSA 版注】参见 22 [6]。

一个似乎使他们脱离其目标的阶段。他们想要获得影响和权力，从而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即使这种优越性令人不快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知道，最终获得权力者无论做什么和说什么，几乎都能让人喜欢，即使在让人反感的方面，他似乎还是能让人喜欢的。——和虔信者一样，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也追求权力，意在通过权力博取好感；如果其奉行的学说给他们带来了厄运、迫害、牢狱之灾和送命的危险，那么他们会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的学说以这种方式在人类身上留下了刻痕和烙印；尽管起效缓慢，但是要获得权力，这仍不失为一种痛苦、然而却有力的手段。①

596

开战的借口②以及类似的理由——王侯若是决定向邻邦开战，[341]就得寻找一个借口，正如父亲打算把某个女人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当母亲时一样。我们行为的所有公开宣布的动机难道十有八九不就是这种强加于人的母亲？③

597

激情与权利——谈起自己的权利来，没有谁比从心底里怀疑自己权利的人更充满激情了。他试图通过把激情拉到自己一边来的方式麻痹理性及其理性的怀疑：这样他就问心无愧了，因

---

① 【KSA 版注】16［25］。(Vs)

② 【Pütz 版注】开战的借口：Casus belli。

③ 【KSA 版注】19［54］。(Vs)

而在别人那里也大获成功。

598

断念者的伎俩——谁以天主教神甫[①]的方式抗议婚姻，谁就会根据其最低下、最卑鄙的观点理解婚姻。[②] 同样，谁拒绝同时代人的尊敬，谁也会贬低尊敬的概念；这样他就容易接受匮乏以及对匮乏的抗争。此外，在整体上放弃甚多的人，在小事上容易自我放纵[③]。高踞于世人掌声之上的人，可能并不愿意放弃小小虚荣心的满足。[④]

599

狂妄的年龄——才华横溢者真正的狂妄期在二十六岁和三十岁之间，这是最初的成熟期，酸溜溜的气味远未褪尽。基于在自身中感觉到的东西，他向[342]没有或者很少看见这些东西的人要求尊敬和谦恭。起初不见这些尊敬和谦恭，于是他就以狂妄的目光、姿势、声调进行报复——耳聪目明者在那个年龄段的所有作品里，无论是在诗歌和哲学里，还是在绘画和音乐里，都能辨认出这些目光、姿势和声调。对此，年长一点、有些经验的男人微微一笑，动情地回想起当年那段美好的时光。那个年龄

---

① 【KSA 版注】神甫：教堂。(Cb[1])

② 【KSA 版注】谁以天主教神甫的方式抗议婚姻，谁就会根据其最低下、最卑鄙的观点理解婚姻：谁以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方式抗议婚姻，谁在头脑中就几乎只有对婚姻的最低下、最卑鄙的理解。(Vs)

③ 【Pütz 版注】放纵：Indulgenz。

④ 【KSA 版注】参见 19 [11]。

的你对命运颇为恼火，你是那么多，却显得那么少。后来，你确实显得多了，——但却不再坚信自己是多的：你一生都是个无可救药的虚荣的弄臣。①

600

虚假，但可靠——经过深谷或者在独木桥上越过深渊时，你需要栏杆，但这并非为了去扶它——它一扶就会倒下——，而是为了能引发②双眼的安全感。同样，作为年青人，你也需要一些在无意识中起着栏杆作用的人。诚然，如果我们在面临巨大的危险时真的去依靠他们，他们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是，他们在身边会给我们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使我们安心（比如，父亲、老师和朋友这三种人往往就能如此）。③

601

学会爱——我们必须学会爱，学会善良，而且要从小如此。如果教育和机遇不给我们训练此类情感的机会，我们的心灵便会干涸，甚至不适合于理解充满爱心的人的脉脉柔情。同样，恨也是要学的，也需要培养，如果要成为一个[343]真正能恨的人

---

① 【KSA 版注】参见 22［47］。

在 26 到 30 岁之间，最初的成熟会以狂妄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人会保持这种狂妄的表达。它总是被人识破，被人付之一笑，狂妄属于年轻人（也属于天才）。老人们对此的表现无比优雅！（Vs）

② 【KSA 版注】引发：见于 Rs，GA。Dm，Ed（Gast 的阅读错误）作“获得”。

③ 【KSA 版注】父亲老师被视为栏杆（即便他们不能让我们站得更稳，也会让我们有视觉上的安全感。）（Vs）

的话;否则,恨的萌芽也会逐渐枯萎。①

602

以废墟为装饰——经历了多次精神变化的人,保留着一些以往状态中的观点和习惯。然后,这些观点和习惯就像一块神秘的古迹和一段灰暗的墙垣,在他们的新思想和新行为中赫然凸现出来,常常是为了给整个地区作装饰。

603

爱与尊敬——爱是追求,畏惧是回避。所以你至少不可能在同一时段得到同一个人的关爱和尊敬。因为尊敬者承认权力,也就是说,他畏惧权力,他的状态是敬畏,既敬又畏。但是,爱不承认权力,不承认任何区分高下尊卑的东西。因为爱不尊敬,所以沽名钓誉者不是公开地就是暗地里拒绝被人关爱。

604

对冷漠者有利的偏见——热得快的人冷得也快,所以总体上来看不可靠。因而对所有始终冷漠或者作冷漠状的人就有一种有利的偏见,认为这些人可靠,特别值得信赖。如此一来,这些人和那些热得慢、但热得久的人就被混淆起来了。

---

① 【KSA 版注】我们必须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会爱。仇恨在经久不习的情况下会被根除。(Vs)

605

[344]自由观点中的危险——泛泛地接触自由观点会给你刺激,就像皮肤瘙痒;如果更多地屈服于自由观点,你就会开始在那些部位抓痒,直到最后出现一个疼痛的伤口,也就是说,直到自由观点开始在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方面困扰和折磨我们。①

606

对剧痛的渴望——激情过去后,还会给人留下一种对它本身②的深沉渴望。激情消失时,还会向人投来魅力十足的一瞥。激情的鞭笞准定能带来一种快感③,而较为适中的感觉则显得淡而无味。看来世人还是更热衷强烈的不快,而不喜欢平淡的快乐。

607

对别人和世界的不满——如果我们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把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力图蒙蔽和欺骗自己的判断。我们想要事后④、即从别人的过失

① 【KSA 版注】自由观点会让人发痒,让人忍不住去抓,直到出现一道明显作痛的伤疤。(Vs)

② 【KSA 版注】本身:本身[就像是它的尾巴]。(Dm)

③ 【KSA 版注】激情消失时……能带来一种快感:被人用激情似火的利鞭折磨会带来快感。(Vs)

④ 【Pütz 版注】事后: a posteriori。

和缺陷来说明不满的理由，这样也就对自己视而不见了。——虔信宗教者对自己是无情的法官，但同时也最起劲地在背后说人坏话。世上何曾有过认为罪孽尽在自身、德行全属①他人的圣徒；同样，遵照菩萨②的条令在世人面前把自己的善隐藏起来，只把自己的恶暴露出来，这样的人也是几近于无的。③

608

[345]混淆因果——我们无意识地追寻与自己气质相符的原则和学说，到最后，似乎是这些原则和学说造就了我们的性格，使我们的性格有了依靠和④保障。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看起来，应该使我们的思想和判断在事后成为我们本质的原因，但实际上，我们的本质才是我们这样或那样思想和判断的原因。——那么，我们这出几乎是无意识的喜剧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惰性，是懒散，此外还是那种虚荣的愿望，即想让别人认为我们乃是一以贯之的，我们的本质和思想乃是同一的，因

---

① 【KSA 版注】尽在……全属：尽在……全属[并全心去追寻德行]。(Dm)

② 【法文 P 本注】尼采对佛学思想的思考，可以参考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 p. 633)里对英国学者 Spense Hardy 的援引：*Eastern Monachism, An Account of the Order of Mendicants founded by Gotama Budha*, 1850, p258。

③ 【KSA 版注】参见 3 [1]。

Rs 结尾处删去：与此相对，耶稣说："让你们的善行被人看到"。参见《马太福音》，5:16："同样地，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④ 【KSA 版注】依靠和：见于 Rs，GA。Dm，Ed (Gast 的阅读错误)作"十分可靠的"。

为这能使我们获得尊敬、信赖和权力。

609

年龄与真实——青年人喜爱的东西必须有趣和奇特，是真是假倒是无所谓的。比较成熟者则喜爱真实的有趣和奇特。到了完全成熟[①]的时候，就也会喜爱似乎是朴实无华的、让芸芸众生觉得乏味的真实，因为他们发现，真实往往以淳朴的表情传达了其至高无上的精神财富。[②]

610

作为鳖脚诗人的人——鳖脚诗人在诗行的后半部寻找适合韵脚的思想，同样，人一般到了后半生就会谨小慎微，寻找与前半生的行为、立场、状况相适合的行为、立场和状况，[346]以便表面上一切都显得十分和谐。但是，他们的生活不再受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支配，不再持续获得新的定义，思想被寻找韵脚的意图取而代之了。

611

无聊与游戏——需求迫使我们工作，工作的成果满足需求，

---

① 【KSA 版注】完全成熟：原为 成熟。（Dm）

② 【KSA 版注】让……其至高无上的精神财富：让……能够喜爱淳朴的真实，才是富有才智；但因为人们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常常对古希腊的作品奉上叶公好龙似的喜爱。（Vs U II 5）

好事朴实无华的性质——被人当作无聊。年轻人渴求怪异——（Vs）

不断唤醒的需求使我们习惯于工作。但是，在需求获得满足仿佛入睡的间歇，无聊就会向我们袭来。什么是无聊？是工作的习惯，它现在成了一种新的、追加的需求；越是习惯于工作，或许越是因需求而受苦，工作的习惯就越坚定。为了摆脱无聊，人或是过度工作，超越其别的需求的范围而工作，或是发明游戏，即发明一种并非满足其他需求、而只是满足工作需求的工作。谁厌倦了游戏，并且没有因新的需求而工作的理由，谁有时就会突然要求一种第三状态——这种状态与游戏的关系一如漂浮与跳舞、跳舞与行走的关系——，要求一种极乐而沉稳的动态。这就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对幸福的幻想。①

612

来自画面的教诲——观察一下自己从儿童时代后期到成人阶段的一系列画面，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成年人更像儿童，而不是更像小青年。即是说，或许与这一进程[347]相应，先是出现了对基本性格的暂时疏离，然后成人积聚和集中起来的力量又重新控制了这种疏离②。与这一发现相应的是另一发现：所有那些来自激情、教师、政治事件的巨大影响使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到处转悠，后来似乎又使我们重新回到了一个固定的范围：它们确实仍然活跃在我们身上，然而基本感受和基本观点占了上风；也许它们还会被用作力量的源泉，但不会再像我们二十多岁时那样作为调节器了。这样看来，成人的思想和感受又更相应

---

① 【KSA版注】参见17［103］。

② 【Pütz版注】疏离：Alienation。

于儿时的思想和感受了——这一内在事实在上述的外在事实中表现出来。①

613

年龄的声调——上了年纪的人不喜欢小青年谈论、赞扬、指责、虚构时的语气，因为音量太大，而且沉闷、含糊，如同在圆穹顶下的声音，在空旷中如此震耳；因为青年人之所想，大都不是源自他们自己丰富的内心，而是他们四周被思考、谈论、赞扬、指责的东西的和声和回响。感受(好感或反感)在他们身上回响的程度比起这些感受的理由要强烈得多，于是当他们重又大声宣布自己的感受时，就响起那种隆隆的回声，标志着理由的缺失或不足。到了成熟的年龄，语气就变得严厉，时断时续，轻重适度，但是却像所有清楚的表达一样能传得很远。最后，老年往往给声音注入一种温和与宽容，仿佛加进了糖分；当然，这种温和与宽容有时也会使声音变得酸溜溜的。②

614

[348]*滞后和超前的人*——有些人满腹狐疑，总是带着妒意去感受竞争对手和周围的人幸运地获得的所有成就，暴跳如雷对待不同意见。这种令人不快的性格表明，他们属于某个早先的文化阶段，他们是一种残余——因为他们与人交往的方式完

---

① 【KSA 版注】儿童时代和成年的相〈片〉相似。我们的思想就这样进入了重释童年的阶段，巨大影响回溯到固定范围。(Vs)

② 【KSA 版注】参见 19［30］。

全适用于一个尚有动武权的时代的状况；他们是滞后的人。另一些人乐于以他人之乐为乐，这种性格的人能广交朋友，满怀爱心地感受一切正在发展和生成的事物，分享他人的所有荣誉和成就，不要求拥有唯我发现真理的特权，而是充满了一种谦逊的疑虑；——他们是超前的人，追求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化。令人不快的性格出自人类交往的原始基础尚待建立的时代，另一种性格则生活在最高的楼层，尽量远离那些被关在地窖里、关在文化基础之下怒吼的野兽。

615

对疑病患者的安慰——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倘若暂时受着自我折磨的疑病之苦，那么他也许会这样自我安慰："是你自己伟大的力量养大了这个寄生虫，假如力量小一点，你就能少受点苦。"同样，政治家也可能这样说；如果嫉妒心和报复欲，总之是那种他作为国家代表必定常有的"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①的情绪有时侵入他的私人关系，使他度日如年，那么，他也可能说这样的话。

616

[349]脱离当今——远远地脱离自己的时代，仿佛从时代的海岸被推回到以往世界观的大洋中，这是极有好处的。

① 【法文P本注】语出霍布斯(1588—1679)：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与此相应的另一句话是：homo homini lupus(人对他人而言都是狼)。叔本华在《道德的建立》(p. 107)中做了引用。

从大洋深处眺望海岸，你也许能第一次看到海岸的全貌；再度靠近海岸时，你就强于那些从未离开过海岸的人，你能更全面地了解海岸。①

617

在个人的缺陷上播种和收获②——卢梭那样的人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弱点、缺陷和恶习，仿佛这些是自己才华的肥料。卢梭认为腐化和堕落是文化带来的恶果，他的这种抱怨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经验如此苦涩，因而他的全面批判如此尖锐，他射出的箭头沾满毒汁。他首先卸下了自己作为个人的重负，打算寻找一种直接对社会有利、但通过社会也间接对自己有利的良药。③

618

有哲学意识——一般来说，人们力图对所有生活处境和事件都能持有一种情感立场、一类观点——人们喜欢称之为哲学意识。然而，为了丰富认识，更有价值的做法也许是不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千篇一律，而是去倾听那些带来各自见解的不同生活处境的喃喃细语。不把自己当作僵化的、固定的一个人，就能通过认识而参与许多人的生活和本质。

---

① 【KSA 版注】被从海岸冲走大有好处。(Vs)

② 【KSA 版注】收获：种植（见于 Cb^1）；犁耕（见于 Cb^2）。

③ 【KSA 版注】参见 28 [36]。

被 Rs 删去：阿里斯托芬。

619

[350]在蔑视的火焰中——勇于表达一种观点,一种被视为是其持有者的耻辱的观点,就是向自主性跨出的新的一步;在此,连朋友和熟人通常也会忧心忡忡起来。有天赋者也必须经历这样的烈火,之后,他就更加属于自己了。[①]

620

牺牲——如果能选择,那么我们宁愿作出大的牺牲,而不是小的牺牲。因为,我们能以自我欣赏来补偿大的牺牲,而对小的牺牲则不能这样做。

621

作为爱的手段——谁真想认识新事物(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或一本书),谁就应该尽可能以爱来接受新事物[②],见到其中自己觉得抵触、虚假、不当的方面就掉转目光、一忘了之;比如,认为某本书的作者遥遥领先时,我们简直就像在赛跑中那样心砰砰跳,希望他能到达终点。因为我们这样的话,就能深入新事物的心脏,直至要害:这才称得上认识新事物。若走到这一步,理智就会随后作出自己的限制;发出溢美之词,暂时搁置批

① 【KSA 版注】参见 17[34]。

② 【KSA 版注】谁真想认识新事物(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或一本书),谁就应该尽可能以爱来接受新事物:应该以爱来接受新的事物。(Vs)

评的钟摆，这些只不过是将事物的灵魂引诱出来的手段罢了。①

622

[351]把世界想得太好或太差——无论我们把事情想得太好还是太坏，总有好处，总能获得一种更高的快乐。这是因为，如果事先想得太好，我们往往就在事情（经历）中加入了比其本身含有的更多的蜜糖。如果事先想得太差，就会导致一种令人愉悦的失望：事物中本来就存在的愉悦因为意外的愉悦而得以增长。——此外，阴暗的气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获得相反的经验。

623

深刻的人——有些人强就强在能使印象变得深刻——通常称他们是深刻的人——，无论有什么突发事件都比较沉着和坚定；起先给人的印象平平，印象将会变得深刻。但是，预见到的、期待中的事或人却最能使这样的人激动，使他们在事或人最终出现时几乎心不在焉。

624

与更高的自我②打交道——每个人都有发现了更高自我的

---

① 【KSA 版注】见到……引诱出来的手段罢了：忽略那些让自己抵触反感的东西，承认作者的领先地位，并搁置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样就能走入新事物、新人或新书的心脏。随后理智才会对这些溢美之词作出限制。我们用这一手段将事物的灵魂从其躯体中抽取出来。（Vs）

② 【KSA 版注】更高的自我：理想。（Vs）

好日子。真正的人性要求我们完全根据这种状态，而不是根据不自由、受奴役的工作日来评价一个人。比如，我们评价和推崇一位画家，应该根据他能看到和描绘的最高幻景。然而，与自己更高的自我打交道的[352]方式却各各不一，人们常常是自我的演员，在那些时刻是什么，以后就不断地模仿什么。有些人生活在胆怯和恭顺之中，在自己的理想面前表现得胆怯、恭顺，但又不愿意承认；他们害怕自己更高的自我，因为自我一开口就是高要求。此外，还有一种自由是神出鬼没、来去随意的，因而常被称为神的馈赠；其实，别的一切都是（偶然之）神的馈赠①，唯独这点是人之本身。

625

孤独的人——有些人习惯独处，根本不去与别人比较，而是在一种宁静、愉快的气氛中和自我交谈得颇为投机，笑呵呵地继续编织自己独白的人生。但若让他们去同别人比较，他们往往会苦思冥想地低估自己，所以不得不迫使他们再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形成对自己的善意、公正的看法；甚至在这种学来的看法中，他们还是不断地想要压点儿分量，打点儿折扣。——总之，你得允许某些人独处，而不能像常见的那样愚蠢地对他们的处境表示遗憾。②

---

① 【KSA 版注】和恭顺之中……常被称为神的馈赠：在其面前表现得恭顺。有些人害怕这些要求极高的时刻。无法相信。看起来像是神的馈赠。（Vs）

② 【KSA 版注】参见 22 [73]。

626

没有旋律——有些人始终立足于自我，擅长和谐地安排自己的各项能力，所以对任何定下目标的活动都有抵触感。他们犹如一首乐曲，全是拖得长长的和谐的和弦，[353]没一点儿有层次的运动的旋律。所有外来的运动只有一个作用，让小船在和谐之音的大海上重获平衡。现代人往往对这类人极不耐烦，这类人成不了什么，但不能说他们什么也不是。然而，在个别情绪中，看到他们就会产生这样不同寻常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旋律？生活平静地映照在深深的湖水上，难道我们还觉得不够吗？——这类人在中世纪多，在我们的时代少。现在我们难得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了：他即使在困境中也会继续平静、快乐地独处，会像歌德①那样对自己说："美好莫过于深深的寂静，我在寂静中面对世界生活、成长，获得了他们用火与剑也无法从我②这里夺走的东西。"③

627

生活和经历——看到吗，有些人懂得如何和自己的经历——自己微不足道的日常经历——打交道，于是这些经历成

---

① 【KSA 版注】歌德那样对自己说："美好……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参见歌德，《日记》，1780 年 5 月 13 日。

② 【KSA 版注】用……从我：见于 DmN，GA。Cb，Ed 作"用……"。

③ 【KSA 版注】有些人有一种和谐的惰性：根本不想形成旋律，而所有的运动带来的只是和谐的另一种状态。中世纪的人。他们让人不耐烦，让人深感无聊：但是在一定的氛围中，整个生活都映照其中，如同映在一潭深湖之中：带着这样的问题：为何要有旋律，流向何方？——（Vs）

了一块耕地，每年能有三次收获；另外一些人——真不知有多少！——被推着经历最激动人心的命运波涛，经历最五光十色的时代和民族浪潮，却像软木塞一样始终轻轻地浮在水面上。你看到这些，你就终于会忍不住把人类划分为少数派（极少数派）和多数派。少数派是懂得如何化少为多的人，多数派是懂得如何化多为少的人，是的，你甚至能碰到反常的巫师，他们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无。①

628

[354]游戏中的认真②——热那亚③的黄昏，我听到钟楼上传来悠长的钟声，钟声无尽无休，似乎对自己永不满足，飘过人声鼎沸的街巷，飞上夜空，融入海风，如此可怖，同时又如此稚气，如此伤感。于是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④，觉得这些话突然涌上了心头：凡是人性的东西，都不值得十分认真对待，尽管如此…… ⑤

---

① 【KSA 版注】627 节和 638 节是补寄给 Schmeitzner 的，有以下附言：NB：全书手稿的最后几页是四开纸；这两个数字接在那些四开纸之前，然后相应进行排序。（Gast 的字体）；这里所说的四开纸上写有现在 629 节至 637 节外加 628 节（后者的标题是：后记），尼采最后把 MA 628 和 MA638 互换了一下。

② 【KSA 版注】游戏中的认真：游戏与认真（Cb2）；Cb[1] 作“后记”。Rs 作“尽管如此”。

③ 【译注】意大利地名。

④ 【KSA 版注】柏拉图的话：参见《法义》，803 b；《王制》，604 b。

⑤ 【KSA 版注】参见 17 [8]；22 [45]。

Vs (N II 2)：热那亚夜晚的敲钟——忧郁可怖且稚气。柏拉图：不值得对任何终有一死的东西过于认真。

Vs (Mp XIV 1)：所有人性的东西都算上。傍晚，我在热那亚一所教堂的塔上往下聆听敲钟声：钟声中蕴藏些许忧郁、可怖和稚气，让我体会到了柏拉图所说的：“凡是人性的东西，都不值得十分认真对待。”

629

关于信念与正义——人在激情中说出、许诺和决定的事情，过后都要冷静、清醒地维护——这一要求属于人类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必须承认大发雷霆的后果，烈火般地复仇的后果，热情地献身于一切未来的后果①——这会激发对这些情感的极大怨恨，而且这些情感越是在四面八方、尤其是在艺术家那里成为偶像崇拜，对这些情感的怨恨就越是强烈。艺术家们竭力培育对激情的推崇，而且一贯如此；当然，他们也赞美人对自己身上的激情的可怕的满足，赞美那种导致死亡、残废、自愿放逐的复仇欲的爆发，赞美那种心碎的听天由命。不管怎么说，他们使人对种种激情的好奇心长盛不衰，似乎想说：要是没有激情，你们就没有体验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发誓要忠诚，或许只是忠于神这样一种虚构本质，因为我们将心献给了②某个王侯、政党、女人、修士会、艺术家、思想家，而且是在一种让我们心醉神迷、[355]觉得那些本质值得我们以任何形式去进行崇拜和作出牺牲的疯狂状态这样做的——难道如此一来，我们就难以解脱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吗？难道我们当时就没有自我欺骗？难道这不是一种有前提的许诺，即有一种当然是沉默不语的前提：我们顶礼膜拜的本质确实是出现在我们想象中的本质？难道我们不是承担了忠于错误的义务，即使认识到由于自己的这种忠诚我

---

① 【KSA 版注】烈火般地复仇的后果，热情地献身于一切未来的后果：性欲的后果。(Rs)

② 【KSA 版注】将心献给了：将誓言献给了。(Cb^1)

们会给自己更高的自我①造成损失也得如此？——不，这种法律、这种义务并不存在，我们必须成为叛徒，必须表现不忠，必须不断放弃我们的理想②。不去造成这些叛变的痛苦，不再遭受这些痛苦，我们就不能从一个生活阶段跨入另一个生活阶段。我们有必要为了躲避这些痛苦而防备自己的感情冲动吗？那样一来，世界对我们来说不是变得荒芜不堪、阴森可怕了？③ 其实我们更愿意这样自问：改变信念时的这些痛苦是否必要，或者这些痛苦是否取决于某种错误的观点和评价。我们为什么赞赏那些忠于信念者，为什么鄙视那些改变信念者？恐怕答案必定是：因为每个人都假定，唯有庸俗④利益或者个人恐惧⑤的动机才会引发这种改变。这就是说，我们其实相信，没有人会改变看法，只要这些看法对他有利，或者至少对他无害。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其中就含有对所有信念的理智意义颇为不利的证据。考察一下信念⑥是如何产生的，注意一下信念是如何被大大高估的，我们就会发现，信念的改变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错误的尺度

---

① 【KSA 版注】自己更高的自我：我们自己和他人。(Cb[1])

② 【KSA 版注】我们的理想：我们年轻时代的理想。(Cb[1])

③ 【KSA 版注】我们有必要……不是变得荒芜不堪、阴森可怕了？：逐渐地，我们开始防备自己的感情冲动，我们也宽容地评估别人对我们的不信任，因为这种不信任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必须要当一次叛徒，那么至少要当高尚的叛徒。(Rs)；参见 MA 637；17［66］。

④ 【KSA 版注】庸俗：个人。(Cb[1])

⑤ 【KSA 版注】个人恐惧：忧虑。(Cb[1])

⑥ 【KSA 版注】信念：信念。［——信念就是源自意志冲动的一部分非纯粹知识］。(Rs)

来衡量的，我们迄今为止为这种改变遭受的痛苦往往太多了。[①]

630

[356]信念就是相信在某个知识点上掌握了绝对真理。这种相信的前提有三，首先是绝对真理的存在，其次是达到真理的完美方法已经找到，最后是有信念者无一例外都在运用这种完美方法。列举的这三项前提都能立刻证明，有信念的人并非有科学思维的人，站在我们面前的他无论在其他方面有多么成熟，在理论上还处在纯洁无瑕的年龄，还是个孩子。整整几千年，生活都基于这种童稚的前提，人类最强大的力量源泉就是由此喷涌而出的。[②] 无数为信念而献身的人都以为自己是为绝对真理而献身的。他们全都错了，也许从未有人为真理献身过，至少他们信念的教条式表达不是科学的或者只是半截子科学的。不过，其实人们想要有理是由于他们以为自己必须有理。让别人剥夺自己的信仰，也许就意味着对自己永恒的幸福提出质疑。在这样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上，“意志”给理智提台词，理智不可能听不见它的声音。任何方向的任何信仰者都具备一个前提：

---

① 【KSA 版注】参见 23[38]；23[101]。

我们钦佩那些为了自己信念赴汤蹈火、不畏牺牲的人，鄙视那些放弃信念的人。由于害怕损失和丢脸，或者由于顽强，我们坚持如此——信念是混入了意志冲动的知识。(Vs)

② 【KSA 版注】信念就是……由此喷涌而出的：因为一种强烈的感受让我们非常急迫地去探寻感受的对象，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混淆当作了信念，以为强烈的感受证明了一项事实的真理性，其实它只是证明了它本身或者一个想象的事物原因。强烈的感情证明了观念的强大，而不是观念中真理的强大。(Rs)

能够不被驳倒;即使反对的理由非常有力,他仍然还有一招[①],他可以诋毁理性,也许还会祭起“唯其荒谬,我才相信”[②]这面极端狂热主义的大旗。这不是使历史如此充满暴力的观点之争[③],而是对观点的信仰之争,即信念之争。有些人对自己的信念极为看重,为信念作出种种牺牲,不惜以荣誉、肉体和生命来为信念服务,倘若他们只使出一半[357]力气来调查自己有什么权利执著于这一或那一信念,自己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了这样的信念,那么,人类历史的面貌就会多么祥和!人们的认识就会丰富多少!倘若这样,迫害异教徒的各种残酷场面对我们来说就都有可能避免,其原因有二:一是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们首先会在自家身上进行审判,会超越那种捍卫绝对真理的狂妄;二是异教徒自己在调查之后,就会对所有教派和“正教”的毫无根据的信条兴趣索然。[④]

---

① 【KSA版注】绝对真理而献身的……他仍然还有一招,他:实践“真理”:他们在此都有错误:或许还从没有人为了“真理”而献身;至少其信念的这种教条式表达是不科学的或者是半截子科学的。人们不希望别人以任何手段剥夺自己的信仰,也就是说,让自由意志取代理性,我们希望自己总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各类异教的论争并不会科学地进行的道理,他们根本没有理论家的冷静和怀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幸福全系于此,他们在为他们幸福的基础而战,他们相信自己决不会驳倒:如果反对理由非常强大,他们依然。(Rs)

② 【Pütz版注】唯其荒谬,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被误认为是奥古斯丁的话)。

③ 【KSA版注】对观点的信仰之争,即信念之争:这么多几乎不可救药的党派和个人之间的斗争,他们堵住了耳朵,总是叫喊同样的东西。(Rs)

④ 【KSA版注】参见21[61];23[156]。

631

在有些时代，人们习惯于相信自己拥有绝对真理。从这些时代产生出一种对在任何认识问题上的怀疑论和相对论立场的极度不快。人们大都选择无条件地献身于权威人士（父亲、朋友、教师、王侯）的信念①，若不这样做，就会心生愧疚。这样的倾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无权因为它带来的后果而猛烈抨击人类理性的发展。但是，科学精神必定逐渐地在人身上导致一种谨慎克制的品德，一种明智的适可而止，这种态度在实际生活的领域中比在理论生活的领域中更为著名。比如，歌德在安东尼奥身上就描写过这种态度，它是所有塔索②们、也就是那些不讲科学、袖手旁观的人怨恨的对象。有信念者本身有一种[358]对思维谨慎的人、对理论型的安东尼奥不理解的权利，讲科学者则没有权利因而责备有信念者，他对有信念者视而不见，而且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有信念者③会紧紧地拥抱他，一如塔索最终对安东尼奥所为。④

632

谁没有对各种不同的信念都加以体验，而只是滞留在那种他首先陷入的信仰罗网之中，谁就由于这种惰性而在任何情况

---

① 【KSA 版注】权威人士（父亲、朋友、教师、王侯）的信念：形而上学，哪怕是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Rs）

② 【译注】安东尼奥和塔索均为歌德诗剧《托夸多·塔索》中的人物。

③ 【KSA 版注】有信念者：艺术家。（Rs）

④ Rs 结尾处：最主要是他看穿了，有信念者可以被利用。

下都是落后文化的代表。与这种教养(教养始终以可教养性即可塑性为前提)的匮乏相应,他强硬,无理性,不可救药,不懂宽厚,是一个永远的怀疑者,是一个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贯彻自己主张的人,因为他根本不能理解其他主张也有存在的必要。由此看来,他也许是一种力量源泉,对过于自由、过于松弛的文化甚至还不无益处,然而这只是因为他有力地激起了别人对他的反抗,娇嫩的新文化本身也会在被迫与他斗争的过程中变得强大起来。

633

我们和宗教改革时代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怎么可能是不一样呢?只是因为我们不再允许自己采用某些手段帮助自己的观点取胜,我们才超越了宗教改革时代,证明我们属于一种更高的文化。谁现在还以宗教改革时代的人的方式,以怀疑和怒火反对和压制别的观点,谁就清楚地表明,倘若他生活在别的时代,就会烧死自己的对手;[359]倘若他是宗教改革的对手,就会乞灵于宗教裁判所的全部手段。这种宗教裁判所在当年是理性的,因为它仅仅意味着一种被迫对整个教会领域实施的普遍戒严,它同任何戒严一样有权采用极端手段,即在教会拥有真理、为了拯救人类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捍卫真理这一前提下(我们现在不再与那些人共享这一前提了)而采用极端手段。但是在当今,我们不会再如此轻易地承认某人拥有真理,严谨的研究方法使得怀疑和谨慎广为传播,以至于任何以粗暴言行推行自己观点的人都会被视为我们当今文化的敌人,至少被视为落伍者。确实,比起那种不知疲倦地改弦易辙、重新考察、当然就较为温和和低调的寻求真理的热情来,认为自己拥有真理的热

情现在已经没什么市场了。①

634

此外，按照某种方法寻求真理，这本身就是那些各种信念你争我夺的时代的产物②。如果不是个人看重他的"真理"，即看重自己的正确，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方法③了。但是，在不同个人都要求拥有绝对真理的永恒斗争中，人们一步步地前进，旨在发现无可辩驳的原则并以此检验各人的要求是否合理，平息各人之间的争端。人们先是依据权威作出决定，后来又相互批评，对别人用以发现所谓真理的途径和方法提出指责；在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阶段，[360]那时人们要为对方的信条承担后果，也许将这些后果虚构为有害和不幸的，如此一来，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对方的信念中包含着错误。最终，思想家的个人斗争使得方法更加精确，以至于真理确实能被发现，先前那些方法的歧途也大白于天下。

---

① 【KSA 版注】那些现在压制[?]对手的人，在其他情况下，肯定要将其烧死。(Vs)

Rs 标题：对充满激情而粗暴的"真理"代表者的怀疑。

Rs 结尾处：这是怎样的讽刺呵：歌德的颜色论，叔本华所有形而上学的观点都是错的，他们为此而骄傲当然也毫无理由！得到的教训就是要谦虚，至少要谨慎；特别是当没有人为其行为负责的时候，那么也不能为其功绩邀赏，他无权要求赞扬，甚至不能要求人们为他高兴——他必须等待，避免去指责那些其行为始终无辜的人。参见 22[32]。

② 【KSA 版注】此外，按照某种方法寻求真理……时代的产物：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对真理价值的信念比探寻方法的可靠性产生早得多："我有权利有这样想"，这就勾画出了其中道德性的东西，这就叫"我对此有充足的权利"，但是权利并不总是理由。(Rs)

③ 【KSA 版注】研究方法：真理。(Rs)

635

就整体而言,科学方法至少是和任何其他结果一样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科学精神基于对方法的认识,如果那些方法不复存在,所有科学成果都无法阻止迷信和谬论卷土重来。无论那些富有才智①者如何大量学习科学成果,从他们的谈话里,尤其是从谈话涉及的假说里,还是总能发现他们缺乏科学精神,他们对误入歧途的思维没有本能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作为长期实践的结果早就在科学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对他们来说,对某一事物只要找到某一假说就行了,他们就会兴高采烈,认为大功告成了。具有某种观点,在他们那里就意味着:为它疯狂,并从此把它当作信念②,念念不忘。面对未能得到解释的事物,他们刚有了一个似乎能解释这一事物的想法就头脑发热,于是极为糟糕的后果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③ ——所以,如今每个人都至少应该从根本上了解一门科学,这样他才能懂得什么[361]是方法,懂得极度审慎是多么必要。尤其应该给予妇女这种忠告,她们如今无可挽回地成了所有假说的牺牲品,在这些假说留下的印象是有才智、有魅力、令人振奋、给人力量的时候更是如此。是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教养者十有八九现在仍然渴望从一位思想家那里获得信念,并且只想获得信念,仅有

---

① 【KSA 版注】富有才智:有教养。(Dm)

② 【KSA 版注】为它疯狂,并从此把它当作信念:立即也为它疯狂,并最终把它当作信念。(He[1])

③ 【KSA 版注】并从此把它当作信念……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宗教以前也起到这样的作用;习惯就是由此而来。不科学的人头脑里对未解释清楚的事有着解释:但在此最贫乏、最粗俗的东西就够用了。(Rs)

极少数人想要获得可靠性。前者希望被引入神往的状态，以使自己的力量得以增长，而后者即极少数人则有一种无视个人利益、也无视上述力量增长的对事实本身的兴趣。思想家在哪里显得像天才、也自称天才、并像一个有权威资格的更高本质那样洞察世事，那里就在指望占了绝对上风的阶级。只要那种天才维持着信念的烈焰，激发了世人对谨慎、谦虚的科学意识的疑虑，那么，即使他坚信自己是真理的追求者，他也是真理的敌人。①

636

当然也存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天才：正义的天才。我无法下定决心，认为这类天才不及任何一种哲学的、政治的或者艺术的天才。它的方式是：带着由衷的厌恶，凡是迷惑和混淆人们对事物的判断的，它都要躲避三舍。顺理成章，它是信念之敌，因为它要使任何事物有其之所有，无论这事物是活的还是死的，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为此他就必须明明白白地认识事物，因而就突出事物的最大长处，并以谨慎的目光不断审视。最后，它甚至会使自己的敌人即盲目或短视的“信念”[362]（如男人所说：在女人那里，信念就是“信仰”）是其之所是——为了真理的

---

① 【KSA 版注】是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也是真理的敌人：一类人渴求从思想家处获得信念，另一类希望获得可靠性。一类人被引入神往的状态，以使自己的力量得以增长（雄辩术），另一类人怀有那种对实在东西的兴趣，并不重视个人利益（也不重视力量增长的利益）。无论何处，哪里的作者表现得像个天才，像个更高级的生命那样放眼世界，那里就需要权威，那里就会有号召，号召那类渴求信念的人，那类渴求意念的强烈动力趋向某一方向的人。（Rs）

缘故。

637

观点源自激情，精神的惰性使观点僵化成了信念。——但是，谁觉得自己拥有自由的、永远生气勃勃的精神，谁就能通过不断的变化阻止这种僵化。如果他甚至在总体上是一个思考着的雪球，那么他的头脑里就根本不会有观点，而是只有可靠性和精算出来的或然性。但是，我们这些混合本质，我们这些时而①因烈火而灼热、时而因精神而冷却的人却想要跪倒在正义面前，它是唯一的、我们承认高踞我们之上的女神。我们身上的烈火往往使得我们不公正，在那位女神的意义上不纯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永远不能去与她握手，她也就永远不会欣喜而庄重地向我们微笑。我们把她当作我们生活的蒙面伊里斯②来崇拜，在烈火焚烧我们、要吞噬我们时，我们羞愧地把自己的痛苦当作罚金和祭品奉献给她。③ 拯救我们的是精神，是精神使我们不至于完全燃尽、变为焦炭；它不时将我们从正义的祭坛上拉开，或者用石棉织物把我们包裹起来。从烈火中被拯救出来之后，我们就在精神的推动下经历着观点的变化和党派的更替，作为所有可能背叛的事物的高贵的背叛者——但是没有负疚感。④

---

① 【KSA 版注】时而：一半。(Cb[1])

② 【译注】彩虹女神，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为诸神的信使。

③ 【KSA 版注】在烈火焚烧我们……奉献给她：我们烈火焚身，燃烧爆发，痛苦不堪，以此作为给她献上的祭品。(Cb[1])我们烈火焚身，或是在别人身上煽起大火，以此作为给她献上的祭品。(Cb[2])

④ 【KSA 版注】参见 17［66］。

638

漫游者——谁只要多少达到了理性的自由，谁就不会有其他感觉，只会感觉自己是[363]一个漫游者——尽管不是①一个迈向终极目标的旅行者：因为不存在什么终极目标。然而，他确实愿意观察，愿意放眼世界，观察万有，所以他不能过分眷恋个别事物，他心中必须有变化无常、须臾即逝的漫游者。当然，这样的人会有不祥之夜，入夜后他疲惫不堪，想进城休息却发觉城门已然紧闭。也许还祸不单行，沙漠像在东方一样，一直延伸到城门口，野兽的嚎叫声时远时近，狂风大作，役畜也被强盗牵走了。这时，可怕的夜幕如同另一块沙漠笼罩着他脚下的沙漠，他的心已经对漫游感到厌倦。后来，朝阳在他面前升起，如同怒火之神一样灼热。城门开了，但在这里居民的脸上他也许见到比城门口更多的沙漠、污秽、欺诈和危险——白昼几乎比夜晚更糟糕。这也许是漫游者曾有的体验；但是，作为一种补偿，后来又有了其他地方和其他日子的欢乐早晨。天际刚露出鱼肚白，他就透过山间云雾发现身边有成群结队的缪斯翩翩而过。然后，他带着午前的悠闲，静静地在树下散步，这时从树梢和树叶掩映处向他投来了全是又好又亮的东西，这是所有那些自由②精神馈赠的礼物。自由精神以山、以林、以孤独为家，像他一样是时

① 【KSA 版注】谁只要多少达到了理性的自由，谁就不会有其他感觉，只会感觉自己是一个漫游者——尽管不是：谁想要达到理性的自由，谁就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有其他的感觉，而只能感觉自己是个漫游者，——甚至不是。(He[1])

② 【KSA 版注】自由：好的。(Cb[1])

而欢乐、时而沉思的漫游者和哲学家，它们诞生于清晨的神秘，正在思索在钟敲十下和十二下之间，白天如何才能有一张如此纯粹、如此透亮、如此容光焕发的脸庞：它们正在寻求午前的哲学。

在友人中间[1]
尾声

一

[365]相对无言，诚然美
相视而笑，更加美，——
头上的天幕如丝一般
依着书，依着青苔，
和友人一起纵声大笑，
露出的牙齿如此洁白。

若我做好[2]了，我们就沉默；
若我搞糟[3]了——，我们就欢笑，
并使之越来越糟，

---

① 【KSA 版注】题目原为：在友人[愚人]中间/后记(Z II 6,86)。【法文 P 本注】该诗作于 1882 年 3 月，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于 1886 再版时添加进来作为尾声。

② 【KSA 版注】好：糟(Z II 6,86)。

③ 【KSA 版注】糟：砸，原为"好"(Z II 6,86)。

做得更糟，笑得更糟，[①]
直到我们跨进墓穴的通道。
朋友！是啊，这该发生？
那么再见，阿们！

二

[366]没有道歉！没有愧疚！
你们这些欢乐者，内心自由，[②]
要对这本非理性的书
倾听、关心、容留！[③]
相信我[④]吧，朋友，我的非理性
不会成为对我[⑤]的诅咒！

我找到的，我寻觅的——，
何曾某一本书里显形？
对我身上的愚人族要尊重[⑥]
从这本愚人书去了解，

---

① 【KSA 版注】并使之越来越糟，做得更糟，笑得更糟：并使之[越来]越好 / 做得更好，笑得更好（Z II 6, 86）。

② 【KSA 版注】你们阳光灿烂！你们内心自由！对……：Z II 6, 62。

③ 【KSA 版注】你们这些欢乐者，内心自由，对……：原谅什么？宽恕什么？（Z II 6,62）

④ 【KSA 版注】相信我：原为"真的"（Z II 6, 62）。

⑤ 【KSA 版注】我：你们（Z II 6, 62）。

⑥ 【KSA 版注】对我身上的愚人族要尊重：愿愚人族安乐祥和！（Z II 6,62）

理性是如何到来①——“成为理性”!②

好吧,朋友,这该发生?——
那么再见吧,阿们!③

---

① 【KSA版注】到来:到来的(Z II 6, 62)。

② 【KSA版注】我找到的,我寻觅的——,何曾某一本书里显形?对我身上的愚人族要尊重[愿你们欢乐,内心自由]/[愿它对你们而言尚未成形!]/我找到了,长久寻觅之物/偏偏不是从书里——/那是愚人族才有的幸福。(M III 3,39)

③ 【KSA版注】Rs:Z II 6, 86. 62。

Vs:N V8, 168—169. 167. 160. 2; M III 6, 33; M III 3, 38—39

MA的尾声是尼采在1884年秋天写成现在这个形式的(Z II 6);在此他加工了作于1882年夏的两首小诗:

关于尾声1,M III 6:后记。/相对无言,诚然美:/相视而笑,更加美/露出的牙齿如此洁白。/若我搞砸了[我们故意][你们就有了笑料]我们就沉默;——若我做好了——[当然想好上加好],那么我们就欢笑/并更进一步[我希望]。/[啊,]直到我们跨进墓穴的通道。/朋友!是啊,这该发生?/[阿们]/那么再见,阿们!

关于尾声2,M III 3, 38:致友人。/要对[赠给]对这本非理性的书/倾听、关心、容留!/真的,朋友,我的非理性/不会成为对我的诅咒/是的,我找到了,长久寻觅之物,/[幸运——愚人族的幸运!/墨西拿,1882年夏]幸运——只有愚人族才有的幸运。/从这本愚人书去了解/理性是如何到来——“成为理性”!/墨西拿,1882年夏。1882年4月,尼采在墨西拿,N V8的Vs即出于这一时期。

N V8,160:是的,理性,那是我之所觅/而我之所得,却是非理性——/畏惧迄今为止是[智者的]老师[?]畏惧是法则和族规[?]/生活中的严肃,书本中的严肃/迄今为止是智者的族规/非为祝福,非为诅咒/我给予你们理由和理性:/[但]请[那么也请]给与这本非理性之书/须臾的容留/尽管!理性是我之所觅/而我之所得,却是非理性

N V8,167:也[对]请对这本[欢快的]漫游之书/致以[问候和接纳]款待和容留/我从未找到,我之所觅:/最后的智慧和理性/切莫向我伸出诅咒之手/也包括你们,族内的兄弟/是的,理性是我之所觅/而我之所得,却是非理性

(转下页)

(接上页注③) N V8,168:对这本非理性之书/要[片刻地]洗耳恭听且予以容留!/真的,朋友,我的非理性/[不要成为对你们的]不要成为对我的诅咒/[是的!] 毕竟我之所得,是我长久所觅/幸运——愚人族的幸运

N V8, 169, 作为168的题目:在友人中间/尾声

N V8,2:那么,朋友! 这该发生!/阿们! ——那么再见!

M III和N V8所提及的"书",不是MA,更多的是指1882年夏天尼采计划的诗歌和格言集,FW的序曲"玩笑,诡计和报复"就是出自这个集子;根据MIII 3, 40,这个集子的应名为:愚人书/诗歌和格言集/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　　（上卷）
作者＝尼采著　　魏育青译
页数＝３９４
ＳＳ号＝１１９８３９２８
出版日期＝２００８年０４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上卷前言
第一章　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
第二章　道德感的历史
第三章　宗教生活
第四章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心灵
第五章　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征兆
第六章　交往中的人
第七章　女人与儿童
第八章　国家一瞥
第九章　独处的人
在友人中间　尾声
下卷前言
第一篇　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
第二篇　漫游者和他的影子
版本、初印、手稿缩写表